

巴黎聖母院

(下)

巴黎聖母院

(下)

維克多·雨果著

陳敬容譯

第七卷

一 羣羊兒守祕密的危險

幾個星期過去了。

正是三月上旬，陽光——那時古典修辭學之祖第巴赫達還沒有稱之爲『燭光中的公爵』——快樂光明地照耀着。那是春天裏一個非常美麗的日子，全巴黎所有的方場上和運動場上，人頭攢擠着像在星期天一樣。在這些光明、莊嚴、熱誠的日子，有一個時辰是專爲禮拜聖母像的。那是在太陽向西斜落，夕照正照滿那天主教堂的時候。它的光輝越來越斜，慢慢離開了方場的地面，沿着教堂正面的尖頂上升，使教堂一切浮雕的形像都從陰影中突現出來，牆上的菊形窗就像被金屬反射着的獨眼人的眼睛一樣地閃視着。現在正是這個時候。

在夕陽照耀着的天主教堂的對面，在形成赫非斯街的轉角的那座富麗的峨特式建築的拱頂上，有一個石頭的露台，那上面有一些漂亮的婦女在狂歡地談着，笑着，嬉戲着。從她們

的尖帽子上掛下來的那拖到脚跟的長長的綴滿珍珠的面紗，從那蓋着她們的兩肩，而照那時的風尙略略袒露着她們底處女胸脯的繡花胸衣，從她們披在衣服外面的華麗的小外套（華麗得出奇）從她們裝飾在衣服上的棉紗、絲綢，和天鵝絨，尤其是從他們顯然沒有作過苦工的雪白的手，你就可以猜到她們是屬於高貴富有的家族的。她們是貢得羅西耶·佛勒赫·得·李小姐和她的同伴們：狄昂·得·克利斯丹依·阿默洛特·得·蒙特·米歇爾·哥隆布·得·加也風登和幼小的得·相泊奇吳西耶；都是好人家的孩子，這時都聚集在貢得羅西耶寡婦家裏，等候着波惹先生和波惹夫人——他們四月裏將要到巴黎來，在瑪格麗特公主被佛蘭德人們迎接到皮加赫去的時候，替她選擇些光榮的同伴。所有三十里之內的上等人家，都渴望他們的女兒能得到這種光榮，他們中有好些人都已經把女兒帶到或送到了巴黎，她們被她們的父母託付給阿洛綺思·得·貢得羅西耶底祕密的、嚴肅的管理之下，後者是國王從前的弓箭手的寡婦，同她底獨女卜居在巴赫維方場上她自己的房子裏。

這些女郎所在的露台，接連着一個房間，掛着褐黃色帶金色條紋的華麗的帳幔。天花板上的平行的燦爛的橫樑，有成千種奇怪的塗色描金的雕刻，使眼睛望上去覺得愉快。在一些有雕刻的衣架上，隨處掛着一些華麗的鎧甲；一個彩色陶冶的野豬頭，放在一個大食櫥上，食

櫥是兩層的，顯示出這屋子的主婦是一個方旗武士^①的妻子或寡妻，房間盡頭，一個上下都裝着盾牌和勳章的高高的火爐旁邊，有一把紅色天鵝絨的椅子上，上面坐着貞得羅西耶夫人，從她底臉貌和她底裝束上都可以看出她的五十五歲的年齡。她旁邊直直地站着一個神色相當驕傲的青年，雖然有一點虛僞和搖擺的樣子，仍然是那種女人們一見就會傾心的漂亮孩子，而嚴肅的人們和相士們見了他們就會聳肩膀。這個年青騎士穿着皇家弓箭手隊長的輝煌服裝，很像本書第一卷裏所說的周比得的樣子，我們用不着再描述一遍了。

小姐們都坐着，有的在房間裏，有的在露台上，有的坐着金色鑲邊的雨特雷奇天鵝絨的坐褥，有的坐着雕着人物花卉的橡木凳子。一大塊繡花幃幔的一半鋪展在她們大家的膝頭，她們一道在刺繡着，其餘的一半拖在地板上。

她們帶着一個年青男子在她們中間時那種吃吃的笑聲低低地講着話。那個年青人——他的在場足以使所有這些可愛的女郎快樂——自己彷彿不大留意她們的談話；當這些漂亮女孩子都爭想引起他的注意的時候，他彷彿很專心地用他的皮手套在擦着他皮帶

① 得揭方旗臨陣的上級武士。

上的釦子。

那個老太太時時低聲向他講幾句話，他用呆板的勉強的禮貌回答着。從阿洛綺思太太低聲同那個隊長講話時一面投向她女兒佛勒赫·得·李的微笑和一些聰明的小手勢，很容易猜出他們之間有着姻戚關係，很容易看出這個青年和佛勒赫·得·李就快要結婚了。從那青年底可怕的困惱的樣子，容易看出至少在他那方面，這個婚姻無疑一點也不是由愛情締結的。他整個面容都表示着煩惱和疲倦的樣子，我們如今軍隊中的少尉們會可敬地描摸道：『多麼難受！』

那好心的夫人，那頻頻向她女兒點頭的可憐的母親，看見那青年軍官毫不熱心，於是試着叫他注意佛勒赫·得·李正在一針一線地刺繡着的未完成的嫁妝。

『來呀，小姪兒，』她拉着他的衣袖附着他的耳朵說道。『你看，她正彎腰在刺繡呢！』

『真的，』青年答道；接着他又落入了先前那種冷淡厭倦的沉默裏。

過了一會，他又得彎着身子，聽着阿洛綺思太太說：

『你看見過比你底未婚妻更可愛更縹緲的女孩子嗎？還有比她更白更紅的嗎？她的手不是很完美嗎？她的頸子——不是說笑話，不是完全像天鵝的頸子一樣嗎？讓我祝賀你，你這

個放浪的傢伙，你作了一個男人多麼幸福！我的佛勒赫·得·李不是漂亮得叫人着迷嗎？你不是被她迷住了嗎？」

「真是的，」他回答道，一面卻在想着旁的事情。

「但是你同她說說話呀，」她忽然推着他的肩背說。「和她談說點什麼呀，你變得這麼膽小起來了。」

我們敢向讀者保證這青年隊長並無膽小的天性和缺點。他竟試着去作人家要求他的事了。

「漂亮的表妹，」他走近佛勒赫·得·李，「你作的這條帳幔作什麼用的呢？」

「漂亮的表哥，」佛勒赫·得·李用輕蔑的聲調答道，「我已告訴過你三次了。這是送給海神的禮物。」

顯然，青年隊長的冷淡和不在意的樣子被佛勒赫·得·李看得很明白，那是她母親不會留意到的。於是他覺得必需講講話了。

「這個海神祭是爲誰作的呢？」他問道。

「爲了聖·安東尼·兌·相大寺院。」佛勒赫·得·李回答着，並沒有抬起眼睛。

青年隊長拿起帳幔的一角：

「我的漂亮的表妹，這個鼓起兩腮吹着大風的胖子是誰？」

「那是特西多。」她答道。

在佛勒赫·得·李底簡短的回答裏依舊有着令人不快的語氣。那年青年人知道自己必得向她說些什麼，一些無聊話，一些恭維話，或是無論什麼。於是他更走近些，但在他腦子裏再找不出比下面這句話更溫柔些更親密些的了：

「你母親爲什麼老是穿着這件我們祖母們在查理第六時代所穿的繡着紋章的短外衣呢？」於是他說，「漂亮的表妹，這種短外衣現在已經不流行了，她衣服上繡的鉸鏈和桂花形的紋章，使她好像一個活動的火爐架。我敢擔保現在人家真的再不注意那種紋章了。」

佛勒赫·得·李抬起她漂亮的眼睛責怪地看了他一眼：「這就是所有你要向我保證的事情嗎？」她低聲說。

這時那好心的阿洛綺思夫人，看見他倆這樣挨近地低聲談話，非常開心，拍着她的祈禱書快樂地說道：「可愛的談情說愛的圖畫呀！」

青年隊長越來越窘，便轉向那幅幃幔：「真是漂亮的手工！」他嚷道。

聽到了這個歎賞，另一個白膚棕髮，穿藍緞衣服的女孩子，怯怯地向佛勒赫·得·李（而希望那漂亮的青年回答她）問道：『親愛的貢得羅西耶，你看見過何奇·居容大飯店的幃幔嗎？』

『是不是盧浮宮的南惹赫花園旁邊的那個大飯店？』狄昂·得·克利斯丹依微笑地問道，她有很美麗的牙齒，因此她老是笑着。

『那裏有巴黎舊城牆上的巨大的古塔。』皮色淡褐，兩頰鮮紅，頭髮黑而蜷曲的嫵媚的阿默洛特附和道，她慣於莫名其妙地在別人笑的時候嘆息。

『親愛的哥隆布，阿洛綺思太太又說，『你指的是國王查理第六時候的巴格韋耶先生的大飯店嗎。那裏有些上等質料的絕好的幃幔。』

『查理第六！國王查理第六！』青年隊長摸着鬚鬚喃喃地說，『我的天！這個好太太太多麼記得那些古老的事物！』

貢得羅西耶太太繼續道：『那的確是些漂亮的幃幔。那是值得叫人驚嘆的手工！』這時倍韓惹赫·得·相泊奇吳西耶，一個七歲的纖弱的女孩，正站在露台的欄杆邊望

着廣場，叫道：『看呀，佛勒赫·得·李教母！那漂亮的跳舞女郎又在鋪道上跳舞了，並且在那

邊的人堆裏敲着鼓！

的確，人們聽到了小鼓的震顫的聲音。

『大概是一個吉卜西女郎』佛勒赫·得·李不大在意地把頭回過去望着廣場。

『我們看去！我們看去！』她底活潑的女伴們嚷着，全都跑到露台邊去了。佛勒赫·得·李正在想着她的未婚夫對她的冷淡，懶洋洋地跟着她們，她的未婚夫卻因為這件突然發生的事件使他解脫了那困人的談話而覺得欣慰，帶着一個完成了任務的軍人底滿足，回到房間的盡頭，雖然漂亮的佛勒赫·得·李給他的是一個可愛的輕易的任務，對於他卻不是那麼回事；但這青年隊長漸漸更加不快，看見這迅速的婚期即將到來，他便一天天更加冷淡。他是沒有恆心的，並且——那還用說嗎？——趣味有一點低級。他雖然出生高貴，卻已染上了不止一種久在軍中的習慣。他喜歡酒店，經常在裏面混。他只有在一些講粗話的人們中間，豪爽的軍人們中間，和容易得來的美色和容易得來的成功之中，才覺得方便自在。雖然他曾從他的家庭裏受到教育和學習到禮貌，但他在非常年輕時就已跑遍全國，非常年輕時就被送到了軍隊裏，而他的上等人人所有的好處，已逐漸被他衛隊制服的劍帶磨去了。在因禮貌關係而時時作的一些拜訪之中，要算在佛勒赫·得·李家中的過一次最為窘困。首先，因為在他

到處浪費的愛情中卻沒有給佛勒赫保留一份；其次，因爲在那麼多的，有好教養的，文雅而羞澀的女人中間，他底說慣粗話的嘴很難按捺住不溜出一句酒店裏所說的那種語句。請想想那個出色的情景！

此外，這一切衣服裝束之華麗，容貌之美好，都使他煩擾。你可以盡其可能地想像一切。我只是一個歷史家呵。

他沉默了一會，在思想着或是什麼也沒有想。當佛勒赫·得·李忽然轉過身來同他講話時，他正默默地靠在雕花的壁爐台上。到底，那可憐的女郎只是惱怒着他的有戒備的心。

「漂亮的表哥，你不是告訴過我們說你在兩個月以前，有一天晚上巡夜的時候，從兩個強盜手裏救出了一個吉卜西女郎嗎？」

「我相信我說過的，漂亮的表妹。」青年隊長答道。

「正好，在廣場上跳舞着的女郎也許就是她。過來看看你認不認得她，漂亮的法比表哥。」

她呼喚着他的名字叫他到身邊來的這個甜蜜的邀請，隱隱含有和解的意思。這個法比·得·夏多倍赫隊長（讀者從這一章的開頭就可以看出是他）拖着緩慢的脚步走到露

台上。——「看呀，佛勒赫·得·李溫柔地把手放在法比的胳膊上說，「看那邊人堆裏跳

舞着的小女郎，她就是你的那位吉卜西女郎嗎？」

「是的。我看見她的羊兒就知道是她。」

「呵，真是美麗的小羊兒！」阿默洛特讚美地合着手說。

「它的兩隻腳是真金子的嗎？」倍韓惹赫問道。

阿洛綺思夫人在她的椅子上動不動地說：「是不是去年從惹巴赫門進來的那些吉卜西人中間的一個？」

「我的母親夫人，那道門如今叫作昂非赫門了。」佛勒赫·得·李輕輕地說。

「真得羅西耶小姐知道青年隊長對於她母親那種陳腐的談話討厭到什麼程度。事實上，他已經開始在牙齒縫裏笑着說：『惹巴赫門！惹巴赫門！那是因為她想起了查理第六喇！』」

「教母！倍韓惹赫叫道，她不停地瞬動着的眼睛忽然向聖母院頂的塔上望去，『那上面那個黑黑的人是誰？』」

少女們全都抬起了眼睛。的確有一個人蜷伏在向着格雷勿方場的那個靠北的塔樓的欄杆邊。那是一個牧師。她們看得清楚他的衣服，他底靠在兩隻手上的臉孔。而且，他一動不動，比一個塑像還靜。他呆定的眼光向廣場投射着。那是像一隻鶴鷹在瞅着他所發現的鴿巢時

候的那種眼光。

『那是羅桑的副主教先生。』佛勒赫·得·李說。

『假如你這麼遠都能認得他，那你的眼力真好！』加也風登說。

『他好像在望着那小小的跳舞女郎。』狄昂·得·克利斯丹依說。

『那吉卜西女郎得要當心才好。』佛勒赫·得·李說，『因為他是不喜歡吉卜西人的。』

『那個人對她存着這種意見是可惜的。』阿默洛特·得·蒙特米歇爾說，『她舞得絕好！』

『漂亮的法比表哥，』佛勒赫·得·李忽然說道：『你是認識這個吉卜西女郎的，作個手勢叫她上來吧。那將會使我們高興的。』

『呵，正是！』女郎們全都拍手叫道。

『可是那是發瘋呀！』法比答道，『她一定已經忘記我了，而且我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是小姐們，既然你們願意，我要試試看。』於是他走向露台的欄杆邊，開始叫道：『小姑娘！』

那跳舞者這時沒有敲鼓，她向着呼喚她名字的方向回過頭來，她的明亮的目光射到法比身上，停住不動了。

「小姑娘」隊長重又叫道，並且招手叫她去。

少女依舊望着他，忽然雙頰像着了火似的紅起來，把她的小鼓夾在腋下，便退了回去，穿過驚詫的觀衆，走向法比在那上面呼喚她的那座房子的大門，脚步緩慢而搖擺，眼光因惑得好像一隻無法逃避蛇底引誘的鳥兒。

一會兒，韓撩開來，吉卜西女孩臉紅紅地，匆忙地，喘息地出現在房間的門限上，兩隻大眼睛低垂着，不敢再走近一步。

韓惹赫拍起手來。

這時那跳舞女郎依舊不動地立在門限上。

她的出現在這羣少女之中發生了奇怪的影響。也許是由於她們都想使那青年軍官高興的那種模糊不清的願望，也許是由於他的漂亮軍服引起了她們全體的敬慕。而且，自從他在這裏，她們之中就有了某種祕密而激烈的競爭，連她們自己也沒有覺察到，只時時刻刻從她們底言談舉止上顯露出來。雖然她們都是差不多一樣漂亮，她們卻都用相等的武器鬭爭着，而每人都想得到勝利。吉卜西女郎的到來，打破了這種均勢。她美得那麼出奇，當她一踏進房間時，彷彿散放着一種她自身的光輝。在這個窄小的屋子裏，在這韓和刺繡的陰影裏，她

顯得比在廣場中更加無比地美麗和光輝。她彷彿是誰在大白天帶進陰暗裏的一個火把。那些高貴的小姐們都忘了自己地被眩惑住了。每個人都覺得在這個吉卜西女郎的美麗中受了一種傷害。她們彼此並沒有說一句話，而她們的陣線——請原諒我用這個名詞——立刻轉變了。但她們很能互相了解。女人們的直覺是比男人們的聰明更能迅速地互相了解和反應的。她們遭遇到一個共同的敵人；全體都感覺到，全體都聚精會神。一滴酒就足以使一杯水變得緋紅；當一羣美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比她們全體更美麗的女人便會引起她們的不安，尤其是當只有一個男人在她們中間的時候。

對於那吉卜西少女的接待自然是異常冷淡的。她們把她從頭到腳地打量，然後大家面面相覷，不作任何表示，她們是互相了解的。這時那少女驚惶得不敢抬起頭來，她等着人家向她說話。

隊長首先打破了沉默。「依我說，這是一個迷人的女孩！」他用他直率的、慌張的態度說。「你覺得怎樣，漂亮的表妹？」

這種讚嘆的話，作爲一個比較文雅的崇拜者，至少應該說得更低聲些的，自然不是想離散那些羨慕地看着那吉卜西女郎的妬嫉的女人們。

佛勒赫·得·李用一種看不起輕柔聲音回答隊長道：

「還不錯。」

其餘的人便互相耳語起來。

最後，阿洛綺思夫人——她也一樣妬嫉，爲了她的女兒——向那跳舞女郎說：「走過來，小姑娘！」

「走過來，小姑娘，」倍韓惹赫用一種輕藐的、滑稽的語調重覆着，她叫她走到她背後來。吉卜西女郎向那高貴的夫人走去。

「漂亮的孩子，」法比向她走了幾步，大聲說，「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這種光榮——你還認得我嗎？」

她抬起眼睛，用一種充滿無限溫柔的眼光看着他打斷他道：

「呵，是的！」

「她記性真好！」佛勒赫·得·李說。

「那是怎麼回事呢，」法比又說，「那天晚上你逃得快極了，是不是我把你吓着了呢？」
「呵，不是！」吉卜西女郎說。

這一個「呵，是的！」緊接着又一個「呵，不是！」的語調裏面，有什麼不易確定的東西，使佛勒赫·得·李感覺得受了傷害。

「在你那種情況中，」法比用一種向街上的女郎們談話的隨便語調說，「你留給我的是一個可惡的流氓，一個獨眼而駝背的人，一個修道院的敲鐘人——人家告訴我說他的父親是副主教或別的什麼魔鬼，他有一個好玩的名字，他名叫四旬齋、棕梠主日、懺悔星期二，或是——我記不清了。總之，一個重要節日的名字。他竟敢拾你，好像你是爲那些教堂工役而生的！那太過分了。這個貓頭鷹究竟想把你怎麼樣呵，嚟告訴我。」

「我不知道。」她回答。

「咒詛他的無恥！一個敲鐘人竟拾起一個女孩子來！倒像他是個子爵呢！一個普通人竟玩起上等人的獵豔遊戲來了！那真是希罕。但是他付了很大的代價。比也哈·多赫得許是一個從不責備惡漢的粗人，我向你擔保，假若你同意，他會很文雅地摸摸那敲鐘人的皮膚。」

「可憐的人！」吉卜西女郎記起了剛才絞台上的景象。

隊長大笑起來。「牛角尖！這是一種對於一根豬尾巴上的毛一樣的憐憫！我願意有教皇的大肚皮，假若……」

他停了一會。

「請原諒！小姐們，我相信我又要說些傻話了。」

「咳，先生！」加也風登說。

「他向那傢伙講的才是他自己的話！」佛勒赫·得·李低聲說，她的惱怒愈見加增。這種惱怒絕沒有減少，當她看見了隊長被那吉卜西女郎——尤其是被他自己——迷惑着，用脚跟旋轉了一下，用一種兵士口氣的天真態度說：「真是個漂亮女孩，用我的靈魂發誓！」

「她穿着得相當簡陋！」狄昂·得·克利斯丹依笑着說，露出她的漂亮牙齒。

這句話給其餘的女郎們帶來了一線光亮，它把那吉卜西女郎的可以攻擊的一面顯示給了她們。不能夠誹謗她的美貌，她們便着手來誹謗她的服裝。

「那是真的，小女孩，」蒙特·米歇爾說，「你從哪兒學會了不穿胸衣不戴圍巾就在街上跑呢？」

「這條裙子簡直短得可怕，」加也風登附和着。

○ 卽復活節前之禮拜日。

○ 卽懺悔星期二（向例於是日舉行懺悔）以前的星期日。

「我親愛的，」佛勒赫、得·李相當惡劣地繼續道：「加特雷法庭的十二個警兵看見了你的鍍金項鍊，一定會要你的。」

「小姑娘，小姑娘，」克利斯丹依冷酷地笑笑說，「假若你的衣袖蓋住了你的胳膊，就不會被太陽晒疼了。」

這個景象值得讓一個比較法比聰明些的旁觀者去觀賞，去看看這些漂亮的女孩怎樣用她們毒辣的、銳利的舌頭，圍困、糾纏、扭曲在那個街上跳舞女郎的周圍。她們是又殘酷又無憐憫心的。她們毫不在乎地用話語找尋和搜索她底寒倉笨拙的假金裝飾品。一些譏笑，一些嘲諷，一些沒有完的貶薄之辭。這些冷言冷語向那吉卜西女郎傾注着，還有高級的殘忍和輕藐的眼光。你會以為是在看着一些羅馬小姐們用針刺着女奴們的胸脯。你會說那是一些絕好的靈猩，[⊙]鼻孔張開着，眼睛燃灼着，在一隻主人禁止他吞食的木製小鹿的旁邊轉來轉去。到底，在這些門第高貴的小姐們面前的是一個多麼可憐的公共跳舞場所的女孩！她們彷彿對她的在場絕不注意，就在她面前，當着她高聲談論她，好像談論着一個非常奇怪，非常有意思，非常美麗的事物。

那吉卜西女郎對於這些針刺並非感覺不到。一種羞辱的紅暈時時來在她的臉上，一種

憤怒的光芒時時閃現在她的眼中；她嘴唇上彷彿躊躇着一句侮慢的話；她撅着嘴作了一個我們已經告訴讀者的那種不屑的樣子；但她緘默着。她靜立不動，投給法比一種悲哀而溫柔的告辭的眼色。在這個眼光裏也有好性格與仁愛的成分。你會說她抑止住自己是爲了怕被人趕出去。

至於法比，他是帶着一半憐惜一半凶莽的神情站在吉卜西女郎這一邊的。

「儘她們說去吧，小姑娘！」他碰響着他的靴跟重覆說，「當然，你的裝束是有點奇怪和簡陋的；但是對於像你這樣一個漂亮的女孩子，那有什麼關係呢？」

「我的天！」棕髮的加也風登直着她的天鵝似的頸子，帶着痛苦的笑容說：「我看皇家弓箭手先生們碰到吉卜西人們的漂亮眼睛就很容易着火呢。」

「爲什麼不着火？」法比說。

被隊長無心地吐出的這句答話，好像扔出一塊石頭而人家不知它落到了什麼地方。哥隆布笑起來，狄昂、阿默洛特和佛勒赫·得·李也笑起來，後者笑的時候眼睛裏淌出了

滴眼淚。

聽了哥隆布·得·加也風登的話而把眼光低向着地上的吉卜西女郎，這時也快樂地驕傲地舉起眼睛，重新盯住法比。這會兒她真是美極了。

那老婦人看見這個景象，莫名其妙地觸怒了。

「聖母呵，」她忽然叫道，「什麼東西在我身邊啊？討厭的畜牲！」

這是那隻羊兒，剛好走來找尋她的女主人，當它向它的女主人跳去的時候，雙角碰着了那高貴夫人坐下時滑到她脚上去了的毛毯。

這是一個轉機。吉卜西女郎不說一句話，把它牽過來。

「呵，這是一隻有金爪子的羊兒哪！」倍韓惹赫快樂地跳着說。

吉卜西女郎曲着雙膝，把她底臉假倚着羊兒底頭。你可以說她在請求羊兒原諒她這樣離開了它呢。

這時狄昂附到哥隆布底耳邊說：

「哎，我的天，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就是那個帶着羊兒的吉卜西女兒呵！據說她是一個女巫，她的羊兒會作許多妖術的遊戲。」

「哎呀，哥隆布說，「可輪到這隻羊兒用她的妖術來迷惑我們了。」

狄昂和哥隆布很快地向吉卜西女郎說：「小姑娘，叫你底羊兒表演一場妖術吧！」

「我不知道你的話是什麼意思。」跳舞人回答道。

「一個妖術，一個幻術，總之，一個巫術。」

「我不知道！」於是她用手撫摸着漂亮的畜牲，重覆說道：「得加里！得加里！」

這時佛勒赫·得·李注意到羊兒頸子上掛着一個繡花的小皮袋。「那是什麼東西？」

她問吉卜西女郎。

吉卜西女郎舉起眼睛望着她，嚴肅地回答道：「這是我的秘密。」

「我倒很想知道你的秘密是什麼？」佛勒赫·得·李想道。

這時那好夫人發脾氣了：「但是，假若你和你的羊兒都不肯向我們表演一個舞蹈，那你在這間房裏幹什麼的？」

在這間房裏幹什麼的？」

吉卜西女郎不回答，慢慢地向房門走去。但她愈走近房門，脚步就愈遲緩。好像有一塊磁石把她吸住了。忽然她把潮溼的眼睛轉過來望着法比，停止了脚步。

「真哪！」隊長叫道，「你不能這樣走掉的。回來，給我們跳點什麼吧。但是，可愛的人，你叫

什麼名字呢？」

『拉·愛斯梅哈爾達。』女郎眼睛依舊望着他說。

聽到這個奇怪的名字，女郎們之中爆發了一陣笑聲。

『那個名字對於一個小姐是可怕的！』狄昂說。

『你知道，』阿默洛特說，『她是個女巫呀。』

『親愛的，』阿洛綺思用一種嚴重的聲調叫道，『你這個名字一定不是你父母在聖水盆中給你取的。』

這會兒沒有人注意那隻羊兒，倍韓惹赫使用一隻糖果把它引到了房間的一個角落裏。一會兒她倆就成了朋友。這個好奇的孩子解下了羊兒頸子上掛着的小袋，把它打開，把裏面的東西都傾倒在地板上。那是一個字母表，它的每個字母都分開插在一個小小的黃楊木板上。這些玩具似的字母剛倒在地板上，那孩子驚訝地看見那隻羊兒——這自然是一種巫術哪——用金爪子抓去幾個字母，把它們輕輕地放下，用一種奇怪的秩序安排起來。一會兒，便排成了一個字，那羊兒好像寫熟了，它排起來一點也沒有猶疑不決。倍韓惹赫忽然雙手合十，讚嘆地叫道：

「佛勒赫·得·李教母，你看這羊兒剛才寫下的字！」

佛勒赫·得·李向她跑去，她戰慄了。地板上的字母排成的是這個字：

法比

「這是羊兒寫的嗎？」她用顫抖的聲音問。

那是用不着懷疑的。因為那孩子並不會寫字呀。

「這就是她的祕密！」佛勒赫·得·李想。

聽到孩子的叫聲，所有的人都跑過來了，母親，少女們，吉卜西女郎，和那個軍官。

吉卜西女郎看到了羊兒剛才幹下的蠢事，她臉紅起來，接着又蒼白起來，開始像一個犯了罪的人似的在隊長面前發抖。隊長卻帶着一個滿意而驚訝的微笑望着她。

「法比」驚呆了的女郎們低聲地互相耳語道，「那是隊長的名字呀！」

「你有一個奇特的記憶力！」佛勒赫·得·李向嚇呆了的吉卜西女郎說。接着又迸出

幾聲嘆息：「呵！」她把她兩隻漂亮的手掩着面孔痛苦地喃喃道：「這是一個女巫呵！」但她

又聽到她的心底有一個淒楚的聲音向她說：「這是一個情敵」

她暈倒了。

「我的女兒！我的女兒！」吓壞了的母親叫道，「滾吧，地獄裏的吉卜西女子！」

拉·愛斯梅哈爾達在一瞬間便拾起了地上的倒霉的字母，向得加里作了一個手勢，就從一道門裏走了出去，同時人們正從另一道門抬出佛勒赫·得·李。

法比隊長獨自留在那兒，在兩道門之間遲疑了一會；接着便從吉卜西女郎出去的那道門走出去了。

二 一個牧師和一個哲學家是兩回事

那些女郎們所看見的，斜倚在塔頂上注視着吉卜西女郎跳舞的牧師，的確是克羅德·

孚羅諾副主教。

我們的讀者一定還沒有忘記副主教的在塔裏的神祕的密室。（說起來，我不知道是否就是在那些塔所起基的平台上，如今還可以從東邊一人高的地方一個方洞口望見的那一個。那是一個光光的、空空的、毀壞了的小屋子，粉刷得不好的四壁，如今是仿照一切教堂正面的樣子，裝飾着黃色雕刻。我敢斷言這個洞穴是經常被蝙蝠和蜘蛛所佔據的，結果不幸的蟲豸們就遭受雙重的殲滅。）

每天在日落前一個鐘頭，副主教就爬到塔上，把自己關閉在那個密室裏，常常就在那裏過夜。那天，當他一來到他休息室的低低的門上，把他經常放在衣袋裏的小鑰匙投進了鑰匙

孔裏一串鼓聲和響板[⊖]聲就傳到他的耳中。

這聲音來自巴赫維方場，我們已經說過，那個小密室只有一個可以望見教堂屋脊的窗口。克羅德·孚羅諾疾忙把鑰匙縮回去，一會兒他已站在塔頂上，正像那些女郎們所看到的陰沉深思的樣子。

他嚴肅地、不動地待在那兒，沉浸在注意和深思裏。全巴黎都在他的腳下，帶着千萬個輪廓的頂樓和俊秀的小山底圓的輪廓，帶着那些橋下迂曲的河流和街上涵湧的行人，帶着雲彩和煙霧，帶着那些成串的高低不平的屋脊，它們底雙重的鐵甲緊靠着聖母院；但是在這整個城市裏，副主教的眼睛在一切街道裏卻只找尋一處——巴赫維方場，在人羣裏卻只找尋一個面孔——那吉卜西女郎。

這個眼光究竟是什麼性質，眼中的火似的光芒打哪兒來的，那很難說。這是一個專注的眼光，可是充滿着騷擾，煩亂，並且他完全不動的身體，差不多時時機械地顫抖，好像被風震動的樹枝似的；看到他那比不動的欄杆更像大理石的手肘，看到他面孔皺縮的呆定的笑容。你可以說克羅德全身沒有一處是活的，除了眼睛。

吉卜西女郎跳舞着，她把小鼓在手指上轉動，在跳着勃阿瓦斯[⊖]的沙阿邦德舞[⊖]的時

候，她把小鼓向空中拋擲；她輕捷，又飄逸，又快樂，沒有覺到那像鉛一樣投到她頭上的可怕的凝望。

羣衆聚集在她的四周，時時有一個穿着紅黃外衣的人繞着人羣走來走去，接着又走來坐在跳舞者幾步之外，把羊兒的頭抱在他的膝上。這個人好像是那吉卜西女郎的伴侶。克羅德·孚羅諾從他所在的高處，看不清那人的臉孔。

副主教一看見那個陌生人，他的目光就在那個人和那個跳舞者之間穿來穿去，他的臉色也越變越陰沉了。他忽然挺起身子，一個戰慄通過他全身。「這個人是誰？」他咬緊着牙齒說，「我常常看見她獨自一個人的！」

於是他從圓拱下彎彎曲曲的螺旋梯走下樓去。經過鐘樓半開着的門口的時候，他看見了一件觸動他的事，他看見加西莫多倚靠在那像大百葉窗似的石板頂屋子的窗口上，像他一樣在望着巴赫維方場。他那樣深深地專心看着，差不多沒有覺察到他的義父走過。他的獮

⊖ 象牙片等所製之小食匙形之物，跳舞時兩片合聚於大拇指之上而以中指擊使發聲者。

⊙ 法國東南部之古州。

⊙ 一種西班牙的慢步舞。

野的眼中有一種奇怪的表情。那是一種溫柔可愛的目光。「奇怪」克羅德喃喃道：「他這樣望着的可能是那個吉卜西女郎嗎？」他繼續往下走。幾分鐘後，這個副主教滿懷心事地從塔底下的大門走出了方場上。

「那吉卜西女郎怎麼了？」他混進那些被鼓聲招集攔來的觀衆之中，問道。

「我不知道，」他們中有一個人回答說，「她剛才不見了，我相信她是被請到對面那棟房子裏跳舞去了，那棟房子裏有人招呼她去。」

就在那吉卜西女郎剛才跳舞的地方，在那同一張地毯上，克羅德只看見一個穿着紅黃色外衣的人，輪到他去收集一些小銀幣了，他繞着人羣走着，兩肘插在腰上，頭向後仰着，漲紅着臉，挺着頸子，嘴裏含着一把椅子，椅子上綁着一隻貓，那是一個同伴借給他用的，他因為害怕而大聲咒罵着。

「聖母呵！」當那個江湖賣技者淌着大顆的汗，耍着他的貓和椅子的把戲走過副主教面前時，他叫道：「比埃爾·甘果瓦在這兒幹什麼呀？」

副主教的陰沉的聲音很使那個可憐的青年人震動，使他失了均衡，在其餘人們分辨不清的笑鬧聲中，椅子和貓兒亂七八糟地掉到了他近旁人們的頭上。

也許比埃爾·甘果瓦（的確是他）同那隻貓的主人以及四周被打傷了的觀衆中間會有一場爭吵的，要不是他急忙離開他們，躲進了教堂——克羅德·孚羅諾作了個手勢叫他跟去的。

教堂裏已經黑暗無人。小禮拜堂裏的燈在昏暗中像星星一樣閃耀着。前面唯一的大菊形窗，被沉落到了天邊的夕陽映照成千種顏色，像一堆寶石一樣在黑暗裏閃光，而且它眩目的光芒反射到本堂裏遠遠的盡頭。

他們從進口處往裏走了幾步，多姆·克羅德忽然停住，把背靠在一根柱頭上，呆呆地望着甘果瓦。他的眼光並不是甘果瓦所害怕的那種——他因爲這個莊嚴虔誠的人會驚訝於他穿着小丑衣服而感到羞慚。牧師的眼光裏並沒有半點嘲弄的意思；那是一種嚴肅的、安靜的、深入的眼光。副主教首先打破沉默說：

『走過來，比埃爾閣下。有很多事情要請你給我解釋。首先在兩月之久不見你之後，你從哪兒來，而且在大街上，而且穿着這麼好的外衣——真的，半紅半黃，就像果得倍克的蘋果似的？』

『老師，』甘果瓦悲哀地答道，『這的確是一件奇怪的衣服，你看得出我穿着它比一隻

貓戴着頂椰子壳的帽子更爲可羞。我以為讓巡警老爺們來敲打這件可笑的衣服裏面的一個希臘哲學家的肩膀，是一件可悲的事。但是怎麼辦呢？我尊敬的老師是我的舊外衣的過錯，它在深深的冬天裏離棄了我，藉口它已經破成碎渣，只好放到拾破布的人底籃子裏去。我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文明還沒有到達可以讓我們裸體行走的地步，像古代的第俄忒雷^①所希望的那樣。並且那時又刮着挺峭厲的風，在正月的天氣裏介紹那種新式樣也還不能希望得到成功。於是這件衣服就到了我手上。我穿着它，而把我的舊黑外衣去掉了。它也是像我一樣的一個神聖哲學家，而作爲一件神聖的衣服卻還差得遠呢。所以我就穿着這件小丑衣服，像聖·惹雷斯特^②一樣。我有什麼辦法？這是一件不體面的事，不錯。但是亞坡羅^③還替亞梅居^④牧過豬呢！

『你有一個很好的職業哪！』副主教說。

『老師，我承認在火爐裏點火或是從天上取火，都比帶着一隻貓在街上走更詩化，更哲理化。當我聽到你叫我的時候，我立刻覺得自己就像一匹驢子在一個紙球前面那麼可笑。但是你想怎麼樣呢，老師？每天總得過活，最好的亞歷山大詩句^⑤對於口齒來說，其價值還不如一片布西^⑥奶酪。並且你看見過我所著的關於佛蘭德公主瑪格麗特的著名的賀婚詩，而這

個城市卻拒絕付我稿費，藉口說它並不太好，好像人們能夠只付給梭孚格雷的一個悲劇四個先令似的。我眼看就要餓死了。幸好我知道我的牙床相當健康，我便向它說：「試着用力保持平衡，喂養你自己。」*Ale te ipsam*。有一羣乞丐，是我的朋友，教給了我二十種把戲，於是每晚得有它們用我額上出的汗掙來的麵包充飢。到底，*Concedo*，我承認我這樣浪費我的天才是很悲慘的，而一個人也不能只是敲敲鼓和咬着椅子度過一生。但是，尊敬的老師，不僅是要過活，還得要賺錢過活呵。」

多姆·克羅德默默地聽着。忽然他深湛空漠的眼中射出了一種那麼深透的探尋的表
情，甘果瓦覺得被這個眼光穿透到了靈魂底裏。

⊖ 古希臘大儒學者。

⊙ 羅馬的殉教者。希臘悲劇家的劇本可敬的忒雷斯特，即以之爲主角。其紀念日爲八月廿日。

⊙ 古希臘羅馬之太陽神及一切藝術之神，又名法比。

⊙ 非赫國的國王和創始人。當亞坡羅被山林女神追求的時候，他曾收留他，亞坡羅便替他牧豬。

⊙ 亞歷山大句法，卽十二音綴之詩。

⊙ 法國小城，在巴黎之東。

「好哪，比埃爾閣下，但是你怎麼會伴着那個吉卜西女郎的呢？」

「哎呀！」甘果瓦說，「可是她是我的妻子，我是她的丈夫呀！」

牧師陰沉的眼睛裏差不多冒出火來。

「你竟作了這種事嗎，可憐的傢伙？」他狂怒地抓住甘果瓦的胳膊說，「你要爲了作那個女郎的丈夫而被上帝捨棄嗎？」

「老師，至於進天堂的希望麼，」甘果瓦全身戰抖地回答道，「我敢向你保證，我還不曾有過，假如就是這個使你不安的話。」

「你們怎麼作了夫婦的呢？」牧師問。

甘果瓦急忙儘量簡明地向他敘述那段讀者已經知道的經過：他的冒險去到怪廳和他的碎瓶締婚。並且這個婚姻彷彿並無任何結果，那吉卜西女郎對待他並沒有比新婚之夜好一點。——「這是一件難以忍受的事，」他結束道，「但那因爲我不幸是和一個聖女結了婚。」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副主教問道，他聽了這段敘述以後，變得比較安靜了。

「這是很難解釋的，」詩人回答道，「她是一個邪教徒。據那個我們稱爲埃及公爵的人告訴我，我的妻子是一個被棄的或撿來的孩子——這兩回事是差不多的。她頸子上戴着一

個符咒，他們說這個符咒有一天會使她找到她的父母，但是假若她喪失了她的貞操，這個符咒也就失掉了她的效力。這件事就是够使我們兩人都保持着純潔了。」

「那末，」多姆·克羅德說，他的臉色越來越開朗了，「你相信這個女孩子沒有被男人碰過？」

「多姆·克羅德，你能希望一個男人把一個邪教徒怎麼樣呢？她的頭腦裏裝着那種邪教。我本來以為這些容易接近的吉卜西女人中，保存着這種尼姑似的貞操的人是少有的。但她有三個保護者：埃及公爵，他把她放在他的保護之下，他也許打算把她賣給什麼女修道院吧；她的同夥人們，都非常尊敬她，把她當作別一個聖母；還有這個快樂的女郎不顧市長的禁令而經常藏在胸前的一把小匕首，當你迫近她胸前的時候，她可就把它握在手裏了。她是一隻不好惹的黃蜂，我告訴你！」

副主教還向甘果瓦刺刺地問個不休。

照甘果瓦看來，拉·愛斯梅哈爾達是一個無害的可愛的人，她漂亮，還有他覺得很有趣的撇嘴的動作；她是一個天真而熱情的女孩子，什麼都不懂，而又對什麼都熱心；連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中間的分別都不知道，做夢都不曉得；她就是那樣一個女孩子；特別瘋狂地愛好

舞蹈、喧嘩，和開朗的空氣；她是那種類似黃蜂的女性。脚下生着看不見的翅膀，生活在永遠的迴旋中。她在她的一直流浪的生活中養成了這種性格。甘果瓦知道她很小的時候就跑遍了西班牙和達干羅格，一直到西西里；他甚至相信她被她所隸屬的新加新旅行隊帶到過加以阿爾惹王國——它是加以伸向阿爾巴尼和希臘的一角，另一角伸向西西里的海上，它是到共斯旦丁羅泊爾的道路。甘果瓦說吉卜西人們那時是阿爾尼國王的水手，當他作白摩爾人的酋長的時候。拉·愛斯梅哈爾達很可能是在小時候從匈牙利來到法國的。這個少女從這些國家裏收集了各種奇怪的暗語。一些外國的歌曲和觀念，使她的言語和她那半巴黎式半非洲式的服裝一樣怪誕。而且，她所參加的那個團體的人們，爲了她的快樂的性情，她的美麗，她的光輝的生活，她的舞蹈和她的歌唱而愛她。她不相信她和她常常恐怖地說起的兩個人有什麼仇恨：一個是荷蘭塔的女聖人——一個可惡的女修士，她對吉卜西女人們懷着一種不知怎樣的仇恨，那可憐的跳舞者每次經過她窗前都要被她咒罵；一個則是個牧師，他沒有一次碰到她不向她投以使她害怕的眼光和言語。最後這段話很使副主教惱亂，雖然甘果瓦並沒有怎樣注意到他的惱亂，但這位可憐的詩人兩個月都不能忘掉他同吉卜西女郎那天晚上的奇怪的遇合，和副主教在那晚上出現的情形。究竟，那年青的女郎並沒有什麼可怕的；

她不替人算命，所以她沒有吉卜西女人們通常使用的那種巫術，而且，甘果瓦對於她雖不是一個丈夫，至少算一個兄長。總之，這位哲學家以很大的耐心忍受着這種柏拉圖似的婚姻。經常有住處同麵包了。他每天早晨離開乞丐的大本營，常常是伴同着那吉卜西女郎，幫着她在所有的街上收集她所賺來的小銀幣；每天晚上在同一個地方會晤她，儘她鎖在她自己的小屋子裏，而獨自睡他坦然的覺。『生活得很甜蜜，』他說，『想着一切，抱着很好的夢幻。』並且，從他的靈魂上和良心上講來，這個哲學家覺得自己並沒有瘋狂地愛着那吉卜西女郎。他差不多比較更愛她的羊兒。那是一個可愛的動物，溫柔，伶俐，精靈，是一隻懂得一切的羊兒。在中古世紀，這種往往叫人奇怪的熟諳一切的動物是很普遍的，它們常常在賽會中表演。但這隻有金腳爪的羊兒所玩的魔術是一種很無辜的把戲。甘果瓦向副主教解釋的這些，他對那些細節很感興趣。在這種情形下，往往只要遞給那羊兒一面小鼓，便能够使它表演你想要的任何把戲。它從那吉卜西女郎學得了這些，那吉卜西女郎有一種稀罕的才能，她只用兩個月工夫就教會了那隻羊兒把一些活動字母拼成『法比』這個字。

『法比！』牧師說，『爲什麼要拼成『法比』呢？』

『我不知道，』甘果瓦答道，『這也許是她以爲這個字包藏着什麼神祕意思。當她自以

爲是獨自一人的時候，她常常用一種低低的聲音念着它。」

「你能斷定，克羅德眼光直射地說道：「這只是一個字而不是一個名字嗎？」

「誰的名字？」詩人問道，

「我怎麼知道！」牧師說。

「我也這麼想，老師。許是這些吉卜西人有點拜火教的思想，他們信奉太陽神——法比。」

「我不像你一樣覺得這麼明白，比埃爾先生。」

「這個對我究竟沒有什麼關係。隨便她愛怎麼喃喃地念她的法比。但這件事可是真的

——得加里差不多像愛她一樣地愛我。」

「得加里是誰？」

「就是那隻羊兒。」

副主教把一隻手托着下巴，好像沉思了一會。忽然他粗魯地轉向甘果瓦。

「你敢發誓說你沒有碰過她嗎？」

「誰，那隻羊兒？」

「不是，那個女人。」

「我的女人！我敢發誓說沒有。」

「但你常常單獨同她在一道？」

「每天晚上，整一個鐘頭。」

「呵！呵！*Solus cum sola non cogitabuntur orare pater noster* ①」

「用我的靈魂發誓，我敢念「主禱」也敢念「聖母頌」和 *credo in Deum patrem omnipotentem*。雖然她對我正如一隻豬對一所教堂那麼不注意。」

「用你母親的名義向我發誓，」副主教粗暴地重覆道，「說你決沒有用你的指尖碰過那個女人。」

「我也可以用我父親的名義發誓，因為這樣這個誓言就不只一個效果。但是，我尊敬的老師，也請你准許我問你一句。」

「請講吧，閣下。」

「這件事情對你有什麼關係？」

① 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是不會想到念主禱詞的。——英譯者註。

副主教的蒼白的面孔漲紅得像一個少女。他有一會兒不回答，接着帶着顯見的困惑說道：

「聽我說，比埃爾·甘果瓦，我知道你還沒有墮落。我對你很關心，這你看得出的。只要和那魔鬼似的吉卜西女郎有一點接觸，就會使你淪為撒旦的奴隸。你知道那種人常常是失掉了靈魂的軀體。你如果接近那個女人，你就將不幸。這就是我向你說的一切。」

「我試過一次，」甘果瓦抓抓耳朵說，「就是在新婚的那天。但我被刺了一下。」

「你對於那件事覺得羞恥嗎，比埃爾閣下？」

牧師的臉色又陰沉起來了。

「還有一次，」詩人微笑地繼續說道，「我在睡覺以前從她的鑰匙孔裏張望，我看清楚了一個穿着睡衣的最漂亮的小姐，在她的赤裸的腳下，床上沒有一塊木板會響動一聲的。」

「滾到魔鬼那兒去吧！」牧師抓住驚呆了的甘果瓦的肩膀，眼光可怖地叫喊道；甘果瓦便大步逃跑到教堂底陰暗的拱道下面去了。

自從刑台上行刑的那天早上以後，聖母院附近的人們相信看出加西莫多連串地敲鐘的熱狂減退了。從前不管什麼事總敲鐘，那是一些自早禱到晚禱的長長的鐘聲。一串高音彌撒的鐘聲，一些遊散的婚禮鐘聲，洗禮鐘聲，瀰漫在空氣裏就像是它一切可愛聲音的織錦。那古老的教堂整個地顫動着，震響着，彷彿保持着一種永恆的歡樂。人家會覺得有一個喧鬧的飄浮的精靈在那些銅質的喉嚨裏歌唱。現在那個精靈好像不見了；那天天主教堂彷彿死去了似的，自願保持沉默。一切節日或喪儀都只有簡單的鐘聲，又枯燥又無味，僅僅是那些儀式所需要的那種鐘聲，再沒有別的。教堂的兩重奏——裏面的風琴和外面的鐘——現在只剩下風琴了。你簡直可以說那些鐘裏面再沒有音樂了。然而加西莫多依舊在那兒。但是有什麼苦惱着他呢？是否刑台上的事件所引起的羞恥與失望依舊盤据在他心頭，行刑人的皮鞭的揮

擊無限止地攪擾在他的靈魂裏，而那種酷虐的悲哀使他消滅了他的一切熱情，甚至對於那些鐘的熱情？或者，許是聖·瑪麗亞在這聖母院敲鐘人的心中安置了一種相同的力量，使得那座大鐘和它的十四個姊妹，爲了另一個更可愛更美麗的人物而被忽略了嗎？

在這光榮的一四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禮拜二）是御告節日。◎這一天空氣非常純潔輕柔，加西莫多對他那些鐘感觸到一種愛戀之情。於是當下面的差役正把下面的各道門大大地打開，他便爬到北邊那座塔上，它們那時都是用一些大塊的橡木作成的，包着獸皮，釘着鍍金的鐵釘，裝飾着最精美的雕刻。

來到鐘樓的最高一層，加西莫多悲哀地搖着頭凝視了那六座大鐘一會，彷彿在嘆息着它們和他之間有什麼奇怪的東西插入了他的心裏。但是當他把它們掀動，當他感覺到這一羣鐘在他手底下的時候，當他看見——因爲他沒有注意——第八度音在這發音器上就像一隻鳥兒從一個樹枝跳到一個樹枝似的一上一下的時候，當那音樂的精靈——那個閃爍地迸出急拍、顫音、和清音的精靈，附在那可憐的剪子身上的時候，他又變得幸福了，他忘了一切，他的心開展了，面上露出笑容。

他走來走去，他拍手，他從一根繩子跳到一根繩子上，他用聲音和動作鼓勵那六個歌唱

衆走來圍在她的四周，這幅景象忽然改變了他的意志，把它對音樂的熱心，像空氣凝凍溶化的樹脂樣給凝凍住了。他停止了，轉身把背朝着那些鐘，蛻伏在那石板的單斜簷背後，把他的夢幻的溫柔的眼光盯住那已經使副主教驚訝過一次的跳舞的少女。這時那些被忘記了的鐘忽然一齊停住了，使那些愛聽這種鐘聲的人非常失望，他們正在俄向惹橋上快樂地傾聽着；他們呆呆地離開了，就像一隻狗被人家丟給了一塊肉之後又扔給了一塊石頭。

四 'ANÁFKH

在這同一個三月裏，一個美好的早晨——我想就是在二十九（禮拜六）那天，聖·雨斯建奇的節日，我們的青年學生朋友惹昂·孚羅諾·居·木蘭在披衣起床的時候，發現他放在椅子口袋裏的裝得滿滿的錢袋裏，沒有錢的響聲了。——『可憐的錢袋！』他一面把它從椅子口袋裏拉出來，說，『怎麼，連一個小銀角都沒有！你被賭博、醉酒，和維納斯（*Venus*）^①多麼殘酷地挖空了呵！你變得多麼空虛，綳縮，而且鬆弛！你好像一張狂怒的嘴似的。我問問你們，西塞羅（*Cicero*）^②和塞侖加（*Seneca*）^③先生，你們底摺了角的書都散在我的地板上——

① 希臘神話中之愛神。

② 古羅馬名演講家，辯論家，曾任執政官。

我比一個造幣局長或一個俄向惹橋上的猶太人，更知道一個金幣要值三十五個昂仁，每個昂仁值二十五蘇，而一個有十字的金幣要值三十六個昂仁，每個昂仁值二十六蘇，另六得里，這又有什麼用呢，假若我沒有一個可憐的黑銅幣去壓一個雙六呵，西塞羅執政官，這個災難不是用一個冗長的句子，一些 *quemadmodum*，一些 *verum enim vero* 就可以逃避的呵！』

他悵悵地穿好衣服，當他扣鈕釦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了一個念頭，一開頭他抑止住了；這時他忽然又想起來，把衣服都穿反了。內心顯然有點東西在那兒掙扎。最後他把帽子擲到地上，叫道：『就這樣聽其自然！我要到我哥哥那兒去。我會受到一頓責罵，但我也會得到一個金幣。』

於是，他急急地披上裝飾着皮領的外衣，拾起帽子，快快地走出去。

他從豎琴街走到城區。經過獵角街的時候，那不停地瀰漫到風中的烹炙野物的香味觸到了他的鼻孔，他向大炙肉器投了愛戀的一瞥，那個炙肉器有一天使那加拿大人，那十二世紀聖·佛蘭西斯教會的修道士說過：『*Veramente, queste rotisserie sono cosa stupenda!*』但是惹昂沒有吃什麼早點，他深深地嘆息着走進了小禮拜堂的圓拱，那裏一大羣高塔作了

城區的進口。

他甚至沒有工夫像往常一樣投一塊石頭到倍西雷特的雕像上——就是他把查理第六的巴黎送給了英國人的，爲了懲罰他，把他臉孔用石塊打破，塗滿污泥，他三個世紀以來一直在豎琴街和西比街上受着磨難，好像在一個永遠的絞架上似的。走過了小橋，踏進了新聖惹雷章也勿街，惹昂·得·梅朗的羅站在聖母院前面了。他又猶豫起來。他在埃姆·勒格西的雕像周圍徘徊了一會，煩惱地重覆道：『責罵是靠得住的，金幣卻不一定弄到手！』

他攔住一個從修院裏走出來的差役問道：『羅桑的副主教先生在哪兒？』

『我想他一定在他塔上的小屋子裏，』差役說，『我不同意你到哪兒去攪擾，除非你是從大主教、國王之類的人那兒來的。』

惹昂拍着手。『見鬼呵！這正是看看那著名魔窟的一個好機會！』

他這樣一想便下了決心，衝進那道黑黑的小門，開始爬着那道通到塔頂的彎彎曲曲的樓梯。『我得看看！』他一路走一路說，『那一定是個神祕地方，我的可敬的哥哥把自己小心

翼翼地關在裏面，人家說他有時在那裏燒着地獄的火爐，用大火烤炙那煉金石。天知道我看煉金石也不過是一塊普通石頭罷啦，我倒比較高興在他的火爐裏找到一大塊比煉金石還大的復活節煎蛋餅！

走到柱廊跟前，他停下來透了一口氣，接着便用千萬種魔鬼的名字咒罵起那無盡的樓梯來，接着又鼓起勇氣爬上那如今禁止普通人上去的北邊那座塔的小門。走過鐘樓之後沒有幾分鐘，他碰到一個側面的壁龕，那兒有一道低低的拱門，下面有一個孔眼，開在他對面的扶梯圍牆上，使他能看見那巨大的鎖和巨大的鐵鑰匙。如今造訪那道門的人們，一定會非常驚訝，當他們看到那黑牆上的白色莊嚴的字跡：『我崇拜果哈里（Coralie）一八二三年。雨仁簽署。』簽名是大寫的。

『噓！』那學生說，『一定就是這個地方。』

鑰匙在鑰匙孔裏，門沒有鎖上。他輕輕地推開，向裏面望去。

讀者一定看見過昂布昂——這個畫家中的沙士比亞——底作品。在那許多奇異的印畫裏，特別有一幅鏤刻畫，你可以猜到那是浮士德博士（Docteur Faust），那幅畫你一看見就不能不被眩惑住。那個小房間是陰暗的，中間一張桌子上擺滿了一些可怕的東西——死

人頭骨，地球儀，蒸餾器，羅盤，寫着象形文字的羊皮紙，桌子前面是那位學者，穿着粗布寬袍，插着羽毛的帽子拉到眉毛上，人只能看到他的半身。他在他的大臂椅中半抬着身子，他緊握的兩拳放在桌上，他好奇地、恐怖地望着一個用一些魔幻文字構成的大光圈，它在牆角下閃亮着，在那黑屋子裏就像太陽的光影似的。這個希伯來神祕哲學的太陽好像在眼睛裏顫動着。並且把它神祕的光輝充滿了這所陰暗的密室。這是既可怕又可愛的。

當惹昂把頭從半開的門口伸進去的時候，一些十分像浮士德的密室的景象呈現到他的眼中。那也是一間同樣陰暗不明的小室，同樣有一把臂椅和一張大台子，一些羅盤針，一些蒸餾器，天花板上也掛着一些動物的骨頭，地板上滾着一個球儀，亂七八糟地放着一些裝着各色藥汁的玻璃瓶，那裏有一些金色的樹葉顫動着，一些死人的頭顱放在滿是奇怪文字和畫像的羊皮紙上，一些重疊起來的攤開着的手稿，最後，還有一些化學藥品的怪味，在這一片亂七八糟的東西上，到處都蓋滿着灰塵和蜘蛛網；不過這兒卻沒有光亮的文字構成的光圈，這位博士也不是像鷹鷲耽着太陽似的耽着光輝的幻象。

不過這間小屋子並不荒涼。一個男人坐在椅子裏，靠在桌子上。他背朝着惹昂，惹昂只能看到他的兩肩和他的後腦勺；但他不難認出那個禿頭來，大自然給了那個頭一個永遠的削

髮式，好像想從外貌上表現出副主教的無匹的牧師的天職。

於是惹昂認出那是他的哥哥。但他推門的聲音很輕，以致多姆·克羅德絲宅沒有覺察他的到來。這個好奇的學生利用這個情形，隨意觀察了一會兒那個小屋子，他起先沒有注意到椅子左邊，窗子下面的地方，有一個大火爐，從門口射進來的日光穿過一個大而圓的蜘蛛網，蜘蛛有趣地在窗子的圓拱上雕鏤出精細的菊形網，這個一動不動的蟲豸美術家在中央就像是這個菊形網的柱軸。火爐上雜亂地放着各種瓶子、罐子、小玻璃藥瓶、曲頸瓶、和橢圓瓶。惹昂看見火爐上連一口小鍋都沒有，便不禁好笑起來。「這可新鮮，這種烹飪法！」他想。

並且，火爐裏面沒有火，他甚至好像好久都沒有看見火爐裏冒出一縷煙。在那些化學用具中間，惹昂看見一個玻璃假面具，那無疑是副主教在一個危險的實驗工作時候，用來遮住他底面孔的，它放在一個角落裏，蓋滿了灰塵，而且好像被人忘卻了似的。旁邊有一個同樣蓋滿灰塵的風箱，表面上有『SPERA, SPIRA』兩個銅字。

另外還有別一些記載，依照煉金家們的習慣，大量地寫在牆壁上；有些是用墨水寫的，有些好像是用一隻金屬的尖鑿子刻成的，俄特文，希伯來文，羅馬文，混在一起，這些字跡有時一個重在一個上面，新的字跡遮沒了舊的，而且都是互相交錯得如像參差的樹枝，如像一場混

戰中的戈矛。事實上那是一切哲學，一切夢幻，一切人類學問的雜亂的混合。其中有一個字在其餘的字跡上到處閃爍，彷彿一面旗子閃爍在一些戈矛之間。大部分都是簡短的拉丁名句或希臘名句，就像中世紀的人那麼聰明地想出來的：Urder inde? — Homoh omni monst-rum. — Astra, castra, nonnen, nummen. — Méya BúGlor, méya kakov. — Sapere aude, — Fiat ubi vult. ① —— 等等。有的時候是一個沒有任何明白意義的字：'Avaykoyayya，其中也許包含着這個隱修院的一個痛苦的暗示；有時是用六步韻詩句寫的簡單的牧師訓規的格言：Coelstem dominum, terrestrem dicto dominum ② 也有一些希伯來草書的 passim 只認得很少幾個希臘字的惹昂一點也不懂，而所有的字中間又到處穿插着一些星星。一些人像和動物像，和一些一個個交叉着的三角形，使得那些牆壁就像被頑童用飽蘸墨水的筆劃過的一張紙。

① 「打擊，希望。」——英譯者註。

② 從何時從何地？——人對於人們是一個怪物。——羣星，一座堡壘。——名字是一個怪物。——一本大書，是一樁大罪過。——敢於明敏。——有記錄的地方就有打擊。——英譯者註。

③ 你在大地上的統治是靠了上天之力。——英譯者註。

這個小屋子的其餘部分，有一種普遍被忽略和頹敗的景象；從那些雜亂的器具上看來，可以猜想屋子的主人已經長久爲別的事情忙着而放棄了他的工作。

這時這個主人正向一個佈滿奇怪圖畫的手稿上傾斜着，好像被一個不斷地來到他沉思中的念頭弄得昏頭昏腦，至少惹昂敢發誓說聽到他像一個在夢中大聲自言自語的人那樣地叫道：

『是的，馬魯是這樣說的，羅何斯特是這樣教訓的。太陽生於火，月亮生於太陽，火是宇宙的靈魂。它的各原子不斷地向地球飛越，並且成爲無數細流向地球上傾瀉。這些細流在空中相遇的交點就是光；它們在地球上相遇的交點就是金子。——光和金子是同一個東西。它們都是由火凝固而成。在這兩種相同的物質之間，只有可見與可觸、液體與固體、氣與冰之間的區別，再沒別的。這並不是夢幻。——這是大自然的普通法則。但是怎樣用科學去把這種普通法則的祕密探尋出來呢？怎麼，這道照在我手上的陽光，竟是金子！這些原子依着某一法則擴散開來，只要依照另一某法則把它們重新凝結起來就成！——怎麼辦？——有人曾經想埋起一道陽光來。——是阿維荷瓦，——是的，是阿維荷瓦，——阿維荷瓦曾在哥赫杜的回教大寺裏的可汗墓穴中左邊第一道柱頭底下埋了一道陽光；但是沒有人能够把那墓穴掘開，看看

那個實驗是否已經在八千年之後得到成功。」

『見鬼！』惹昂自語道，『得爲着一個金幣等好久了！』

『……有的人曾經想過，』副主教繼續像在夢裏一樣自語道，『還不如用一條天狼星的光線去實驗。但要得到一條天狼星的光線是很困難的，因爲別的星辰們的光線同時和它攪在一起。佛拉梅爾斷言用地獄的火去實驗比較簡單。——佛拉梅爾！怎樣一個熟習的名字。Flamma！對的，那便是「火，」對了！寶石在煤炭裏，黃金在火裏。——但是怎樣去取它出來呢？馬西斯特西斷定有些婦女的名字有一種非常甜蜜非常神祕的嫵媚，適宜於在作實驗時念的。——讀一讀馬魯關於這事所說的話：「在婦女們被尊崇的地方，神們歡喜；在她們被輕視的地方，是不可能向神祈禱的。」——女人的嘴唇是永遠純潔的；那是一道流水。是一道陽光。一個女人，她的名字應該是可愛的、甜蜜的、虛幻的；結尾是一些長長的字母，好像一些祈禱詞裏所用的字。——是的，這些哲學家有道理；事實上，瑪麗亞，索非亞，愛斯梅哈爾……見鬼！老是這個念頭！』

他粗暴地把書合上了。

他把手放在額頭上，彷彿想把那使他痛苦的思想趕掉。於是他放了一隻釘子和一隻鐵

鎚在桌子上，鎚柄上寫着奇怪的希伯來字。

『好些時候以來，』他痛苦地微笑了一下說，『我的實驗老是失敗。一個牢固的念頭時常苦惱着我，像一根燒紅了的鐵一樣插在我的腦子裏，我甚至連加斯俄多赫^①的祕密都不能發現，他曾經製造了一盞不用燈心和油就能點着的燈。不過那也是簡單的事！』

『瘋神！』惹昂喃喃道。

『……一個可憐的念頭，』牧師繼續道，『就能使一個人軟弱和瘋狂！呵，克羅德·倍赫雷爾會這樣笑話我，說這種念頭卻不會使尼古拉·佛拉梅爾在研究那巨大的工作時有一刻兒昏頭昏腦過！好哪，我手裏拿着惹西埃雷的鎚子，在他的隱蔽的小室裏，那可怖的教師每用鎚敲一下釘子，他所咒詛的一個兩千哩外的仇敵，就會沉陷到地面一呎半以下。法蘭西國王本人，也爲了在一天晚上曾經遊戲地敲他的門，而在巴黎街上陷落下去，一直陷到膝蓋。——這不過是三個世紀以前的事。——好哪，我有釘子和鎚子；而它們在我的手裏並不是比一個木匠手中的戒尺更可怕的器具。——不過關鍵只在找不出惹西埃雷敲釘子的時候所念誦的那個魔幻的字。』

『無聊！』惹昂想道。

「看看吧，試試吧，」副主教說，「假若我成功了，我就會看到一星藍色火焰從釘子頭上迸出來。——愛芒——愛當！愛芒——愛當！——不是這麼念的。——西惹阿里！西惹阿里！——讓這隻釘子給「法比」這個名字打開一道墓門吧！……——該死，總是——還是——永遠是這同一個念頭！」

他惱怒地丟掉鏈子。於是他沉落到桌前的坐椅裏面，他巨大的背影完全遮住了惹昂的視線。有好幾分鐘，他只看見他的拳頭緊握着放在一本書上。多姆·克羅德忽然立起來，取了一對羅盤針，默默地在牆上鐫刻下這個大寫的希臘字：

·ΑΝΑΪΚΗ·

「我的哥哥瘋了！」惹昂自語道：「如果寫成 Fatum 不是簡單得多嗎？並且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希臘文的。」

副主教又回到了他的椅子上，把頭埋在兩隻手裏，好像一個額頭沉重發熱的病人。

那個學生驚訝地察看着他的哥哥。心地坦白的他，除了自然法則以外便不知世界上再有其他法則的他，聽任感情自然流露的他，對於他，一些猛烈的情感的海沼永遠是乾涸的，他慣於每天早上在其中注入新的水流——他，他不知道這種人類情感的海洋，當人家堵住它一切出口時，是以怎樣的瘋狂潺湲着，沸騰着；怎樣暴漲，怎樣升騰，怎樣氾濫，怎樣刺入心底，怎樣迸出內心的歎息，怎樣使人狂亂，直到它衝破了它的堤岸，裂碎了它的河床。克羅德·孚羅諾的嚴酷冷峻的外形，他的外表上難以企及的矜持，常常欺騙了惹昂。那快樂的學生從沒有想到過這個火山（Gtra）的雪白的前額下，會有洶湧的、深沉的、瘋狂的溶岩。

我們不知道他是否充滿着這些思想，但是十分輕浮的他，卻知道自己看見了不應該看見的事，他方始驚訝他哥哥的靈魂是在一種最神祕的狀況中，他必得不要被克羅德看見。看到副主教重又墜入先前的不動的姿勢，他便極輕地把頭縮回來，在門背後踏響了幾步，好像人家剛剛到來並且向人通知到來一樣。

『進來！』副主教在小屋裏叫道。『我等着你呢。我把鑰匙放在鑰匙孔裏的。進來吧，加克先生。』

那學生勇敢地走進去。在這種時候來了這樣一種造訪，很使副主教惶亂。他在椅子裏戰慄起來。——「怎麼！是你哪，惹昂！」

「無論如何，也算是一個名字以J爲首字母的人呵！」學生臉孔紅紅地、厚顏地、愉快地說道。

多姆·克羅德的面容又嚴肅起來。

「你來這兒幹什麼？」

「我的哥哥，」學生裝出一副恭敬的、可憐的、卑微的樣子，用天真的態度把帽子在手指上轉動着說：

「我來向你要求……，」

「什麼？」

「一點我極其需要的教訓，」惹昂不敢說得太響，「和一點我極其需要的錢。」最後幾個字差不多聽不出來。

「先生，」副主教用一種冷淡的聲調說，「我很不喜歡你。」

「唉！」學生嘆息道。

多姆·克羅德把他的椅子旋轉了一下，牢牢地盯住惹昂：『我不想見你。』

這是一個不吉利的兆頭。惹昂準備好好挨一頓。

『惹昂，人家常常向我報告你的惡行。你和那個阿爾倍赫·得·哈蒙相小伯爵打架是怎麼回事？』

『呵！』惹昂說，『那算什麼大不了的事！那可惡的家伙騎着馬在污泥裏跑，把同學們都澆了一身的污泥！』

『那又是怎麼回事呢，』副主教又說，『你爲什麼撕掉了馬西也·法赫惹爾的衣服呢？那人訴苦說：「都撕光了(Tunicam deehinverunt)」』

『呵，呸！僅僅撕掉了一個蒙台居的頭巾！不過如此！』

『控告人說的是「tunicam」（撕光）而不是「capptam」（撕掉）你懂拉丁文嗎？』

惹昂不回答。

『是的，』牧師搖着頭繼續說道，『現在不大流行學習語言了。差不多沒有人講拉丁文，敘利亞文沒有人懂，希臘文那麼被人憎厭，甚至連大學者們碰到一個希臘字都跳過去而不

念出來，他們說：「*Græcum est, non legitur*。」

學生決然地抬起眼睛。

「我的兄長先生，你願意我用好的法文把牆上那個希臘字講給你聽嗎？」

「哪一個？」

「*ΓΑΝΑΤΚΗ*。」

副主教漂亮的臉頰上微微泛起紅潮，好像一座火山向外宣露它的祕密波瀾的一縷煙。

那學生差不多沒有留意到。

「哦，惹昂，那位兄長用力吃吃地問：『你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宿命』(*FATALITE*)。」

多姆·克羅德臉色蒼白起來，而那學生還不在意地繼續道：

「還有上面那個字，那同一隻手所鐫刻的，那個「*Αναγνεται*」意思是「淫穢」(*impurite*)。你看我是懂得希臘文的。」

副主教依舊沉默着，這個希臘文課程使他若有所思。有着壞孩子一切本事的小惹昂，看出這是提出他的要求的好機會，使用一種非常輕柔的聲音說：

「我的好哥哥，你一定不會因為我和一羣貓兒猴兒似的孩子們，和 quibusdam mar-mosetis 之間有一點小小口角和角鬪便討厭我吧，你看，我也懂得拉丁文的。」

但是這個假裝的求告沒有像往常一樣在嚴峻的哥哥身上發生效力。獵狗是不吃奶油糕餅的。副主教的額頭上沒有漾起一絲縐紋。

「你究竟來幹什麼的？」他乾脆地說。

「好哪，真的，」惹昂勇敢地答道，「我需要錢。」

聽到這率直的告白，副主教的面孔立刻有了一種如父親樣的表情。

「你知道，惹昂先生，我們的第赫夏浦的領地上已沒有什麼收成，那二十一座房子的租金和別的捐稅還要扣出三十九鎊十一梭里六得里。這比克雷兄弟的時候多出一半，不過並不算多。」

「我需要一點錢。」惹昂毫不為動地說。

「你知道官府因為我們的二十一座房子靠近大主教領地，決定要我們爲了表示敬意而付出兩個值六鎊的金馬克。而且，我還沒有能够積蓄起這兩個馬克來。這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我需要錢。」惹昂又說第三次。

「拿去幹什麼用？」

這個問題使惹昂眼中露出一線希望之光。他重新裝作溫和可愛的樣子。

「你聽我說，親愛的克羅德哥哥，我不會把不好的目的來請求你。我並不是要把你的錢拿去花在酒店裏，也不是要拿去買了花緞衣服穿在身上，讓我的聽差們（*Cum meo la-
quasio*）跟着在大街上出風頭。不是的，我的哥哥，我只是拿去作一件好事。」

「什麼好事？」克羅德有些詫異地問。

「我有兩個朋友想給一個霍特雷濟貧院裏的窮寡婦的兒子買襪襪布。這是一樁慈善事情。那要值三個銀幣。我也有一份。」

「你的兩個朋友叫什麼名字？」

「比埃爾·拉索梅赫，[ⓐ]和巴甫弟斯特·克羅格·阿瓦松。[ⓑ]」

「諾！副主教說，『要想這兩個傢伙作件好事，等於要想在神壇上放碗！』」

ⓐ 劊子手——英譯者註。

ⓑ 賭徒——英譯者註。

惹昂選擇了這兩個壞人做朋友真是糟糕。他覺得這時阻止已來不及了。

『那末，』明智的克羅德繼續說道，『是什麼樣的一種襁褓要值三個孚羅一個呢？那是一個濟貧院的小孩用的襁褓嗎？那個寡婦什麼時候有了一個需要襁褓的嬰孩呢？』

惹昂又一次老着臉皮說：『是哪，我要錢是爲了今晚上到凡爾·達姆赫去看依沙皮·拉·第也西！』

『不要臉的東西！』牧師嚷道。

『淫蕩的東西！』惹昂說。

學生許是無心地借用了面前那道牆上的話，對於牧師卻生了奇怪的作用。他咬着嘴唇，憤怒使他的臉孔漲紅了。

『滾吧，』他向惹昂說，『我正在等候一個人。』

學生試着再作一次努力。『克羅德哥哥，至少給我一個小銀角讓我吃飯吧。』

『你格阿紀昂的教令課讀到哪兒了？』多姆·克羅德問。

『我的練習簿丟掉了。』

『你的拉丁人種學讀到哪兒了？』

「人家偷去了我的俄荷紀阿的講義。」

「你的亞里士多德讀到哪兒了？」

「真哪哥哥，教堂裏的神父爲什麼說異教徒永遠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裏尋找遁辭呢？什麼亞里士多德！我不願意讓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把我的宗教思想撕裂！」

「年青人，」副主教說：「從前國王末次進京的時候，有一位名叫非利甫·得·戈明的紳士，在他的馬鞍上繡着這句格言：「不做工的沒得吃。」」

學生沉默了一會，抓着耳朵，眼睛望着地，臉上帶着怒容。忽然他用一隻鴿鴿的迅速姿勢轉向克羅德：

「這樣說來，好哥哥，你連買一塊麵包皮的銀角也拒絕給我了？」

「不做工的沒得吃。」

聽了副主教這句不變的答話，惹昂把兩手掩着面孔，像一個啼哭的女人似的，失望地叫道：『Orotorotol！』

「這是什麼意思，先生？」副主教震驚於他這句意想天開的話，問道。

「怎麼，」學生用手揩了揩眼睛做出揮淚的樣子，然後舉眼向着克羅德說，「這是希臘

文呵！這是埃斯契爾的一句頓挫語，表示生命的哀怨的。」

於是他迸出一串止不住的顫抖的笑聲，使副主教也不能不微笑起來。這實在是克羅德的錯誤；他爲什麼這樣慣壞了這個孩子呢？

「呵，克羅德哥哥，」被這個微笑鼓起了勇氣的惹昂說，「看看我的破襪的短靴吧！你可曾看見過比這更慘的景象？」

副主教很快地回復了他先前的嚴峻。「我會送你一雙新靴子，但錢是沒有的。」

「只要一個可憐的小銀角呀，哥哥！」惹昂繼續懇求道，「我將會成爲一個科學和真理方面的可敬的皮達戈赫（Pythagoras）^①。但是給我一個小銀角吧，我請求你！你願意我被飢餓吞吃了嗎？——它就在我面前，大張着口，比一個韃靼人，或是比一個出家人的鼻子更黑，更髒，更深。」

多姆·克羅德搖着他繃褶的頭，「不做工的……」

惹昂不讓他說完？

「好吧，」他叫道，「見鬼去吧！永遠快樂吧！我要去賭博，我要去打架，我要去打破酒缸，我要去玩姑娘！」

說着，他把帽子向牆上扔去，把指頭捏得像響板一樣。副主教目光陰沉地看着他。

「惹昂，你沒有靈魂。」

「照埃比居西阿斯說來，我是缺少一件沒有名字的東西。」

「惹昂，應該嚴肅地想着改悔。」

「那呀，」學生輪流地看看他的兄長又看看那些裝在盒子裏的蒸餾器，「這裏一切都是奇怪的！這些觀念和這些瓶子！」

「惹昂，你是在一個很陡很滑的斜坡上呵，你知道你要往哪兒走嗎？」

「到酒店裏去。」惹昂說。

「酒店會把你帶上絞台。」

「它也是同別的燈一樣的燈，第阿惹雷也許就是用它找着了的人呢。」

「絞台會把你引向絞架。」

「絞架是一個天秤，它一頭是人，另一頭是地。作那個人是一件美妙的事。」

「絞架會把你引向地獄。」

「那是一個猛烈的火焰。」

「惹昂，惹昂，那結果將是很悲慘的。」

「那開頭一定很好。」

這時聽到樓梯上有脚步声。

「啞靜！」副主教把一個手指頭放在嘴唇上說道：「永遠不要說出你在這兒看到和聽到的一切。趕快躲到火爐裏去，不要出氣。」

學生爬到火爐下面去。他忽然起了一個美妙的念頭。「好哪，克羅德哥哥，爲了不出氣，你得給我一個銀幣。」

「啞靜！我答應你。」

「得就拿給我。」

「拿去！」副主教發怒地把錢袋扔給他。惹昂躲到火爐下面，房門打開了。

五 兩個黑衣人

進來的那個人穿着一身黑衣，臉色陰沉。我們的朋友惹昂（你一定知道，他是以便於隨意聽到和看到一切的姿勢躲在他的角落裏的。）首先注意到來人的衣服與面容的憂愁色調。這副面孔上還帶着一些痛苦，不過那是一種貓兒或法官的痛苦，是一種輕柔的痛苦。他頭髮灰白，臉上有許多縐紋，大約六十歲，目光閃閃，眉毛雪白，嘴唇扁垂，兩手很大。惹昂看出這一定只是一個醫生或官吏，這個人的鼻子和嘴唇離得很遠，那是愚笨的記號。他縮回躲着的洞裏，因為要陪着這樣一個伴侶被幽囚很久而非常失望。

這時副主教甚至沒有起身歡迎這個來人。他指着靠近房門的一張凳子叫他坐下，像先前一樣沉默了一會之後，他同他寒暄起來！『日安，加克閣下。』

『向你致敬，老師！』黑衣人回答道。

在前者所說『加克閣下』和後者所說『老師』之間，有着如像拉丁文 domine 和 domne之間的區別。顯然前一個是一個醫生與一個門弟子的稱呼。

『好吧，』副主教又沉默了一會（加克閣下沒有打擾他）之後說，『你成功了嗎？』

『唉，我的老師，』那一個悲哀地笑了笑說，『我時常吹着的。有好多的灰，但是沒有一粒金子。』

多姆·克羅德作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

『我不是同你講這個，加克·夏赫莫呂閣下，我講的是你的巫術案子。你是不是叫他作馬克·塞侖，那個審計院的廚司？他承認他的罪狀嗎？那個問題你解決了沒有？』

『唉，沒有。』加克閣下答道，他老是帶着悲哀的微笑。『我們沒有那種安穩。這個人是塊頑石。除非在緒市上把他下鍋煮沸，他是不會招供出一個字的。但是爲了真理，我們不辭煩苦。他已經完全骨節脫落了。我們用了聖·讓的一切藥草，就像老幽默家柏拉圖所說：

Adversum stimulos, laminas, crucesque, compedesque,

Nervos, catenas, carceres, nummellas, pedicis, boias.

毫無結果。那傢伙真可怕。我簡直不知所措。」

「你在他的屋子裏再沒有找到什麼新東西嗎？」

「找到了。」加克閣下摸着他的衣袋說，「找到這樣一張羊皮紙文件。上面有幾個我們不懂的字。連調查官非利甫·勒里耶也不懂，他在審查一些猶太人和布魯塞爾人的案件時，曾經學過一點希伯來文的。」

這樣說着，加克先生展開了一張羊皮紙文件。

「給我吧，」副主教說。他望着這張文件，又說：「純粹是巫術，加克閣下！」他又叫道：「愛芒——愛當！這是那些女子們在安息日會上叫喊的話。Per ipsum, et cum ipso, et in ipso！這是把那些魔鬼鎖到地獄裏的命令。Hax, pax, max！這是藥名——一張治瘋狗咬傷的藥方。加克閣下！你是皇家檢察官。這張文件是可厭的。」

「我們還是來談那個人吧。這裏還有，」加克又掏着他的衣袋說，「我們在馬克·塞命家裏找到的東西。」

那是一個罐子，就像多姆·克羅德的火爐上的一樣。「啊！」副主教說，「一個化學罐。」
「我承認，」加克帶着他的怯怯的乖張的微笑說，「我已把它在火爐上試過。但它只適

合於我的火爐。」

副主教察看罐子。「它上面刻着什麼字？Och Och！這是趕跳蚤的聲音。那個馬克·寒命真無知，我相信你不會用這個東西煉出金子！它宜於在夏天放在你的寢室裏，就只這樣呀！」

「因為我們弄錯了，」皇家檢察官說，「我剛才在爬上那下面的拱門時，好好地察看了它。你能確定醫學的起源是表現在大醫院的旁邊嗎？聖母腳下的七個塑像中，你能確定那腳跟上有翅膀的就是梅林西雅斯嗎？」

「是的，」牧師答道，「那有一個有鬚鬚的魔鬼，那教導他一切的意大利博士阿居斯丹·里浮是這樣寫着的。我們還要下去，我將給你講解全文。」

「謝謝我的老師，」夏赫莫呂一躬到地，「哎，我差點忘了！你願我什麼時候叫人逮捕那個小巫女呢？」

「哪個小巫女呀？」

「你曉得的，就是那個吉卜西女兒。她每天不管官府的禁令，跑到廣場上來跳舞！她有一隻羊兒——它的兩角只魔鬼才有！——它會讀，會寫，會像比加特麗斯一樣計算數目，它是

够使一切吉卜西人受絞刑。訴狀已經預備好了。一會兒就可以作好的，去吧！這個跳舞者是個漂亮傢伙，我敢說！一雙最黑的黑眼睛！一對埃及寶石！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呢？

副主教面色異常蒼白起來。

『我會告訴你，』他用一種聽不清的聲音吃吃地說。接着又用力說道：『現在還是來談論馬克·塞侖吧。』

『安靜些，』夏赫莫呂微笑說，『我回去就要把他綁在皮床上。但那是一個鬼怪變成的人。他甚至把比也哈·多赫得許都弄乏了——他的手比我的還肥大呢。就像好柏拉圖所說：

Nudus vincitur, centum pondo, es quando pendes per pedes. ①

這只是絞盤的問題。那是最好的絞盤。他得處絞刑！

多姆·克羅德彷彿沉入了朦朧的夢境。他向夏赫莫呂轉過頭來：

① 你光身子綁着倒掛起來，有一百磅重。——英譯者注。

「比也哈閣下……加克閣下……我的意思是說，還是來談論馬克·塞命的事情吧！」

「是，是多姆·克羅得！可憐的人！他要殉難了。去安息——那是什麼念頭啊！一個審計院的廚司，他該會認得查理馬尼底原文了，Stryga vel masca ①——至於那個小女孩——他們好像叫她斯梅哈爾達——我將等候你的吩咐。——啊，從那道拱門下走過的時候，你也要給我解釋教堂進門處那個浮雕的圖了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播種者？——哎，老師，你在想着什麼呀？」

多姆·克羅德沉浸在自己的思想裏，再聽不見他的話。夏赫莫呂追隨着他的視線，看見他的眼睛盯住在那橫張在窗口的大蜘蛛網上。這時，一隻昏眩地尋覓着三月陽光的蒼蠅，剛好飛過蛛絲而被網住了。蛛網一震動，那隻大蜘蛛便從它中間的隱蔽處急急地出來，一下跳到蒼蠅跟前，用兩隻前腿把它抓住，接着就用可怕的角去敲它的頭。「可憐的蒼蠅！」皇家檢察官說，並且伸出手想去救它。副主教忽然驚起，厲害地癱攣着抓住他的胳膊。

「加克閣下，」他叫道，「聽天由命吧！」

檢察官駭昏了：他的胳膊好像被鐵鉗鉗住了似的。牧師的眼睛是呆定定的、狂亂的、光閃閃的，一直盯住在那蒼蠅和蜘蛛的可怕的小堆上。

『呵！是的，』牧師繼續用一種可說是出自肺腑的聲音說，『這是一切的象徵。它飛着，它是快樂的，它是年青的，它尋找春天，尋找空氣，尋找陽光；呵，是的，但是它停在這命定的窗口，蜘蛛就出來了，蜘蛛是可怕的呵！可憐的跳舞者！可憐的註定的蒼蠅！加克閣下，由它去吧！這是命定的！——唉，克羅德，你就是那個蜘蛛。克羅德，你也是那隻蒼蠅！——你尋找科學，尋找光，尋找太陽；你只想到自由的空氣裏，到永恆的真理的遼闊的光輝裏；可是，當你迫近那開向另一世界，那光明的世界，那智慧與科學的世界的眩目的窗口，盲目的蒼蠅呵，你卻沒有看見命運把那薄薄的蛛網吊在光和你之間，你全身投進去了，可憐的笨貨，現在你可落馬了，你的腦袋粉碎，翅膀折裂，在命運的鐵腕中掙扎！——加克閣下，加克閣下，不要管那蜘蛛吧！』

『我向你擔保，』夏赫莫呂先生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說，『我不去碰它了。但是放了我的胳膊吧，我請求你！你的手像老虎鉗一樣。』

副主教沒有聽見。『呵，無知的東西！』他眼睛依舊不離開窗口說，『假如你能够用你底翅膀把蛛網搗碎，你以為你能够飛到光裏去了！唉，那前面的玻璃窗，那透明的障礙物，那水晶的牆壁，它比那把哲學家們和真理分隔開的空間還要堅固，你如何能通過？呵，科學的幻境！』

多少智者遠遠飛來而在那裏碰破了頭額！多少糾纏不清的問題在這個永恆的窗前絮絮不休！

他停住了。這輕輕把他從他自身帶到了科學方面的最後結論，彷彿使他平靜了。加克·夏林莫呂把他完全帶回到現實的感覺，問他道：『呵，那末，我的老師，你什麼時候來幫助我製造金子呢？我老沒有成就。』

副主教搖頭，痛苦地笑笑。『加克先生，讀一讀米歇爾·塞歇所著的力之問答篇和ratione drumnum吧。我們所作事的並不是完全無罪的。』

『低聲些，老師！我也這樣想。但是當一個人僅僅是年俸三十金幣的國王教廷律師，那是應該弄一點煉金術的。但是我們要說得低聲些。』

這時一種類似咀嚼食物的聲音從火爐底下發出，驚了夏林莫呂的耳朵。

『那是什麼？』他問。

這是那個學生。他在那躲藏的地方很不安又很疲倦，爬動着找到了一塊乾硬的麵包皮和一小塊發霉的奶酪，正在大嚼，作為消遣和早餐。因為他餓得很厲害，所以嚼得很響，每一口都嚼出聲來，使那位檢察官吃驚了。

「那是我的一隻貓兒，」副主教趕快說，「它在那下面享用着一隻老鼠呢。」

這個解釋滿足了夏赫莫呂。

「真的，老師，」他帶着一個恭謹的笑容回答道。「一切哲學家都有他們親密的獸類。你知道塞赫維雅斯那句話：「Nullus enim locus sine genio est。」^①」

這時多姆·克羅德生怕惹昂又弄出些惡作劇來，便向他寶貴的弟子提起他們還得在一起去研究拱門下面的雕像，兩人便一道走出了小屋。那個學生非常高興，他正愁着他底膝蓋會跟下巴黏到一塊兒去呢。

① 「無處不在的守護精靈。」——英譯者註。

六 法比隊長 ①

『Te Deum laudamus!』惹昂從爐子裏爬出來，叫道：『那兩隻鴉鳥走了，呵噫，呵噫——哈，吧，嗎！這些跳蚤！——這些瘋狗！——見鬼！他們的談話我真聽够了！我的頭響得像鐘樓一樣。發霉的奶酪，市場上到處都是！噓，我要下樓去，帶着我哥哥的錢袋，把所有的錢通通花到酒瓶裏！』

他向那寶貴的錢袋裏投了溫柔崇敬的一瞥，整了整衣服，扣好了釦子，掃掉了衣袖上的灰，吹着口哨，跳了一下，看看那小屋子裏還有沒有可以拿走的東西。在火爐上撿起幾個魔術玻璃瓶，正好當着小玩具拿去送給伊斯加波·拉·居也西，最後他打開他的哥哥由於最後一次疏忽而忘了鎖上的門，而他卻由於最後一次惡作劇而沒有把它鎖上，就像小鳥一樣跳着跑下了螺旋梯。

他在黑暗中踢到一個東西，咆哮着走開了。他猜想那是加西莫多，他覺得非常滑稽，下樓時一路笑着，到了廣場上，他還在笑。

當他發現自己又站在地上了，他便把腳踏響着。「呵！」他說，「又好又可敬的巴黎的鋪路咒詛那會使得加可布的引路天使也喘不過氣來的樓梯。我怎麼會想到跑去把自己逼在那個高插雲霄的石錐裏，去吃發霉的奶酪和從一個一個孔穴裏望巴黎的那些尖頂！」

他走了幾步，看見那兩隻鴉鳥——克羅德和加克·夏赫莫呂先生，正站在一道拱門前面瞻望着。他顛着脚尖走到他們跟前，聽到副主教低聲向夏赫莫呂說：「那是巴黎的居約姆吩咐在這金邊的青石上刻着約伯的肖像的，約伯象徵煉金石，那是應該試驗追索以達於完成的，正如赫蒙·呂爾所說：「*Sub conservatione fovearum specificos salve animi*」①」

「那對於我是一樣的，」惹昂自語道，「我有錢袋。」

這時他聽到他的後面有一種大而響的聲音，在說着一種可怕的咒詛：「聖血呀！聖體呀！」

① 原名爲「用一串咒罵的話公共方場罵人的結果」，今改用英譯本中題名，避免冗長。

② 「把它在特殊形狀下保存起來，靈魂就得救了。」——英譯者註。

上帝呀！倍爾惹比特的肚臍呀！教皇的名字呀！喇叭和雷霆呀！

『憑我的靈魂發誓，』惹昂叫道，『這一定是我的朋友法比隊長！』

副主教正在向國王的律師講着龍的尾巴藏在一個浴池裏，從那兒便冒出一縷煙和一個國王的頭；法比的名字傳到了他的耳朵裏。多姆·克羅德抖了一下，停住講話，使夏赫莫呂驚呆了；他回轉身去，看見他的兄弟惹昂正在同貢得羅西耶府邸門口一個高高的軍官講話。那的確是法比·得·夏多倍赫隊長先生。他靠在他未婚妻家的牆角上，像一個邪教徒一樣在咒罵着。

『呵呀，法比隊長，』惹昂握着他的手說，『你罵得好起勁！』

『喇叭和雷霆！』隊長答道。

『你自己才是喇叭和雷霆呢！』學生叫道。『可是，漂亮的隊長，你從哪兒學來這麼些好字眼呵？』

『請原諒，惹昂同學，』法比搖着他的手叫道，『一匹馳騁的馬是不可能一下子停止奔跑的。我正在罵得起勁。我剛剛從那些假貞節的女人家裏出來，我每次出來嘴裏總是裝滿了咒罵；我必定得罵出來，否則會把我悶死！』

「你願意來喝酒嗎？」學生問道。

這個建議使隊長安靜了。

「我很願意，但是我沒有錢。」

「我有，我！」

「呸！讓我看！」

惹昂把錢袋向隊長眼前炫耀，嚴肅而天真地。這時那使得夏赫莫呂驚呆了的副主教跑向他們，在幾步之外站住了，看着那兩個人，那兩個人卻沒有看見他，而只注視着錢袋。

法比叫道：「錢袋在你的衣袋裏，惹昂，那就像月亮在一桶水裏一樣。你看得見它，但它並不存在。那裏只有月亮的影子。那不過是一些石子兒，我敢說！」

惹昂冷冷地答道：「這就是我錢袋裏的石子兒。」

惹昂不再說什麼，便把錢袋抖空在旁邊的一塊路碑上，態度像一個援救自己國家的羅馬人。

「真的哪！」法比喃喃道，「一些大銀幣和一些小銀幣，一些每兩個就值一辨士的錢，一些巴黎得里，和一些真正的小銅錢……真叫人看得眼睛發花！」

惹昂保持着莊重矜持的態度。幾個辨士滾到泥地上去了，隊長熱心地跑去撿拾。惹昂拉

主他道：『喲，這還算法比·得·夏多倍赫隊長喲！』

法比數着錢，忽然回頭向惹昂莊嚴地說道：『你知道嗎，惹昂，一共有二十三梭爾呢！你昨晚憑運氣在古蒲·格爾街上偷了誰的？』

惹昂向後仰起他有棕色捲髮的頭，輕藐地半閉着眼睛說：『人家有一個腦筋簡單的副主教哥哥哪。』

『上帝的喇叭呀！』法比叫道，『就是那個寶貝傢伙嗎！』

『喝酒去吧！』惹昂說。

『到哪兒去喝呢？』法比說，『到「夏娃的蘋果酒家」去嗎？』

『不，隊長，到「老科學酒家」！那是河灣裏的一個老酒店。那是個謎語樣的地方。我喜歡那裏。』

『謎語樣氣悶，惹昂！「夏娃的蘋果酒家」的酒比較好。並且那裏的門邊有一株葡萄樹，我喝酒的時候看着很開心。』

『好，就到夏娃和她的蘋果那兒去吧！』惹昂說着，挽住法比的胳膊：『呵，親愛的隊長，你

剛才說起割頭街。你沒有講好。現在人們已不這麼不文明了。現在叫做割喉街。」

兩朋友便動身向「夏娃的蘋果」走去。不用說他們首先把錢收拾起來，副主教跟着他們。

副主教跟着他們，面容暗淡而狂亂。是否自從他同甘果瓦談話以來，法比底可咒詛的名字就佔据了他所有的思想呢？他不知道，但是到底，這是一個法比，而這個有魔性的名字已足够使這個副主教輕步跟隨着這兩個無憂無慮的同伴，不安地留心聽着他們的談話，察看着他們任一個細微的動作。而且，再沒有比聽他們談話更容易的了，他們講得那麼高聲，並不因大半過路人都聽到了他們的談話而覺得難為情。他們談論着決鬪，談論着姑娘們、酒瓶和喝醉酒的人。

在轉過一條街的時候，一陣鼓聲從附近一個街口上傳到他們耳中。多姆·克羅德聽到那軍官向那學生說：

「趕快走！」

「爲什麼呢，法比？」

「我怕那吉卜西女孩看見我。」

「哪個吉卜西女孩？」

「那個同着一隻羊兒的小女孩。」

「拉·愛斯梅哈爾達嗎？」

「正是，惹昂。我老不記得她那個鬼名字。趕快，她會認出我的。我不願意在街上同這個女孩子講話。」

「你認得她呢，法比？」

說到這兒，副主教看見法比露出牙齒笑了笑，附着惹昂的耳朵低聲說了幾句話。接着法比大笑起來，勝利地搖着頭。

「真的嗎？」惹昂說。

「憑我的靈魂發誓！」法比說。

「今晚上？」

「今晚上。」

「你斷定她會來嗎？」

「你是笨蛋麼，惹昂？這種事還用得着懷疑嗎？」

「法比隊長，你是個幸運的傢伙！」

副主教聽見了這段談話的每一個字。他磨響着牙齒，一種不可見的戰慄通過他全身。他停了一會兒，像個醉漢一樣把臉孔靠着一根柱頭，接着又跟着那兩個同伴去了。等他趕上了他們，他們已經轉換了話題。他聽見他們低聲唱着那隻老曲子：

小荷加的孩子

像個傻瓜樣去吊死。

七 妖 僧

那有名的「夏娃的蘋果酒家」是在大學區裏，在洪兌爾街和巴東里也街的轉角上。那是一個樓底下的廳子，很大但是很低，它的拱頂的中間拱起部分是被一根黃色的大木柱撐着；地板上擺滿了桌子，一些閃亮的錫瓶靠牆擺着，經常坐滿着喝酒的人和一些放蕩的姑娘。臨街開着一扇窗戶，門邊有一株葡萄樹，門上一塊軋軋發響的方方的鐵板，上面畫着一隻蘋果和一個女人，被雨水打濕而生了鏽，在一根鐵釘上迎風轉動。這種俯向街面的風向針是這座屋子的標記。

夜降下了。街上黑黑的。那燭光輝煌的酒店遠遠看去就像一個鐵工場在黑暗中。聽得到玻璃瓶碰擊的聲音，勸飲的聲音，咒罵的聲音，夾雜着吵架的聲音從破了的玻璃窗上透出來。穿過那廳子裏的熱氣漫在窗玻璃上的薄霧，可以看見千百張面孔混雜地聚在一起，時時迸

出一片笑聲。爲了一些事務必須從那條路上走的人，經過那鬧嚷的窗前連望都不望一眼。但有時頑童們卻會顛起脚尖往裏面張望，并且叫出那時候流行的關於貪酒人的拙劣的對偶句：『Aux Houls, saouls, saouls, saouls！』

可是有一個人卻老是在這喧鬧的酒店前面走來走去，不停地觀看，而且絕不離開得遠些，就像一個哨兵絕不離開他的崗位一樣。他穿着一件高到鼻子上的斗篷。他剛剛從酒店附近的一個店鋪裏買來這件斗篷，無疑是爲了防禦三月的晚風，或許也是爲了遮住他的衣服。他時時在那鑲鉛的菱形的玻璃窗前停下來，傾聽着，觀看着，用腳輕輕地踏着。

酒店的門終於打開。他好像就是等候着這個。兩個喝酒的人出來。從門裏射出來的光亮照見了他們歡樂的面容。那個披斗篷的人便跑去站在街對過一道拱門底下看着他們。

『喇叭和雷霆！』酒徒中的一個說，『就要敲七點鐘了。這是我約會的時間。』

『我告訴你，』他的同伴用一種模糊不清的聲音回答道，『我并不是住在惡言街上，*indignus qui inter mala verba habitat*。我是住在若望·潘·莫雷街上，*in vico Johannis-Pain-Nollet*。——要是你說反了，你就比獨角獸更荒謬了。誰都知道爬上熊背上去過一

的。」

「惹昂，我的朋友，你醉了。」另一個說。

那人搖搖晃晃回答道：「你高興這麼說吧了，法比，但柏拉圖的輪廓像條獵狗卻是已經證實了的事。」

讀者一定已經認出了我們這兩位勇敢的朋友：隊長和學生。那個在暗中察看着他們的，人也彷彿認出了他們，那隊長被那學生拖着走的每一條曲曲折折的路，他都放慢脚步跟隨着。隊長比他的同伴能喝，因此還保持着清醒的頭腦。那個人留心地聽着他們，在全部有趣的談話中他抓住了下面一段：

「酒神的孩子！努力走端正些，學士先生！你知道我應該離開你了。現在是七點鐘。我和一個女人有約會呢。」

「那麼走吧，你！我看見星星同一些火花。你好像丹浦馬赫丹的城堡，笑得爆開了。」

「憑我祖母的瘤子發誓！惹昂，你講的無聊話太可笑了。——可是，惹昂，你一個錢都不剩了嗎？」

「學長先生，不錯，它是個小小的錢袋呵，*parva boucheria*」

「惹昂，我的朋友惹昂！你知道我約會的地點是在聖·米歇爾橋頭上，我只有把她帶到法洛代爾那裏去，得付房間錢的。那個白髮老婦人不會通融我。惹昂，發發善心吧！我們難道把一袋錢都喝酒喝光了嗎？你連一個小錢都不剩了嗎？」

「桌子上美好的菜肴，使我們的良心覺得那幾個鐘頭過得很好。」

「見鬼！發瘋！算了吧！告訴我，鬼惹昂，你還剩得有多少錢給我，看老天面上！否則我要來搜你口袋了，你要像約伯一樣患癲瘋，和凱撒一樣生疥瘡的！」

「先生，加里也其街一頭有韋西也街，另一頭有蒂克惹昂特西街。」

「對極了，我親愛的朋友惹昂，我可憐的同學，加里也其街，對，很好。可是，看老天面上，醒醒吧，我只要一個錢，而現在已經七點鐘了。」

「啞靜，別響，聽這個疊句曲！」

當老鼠吃貓的時候到來呀，

國王將統制阿哈，

當那遼闊溫暖的海嶼，

在夏至節冰凍，

人們就會從冰上看見

阿哈城裏的人們逃跑出來。

「好呀，異教徒！滿嘴的胡說八道！」法比嚷起來，魯莽地推着那醉了的學生，他便碰到牆上，輕輕地跌倒在非利甫·奧古斯特鋪道上了。由於喝酒的人心裏還保留着的一點友誼的同情，法比用腳把惹昂移到一個上帝在巴黎每一街角上給窮人們預備作枕頭用的石塊上，富人們不屑地把這種枕頭石叫作糞堆。這個隊長把惹昂的頭安置在一根樹樁的斜面上，那學生立刻低聲打起鼾來。但是隊長心裏的怨恨還沒有消盡。「這樣，魔鬼的車子走過時就只好你帶了去！」他向睡着了了的學生說着，逕自走了。

那個披斗篷的人停止了跟隨他，在那個熟睡的學生面前立了一會兒，好像不能決定怎麼辦；接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還是跟着那個隊長去了。

我們也像他們一樣扔下惹昂吧，他在星星的善意的守護下睡着，我們也跟着那兩人去吧，假若讀者高興。

到了聖·昂特·兌·阿克，法比隊長發現有人跟着他。他偶然回頭的時候，看見一個人影在他後面沿牆跟過來。他停住，它也停住。他開始走動，它也開始走動。他對這個發現只略略感到一點不安。「啊，吓！」他向自己說，「我是連一個錢都沒有的。」

到達了俄當學院的門前他便停住了。就是在這個學校裏他馬馬虎虎地修完了他的所謂學業，按照這個愛開玩笑的學生的習慣，他從沒有一次經過這學校門前不向刻在穹窿右邊的比埃爾·倍赫特昂主教的雕像行一個禮的，這是一種侮辱，勃以阿勃在何拉斯的諷刺文裏痛苦地歎息着：「*Olim truncus erum Sienhus*。」這句話裏有非常的媚力，幾乎使埃居昂西·埃比梭比斯（*Sduenius episcopus*）相形見絀了。他照例在雕像前站住。街道完全是荒涼的。他迎風癩癩地扣好衣服，他看見一個人影向他走過來，走得那樣慢，以致他有足夠的時間看到那個人影是披着斗篷戴着帽子。那個人影走近他，停住了，就像倍赫特昂主教的雕像一樣動也不動。他用一隻貓兒在夜中的閃光的瞳孔似的眼睛盯住法比。

隊長是很勇敢的，他并不在乎一個手持短棍的強盜的襲擊。但是這個走動着的雕像，這個看着他的可怕的人，他模糊地記起了那時正流傳着一些故事，說是有個妖僧夜間在巴黎的街上出沒，他駭呆了地立了幾分鐘，最後打破沉默，勉強笑起來。

「先生，假若你是一個強盜，像我所希望的一樣，」他說，「那你真像一隻蒼鷺啄食一隻胡桃了。我是一個破落戶的兒子，親愛的。另外打別的主意吧。在這個學校的禮拜堂裏有一些真正的十字架的木料，藏在寶庫裏。」

那個人影從斗篷下伸出手來，用一隻鷹鷂似的猛力抓住了法比的胳膊。同時人影說起話來：

「法比·得·夏多倍赫隊長！」

「見什麼鬼！」法比說，「你還知道我的名字哪！」

「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披斗篷的人帶着來自墳墓似的聲音說，「還知道你今晚有一個約會。」

「是的，」法比驚呆了。

「在七點鐘。」

「就在一刻鐘之內。」

「在法洛代爾家裏。」

「不錯。」

「她家在聖·米歇爾橋頭上。」

「在聖·米歇爾·俄相惹橋，正如祈禱文裏說的。」

「邪惡的東西，」那鬼影子喃喃道，「同一個女人？」

「真佩服你。」

「她名叫……」

「拉·愛斯梅哈爾達，」法比快樂地說。他所有的輕浮又漸漸回復了。

聽到了這個名字，那人影猛烈地搖着法比的胳膊。

「法比·得·夏多倍赫隊長，你說謊！」

誰要看見了隊長這時漲紅了的面孔，看見他仰着身子用力從抓住他的手中抽回胳膊，驕傲地把手按着劍柄的樣子，和那披斗篷的人影在他狂怒之前不動聲色的樣子，誰要看見了這個，一定會恐怖起來。這個景象很像唐·瓊（Don Juan）^①和石像之間的鬭爭。

「耶穌和撒旦呵！」法比叫喊道，「這個字眼對於一個姓夏多倍赫的人是不習慣的！我

① 意大利的著名花花公子，詩人普希金的詩劇石客，曾以他爲主角。

想你不敵再講一遍了。」

「你說謊！」影子冷冷地說道。

隊長咬緊牙齒。妖僧、鬼怪、迷信的故事——他這時通通忘掉了。他只看見一個人和一種侮辱。

「啊，你說得好！」他用被怒氣堵塞住的聲音喃喃着。他拔出劍，聲音顫抖地說——因為憤怒也像恐怖一樣使人戰慄的：「就在這兒，立刻！拔出劍來吧！我們兩個中間總有一個的血要滴在這鋪道上！」

另外那個人一動也不動。當他看見他的敵人有了戒備，他便準備自衛了：「法比隊長，」他說道，聲音痛苦地發着抖，「你忘了你的約會哪。」

像法比這樣易於感情衝動的人，正像煮沸了的牛奶，只要滴上一滴冷水，就能使它的沸騰平靜下去。這句簡單的話使隊長手中的劍垂下了。

「法比，」陌生人繼續說道，「明天，後天，一個月以後，十年以後——無論何時，你總可以看見我是準備好了要砍你的頭的；但是首先赴你的約會去吧。」

「真的，」法比說，好像在說服他自己似的，「和一把劍或是和一個女孩子約會，都是有

趣的事；可是我不知爲什麼當我兩者都有的時候，得到一個就要失掉另一個。」

他把劍插進劍鞘裏。

「赴你的約會去吧。」陌生人又說。

「先生，」法比有點困惱地說，「非常感謝你的好意的。確明天還有足夠的時候來砍殺和在亞當神父的緊身上戮下一些鈕釦孔的，謝謝你允許我再度過可愛的一刻鐘。我的確曾經希望使你躺到血泊裏，然後趕到我的美人那裏去，尤其在這種情形下叫女人們等一會兒是很時髦的。但是你好像是一個熱心的人，那最好還是把我們的決鬪留到明天吧。那末我得赴我的約會去了，約定的是七點鐘，你知道。」法比說到這裏，抓了抓耳朵，「呵，天哪！我忘了！我沒有一個錢可以付那可厭的閣樓費呀，并且那個老婦人還要人家預先付給她。她不會通融我的。」

「把這錢拿去付吧。」

法比覺得陌生人冰冷的手裏遞給他一個大銀幣。他禁不住拿了這個錢，并且緊握着那人的手。

「天呀，」他嚷道，「你真是個好孩子！」

「只有一個條件，」陌生人說，「爲了證明我是錯的，而你是對的，你得把我藏在一個角落裏，讓我看她是不是你告訴我那個名字的女孩子。」

「呵，」法比答道，「這對於我沒有什麼關係！我們要到聖·馬赫特的房間裏去，你可以躲在對面的狗窠裏隨便觀看。」

「那末來吧！」影子又說。

「聽你吩咐，」隊長說，「依我看來，你大概是魔鬼變成的人，但是今晚上讓我們作朋友吧；明天我要償還你的債——錢的債和劍的債。」

他們開始疾疾地走。幾分鐘後，河水的聲音告知他們已經到達了聖·米歇爾橋，那時橋上滿是房屋。「我先把你領進去，然後再去找我的美人，她應該是在小加特雷門附近等着我的。」

他的同伴什麼也不回答。自從他倆并肩而行，他就沒有講一個字。法比在一個門前停下來，重重地敲打着。一綫光亮從門縫裏透出來。

「誰呀？」一個含糊不清的聲音問道。

「上帝的身體！上帝的頭顱！上帝的肚子！」隊長答道。

門立刻打開來，看見一個顛顛巍巍的老婦人拿着一盞顛巍巍的燈。這個老婦人僵僵着，衣服破襤，頭搖搖擺擺，眼睛眯得很小，頭上蓋着一塊抹布，手上，臉上，頸子上，都佈滿皺紋；她的嘴唇因為沒有牙齒而縮了進去，白髮披垂在她的嘴邊，就像貓兒嘴上的鬚鬚。她住所內部的景象也和她一樣破襤。牆上滿是灰塵，天花板是黑黑的木條搭成的，一個破了的爐子，每一個角落上都是蜘蛛網，屋子中間有幾張缺腿的桌凳，一個骯髒的小孩子在灰塵中遊戲着，較遠的一端有一道樓梯，通向天花板上的一扇樓門。鑽進這個洞似的房間的時候，法比的神祕同伴就把斗篷一直拉到眼睛上。隊長卻像土耳其人似的咒罵着，疾忙炫耀着一個像我們的可敬的赫里耶 (Régnier) ① 所謂『像太陽一樣閃光的銀幣』，說道：『聖·馬赫特的房間。』

老婦人稱他爲老爺，把銀幣放進一個抽屜裏。那就是穿斗篷的人給法比的那個銀幣。當她背轉身去的時候，那個在屋子中間玩耍的披頭散髮，衣服破襤的孩子，就走到抽屜跟前，把那枚銀幣取出來，把他在柴柵上摘下來的一片枯樹葉放了進去。

老婦人便作手勢叫兩位紳士老爺——她是這樣稱呼他們的——跟着她，她自己先爬

① 此處當係指法國諷刺詩人 Mathurin Régnier 一五七二—一六一三。

到了樓梯上，到了樓上，她把燈放在一個箱子上，來慣了的法比，便打開了一扇通到暗室的門。『進去吧，親愛的，』他向他的同伴說。穿斗篷的人一聲不響地進去了，他剛一進去門就又重新關上。他聽到法比把門銓住，一會兒就同着老婦人一道走下樓去了。燈光也跟着消失了。

八 臨河的窗子的用處

克羅德·孚羅諾（因為我們相信讀者不像法比那麼蠢笨，在這件事裏看到的不會是什麼妖僧，而會看出那只是副主教。）克羅德·孚羅諾在隊長把他關在裏面的那個黑暗的洞窟裏摸索了一會。那是建築家們有時留在外牆和閣樓頂上的那種頂樓。這個狗窠——法比這樣叫它——的絕頂一定是個三角形。也沒有窗戶也沒有窗洞，傾斜的屋頂讓人在屋子裏立也立不直。克羅德於是蜷伏在他脚下沙沙作響的泥灰之中。他的頭像火一樣發着熱。他用手在四周摸索，在地上摸到一片碎玻璃，他便拿起來貼到額上，它的涼意稍稍給了他一點安慰。

這時候副主教陰暗的靈魂裏有些什麼念頭掠過？只有他自己和上帝才知道。

依照十條業內官命內安非，也竟巴立·愛斯每合爾聖，去七，川克·夏赤克引，也惠之尙

在泥濘中而掉頭不顧的那麼親愛的小兄弟惹昂，他的副主教的長袍，也許還有他的名譽（這時卻繫於法洛代爾的屋子裏，）所有這些幻想，所有這些事件——通通放進他的思想裏？我說不清。但這些念頭在他腦子裏聚成了可怕的一堆卻是真的。

他已等待了一刻鐘，他覺得好像過了一世紀。忽然他聽得扶梯響；有人上來。那活門打開了，重又現出了一道亮光。那小屋的朽壞的門上有一個相當大的孔眼，他便把面孔貼上去。這樣他可以看清楚隔壁的小屋子裏發生的事情。那個面孔像貓的老婦人首先從活門裏上來，手裏拿着燈，接着是法比，理着他的頰鬚，接着是第三個——拉·愛斯梅哈爾達的漂亮光輝的面孔。牧師看見她像一個眩目的幻象一樣升到樓板上。克羅德抖了一下，眼前展開了一片陰雲，脈搏劇烈地跳動，四周一切好像都旋轉喧嚷起來，他再也聽不見什麼，看不見什麼。

當他回復清醒的時候，法比和拉·愛斯梅哈爾達已單獨在一塊兒，坐在燈旁的一個箱子上，燈光使副主教看見這兩個年青的面孔，和那陋室盡頭一張可憐的破榻。

破榻旁邊有一個窗戶，穿過那像暴風雨打破了的蛛網一樣的破玻璃，能看見一角天空，月亮遠遠地臥在幾片微雲上。

那少女臉孔羞赧着，神色惶亂，胸口悸動着。她的長長的低垂的睫毛的影子遮住了她紅

紅的面孔。那少年軍官的面容快樂光輝，她不敢舉眼望他。她用一種孩子似的天真動作，無心地用指尖在箱子上畫了許多斷續的綫條，眼睛望着自己的手指。看不見她的脚，因為那隻小羊蜷伏在她的脚邊。

隊長那時穿得很標緻；他頸子上和手腕上都有金鑲邊，在那時是很時髦的。

多姆·克羅德費很大的勁才能聽到他們講的話，因為他自己的血液那時正沸騰不已。

（情話總是那種老套。永遠是那句『我愛你』——這個有音樂性的句子對於沒有關係的人是很平淡無味的，假若不加上一點修飾。但是克羅德并不是作為一個沒有關係的人在聽着的。）

「呵，」少女依舊沒有抬起眼睛，說道，「不要看輕我，法比大人。我害怕我作得不對。」

「看輕你嗎，漂亮的孩兒！」軍官以一種卓絕的文雅態度說，「看輕你嗎，天哪！爲什麼？」

「因爲曾經追隨你。」

「在這方面，漂亮的孩子，我們沒有互相了解。我不該看輕你，倒應該恨你。」

少女驚訝地望着他：「恨我！我作了什麼使你恨我呢？」

『唉！』她說：『因為我得打破一個誓約……我再也找不到我的父母了……符咒將要失掉效力。——可是有什麼關係呢？我現在還要父親和母親作什麼呢？』

這樣說着，她把兩隻大而黑的眼睛望着隊長，眼中充滿快樂與柔情的濕意。

『要是我懂得你的話，鬼把我抓去！』法比叫道。

拉·愛斯梅哈爾達沉默了一會，接着她眼中滾出一顆淚珠，嘴裏發出一聲嘆息，說：『呵！老爺，我愛你！』

少女的周圍有一種高潔的芳香，一種貞操的嫵媚，使法比在她近邊不敢太隨便。可是這句話卻使他大胆起來。——『你愛我！』他熱狂地說，用胳膊抱住了吉卜西女郎的腰部。他所等候的只是這回事。

牧師看見這個情形，便用指尖試了試他藏在胸前的一把小匕首。

『法比，』吉卜西女郎輕輕推開法比牢牢地圍在她腰上的雙手，說：『你是善良的，聰明的，漂亮的。你打救了我——我，一個失落到吉卜西羣中的可憐的孩子。我好久以來都夢着有一個軍官拯救我的生命。我在認識你之前就夢到你，我的法比。我夢中的人也有你一樣漂亮的軍服，高雅的容貌，和一把劍。你名叫法比，這是一個漂亮的名字。我愛你的名字，也愛你的劍。』

拿出你的劍來，讓我看看。」

「小孩子！」法比說。微笑着拔出劍來。吉卜西女郎看看劍柄又看看劍身，帶着特別的好奇心看着劍柄上的符號，吻着那兵器，說：「你是一個勇士的劍。我愛我的隊長。」

當她彎下腰去的時候，法比便利用這個機會在她美麗的頸子上吻了一下。少女猛然抬起頭來，兩頰紅得像櫻桃一樣。牧師暗中磨着牙齒。

「法比，」吉卜西女郎說，「聽我說。稍稍走幾步，讓我看你，聽聽你的馬刺的響聲。你多麼漂亮！」

隊長站起來實行她的願望，帶着滿意的微笑用責怪的聲音說：「可是你多麼孩子氣！……親愛的，你沒有看見我穿過禮服吧？」

「啊，沒有。」她答道。

「你一定會說它漂亮的。」

法比重又起來坐在她旁邊，比先前更接近她。

「聽着，親愛的……」

吉卜西女郎用她美麗的手輕輕地拍了幾下他的嘴，充滿着孩子似的瘋狂，快樂，慈愛。

「不，不，我不要聽。你愛我嗎？我想要你說你愛不愛我。」

「我愛不愛你！我生命的天使呵！」隊長半跪着說，「我的身體，我的血液，我的靈魂，全都是你的，全都是爲你而有的。我愛你，我除了你沒有愛過人。」

這些話是隊長在許多相似的情景下說過多少遍的，他一點不錯地一口氣搬了出來。聽到這了充滿感情的自白，吉卜西女郎把她充滿天使似的善良的眼睛望着那擋住了天空的骯髒的天花板。

「呵，」她柔聲的喃喃道，「一個人應該在這種時候死去的！」法比卻趁着這時候又在她額子上偷偷吻了一下，使得躲在角落裏的副主教又苦惱了一陣子。

「死？」多情的隊長說，「你說些什麼，漂亮的天使！現在正是好活着的時候，要不大神周比得就是個騙子！這樣甜蜜的事情剛剛開始便死去麼！牛角尖！那真是開玩笑，不能那樣！——聽着，我親愛的西米娜 (Similar)……愛斯梅哈爾達，請原諒我這麼說，但是你有一個奇怪的外國名字，我弄不清楚。這是一個絆倒我的荆棘。」

「天哪，」那可憐的女孩說，「我以爲這個名字就因爲奇怪才顯得美麗！但是你既然不喜歡她，我想改名爲果東。」

「啊，別爲這點小事哭泣吧，我的好人！我不過是說那是一個要聽慣了才記得住的名字吧。我只要一次把它記在心裏，我就可以立刻講出來了。——聽着吧，親愛的西米娜，我熱情地崇拜你。我不能告訴你我有多麼愛你。我知道有個女孩子聽見了會生氣的……」

妒忌的少女打斷他的話問道：「誰？」

「那對我們有什麼關係。」法比說，「你愛我嗎？」

「呵……」她說。

「好吧，就是這樣。你看得出我也多麼愛你。假若我不能使你成爲世界上最快樂的女子，願大魔鬼雷勃居呂斯用鐵叉叉我。我們要在什麼地方弄一個小巧快樂的住處。我的弓箭手們將要排列在你的窗子下面。他們都是騎馬的，米良隊長的人們和他們比較起來，簡直是些呆子。他們手裏都拿着戈矛、弓箭，和槍砲。我要帶你到須里倉庫去看那些巴黎怪物。八萬種兵器，有三萬套護心鏡或是有鎖子甲的白鎧，六十七個商隊的旗子，國會、交易所、將軍庫的標本，和造幣廠的工具。總之，一串鬼東西！我要帶你在去看王宮裏的獅子，那是些凶猛的野獸。女人們都喜歡這些！」

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呵，你將是幸福的！」隊長繼續道，同時輕輕地抱住了那吉卜西女郎的腰。

「你幹什麼？」她敏捷地說。事實把它從夢中驚醒了。

「沒有什麼。」法比答道。「我只是說當你同我在一起的時候，必須拋掉這一切江湖氣的奇怪裝束。」

「當我同你在一起的時候呀！我的法比！」女郎溫柔地說。

她又默默地沉思起來。

隊長被她的柔情鼓起了勇氣，抱着她的腰，她也沒有拒絕，接着她便喃喃地開始解她的胸衣，猛然把她的圍巾解開來，牧師呼吸迫促地看見棉紗下露出了那吉卜西女郎的赤裸的肩膀，圓圓的，微帶褐色，就像是沐在天邊霧靄中的月亮。

少女聽任法比作去。她彷彿沒有看見。大胆的隊長眼睛閃亮着。

她忽然轉身向他：「法比，」她帶着無限的柔情說，「介紹我加入你的宗教吧。」

「我的宗教！」隊長大笑地嚷道，「我，我介紹你加入我的宗教！喇叭同雷霆呵！你要我的宗教幹什麼呢。」

「爲了我們可以結婚。」她答道。

法比臉上露出混雜着驚訝、輕視、不在乎和放肆的表情。「呵，呸！我們爲什麼要結婚呢！」
吉卜西女郎臉色蒼白起來，悲哀地把頭垂到胸前。

「漂亮的愛人，」法比溫柔地說，「那些無聊的事有什麼意思？你把結婚當作了大事情！難道我們沒有在牧師的商店裏念幾句拉丁文就會相愛得少些嗎？」

當他用他最溫柔的聲音這樣說着的時候，他緊緊靠住吉卜西女郎，他撫愛的手重又抱住了她柔軟美好的腰身，他的眼睛越來越亮，這一切都表示出法比先生顯然挨近了那種時候，那時連周比得自己都會發呆，使得好荷馬不得不叫一片雲彩來幫忙。

多姆·克羅得這時把一切都看在眼里。門板上全是裂縫，使他的鷹鷂般的眼睛能够望過去。這個皮膚棕黑兩肩寬大的牧師，向來一直守着隱修院的嚴肅貞靜，現在卻戰慄洶湧於這愛情、黑夜和逸樂的景象之前。這個同那狂熱的年詩人絮語着的漂亮女孩子彷彿在向他的脈管裏傾注着燒熔了的鉛。他心裏起了一些奇怪的念頭。他的眼睛帶着一種淫蕩的妒嫉鑽到了那些鬆開了的胸針下面。誰要看到這時貼在門縫上的不幸的人的面孔，一定會以爲是看見了一隻老虎在籠子裏注視着一隻狼吞吃一隻羚羊呢。他的眼睛像燭光一樣從門

纔裏透過去。

忽然，法比一下子扯開了吉卜西女郎的圍巾。那依舊面色蒼白着、夢想着的可憐的孩子，急忙站起來，忽然離開大胆的軍官，把眼睛望着她赤裸的肩膀；羞得臉紅紅地，惶亂無言，她把兩臂交叉地遮在胸前。要不是燈光照着她的面頰，那她靜立不動的情形看起來就像一座羞怯的雕像。她的眼睛老是低垂着。

這時隊長忽然注意到她頸子上的神祕的符咒。『那是什麼？』他抓着這個藉口，以便重新接近那剛才被他驚走了的漂亮女孩。

『別碰它！』她急忙說道，『這是我的護身符。它可以使我將來找到我的親人，假若我不作出什麼不值得它保護的事。呵，放了我吧，法比先生！我的母親呀，我可憐的母親呀！我的母親，你在哪兒呵？幫助你的孩子吧！我求你，法比先生，把我的披巾還給我！』

法比縮回手來，用一種冷冷的聲調說：『呵，小姐，我看出你并不愛我！』

『我不愛他！』那不幸的孩子說着，同時叫隊長坐在她身邊，抓住他的胳膊。『我不愛你！我的法比呀！你爲什麼這樣說，壞人，你爲什麼要使我傷心呵，來吧，把我拿去，把一切都拿去，你願意怎麼做便怎麼做！我是你的符咒，同我有什麼關係！我的母親同我有什麼關係！你就

是我的母親，因為我愛你！法比，我最愛的法比，你看見我嗎？是我呀，看着我吧！我就是那個你不願丟開的小孩子，她來了，她自己找你來了。我的靈魂，我的生命，我的身體，我整個的人，這一切都是屬於你的，我的隊長，好吧，不必結婚，那使你覺得厭煩。并且，我是什麼人呢，我？不過是一個陰溝裏的可憐的女孩子。而你呢，我的法比，你卻是個上等的人。真是好事情！一個跳舞的女孩子要同一個軍官結婚！我瘋了，不，法比，不，我將要作你的情婦，你的玩物，只要你願意，一個女孩子將屬於你，我並不是為結婚而生的，被人輕賤，蔑視，那又有什麼關係，只要被你愛着！我將是女人中最驕傲最快樂的。當我老了或者變醜了，法比，當我已經不配被你愛了，大人，允許我作你的僕人。別人將替你繡綬帶。我是一個僕人，我得當心。你要讓我替你擦馬刺，刷鎧甲，擦馬靴。不是嗎，法比，你會給我這種慈悲的？等着，把我拿去吧！法比，一切都是你的，只要我愛我！我們這些吉卜西女孩子，就只要這個——空氣和愛情！”

她這樣說着，把胳膊圍繞住軍官的頸子，帶着含淚的微笑懇求地仰頭望着他，她漂亮的胸脯擦着他的有粗糙刺繡的襯衣。她半裸的身體彎到了他的膝頭。隊長沉醉着，把嘴唇熱狂地親吻她那非洲人的肩膀。那少女眼睛望着天花板，頭向後仰着，在那些親吻之下顫抖起來。忽然，她看見法比的頭上伸出另一個人的頭，一個鐵青的、發綠的、癡癲的面孔，帶着一個

魔鬼的眼光。在這張面孔旁邊有一隻握着匕首的手，這是那牧師的臉孔和他的手。他搗開了他躲着的那間屋子的門。法比看不見他。少女在這個可怕的現象之下駭呆了，動也動不得。好像一隻鴿子抬起頭來，看見老鷹正睜着圓圓的眼睛往它的窠裏窺看。

她甚至不能叫喊一聲。她看見匕首插進了法比的胸膛，拔出來時滿是鮮血。「我完了！他說着便倒下去。」

她昏過去了。

當她閉上眼睛的時候，一切知覺全失掉了，她相信覺得嘴唇被火觸了一下，感覺到一個比燒紅的鐵塊更炙熱的親吻。

當她回復了知覺，她是被一些巡夜的士兵圍繞着，人們抬走了浸在血泊裏的隊長，牧師已經不見了，屋子盡頭的臨河的窗子大開着，人們撿起了一襲斗篷，以爲那是軍官的東西。她聽到周圍的人們都在談論着她：「這是一個女巫，她把隊長謀殺了。」

第
八
卷

477

甘果瓦和怪廳所有的人們多在極大的不安中。一個月以來，他們不知道愛斯梅哈爾達遭了什麼變故，這使得埃及公爵和他的乞丐朋友們非常愁悶，也不知道她的羊兒遭了什麼變故，這使得甘果瓦加倍難受。一天晚上，那吉卜西女郎失蹤了，從此就找不到任何表示她還活着的記號。一切尋訪只是徒然，有些乞丐告訴甘果瓦說那天晚上曾經碰見她同一個軍官沿着聖·米歇爾橋附近走着；但是這位丈夫，在吉卜西人中只是一個懷疑的哲學家；而且，他比誰都知道他的妻子能够怎樣保持她的貞操。他已能斷定那符咒和那吉卜西女郎合起來的貞操是多麼難以打破，他數學式地揣測過這種貞潔對於另一種力量的反抗。於是在這方面很放心。

但是他還是無法解釋她這次失蹤。這是一種深深的悲哀。假若他可能變得更瘦，他一定

瘦下去了。他爲了這件事把一切都忘掉了，甚至他的文學的趣味，甚至他的大作“*De figuris regularibus et irregularibus*”——他本來打算一弄到錢就把它印出來的。（因爲他是崇拜印刷術的，自從他看見了用 Vinbelin de spire 的最好的式樣印成的聖·維克多·兩居的“Didascalon”）

有一天他悲哀地經過杜赫雷爾刑事監獄，他看見一些人聚集在法院的一道大門上。

「那裏發生了什麼事啦？」他向一個從裏邊走出來的人問。

「我不知道，先生。」那年青年人回答道。「人家說要審問一個謀殺侍從軍官的女人。這件事情裏面好像有些巫術的成分，所以大主教和宗教審判官都參與了，我的哥哥——羅桑的副主教，更是把他全部時間都花費在這件事情上。我想同他談話，但是人擠得很，我到不了他那兒，這使我苦惱透了，因爲我正需要錢用。」

「唉，」甘果瓦說，「我很願意能够借點給你；但是雖然我的衣袋全穿了洞，可并不是裝錢裝破的。」

他不敢向那年青年人說他認識他的哥哥，他自從教堂裏的一幕以後就再沒有去找過他——他想起這種疏忽就覺得臉紅。

學生逕自走他的路。甘果瓦跟着沿大階梯往上走的羣衆。照他看來，審問案件的事并可能消愁解悶，法官們通常都是愚蠢可笑的。他參加進去的那羣人沉默地走着，擠着，慢慢地走完了一條長而陰暗的走廊——它在法院裏蜿蜒着彷彿是那古老建築物的迂迴的溝渠——之後，他來到一道開向大廳的低矮的門前，身材碩長的他，就可以從羣衆波動的頭上望過去。

大廳是寬大而陰暗的，顯得比原來更寬。已經傍晚了；高尚的尖穹窿窗上只透進來一綫淡薄的光，還沒有到達穹窿頂上就已消滅，巨大的有不刻的格子上面的人物好像在陰影裏紛亂地動作。已經有幾隻蠟燭在桌子上點着，燭光照到注視着大堆紙張的記錄們的頭。廳子外面完全被羣衆佔據了；左右兩邊是一些穿長袍的人坐在桌子前面；大廳的盡頭，在一個高高的台上，是一大堆法官，最後的一排隱沒在黑暗裏；這些人的面孔都是漠然不動的，陰沉沉的。牆上滿綴着無數的百合花。人們模糊地看見法官們上面有一個大十字架，到處豎立着一些槍戟，燭光照到它們的光上就像點着火似的。

「先生，」甘果瓦向旁邊一個人問道，「那些像公會裏的教長一樣排在那邊的是什麼人。」

「先生，」旁邊人回答道，「右邊的是上議院的議員們，左邊是顧問官們；黑衣的是牧師們，紅衣的是主教們。」

「那邊那個穿黑衣服的大個子是誰？」甘果瓦又問。

「那是法院院長先生。」

「他背後那些公羊呢？」甘果瓦又問。我們已經說過，他是不喜歡官吏的。這也許是由於

他的戲劇在法院失敗後所引起的怨恨。

「那是皇家顧問官們。」

「他前面那隻野豬呢？」

「那是國會的記錄先生。」

「右邊那隻鱷魚呢？」

「那是非立甫·勒里耶先生，皇家特別律師。」

「左邊那隻黑貓呢？」

「那是皇家檢察官，加克·夏赫莫呂先生，和政府裏的老爺們。」

『他們審問案子。』

『他們審問誰呢？我沒有看見被告人。』

『那是一個女人，先生。你看不見她。她背朝着我們，並且被羣衆遮住了。她在那邊，在你看得見一堆槍戟的地方。』

『那個女人是誰呢？』甘果瓦問道，『你知道她的名字嗎？』

『不知道，先生，我剛剛來；但是我猜她大概是一個女巫，法官馬上要審問了。』

『來吧，』我們的哲學家說，『我們來看這些法官們吃人肉吧。這個景象是和吃人肉差不多的。』

『先生，』旁邊那個人說，『你怎麼不覺得加克·夏赫莫呂先生的態度很溫文呢？』

『哼！』甘果瓦說，『我并不反對說那尖鼻子薄嘴唇的人是溫文的。』

說到這裏，旁邊的人們就叫這兩個談話的人啞靜。一個重要的證人正在被審問着。

『老爺們，』廳子中間一個老婦人說，她的臉子完全裹在她的衣服裏，你會說那只是一堆破布在走着呢，『老爺們，那是和我名叫法洛代爾一樣真確的，我在聖·米歇爾橋上住了四十年了，每年照數付房金、租稅，和利息，正對着上游河邊的染匠達山加亞的房子。——我現

在是一個貧窮的老婦人了，從前卻是個漂亮的姑娘呢，老爺們——好些日子以來，人家就向我說：「不要儘在晚上時候紡紗了，魔鬼喜歡用他的角梳理老婦人的紗綫呢的，確，去年在寺院旁邊的那個妖僧，現在到城裏來了。法洛代爾，當心別讓他來敲你的門呵。」有一天我正在紡紗，有人敲門。我問是誰，敲門的人就咒罵起來。我打開門，兩個人走進來了。是一個黑衣服的人同一個漂亮的軍官。那個穿黑衣服的人渾身各部分都看不見，只看見兩隻眼睛，亮得像兩塊燒紅的煤炭。此外就只看得見他的斗篷和帽子。他們向我說：「要聖·馬赫特的房間」——

這是我樓上的一個房間，老爺們，我的最好的房間。他們給了我一個銀幣。我把它放進抽屜裏，自己向自己說：「明天可以拿這個銀幣到格羅西也特的肉店裏買些肉了。」我們便上樓去。到了樓上的屋子裏，我剛一背轉身去，那個穿黑衣服的人就不見了。這使我嚇得有點昏啦。那個軍官是一個很文雅的紳士老爺，他同我走下樓，便走出去了。我又紡了四分之一捲的紗綫的時候，他同着一個漂亮的女郎來了，這位女郎假若盛裝起來，一定會像太陽一樣使你們眼目昏花的呢。她有一隻羊兒——白羊還是黑羊，我記不清了。這使我考慮了一下。那女郎對我倒沒什麼關係，但是那隻羊兒——我是不喜歡這種動物的，它們都有鬍鬚同角。那就像一個人似的。並且有點妖氣。那時我可沒有說什麼。我有了銀幣，那就好哪，不是嗎，法官老爺？我就讓

那個女郎同那軍官到樓上的房間裏去，我讓他們單獨在一起——就是說，讓他們同羊兒在一起。我又下樓紡起紗來。——應該告訴你們，我的房子有一層地板和一層樓板；後牆靠着河，就像橋上別的房子一樣，樓下和樓上的窗子都是臨河開的。——我紡着紗，不知爲什麼，那隻羊兒使我想到了妖僧——并且那個女郎的裝束又那麼古怪！好了，忽然我聽見樓上有一聲叫喊，有什麼倒在樓板上，又聽見窗子打開了。我跑到樓下的房間裏，看見一個黑影子在我眼前一掠，便跳到水裏去了。那是一個穿着牧師服裝的魔鬼。那時月光很亮，所以我看見他就像現在看見您一樣清楚。那影子向城區游去。我全身發着抖，跑去叫警察。那十二個先生進來，他們都是醉醺醺的，不曉得從何着手，便把我打了一頓。我向他們說明情由，便同他們上樓去。我們發現了什麼呢？我那可憐的房間裏全是血，軍官胸口上插着一把匕首，直挺挺地躺着，女郎昏過去了，羊兒逃跑了——我說：「好呀，我得花十五六天來洗我的地板了，我得好好地擦它，刷它。」——人家把那軍官抬走了，那可憐的人！那個女郎上身完全赤裸着。——等着吧，還有更糟糕的呢，第二天我想找出那個銀幣去買些肉的時候，抽屜裏卻只有一片乾枯的樹葉子。」

老婦人停住了。聽衆裏環流着一片恐怖的喃喃聲。「那個魔鬼，那隻羊兒，那一切看來都

像巫術，」旁邊一個人向甘果瓦說。——「還有那片枯樹葉子！」另一個人說道。——「一定的，」第三個說，「那一定是一個女巫和妖僧商量好了，來謀殺那個軍官的。」——甚至連甘果瓦本人都有些覺得這些猜測又可怕又像是真的了。

「法洛代爾老婦人，」院長莊嚴地說道：「你再沒有什麼話向法院陳訴了嗎？」

「沒有了，老爺，」老婦人回答道，「但是爲了這件事，我的房子被人當作骯髒的地方，那是可惡的謊話呵。橋上的房子的確不怎麼漂亮，因爲住的人太多了，但是屠戶們卻安心地住在那兒，他們都是發財的人，都有很好的妻子。」

那個甘果瓦曾經叫做鱷魚的官兒這時站起來了。「噤靜！我請求先生們不要忘記被告人身上找出了一把匕首。——法洛代爾老婦人，你把那個魔鬼給你的銀幣變成了枯樹葉子帶來了嗎？」

「帶來了，老爺，」她答道，「找着了，在這兒。」

一個傳令官把那片樹葉遞給鱷魚，他不快地搖搖頭，把它遞給院長，院長又把它送給皇家檢察官，就這樣傳遍了整個廳子。「這是一片赤楊葉，」加克·夏赫莫呂說，「這是巫術的鮮明的證據！」

一個議員起立發言。『顯然到你樓上去的是兩個人；你首先看見消失了後來又看見跳到水裏去了的黑人和那個軍官。——你是從他們哪一個手裏接受了那個銀幣的呢？』

老婦人想了一會兒：『是從那個軍官手裏。』聽眾中間又起了一陣談話聲。

『啊，』甘果瓦想道，『這就叫我想不通了。』

這時皇家特別律師重新插言：『讓我提醒先生們，從那被刺的軍官在枕邊所寫的訴狀看來，顯然當那個黑人——那一定就是那個妖僧——勾引他的時候，他思想非常紛亂，加以那魔鬼又逼迫他迅速去和被告人相會；軍官發現自己身上沒有錢，於是魔鬼就給了他那個他給老婦人的銀幣。那麼這就是一個地獄裏的錢。』

這個結論彷彿使甘果瓦和其餘的聽眾的疑慮都消失了。

『各位大人都有案卷，』皇家律師說着，坐了下來，『不妨舉出法比·得·夏多倍赫隊長的訴狀。』

聽到這個名字被告就站起來了。她的頭高出衆人之上。甘果瓦驚恐地認出她就是拉·愛斯梅哈爾。

她面色蒼白；她往常梳成漂亮辮子，垂着金錢的頭髮，現在蓬亂着；她的嘴唇發青；她的眼

睛可怕地陷下去了。唉！

『法比！』她瘋狂地叫道，『他在哪兒呀？呵，老爺們，你們把我處死之前，請發發慈悲告訴我他是否還活着吧！』

『噤靜些，女人！』院長答道，『那不關我們的事。』

『呵，請慈悲吧，告訴我他是不是還活着呀！』合着瘦削的漂亮的雙手說；人們聽得見她的鎖鏈沿着衣服抖動的聲音。

『好吧！』皇家律師無動於衷地答道，『他死了。——你滿意了吧？』

那不幸的女郎重又坐下，也不作聲也不流淚，臉色白得和蠟像一樣。

院長走向坐在他下面的一個戴金色帽子，穿黑色衣服，頸子上戴着鏈子，手上拿着棍子的人。

『傳令官，帶第二個被告。』

所有的人都把眼睛向一扇打開的小門，甘果瓦全身脈管劇烈地跳着，讓一隻金角金腳的漂亮的羊兒走過。那文雅的動物在門限上停了一會，伸着頸子，彷彿屹立在岩石上望着無邊的天空似的。忽然它看見那吉卜西女郎了，便一下子從一張桌子和一個記錄的頭上跳過

去，又用膝蓋跳了兩步。接着它溫柔的移到它的女主人脚下，討求着一句話或是一個愛撫；但那犯人依舊不動，甚至看也不看那可憐的得加里一眼。

「呀，——這就是那醜陋的動物。」老婦人法洛代爾說，「她們倆我都認得清楚！」

加克·夏赫莫呂插言道：「假若先生們高興，我們要審問這隻羊兒了。」

它的確是第二個被告。在那時再沒有比把一個動物判在妖魔案子裏更普通的事了。在一四六六年的典獄賬目裏，有審查惹雷·蘇拉赫和他的母豬「爲了他們的罪狀被處死在果赫倍耶」的案子的費用的奇怪項目，還有一切賬目：監禁母豬的地方的租金，拿到莫赫埠頭去的五百捆木料，三夸爾的酒和麵包，劊子手友誼地分給被處死的人的最後一餐飯，和天裏每天看守和餵養那匹母豬的八個巴黎得里。有時人們是比動物進步得快的。查理馬尼和好心的路易下令要給胆敢公然出現的妖魔以嚴厲的處罰。

這時檢察官提議道：「假若那有羊兒的妖魔，那抗拒了曾經試驗過的一切祓遣的妖魔，堅持着他的惡行而且用它們來動搖法庭的話，我們要警告他我們將不得不用絞刑和火刑了。」

甘果瓦流出冷汗。夏赫莫呂從桌上拿起吉卜西女郎的小鼓，用一種奇怪的方法到羊兒

面前，問道：『現在是幾點鐘？』

羊兒用聰明的眼睛看着他，舉起鍍金的腳敲了七下。那時正是七點鐘。羣衆全都現出害怕的樣子。

甘果瓦忍不住了。

『它把自己毀了！』他高聲叫道，『你們明明看見它不知道自己作些什麼呵！』

『廳子那頭的平民肅靜！』傳令官尖聲說道。

夏赫莫呂憑着那個小鼓的同樣幾種方法的幫助，又叫羊兒作了一串表演，要它指出那天是哪年哪月等等，讀者早已知道的。而且，由於這審問案件所引起的奇特的感覺，那些曾經在街上看見過得加里表演這些無辜的把戲的觀衆們，又在法院的穹窿下面看見這些把戲時卻驚怕起來。這羊兒被斷定是魔鬼了。

更糟的是當皇家檢察官把得加里頸子上的一个小皮袋裏的活動字母抖到桌子上的時，人們看見羊兒用腳把字母拚成那個要命的名字：「法比。」大家更相信隊長是落入了一個符咒而作了犧牲，而且在大家的眼睛裏，那吉卜西女郎，那往日曾以那麼絕美的容貌使路人眩惑的跳舞者，現在只是一個兇惡的女巫了。

同時，她連一點生氣也沒有：無論得加里的把戲，無論是法官們的恫嚇，無論是觀眾們的喃喃的咒罵，她全都不注意。

爲了要把她喚醒，一個法警就去凶猛地搖她，同時院長用嚴肅的聲音說：

「女孩子，你是屬於波西米族的，是慣作不正當事情的你，伴同着你的牽連到這件案子裏的羊兒，在三月二十號那天晚上，通同着黑暗的勢力，憑藉着媚惑和邪術，謀殺了，刺死了國王的侍從弓箭手法比·得·夏多倍赫隊長。你還打算抗辯嗎？」

「可怕呀！」女郎用雙手掩住面孔說。「我的法比呵，這真是地獄呀！」

「你還打算抗辯嗎？」院長冷冷地問。

「當然我抗辯！」她用一種可怕的聲音說，眼睛閃亮地立起身來。

院長平靜地繼續道：「你將怎樣解釋你作這件事的動機。」

她用堅決的聲音回答道：

「我已經說過了。我不知道。那是一個牧師幹的。一個我不認識的牧師，一個老是追隨着我的地獄裏的牧師呀！」

「就是了，」法官說。「是那個妖僧。」

「呵，老爺們！可憐我吧！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

「吉卜西女孩子。」法官說。

加克·夏赫莫呂先生輕輕的說：「因為被告苦苦固執，我請求用刑。」

「照辦！」院長說。

那不幸的少女全身抖起來。但她還是照着荷戟的衛士的吩咐，站起來用一種很堅定的步子走向一道低低的門，被夏赫莫呂和一些教會中的牧師帶着，兩邊是兩排荷戟的衛士，門忽然打開，她一進去就關上了。甘果瓦覺得那就像一個可怕的大口把她吞滅了。

她消逝在門裏之後，人們聽到一個動物的哭叫聲，那是羊兒在哭牠的女主人。

案子的進行停頓起來了。一個議員說大家都倦了，而要等待行刑結束還得好些時候，院長回答說一個官吏應該為職責而犧牲個人。

「可惡的討厭的賤貨！一個老法官說，『她偏在人家的家裏吃晚飯的時候去受刑』」

491

拉·愛斯梅哈爾達依舊被警衛包圍着，在白天裏也點着燈的黑暗走道裏上上下下走了一會之後，又被那些法警推進了一個陰慘的房間裏。這個房間是圓形的，佔據着如今依然在現代建築物——新巴黎用它們蓋住了舊巴黎的——上高插雲霄的那些塔之一的底層。這個洞窟裏沒有窗子，除了門口以外再沒有別的出口處，門口是低矮的，一道鐵門緊緊關住。這時屋裏已不需要點燈。厚厚的牆上有一個壁爐。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紅紅的火光照遍全屋，使屋角裏的一隻可憐的蠟燭顯得黯淡無光，那當作爐門的鐵閘門這時掀起着，所以從那幽暗的牆上的火紅的爐口裏，只看得見鐵柵的底層，好像一排黑黑的牙齒，又尖又稀，使那火爐看起來就像傳說裏的口吐火焰的蛟龍。從那射出來的火光裏，那女犯看見屋子裏四面都是一些可怕的器具，她不明白那是作什麼用的。屋子中間地上平放着一個皮墊褥，上面懸着

一根帶鈎的皮鞭，繫在一個銅環上，環子含在刻在穹窿頂的拱心石上的怪物的嘴裏。火箸，鐵鉗，大鐵鋤，雜亂地放在火爐裏燒紅着。火爐裏的血紅的光只照見屋子裏一堆可怕的東西。

這個地獄似的房間就是所謂拷問室。

行刑人比也哈·多赫得許懶洋洋地坐在床上。他的助手——兩個方臉的矮人，穿着滿是油垢的皮帷裙，在撥動着炭火上的鐵器。

那可憐的少女竭力鼓起勇氣。剛一走進這個房間時她就害怕起來。

警衛們排列在一邊，那些教會牧師在另一邊。在一個角落上有一張桌子，一個記錄帶着紙筆同墨水坐在桌前。加克·夏赫莫呂走近吉卜西女郎身邊，帶着一個非常溫和的笑容問道：「親愛的孩子，你打算抗辯嗎？」

「是的，」她聲音微弱地回答道。

「那末，」夏赫莫呂說，「我們不願用酷刑拷問你，那將使我們痛苦。請坐到那邊床上去。比也哈關下，讓這位女士坐下，把門關起來。」

比也哈咆哮地站起來。「要是我把門關上，」他嘀咕道，「我的火就要滅了。」

「好吧，親愛的，」夏赫莫呂答道，「那就讓它開着吧。」

拉·愛斯梅哈爾達依舊立着。那張使得許多不幸者受過苦的皮床，叫她害怕。恐怖使她每根骨頭都發抖。她站在那兒，吓呆了。夏赫莫呂作了一個手勢，兩個助手便把她牽過去坐在床上。他們沒有傷害她，但是當他們一碰到她，當那皮床一碰到她，她就覺得過身血液全向心底流去了。她用恐怖的目光環顧室內。她彷彿看見那些難看的刑具從各方面向她爬過來，爬在她身上，咬她，鉗她，刺她；她覺得這些東西在各種東西裏面，就像是昆蟲和禽鳥裏面的蝙蝠、蜈蚣和蜘蛛。

「醫生在哪兒？」夏赫莫呂問道。

「在這兒。」一個她尚未看到的穿黑衣服的人回答道。

她戰慄起來。

「小姐，」皇家檢察官用撫愛的聲音說，「我再第三次問你，你還想對我們給你判定的罪名有所抗辯嗎？」

這時她僅僅能够點一點頭。他已說不出話了。

「你要抗辯？」夏赫莫呂說道。『我很失望，但是我必須履行我的職務。』

「皇家檢察官先生，」比也哈粗魯地說，「我們怎麼樣開始！」

夏赫莫呂帶着一個詩人苦索詩句時的怪樣子，遲疑了一會。

「先用鐵靴。」他終於回答道。

那可憐的女孩覺得神和人都拋棄她了，她的頭垂落到胸前，彷彿一件載不住自己重量的事物。

劊子手和檢察官同時走近她身邊。同時，那兩個助手開始在那些可怕的刑具中找尋鐵靴。

聽到這些可怕的刑具的聲音，那可憐的孩子就抖得像一隻通了電流的死蛙——「呵！」她喃喃地說着，聲音低得誰也聽不見。「呵，我的法比！」接着便重新落入不動的姿勢和大理石一般的沉默。無論誰的心在這個景象之前都會被感動的，除了法官們。你可以說是一個漁女的靈魂在地獄裏被撒旦拷問於紅色的側門之下。那個將要被這些鋸子、輪子、滑車等等刑具加在身上的犯人，那個將要被劊子手和鉗手的鐵腕抓住的人，卻是那樣一個美麗、溫柔、脆弱的生物。人類的正義給那些可怕的刑罰的磨子上軋磨的是多麼可憐的穀粒！

這時比也哈·多赫得許的兩個助手就用粗糙的手去脫出那可愛的腿和小小的脚——它們曾經多少次在巴黎的公共場所所以它們的精巧和美麗使路人眩惑呵。

「這真可惜！」劊子手看見這麼美麗精緻的腿足，喃喃道。要是這時副主教在場，他定會記起他把蜘蛛和蒼蠅作比喻的時候。那可憐的女孩透過兩眼上模糊的雲霧，看見鐵靴挨近她了，立刻她就看見自己的兩腳沒入鐵靴裏去了。恐怖使她回復了力氣。「放了我吧！」她瘋狂地叫道，直直的立起來，「慈悲慈悲吧！」

她從床上跳起來，想去跪到皇家檢察官的脚前，但他的腿被重重的橡木板和鐵板夾着，她比一隻翅膀上載着鉛的蜜蜂還無力地跌倒了。

夏林莫呂作了個手勢，人們又把她放到床上，兩隻粗大的手就把從拱頂上垂下的皮條繞在她柔弱的腰上。

「我最後一次問你，」夏林莫呂依舊帶着他安靜的溫和的態度說，「你承認你犯的罪嗎？」

「我是無罪的。」

「那末，小姐，你怎麼解釋人家的控告呢？」

「唉，老爺，我不知道呀。」

「你不承認嗎？」

「完全不承認！」

「再來！」夏赫莫呂向比也哈說。

比也哈扭轉一個繹絲釘，鐵靴就越來越緊，那不幸的女孩發出一聲人類語音中從未有過的慘叫。

「停住！」夏赫莫呂向比也哈說。然後又向吉卜西女郎說：「你招認嗎？」

「全部招認！」可憐的女孩子叫道，「我招認，我招認，慈悲吧！」

而對着刑罰，她完全失掉了勇氣，那生活向來快樂、光明、甜蜜的可憐的孩子，第一種苦刑就把她克服了。

「人類的本性迫使我告訴你，」皇家檢察官說道，「一招認你就只有等死。」

「我願意死，」她說。她倒在皮床上，像死去了似的蜷伏着，一任皮條網在她的腰上。

「所以，漂亮的孩子，忍耐一點！」比也哈把她扶起來說。「你的樣子就像布爾果尼先生頸子上的金羊一樣。」

加克·夏赫莫呂又高聲說道：

『記錄，寫吧！——波西米女孩，你承認你同魔鬼們、女巫們、妖怪們參加地獄的聚餐會，安息日會，和一切妖法嗎？回答吧！』

『是的，』她說，聲音那樣低，消失在她自己的喘息裏了。

『你承認看見倍爾惹比特爲了召集安息日會而在雲裏幻化爲牡羊——而那只有女巫才看得見嗎？』

『是的。』

『你承認你崇拜被廟堂捨棄的波浮梅 (Bophomet) 的頭像嗎？』

『是的。』

『你承認你和這個案子牽連着的幻成牡羊的魔鬼常常來往嗎？』

『是的。』

『最後，你宣稱而且承認你憑着魔鬼——那通稱爲妖僧的鬼怪的幫助，在三月二十九號那天晚上，謀殺了一個名叫法比·得·夏多倍赫的隊長嗎？』

她抬着呆定的大眼睛望着那個官吏，毫不顫抖也不慌亂，像機器似的回答道：『是的。』

她的心顯然完全破碎了。

「寫下來吧，記錄員，」夏赫莫呂說。接着又向劊子手道：「把犯人鬆了刑，帶到堂上去。」

當犯人被鬆了刑之後，皇家的檢察官察看她的還在痛着的腳。「去吧，」他說，「沒有怎麼弄壞。那時你叫喊着。你不久依舊能夠跳舞的，漂亮的孩子！」

接着他又轉身向教會的牧師們說：「審判到底結束了。這多好，先生們！那位小姐一定很知道我們儘可能地寬待了她。」

三 銀幣變枯葉續完

當她臉色蒼白，跛着腳走回大廳的時候，一片高興的喃喃聲迎接着她。在聽衆方面，這是由於他們在劇場裏，當開場樂奏完，幕布升起，宣告一幕劇已經開始了的時候，所經驗的那種期待心被滿足後的高興。在法官們方面，是因為他們很快就能退庭回去用晚餐了。那隻可憐的羊兒也快樂地哞哞叫着。她想跳到她的女主人面前去，可是她是被綁在凳子上了的。

夜色完全降臨了。蠟燭並沒有添多，它們放出的微弱光芒，使人連大廳的牆壁都看不見。黑暗給一切事物包上一層霧。只看得見法官們模糊的面影。在他們對面，在廳子的那一頭，可以看到一張朦朧的白臉顯現在黑暗裏。那便是那個被告。

她呆呆地立在那兒。夏赫莫呂威嚴地走到他的位子上，坐下了，接着又立起來說道（他竭力不使他的成功太落入空虛）：「被告完全招認了。」

「波西米女孩子，」院長說，「你完全招認了你用巫術作的事情，招認你的賣淫和謀殺了法比·得·夏多倍赫的事嗎？」

她的心絞痛着。人們聽到她在黑暗中啜泣起來。——「凡是你們希望我招認的我都招認，但是快點殺死我吧！」

「皇家檢察官先生，」院長說，「法庭準備聽取你的拷問報告。」

夏赫莫呂取出一大捲紙，用過多的手勢，和法庭上習用的誇張的重音，開始誦讀一個拉丁文的講演詞，其中所有的例證都是根據他最歡喜的幽默作者勃洛特所引用的西塞羅的冗長句子。我們很抱歉不能把那些卓絕的文句供獻讀者。那位演講人用一個奇特的姿勢講述着。他還沒有講完開頭的引言，額上就冒出了汗珠，眼睛好像要從額上跳出來。忽然他在一個句子中間停住了，而他經常十分溫柔甚至十分愚蠢的眼睛，變得可怕起來。「先生們，」他叫喊道（這句話是用法文講的，因為它沒有寫在講演稿上），「撒旦這樣攪進了我們的案件裏，他在我們審判時親自出庭，侮辱我們的尊嚴。看哪！」

他這樣說着，便用手指着那隻羊兒，羊兒看到夏赫莫呂的手勢，知道是指着牠，就在牠自己勾畫立上，目前即和羊兒勾畫，藍可也也莫徒着其家會於言內迷參內亞訓。要其賣所記

得起，那本是牠的卓絕才能之一。但是這件事，這個最後的證明，卻成了一個有力的證據。人家把羊兒的腳綁住。皇家檢察官重又開始他的雄辯。

這個演講詞很長，但那個結論非常美妙，下面就是那最後幾句話；讀者在此還可以想像夏林莫呂的沙啞的聲音和喘息的姿態：

『Ideo, Domni, coram stryga demonstrata, crimine patente, intentione criminis existente, in nomine sancte ecclesie Nostrae-Dominice Parisiensis, quae est in saisina habendi omnimodam altam et bassam justitiam in illa hac intemerata Civitatis insula, tenore presentium declaramus nos requirere, primo, aliquandam pecuniarum indemnitatem; secundo, ammendationem honorabilem ante portaliu maximum nostrae-Dominice, ecclesie cathedralis; tertio, sententiam in virtute cujus ista stryga cum sua capella, seu in trivio vulgariter dicto la Grève, seu in insula exeunte in fluvio Secance, juxta pointam iuridici regalis, executatæ sint!』①

他把帽子戴上，又坐下來。

『Eheu』痛苦的甘果瓦嘆息道：『Bassa latinitas!』②

被告旁邊一個穿黑衣服的人立起來。那是她的律師。法官們肚子餓了，都嚼咕着。

「律師，話講得簡短一點。」院長說。

「院長先生」律師回答道，「既然被告已經招認，我只有幾句話要向先生們說。在沙立克 (salique) 的法律裏，有這樣一條：「假若一個妖怪吃了人，而且她服了罪，她可以付出八千得里的罰款——共值兩百金梭爾。」可否請庭上叫我的委託人付出這筆款子。」

「這條法律是早已作廢了的。」皇家檢察官說。

「Nego」^①被告的律師說。

「提付表決吧！」一個議員說，「罪狀已被證實，現在已來不及了。」

① 所以，先生們，妖法是證實了，罪狀是明白了，犯罪的目的也明白了，憑了高低各級法院所管轄的巴黎聖母院的名義，我們按照這些文件的意思，宣佈我們要求：(一)一種特別賠償；(二)在聖母院大拱

門前面舉行懺悔儀式；(三)一個判決，根據這個判決，這女巫同她的羊兒，得在通常稱爲格雷勿的公共場所，或是在伸出於塞倫河而且同皇家花園相接連的小島上面，明正典刑。」——英譯者註。

② 「呵，這個牧師的拉丁文」——英譯者註。

人們就在庭上表決這個提議。法官們盲目地表決，因為他們是很勉強的。人家只看見他們戴着帽子的頭一個個地在黑暗裏脫帽，當院長低聲向他們提出那個悲慘的問題的時候。那可憐的被告好像在望着他們，但她悲苦的眼睛已不復能看見什麼了。

記錄就開始寫；接着他呈給院長一個長長的文件。

那不幸的女孩聽見人們噓嘩了一陣，聽到槍矛碰在一起，一個人用冰冷的聲音說：

「波西米女孩，在我們國王陛下高興指定的一天，中午時份，你要脫掉上衣，赤着腳，頸子上套着一根繩子，被領到聖母院的拱門前面，兩手各拿着一隻兩磅重的蠟燭舉行懺悔，從那兒再被帶到格雷勿方場，在市區的絞台上絞死；你的羊兒也要絞死；你要付給公家三個金里翁用以賠償你所招認的，你對法比·夏多倍赫君施行的妖法、巫術、淫穢、和謀殺的罪過。願上帝收留你的靈魂！」

「呵，這是一場夢呀！」她喃喃地說，她感覺到一些粗大的手來帶她走。

四 LASCIATE OGNI SPERANZA

在中古世紀，一個建築物完成以後，在地下的和在地上差不多有一樣多的工程。除了像聖母院一樣用木樁作基之外，一座宮殿，一座堡壘，一座教堂，通常都有兩層屋基。在一座天主教堂底下，還有另一個像地獄似的教堂，低矮，黑暗，神祕，又瞎又聾，在那光輝燦爛，日夜傾出琴聲和鐘聲的本堂下面；有時那兒又是一個墳墓。在宮殿裏，在監獄裏，那兒就是一個牢房，有時就是一個墳墓，有時兩樣都是。這些巨大的建築物，我們已經講過它們的組織和構造的方式，它們不僅有屋基，而且還有屋脊，伸出到房間、走廊、和樓梯間的土地裏，就像它們上面的一層建築物一樣。這樣，教堂、宮殿、和監獄就有半身是埋在地下。建築物的穹窿都是另一個建築物，你到那兒去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它地下的樓梯就在地上建築物的樓梯下面，就像樹林和山峯向下面的透明的湖水投下的倒影。

在巴士的·聖·安東尼監獄裏，在巴黎法院裏，在盧浮宮裏，那些地下房屋都是牢房。那些地下樓梯，越往下走就越窄，越暗。它們被可怕的陰暗分割成許多區域。但丁再不能找到比這更適於作他的地獄的了。這些牢房的煙囪通常終止在一個空空的洞穴裏，但丁曾把他的撒旦安置在那兒，那兒只容納被判處死刑的罪犯。一個悲慘的生靈一到那兒，就永遠隔絕了陽光、空氣、生命，和一切希望。只能在將要去就絞刑和火刑時才會出去。有時就在那兒死了，腐爛了。人類的正義稱它爲「遺忘之穴」(oublier)。犯人在那兒覺得被一堆石頭和一羣獄卒把自己和人類隔絕了；而那整個牢房，那堅固的監獄，只是一把複雜的鎖，把自己鎖在活生生的世界之外。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穴洞的底裏，在聖·路易所掘的「遺忘之洞」裏，在這杜赫雷爾的 in-face 裏面，拉·愛斯梅哈爾達被判了絞刑之後被丟了進去，無疑是爲了怕她逃跑；巨大的法院就在她頭頂上。可憐的蒼蠅，牠連它的一塊最小的磚石也移不動呀！

真的，天上人間都犯了同樣錯誤：壓碎這樣一個柔軟的人，是用不着那麼多的不幸和酷刑的呀。

她在那兒，失落在黑暗裏，被黑暗覆蓋了，埋葬了，禁錮了。看見過她在陽光下歡笑和舞蹈

的人，看見她在這種情境中，一定會戰慄起來。她像黑夜一樣冷，像死亡一樣冷，在她的頭髮裏沒有一點空氣，她的耳朵聽不到一點人類的聲音，她的眼睛看不見一綫日光，被沉重的鐵鏈壓彎了腰，蟄伏着，靠近着一把水壺和一片麵包——它們是放在一個草蓆上的。監牢的牆上的水在它下面滴成一個水潭；她一動不動，連氣息也沒有，她在那兒不再有什麼憂愁了。法比，太陽，白晝，自由的空氣，巴黎的市街，曾爲她博得那麼多讚賞的舞蹈；她和那軍官的情話；還有牧師，匕首，血，酷刑，絞架，通通又在她的心裏經過，有時像是一個歌唱的金色的幻景，有時像是一隻可怕的惡夢；但這只是一種失落到黑暗的可怕的模糊的掙扎，或是在那可憐人所墜入的深淵裏面已不復能夠聽到的，那在地面上演奏着的遙遠的音樂。

她自從來到這兒，也不醒，也不睡，在這種深深的不幸中，在這個牢房裏面，她不復能分辨出睡夢的覺醒和真實的夢幻，不復能分辨出日和夜。一切都是混亂的，破碎的，在她的思想裏飄浮着，鋪展着。她不復能感覺，不復能知覺，不復能思想。她頂多夢想一下。從沒有活人墜入過這樣深的空虛。

這樣麻木着，凝冷着，呆定着，她差不多沒有注意到她頭頂上的一個活門打開兩三次的聲音，甚至沒有留意一綫亮光射了進來，有人扔給她一塊黑麵包。這是她和人類之間的僅有

的關聯——獄卒的按時造訪。

只有一件事機械地佔據着她的聽覺；屋頂的石縫中迸出的水，每隔一會就均勻地滴下來。她呆呆地聽着這水滴下而落在她旁邊的水潭裏的聲音。

這滴落水潭裏的水，是她周圍唯一的動作，是告訴她時間的鐘錶，是地面上所有一切聲響中來到她那兒的唯一的聲響。

無論如何，牠在令人作嘔的骯髒的黑暗中，還能感覺到一滴冷東西流過她的胳膊和腳上，她戰慄了。

她不知道她來這兒多久了。她記得在什麼地方有人宣判了某人的死刑以後，人家就把她帶到了這兒，她在黑夜和沉寂中冷醒來，發現自己手上帶了手銬，腳踝上帶着腳鐐，鏈子的聲音響着。她知道自己被牆壁封閉住，知道她下面有滿是水的石板地，和一束草蓆。但是沒有燈火，沒有空氣。她坐在草蓆上，有時爲了換換姿勢，又坐在那通向她的牢房的最後一道石級上。上一會，她試着去計數那水滴爲她報告的黑暗的分秒，但是這個病弱的腦子所作的悲慘的工作，立刻就她的腦子裏破碎而使她發起呆來。

有一天或是有一個夜晚（因爲中午和半夜在這個墳墓裏是同樣的顏色，）她聽到頭

頂上有一個響聲，比那經常給她送一塊麵包和一壺水的獄卒開門的聲音響些。她抬起頭來，看見一綫紅色的亮光從那 in-pace 頂索的活門的縫隙裏射進來。同時那沉重的鐵門響起來。活門在生鏽的鉸鏈上軋軋地磨響着，轉開了，她看見一盞燈，一隻手，和兩個人的下半截身體，門太低了，她看不見他們的頭。光亮太強地刺激着她，她閉上了眼睛。

當她再睜開眼睛，門已經關上了，燈放在一個石級上，一個像人樣子的東西站在她的面前。一件黑衣服一直裹到腳上，一個黑頭巾遮着臉孔。人家看不見他身上任何部分，看不見他的臉也看不見他的手。彷彿是一件長長的屍衣筆直地掛在那兒，在那下面看得見有什麼在動着。她向這魔鬼似的人物定定地望了一會。這時，他們都不說話。你可以說是兩個石像相對立着。在這洞穴裏只有兩個東西像是活的；那盞燈的因潮溼空氣而爆裂着的燈心，和那從屋頂上滴下的水，用它單調的淅瀝間隔着平勻的爆裂聲，使燈光投在水潭的光滑的面上的集中的光圈抖動起來。

最後犯人開始打破沉默。

「你是誰？」

「一個牧師。」

那句話，那種重音，那個聲調，使得她戰慄。

牧師又用低沉的聲音問道：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什麼？」

「準備死。」

「呵，」她說，「那很快了嗎？」

「明天。」

她快樂地抬起的頭，重又低垂下去。

「這個時間還是太長了！」她喃喃道；「爲什麼不在今天呢？」

「那末你很難過嗎？」牧師沉默了一會問。

「我很冷。」她回答道。

她用手握着自己的腳，這是不幸的人們感覺到寒冷時習慣的舉動，就像我們曾看見荷
蘭塔的女修士作過的一樣。她的牙齒也碰響起來。

牧師用他覆在頭巾底下的眼睛環視這個牢房。

「沒有亮光！沒有火！浸在水裏！這是可怕的！」

「是哪！」她答道，帶着不幸所給與她的胆怯樣子。「全世界都有白晝。爲什麼人家只給我黑夜呢？」

「你知道你爲什麼到了這兒的嗎？」牧師又沉默了一會問。

「我相信我知道。」她把瘦弱的手指按着眉頭，好像爲了幫助她的記憶，「可是我又不知道了。」

忽然她像小孩子一樣哭泣起來。「我想離開這兒，先生。我冷，我怕，而且有一些東西往我身上爬着。」

「好的，跟我來吧。」

牧師說着，便攙住她的胳膊。那不幸的人全身裏面都凝凍了，這時那隻手卻依舊使她有冰冷的感覺。

「呵，」她喃喃道，「這是「死亡」的冰冷的手呀——你究竟是誰呵？」

牧師取下他的頭巾。她望着。這是那跟隨了她那麼久的陰沉的面孔，那個曾在法洛代爾的屋子裏，從她底可愛的法比頭上伸出來的頭顱，那隻她最後一次看見出現在一把匕首旁

邊的眼睛。

這個對她永遠是要命的，會把她從不幸推到不幸，把她一直推到殘酷的刑獄的妖怪，使她從癡呆的狀態裏清醒過來。彷彿一向遮住她的記憶的厚厚的幕布揭開了。所有她的悲慘的遭遇，從法洛代爾家裏那晚上的一幕，到杜赫雷爾宮的判罪，一下子回到她的心裏，不像以往那樣模糊混亂，而是清晰的，鮮明的，跳動的，可怕的。這些已經一半消滅了的，差不多被太多的痛苦抹去了的記憶，被這個站在他面前的陰沉的人物把它們完全喚回來了，就像人們用隱顯墨水寫在白紙上的不可見的字跡，一挨近火便完全清楚地顯現出來一樣。彷彿她心上的一切傷痕都同時重新被撕開來，流着鮮血。

「呵！兩隻手遮着眼睛，帶着癱瘓的戰慄叫喊道，『這是那個牧師呀！』」

接着她便垂下無力的胳膊，依舊坐着，低着頭，眼睛盯在地上，沉默地繼續發抖。

牧師望着她，好像久已在高高的天空圓睜着眼睛望着在麥田裏找尋一隻可憐的雲雀的鶴鷹，忽然閃電似的撲向它的目的物，把它捕獲在爪子裏了。

她用非常低的聲音喃喃道：『完結吧，完結吧，再給最後一下子！』她恐怖地把頭縮在兩肩之中，就像一隻羔羊等候着屠手的致命的一刀。

「我使你害怕嗎？」最後他問。

她不回答。

「我使你害怕嗎？」他又說。

她的嘴唇動了幾下，好像在微笑。「是的，」她說，「劊子手行刑了。他已經跟隨我，恫嚇我好幾個月了！要沒有他，呵，天哪！我多快樂呀！是他把我投入深淵！呵，天哪！是他殺害了……是他殺害了他——我的法比！」

說到這裏，她突然哭起來，舉眼望着牧師：「呵，可惡的人，你是誰呀？我對你作了什麼，你這樣恨我？唉，你要把我怎麼樣呵？」

「我愛你！」牧師叫道。

她的眼淚忽然止住了。她用呆木的眼睛望着他。他跪下來，用火焰似的眼睛看着她。

「你聽見嗎？我愛你！」他又叫道。

「什麼樣的愛！那不幸的女孩戰慄地說。

他說道：「永劫的愛！」

『聽我說，』牧師說道：他回復了奇異的平靜，『你會知道一切的。我要告訴你，當我在黑夜裏——也許在黑暗的地獄，上帝不能看見我們——撫心自問的時候都不敢向自己說的話。聽着。在沒有認識你之前，我是快樂的……』

『我也是！』她微弱地嘆息道。

『別打斷我的話。——是的，我是快樂的，至少我以為我快樂。我是純潔的，我的靈魂裏佈滿一種透明的光輝。沒有誰的頭抬起得像我的一樣高傲和光明。牧師們同我談論教義，醫生們同我談論學理。是的，科學對於我就是一切，那是一個姊妹，一個令我滿意的姊妹。並不是沒有別的念頭隨着年歲到來。好多次我曾因一個女人的影象經過我面前而在肉體上受了感動。這個男人的生理和血液的力量，使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以爲能够壓碎生命的，我好多次癡癡地解開將我這可憐人拴在神壇的冰冷的石頭上的鐵鏈。但是齋戒，祈禱，學習，和修院的滅慾制度，又使靈魂作了我身體的主人。於是，我迴避一切女性。此外，我只能打開書本，使我腦子裏一切不潔的煙霧在科學的崇高之前消滅。幾分鐘後，我便覺得來自地下的東西向遠處飛遊。我重又回復平靜，燦爛澄清於永恆的真理底安靜的光輝之前。魔鬼多次來偷偷地把許多女人的模糊影象送到我面前，好多次她們在教堂裏，在大街上，在田野中打我的眼睛底下

出現，但在我沉思時她們就很難到來，我很容易地把她們征服了。唉！如果勝利已不在我這裏，那是上帝的過錯，他沒有使得人和魔鬼有同樣的力量。聽着。有一天……」

說到這裏牧師便停住了，犯人聽到他胸底迸出一些歎息，發着鐵軌震動似的聲響。

他又說：

「——有一天，我靠在我的小屋子的窗上……——我那時正在讀一本什麼書呢？呵，一切都在我腦子裏轉旋着。——我讀着書。那窗戶開向一個廣場。我聽到一陣鼓聲和樂聲。因為它們在我沉思時擾亂了我，我憤怒了。我向廣場裏望去。我看見的，別的許多人也看見的，不是人類的眼睛應該看見的景象。那邊，在鋪道當中——那時是中午時份——有很好的太陽——一個人在那兒跳舞。一個漂亮女孩——上帝應該把她選作聖處女，選作他的母親，假若他降生爲人時她已經存在着，他一定願意他是她生下的呢！她的眼睛黑而明亮，她的頭髮裏有幾根被陽光照着，就像金絲一樣。她的兩腳舞動時就像輪軸迅速轉動時放射的光輝。繞着她的頭，在她烏黑髮辮中，有一些金屬的髮針在陽光中閃耀，在她的額頭上作成一圈星星。她的飾滿燦爛裝飾品的衣服，閃耀作藍色，迸出千萬種光亮，就像一個夏天的夜晚。她的柔滑的淺褐色胳膊在她的身子周圍一收一放，就像兩條帶子。她的身材是頌長而美麗的。呵！那光

輝的形體，甚至在太陽的光裏都像什麼光亮的東西一樣……——唉，少女呵，那就是你呀。——我驚異着，沉醉着，媚惑着，我凝神望着你，一直望到我驚恐地戰慄起來，我感到命運的手把我抓住了。」

牧師激動地又停了一會，接着講下去：

「已經半着迷了，我試着要抓住什麼使我不致墮落。我記起了撒旦曾經向我張開過的網羅。我想我眼睛底下那個生物有那樣非人間的美麗，她只能是來自天上或者地獄。那不用一點點地上的泥土所造成的，內部有女性靈魂的閃爍的微光照耀着的，簡單的女孩子。那是一個天使！但是由黑暗作成的，由火燄作成的，而不是由光作成的。我這樣想着的時候，我看見她身邊有一隻羊兒，一個和巫人們爲羣的動物，笑着望我。太陽的光使它的角紅得像火一樣。於是我瞥見了地獄的誘惑，我不再懷疑你是從地獄裏來，並且是來使我沉淪的。我相信。」

說到這裏，牧師對面望着犯人，冰冷地加上說：

「我現在還相信。——同時那種媚力漸漸轉變了，你的舞蹈在我腦子裏旋轉，我覺得那神祕的魔法控制了我，一切清醒的意識全在我靈魂裏睡去，就像那些在雪上死去的人一樣，我很慶幸那睡眠的到來。忽然，你唱起歌來，我怎麼辦呢，可憐的人？你的歌聲比你的舞蹈還可

愛。我想逃。不可能。我是牢釘在——生根在那個地方了。彷彿那大理石板上升到我的膝蓋上來了。得一直站着。我的脚成了冰，我的腦子成了火爐。最後，你也許可憐我了，停止了歌唱，不見了。那燦爛的幻景的反映，那甜蜜的音樂的聲音，逐漸在我的眼睛裏和耳朵裏消失。於是我跌倒在窗子的角落裏，比一個倒下的石像還硬還弱。晚禱的鐘聲把我驚醒。我立起來，我想逃避，可是，唉，我的身上有什麼東西倒落了，再也立不起來，有什麼東西壓在我身上，使我再也不能逃開了。」

他又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

「從那天起，我的心裏就有了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我想重新使用我的治療法：修道院，神壇，工作，書籍。愚蠢的事情呵，當一個充滿熱情的頭腦裏滲入了失望的時候，科學響着多麼空洞的聲音！少女呵，你知道從此我在書籍和我之間看見什麼嗎？你的影子，那有一天穿過我面前的燦爛的幻象的影象。但這個影象不是那同一個顏色，她是陰森的，慘淡的，幽暗的，就像望太陽望得太久之後在眼前跳躍着的一圈黑影。

「我不能擺脫它，我常常聽見你的歌聲在我的腦子裏響着，常常看見你的脚在我的祈禱書上跳舞，夜裏當我作夢的時候，你的影象滑過我的肌肉，我想再看到你，觸摸到你，知道你

是誰，看見你是否和你留給我的理想的影象完全一樣，也許可以用現實把我的幻象粉碎。在這種情形中，我希望有一個新的影象來把第一個影象消滅，因為那第一個我簡直無法忍受。我尋找你。我又看見你。不幸呵！當我看見了你兩次以後，我就想看見你一千次，想常常都看見你。所以——在那滑向地獄的斜坡上，怎麼停止得住呢？——所以我不復能主宰我自己。魔鬼繫在我翅膀上的繩子的另一端，卻是繫在你的腳上的。我變得像你一樣地流浪無定。我在一切拱門下等候你，我潛伏在一切街角上，我回到我的屋子裏時更加入迷，更加失望，更加着魔，更加喪魂失魄！

「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了：埃及人，波西米人，吉卜西人，那還有不會巫術的嗎？聽着。我希望一種法律能夠替我破除妖法。曾經有一個女巫把勃芋羅·達斯特迷住，他把她燒死了，自己就好了。我知道這件事。我決意嘗試一下這種被除法。我首先禁止你到聖母院的境界裏來，以爲你不再來我便能夠把你忘掉。你不在乎這個禁令。於是我想把你偷過來。有一天晚上我捉到你了。我們是兩個人，我們已經抓住你的時候，那個倒霉的軍官來了。他救了你。從此就開始了不幸——我的和他的。最後，我不知道怎麼作和應該怎麼作，只好把你放棄給那個軍官。我想我會好了，就像勃芋羅·達斯特一樣。我又混亂地想着用法律把你取到我手裏，想着我可

以把你關在一個監牢裏，我就會得到你，在那兒你就不再能逃離開我，你長久佔有着我，輪到我也將長久佔有了你。人作了一件壞事，就得作一切壞事。除非發了瘋才會在中途停止！罪惡的極端有一種令人昏迷的狂歡。一個牧師同一個女巫能够在一個牢房裏的草蓆上溶化於那種狂歡裏呢！

「於是我告發了你。在我們碰見的時候我就恫嚇你。我給你安排的陰謀，我堆在你頭上的風暴，從我這兒恐怖地像電光一閃而逝了。那時我還有點遲疑。我的計劃裏有些可怕的部分令我退縮。

「也許是我放棄了我的決定，也許是那可怕的念頭在我的腦子裏毫無結果地消失了。繼續或粉碎我的計劃，在我心裏懸懸不決。但每種惡念都是堅決的，都急於成爲事實；可是當我自以爲有力的時候，宿命比我還更有力。唉！唉！是它把你抓住了，並且把你放到我祕密製造的機器的可怕的輪子上！——聽着。我快要講完了。

「有一天，——也有很好的太陽，——我看見我面前走過一個人，講着你的名字，笑着，眼睛裏帶着淫慾的表情。真該死！我便跟着他。以後的事情你是知道的。」

他住口了。那少女只能講出一句：

「呵，我的法比！」

「別叫這個名字！」牧師猛力抓住她的胳膊說，「不要說這個名字！呵，我們都是可憐的人，是這個名字使我們毀了！也許是命運的不可抗拒的遊戲使我們大家都毀了！——你痛苦，不是嗎？你冷，黑夜使你看見東西，牢房包圍着你，但是也許你的心底還有一點光亮，就是你對那個玩弄你的心的空洞人物的幼稚的愛情！至於我，我心裏有一座牢獄，我心裏有冬天、冰霜，和失望，我的靈魂裏有黑夜。你知道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嗎？你受審時我在場。我坐在教會牧師的板檯上。是的，在那些牧師的頭巾裏，有一個頭巾下面蓋着一個罪人的無比的痛苦。當人家把你帶去時，我也在，當人家審問你時，我也在。——豺狼的洞穴呵！——那是我的罪過，那是我應受的刑罰，我卻看見人家把來放在你的頭上。每次見證，每次辯護，我都在場；我能够計數你踏在那痛苦的路上的每一個步子；我也在場的，當那個蠻橫的野獸……呵，我受不了那種痛苦！——聽着。我隨着你到了那痛苦的房間裏。我看見劊子手的粗暴的手脫掉你的衣服，使你半裸着身體。我看見你的腳，那我曾經願得一吻而死去的腳，那踏在我頭上我就會沉醉的腳，我看見人家把它裝在鐵靴裏，那種鐵靴會使一個活人的腳變成血肉模糊的肉漿的呵，可憐的人！當我看見這個的時候，我的胸前襯衣底下正藏着一把匕首。聽到你叫喊一聲，我就

把它向我的肉裏刺去，聽到你叫第二聲，我就把它往我心裏刺去看吧，我相信傷痕還在呢。」

他解開他的襯衣。他的胸口上的確像被老虎的爪子抓傷了似的。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傷痕，還沒有合攏。

那犯人恐怖地倒退了一步。

「呵，」牧師說，「少女啊，可憐我吧！你相信你不幸的，唉！唉！你不知道什麼叫作不幸呵。呵，愛一個女人自己卻是一個牧師，一個被人憎恨的牧師！他用他靈魂裏所有的精力去愛她，覺得她的微微一笑就能賜給他血液、精神、人格、救助、不朽和永恆，此世和後世的生命；悔怪自己不是國王、天才、皇帝、天使或神靈，以便在她的腳下成爲一個比較偉大的奴隸；日夜夜在睡夢裏和想像裏都牢牢地想着她；但卻看見她是愛着一個軍官的軍服；而他自己卻只能呈獻給她一件她所害怕而且嫌棄的骯髒的牧師的袍子！當她把她的愛與美的寶藏浪費在一個愚蠢的誇張的人身上時，他帶着一顆妒嫉和憤怒的心，到了她跟前！看着那個使你燃燒的身體，那個如此甜密的胸脯，那個肉體，在別人的親吻下戰慄和羞紅！呵！天哪！愛着她的腳，她的胳膊，她的肩膀，夢想着她的藍色的脈絡，淺褐色的皮膚，甚至整夜地蜷伏在他的小房間的磚地上，看着你所夢想的一切她的可愛處都在刑罰裏完結！結果只使得她躺到那皮床上去！呵！

那是些地獄裏的火燒紅了的真正的鉗子呀！那被兩條鋼板鋸成一段段的人，與那被四匹馬分屍的人倒是幸運的！——你知道他忍受着一種什麼樣的痛苦呢，在那些漫漫的長夜裏，他的血液沸騰着，頭脹痛欲裂，用牙齒咬着自己的手，當他被殘酷的苦刑，使他像輾轉在炙紅的鐵耙上似的輾轉在愛情、妒嫉和失望的思想！寬大一會兒吧！在創傷上塗一點香膏吧！我懇求你揩去我額頭上大顆地滴着的汗珠！孩子，請你一隻手懲罰我，一隻手撫慰我吧！可憐我，少女，請可憐我呀！」

牧師在地上的水裏滾着，又把頭向牢房的石級上碰去。那少女聽着他，看着他。當他停住說話，筋疲力竭地喘息着的時候，她用很低的聲音重覆說道：『呵，我的法比！』

牧師跪着爬到她跟前：

『我懇求你，』他叫道，『如果你是有心腸的。不要拒絕我！呵，我愛你！我是一個可憐人，不幸的女孩子呵，當你說出那個名字的時候，就彷彿你在撕裂我心頭的每一根神經！慈悲吧！假若你去到地獄裏，我願和你同去。我所作的一切就爲了這個。你所在的地獄，對於我就是天堂，看見你比看見上帝還快樂！呵，告訴我，你不高興我嗎，如果一個女人能夠拒絕這樣一種愛情，那末高山也會溶解了。呵，要是你願意……呵，讓我們能夠幸福！我們要逃走——我可以使你

能夠逃走——我們到某個地方去，我們要在地球上找到一塊有更多的陽光，更多的樹木，更廣大的藍天的地方。我們要相愛，我們的靈魂，要互相傾流，我們將對我們自己有不滅的渴意，使我永遠不停地把愛情之杯注得滿滿！

她用一個可怕的爆發的聲打斷了他。「看呵，神父！你的指甲裏還有血呢！」

牧師驚呆了幾分鐘，眼睛盯在他的手上。

「好吧，是的！」他終於帶着奇怪的溫柔說，「罵我吧，嘲笑我吧，搗碎我吧！可是來呵，來呵，我們得趕快。就在明天，我告訴你。格雷勿方場的絞台，你知道嗎？那是經常準備好的。那多可怕！看着你坐在囚車裏遊街呵，慈悲吧！我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明白自己愛你到什麼程度——呵，跟我來。在我救出了你以後你還有工夫來得及愛我。你也可以儘你恨我到什麼時候就到什麼時候。可是來吧。明天！明天！絞台！你的痛苦呵，救你自己吧！饒恕我吧！」

他握着她的胳膊，他瘋狂了，他想拖着她走。

她用眼睛盯住他。

「我的法比怎麼樣了？」

「啊！」牧師放了他的胳膊，說，「你是沒有憐憫心的！」

『我的法比怎麼樣了！』她冷冷地重複說道。

『他死了！』牧師大聲回答。

『死了！』她依舊冷冷地無動於中地說道，『那末你爲什麼還勸我活下去？』

他沒有聽見她的話。『呵，是的，』他彷彿自言自語似的說道，『他一定死了。刀刺進去很深。我相信刀尖刺到了他的心上。呵，我是全神貫注在刀尖上的呀！』

少女像一隻瘋狂的雌老虎似的向他撲去，用超人的力量把他推到石梯上。『滾吧，怪物！滾吧，凶手！讓我死！讓我們兩人的血在你額頭上留下一個永遠洗不去的污點！成爲你的——你，牧師？永，永！沒有什麼能把我們結合在一起，即使地獄！滾吧。惡人永不！』

牧師踉蹌地拐倒了石梯上。他默默地從僧袍下伸出他的腳，撿起燈，慢慢地爬上那通向牢門的石梯；他打開門，出去了。

忽然少女看見他的頭又出現了一次，她得到一個可憐的印象，他用一種又粗暴又失望的哀聲向她叫道：『我告訴你他死了！』

她臉朝地跌倒下去；在這牢房裏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音，除了水滴在黑暗裏落到水潭中發出的嘆息。

五 母 親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事情，能比一個母親看見她的孩子的小鞋所引起的念頭更愉快的了。尤其當那是節日、禮拜日，或者受洗時候穿的鞋；連底上都繡着花的鞋；孩子還不會走路的時候穿的鞋。那種鞋是又精美又小巧的，穿着它不可能走路，母親看見這種鞋就像看見了她的孩子。她向它笑，她吻它，她同它講話。她自己問自己事實上，一隻腳可不可能像那麼小；孩子不在跟前，只要一隻美麗的鞋，便把那甜蜜柔弱的小人兒帶到了她的眼前。她相信看到了他（她），看到他（她）的全身，活潑，快樂，有着精緻的手，圓圓的頭，純潔的嘴唇，眼白發藍的澄清的眼睛。要是在冬天，便好像他（她）是在那兒，在地毯上爬着，很難地爬到一個凳子上，而那母親就戰慄着唯恐他（她）走近火爐旁邊。要是在夏天，便好像他（她）蹣跚地走

遊戲，弄得園丁在花壇上發見了砂子，在小徑上發見了泥土而嘀咕起來。他（她）周圍的一切都是像他（她）一樣笑嘻嘻的，光明的，歡樂的，甚至在他（她）柔軟的捲髮裏嬉戲着的空氣同陽光也是笑嘻嘻的，歡樂的。這種鞋兒把這一切呈現到母親面前，使她的心溶化，就像火使蠟溶化一樣。

可是當孩子失掉之後，一團繞這千萬種歡樂溫情的影象就變成了許多可怕的東西。那漂亮的繡花鞋兒就成了一個刑具，永遠使母親的心痛楚。依舊是那同一根絃綫在震動，那最深沉最敏感的絃綫，但是一個抓人的魔鬼代替了撫愛的天使。

一個早上，當五月的太陽升起在深藍色的天空——加俄法羅（Carofolo）愛在這樣的天空底下畫十字軍的敗退，——荷蘭塔裏的女修士聽到格雷勿方場裏有一片車輪的磷磷聲，一片馬蹄聲和鐵鏈叮噹聲。她有一點驚覺了，便用頭髮把耳朵塞住使自己聽不見，去跪着看她十五年來崇奉着的沒有生命的東西。我們已經說過的那隻小鞋，對於她便是整個宇宙。她的思想封閉在那裏面，一直到死也不再會離開。只有荷蘭塔的這間幽暗的小房子知道她曾爲了這隻粉紅色的緞鞋，向上帝作了多少痛苦的呼求，悲傷的愁歎，多少祈禱和哭泣。從沒有誰在比這更美麗更精巧的東西上傾注過更多的悲哀。

歎着。

那天早上，她的痛苦彷彿比往常更甚，人家從外面聽到她用一種高聲的、痛心的聲音悲歎着。

「呵，我的女兒！」她說，「我的女兒！我可憐的小孩子！我再也不見你了。完了！我常常覺得那不過是昨天的事情！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那麼快地把她帶了去，還不如早先就不要把她賜給我呀！你不知道我們的孩子便是我們的血肉，而一個失掉了孩子的母親就不再相信上帝了嗎？」

「呵！我是個不幸的人，偏巧在那天出門去了！」

「主呵！主呵！你這樣把她帶了去，你從沒有看見過我同她在一起，我快樂地把火暖她，她含着我的奶笑着，我把她的小腳拿到我的胸前，拿到我的嘴唇上嗎？呵，要是你看見過這些情形，我的上帝，你就會憐憫我的快樂，你就不會拿去那留在我心上的唯一的所愛了！難道我竟是那麼一個不幸的人，使得你，主呵，連看也不看就懲罰我麼？」

「唉！鞋子在這兒，但是那腳哪兒去了呢？別約又在哪儿哪？那孩子在哪兒呢？我的女兒，我的女兒！他們對你作了什麼？主呵，把她還給我吧！我的腿跪着向你祈禱了十五年了，我的上帝，這還不够麼？把她還給我吧，只要一天，一個鐘頭，一分鐘——一分鐘呀，主呵！然後再把我永遠丟給魔鬼吧！呵，要是我知道在哪兒去扯住你一角衣袍，我便要用我的兩手抓住它，你就必得把孩子還給我了！她的漂亮的小鞋兒，你也不心疼嗎？主呵，你能用十五

年的酷刑來懲罰一個有罪的母親嗎？慈悲的聖母呀，天上的慈悲的聖母呀！我的孩子，人家把她奪去了，偷去了，人家在原野上把她吃了，還喝了她的血，嚼了她的骨頭！慈悲的聖母呀，可憐我吧！我的女兒，我要我的女兒，即使她是在天堂裏，那對我又算什麼呢？我不願意要你的天使，我只願要我的孩子！我是一個母獅子，我要我的獅子！——呵，我要伏在地上，用我的頭在石頭上碰擊，咒詛我自己，我要咒罵你，假若你把孩子留着不還給我！你看見我的胳膊都咬破了，難道慈悲的上帝會沒有憐憫心嗎？——假若我有着我的孩子，她會像太陽一樣使我溫暖，儘管人家只給我一點鹽同黑麵包！上帝我主呵，我只是一個卑微的罪人；但是我的女兒使我變得虔誠了。我爲了愛她而充滿了宗教信仰；我在她的微笑裏，就像在天門開處似的看見了你。——只讓我再能有一次，再有一次，僅僅一次，把這隻鞋兒穿在她粉紅色的腳上，然後禮讚着你而死吧，慈悲的聖母！——啊，十五年她現在是長大了！——可憐的孩子！怎麼，那難道是真的嗎，我真的不會再看見她，甚至在天上也不會嗎？因爲我，我是不會進天堂的。呵，多麼悲慘！她的鞋子在這兒，如此而已！」

那不幸的人撲向那隻鞋子，——這麼多年來那是她的安慰也是她的悲哀，她的心還是像第一天看見它時一樣痛苦地哭泣着。因爲對於失掉了孩子的母親，永遠總像是第一天。這

個痛苦是不會老去的，悲哀的喪服已經破舊了，褪色了，心卻仍然是黑色。

這時，孩子們新鮮快樂的聲音從那小屋外面經過。每次看到或聽到孩子們，那可憐的母親就躲到她墳墓似的屋子的最幽暗的一個角落裏去，你可以說她是去把耳朵貼到石頭上，免得聽見他們，這一次，相反地，她突然直立起來，留意地傾聽。一個小孩子剛在說：『今天要絞死一個吉卜西女人。』

用我們看見過的蜘蛛快樂地戰慄着跳向蒼蠅的姿勢，她跑向窗前——讀者知道那個窗是開向格雷勿方場的。的確，一架梯子放在那經常準備好的絞台前，絞刑執行人正在忙着整頓因潮溼而生了鏽的鏈子。周圍站着幾個人。

那羣笑着的孩子已經走遠了。女修士想找尋一個過路人，好向他問問。她看見靠近她的小屋站着一個牧師，裝着在讀那本公用祈禱書的樣子，但他比較更注意着絞台，時時向那處殺去一個狂亂而朦朧的眼光。她認得那是羅桑的副主教先生，一個神聖的人。

「神父，要在那兒絞死什麼人？」

牧師看着她，沒有回答；她重覆問了一遍，於是他說：『我不知道。』

『有些小孩子說是要絞死一個吉卜西女人。』她又說。

「我相信是的。」牧師說。

於是巴格特·拉·相得佛勒西爆發出一聲歇斯里的笑聲。

「教姊，」副主教說，「那末你很恨吉卜西女人們嗎？」

「我恨她們嗎！」女修士叫道；「她們是一些惡人，一些偷小孩子的人呵！她們吞了我的小女兒，我的孩子，我的唯一的孩子！我再也沒有心腸。她們吃了我的心了！」

她的樣子很可怕。牧師冷眼看着她。

「其中有一個我尤其恨，我咒詛過她；」她又說；「那是一個少女，我女兒的年齡和她年齡差不多，要不是她的母親把我的女兒吃了的話。這條小蛇每次走過我的門前，就使我的血液沸騰！」

「好的！教姊，快活些吧！」牧師說，他冰冷得像一尊墳墓上的石像，「你就要看見她處死了。」

他的頭垂到胸前，慢慢地走遠了。

女修士快樂地揮動着胳膊。「我就說過，她要上絞台去的！謝謝你呵，牧師！」她嚷道。她開始在窗櫺前面大步地走來走去，頭髮蓬亂着，眼睛閃亮着，用肩膀敲着牆壁，樣子凶

猛得就像一隻餓了很久的狼知道就快要有東西吃時一樣。

六 三人心不同

同時，法比並沒有死掉。這類人的生命往往是難以殺死的。皇家特別律師非里甫·勒里耶向拉·愛斯梅哈爾達說的『他快死了，』那不過是講錯了或者講着玩的。副主教向那判了罪的人重覆說的『他死了，』事實上他並無所知，但他相信如此，他預計如此，他不懷疑，他正希望如此。要把他的情敵的好消息告訴他所愛的女人，那對他是太困難了。任何人處於他的地位也都會有那樣的困難。

並不是法比傷勢不嚴重，但是沒有副主教所誇耀的那麼厲害。法比首先被抬到他家的那個外科醫生，就心他只還有一個禮拜的壽命，並且用拉丁話告訴了他。可是，年輕力壯使他好了起來；並且，像通常的情形一樣，雖然有着種種徵兆和病象，『自然』還是樂於從醫生的齒牙下面把病人救起。那是當他還躺在外科醫生家的硬床上時，他遭遇了非里甫·勒里耶

的詰問和教會的審詢，使他覺得非常麻煩。所以有一天早上他覺得自己好些了，便留下他的金馬刺作爲給醫生家的酬勞，逃了出來。這件事並沒有使法庭的審判發生任何影響。那時的審判制度很少注意到犯罪行爲的動機是否清白純潔；只要看着罪犯被絞死，他們就滿意了。法官們有了關於拉·愛斯梅哈爾達的足夠的罪證，他們很相信法比一定死了，那就够了。

在法比那方面，他並沒有逃走得很遠。他僅僅是跑去加入了他的夥伴裏，在離巴黎不幾站路的法蘭西島上的格·昂·勃西（Queuen-Brie）駐防軍裏。

而且，他完全不願意親自出庭。他覺得他在這件事情裏面只是一個滑稽角色。結果，他不知道對這件事該怎麼想法。他是一個異教徒和迷信者，像每個軍人一樣，當他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他不敢斷定羊兒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和拉·愛斯梅哈爾達相會的奇怪情形，她把她的愛情託付給他的同樣特別的情形，她的吉卜西人的本質，最後，那妖僧。他發現在這段故事裏巫術的成分比愛情的成分多些，也許她是一個女巫，也許她是一個魔鬼；究竟是一場滑稽劇，或者，用那時候的說法，一幕非常無味的宗教劇，他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很可怕的角色，一個挨打和遭人嘲笑的角色。那隊長如此非常慚愧。他感覺到拉·風登描寫得絕妙的那種羞恥：

可恥得像一隻會被母雞捉住的狐狸。

他於是希望這件事不致傳揚出去，他不在的時候，他的名字可以不被連帶說起，至少不會在杜赫雷爾的法庭上說起。在這一點上他沒有怎麼作錯；那時候還沒有報紙（*Gazette des tribunaux*），好像沒有一個禮拜沒有偽幣製造者被煮死，女巫被絞死，或是異教徒被燒死的。在巴黎無數次審判中的某一次，人們那麼習慣於跑到街上去看老代米夫人（*Madame de la Motte*）捲起衣袖光着胳膊，在絞架、梯子、和刑台上行使她的職權，他們對於這些事是滿不在乎的。那時的上流社會幾乎不知道在街角上經過的犯人的名字，全體民衆更忽略這種劣等貨。這種死刑的執行對人們是司空見慣的，就像麵包匠的爐灶或屠夫的屠宰場一樣。絞刑執行人也只是一個比別的肉夫稍爲陰暗一點的影子。

所以法比對於拉·愛斯梅哈爾——或西米娜，像他所稱呼她的——的巫術，對於那個波西米人或那個妖僧（這於他沒甚麼要緊）的七首的刺殺，對於審判的結果，都覺得安心了。不過當他的心靈在這方面感覺空虛的時候，佛勒赫·得·李的影象就回到了他的心

裏。法比隊長的心，就和那時的物理學一樣，是害怕空虛的。

並且，格·昂·勃西是一個很枯燥的地方，是一個充滿鐵匠和手脚粗糙的賣牛奶女人的村莊，一條半哩路長的大街，兩邊排着一長列的茅舍和矮屋，總之，像一條尾巴似的。

佛勒赫·得·李是他感情的最後歸屬，她是一個漂亮女孩子，有一筆誘人的嫁妝；於是在一個美好的早晨，當他完全痊癒了，並且猜想波西米女孩的事件已經結束了，被人忘記了兩個月了，這位騎士情人便昂然地去叩貢得羅西耶宅邸的大門。

他沒有注意在巴赫維方場上，在聖母院的前面，聚集着一羣相當多的人；他記起那正是五月，他猜想人們是在舉行宗教儀式和慶祝節日，他把馬拴在門環上，快樂地走上他未婚妻家的樓。

她正單獨同她母親在一塊。

佛勒赫·得·李心上仍然記得那女巫來到的一幕，她的羊兒，她的可惡的字母，和法比的長久沒有音信。這時當她看見了她的隊長走進來，她發現他如此漂亮，穿着這麼新的軍服，

戴着這麼輝煌的肩章，樣子這麼激動，她快樂得臉紅起來。那高貴的小姐自己也比往常可愛。她的漂亮的金髮精巧地梳成辮子，全身穿着天藍色衣服，那很適合白皮膚的女人。帶着哥隆布教給她的風騷樣子，她的好像沉浸在愛情的痛苦裏的眼睛和那種女人也很合適。

自從駐防在格·昂·勃西以來便沒有看見過一個美麗人物的法比，被佛勒赫·得·李迷住了，她給了我們的軍官一個如此深刻如此漂亮的印象，他立刻平和了。經常克盡母職地坐在大椅子上的貢得羅西耶夫人，也沒有力量再去責備他；至於佛勒赫·得·李的責難則在一些溫柔的情話之下消失了。

那少女靠窗坐着，依舊在一針針地繡着她的雷勃居呂的岩洞。隊長靠在她的椅背上，她低聲地向他說着帶點責怪的話。

『這麼長長的兩個月你作了些什麼呢，討厭的人！』

『我向你保證，』他有點被問話窘住了，說，『你美貌得使一個大主教也不能不夢想你』
她禁不住笑起來。

『好的，好的，先生。別扯到美貌上面，回答我的問題吧。很美貌，真的！』

『好吧！親愛的表妹，我被召喚到駐防軍裏去了。』

「請你告訴我，那在什麼地方呢？你爲什麼不來向我告別呢？」

「在格·昂·勃西。」

法比很高興第一個問題幫助他避開了第二個問題。

「可是那很近呵，先生。你爲什麼一次也不來看我？」

法比相當困難地被這句話窘住了。「那是因爲——事情忙——而且，可愛的表妹，我病着。」

「病着！」她驚怕地說。

「是的——受了傷！」

「受了傷！」

那可憐的孩子完住震驚了。

「呵！別讓這件事吓住你，」法比不在乎地說道，「那不算什麼。一場口角，一場決鬥；那和你有什麼相干？」

「那和我有什麼相干？」佛勒赫·得·李舉起她裝滿眼淚的眼睛說，「呵，你說這句話

『好吧！親愛的美人，我同馬埃·費底吵了一場架，你知道嗎？他是聖·惹赫曼·昂·雷的陸軍中尉，於是我們彼此都想在對方身上弄出點傷痛。就是這樣。』

那說謊的隊長很知道一件光榮的事情會使男人在女人的眼睛裏引起尊敬的確，佛勒赫·得·李用被恐怖感動了的眼光望着他，又快樂又崇拜。她這時還沒有完全滿足。

『慶祝你已經痊癒，我的法比！』她說，『我不認識你們的馬埃·費底，可是那一定是個無賴。怎麼口角起來的呢？』

到此，想像力不太豐富的法比，不知道怎樣替自己解圍了。

『呵，我怎麼知道？——沒有爲什麼，爲了一匹馬，一句話！——漂亮的表妹，』他爲了轉換話題，叫道，『巴赫維方場上爲什麼這麼鬧？』

他走近窗前。——『呵，天哪！好多人在廣場上呵！』

『我不知道，』佛勒赫·得·李說；『我聽說一個女巫今早要在聖母院前面懺悔，然後要被絞死。』

隊長非常相信拉·愛斯梅哈爾達的事情早已了結，對於佛勒赫·得·李的話一點也不感動。他向她提出兩個問題。

「那個女巫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她答道。

「人家說她幹了什麼呢？」

「我不知道。」

「呵，我主耶穌呵！」那母親說，「現在有這麼多的女巫，人家不曉得她們的名字就把她們燒死了。那等於想知道每一片雲彩的名字一樣不可能。慈悲的上帝主持着公道。」那可敬的太太說到這裏便走到窗前。「唉呀！」她說，「你說得對，法比，那兒有一大羣人。上帝見臨，每個屋頂上都有人！——你知道嗎，法比？這使我記起了我年青的時候。當查理第七到場的時候，也有那麼多的人。——我不記得那是在哪一年了。——當我向你說起這個的時候，這對於你已經是古老的了，對我卻依舊新鮮，不是嗎？——呵！那些人比現在這些人漂亮得多。甚至連聖·安東尼城門的城壕上都有人。國王的馬後坐着王后，一些高貴的命婦騎着馬跟在他們後面。我記得他們都笑着，因為在身材矮小的阿馬里翁·加赫蘭德的旁邊，是馬特法隆先生，一個身材偉壯的騎士，他曾殺死過很多英國人。一個法蘭西所有高等人物的行列，他們的旗子

旗；都是精神飽滿的樣子，除了布朋公爵……！唉！想到這些曾經有過的榮華如今已一無所有，是多麼悲慘的事情！」

那一對愛侶可沒有聽這可敬的貴婦的話。法比靠在他未婚妻的椅子背上，那是個迷人的位置，從那兒他可以自由地把眼光迫近佛勒赫·得·李敞開的衣領下。她的衣服敞開好像就為得讓他看見那麼漂亮的部分，讓他因此更聯想到其餘的部分；法比被那緞子似的柔滑皮膚弄得眼睛眩惑了，自言自語地說：『我怎麼能够不愛一個皮膚潔白的人呢？』兩人默默地對望着，那少女時時舉起快樂溫情的眼睛向他看，她的頭髮的光和春天的陽光交溶着。

「法比，」佛勒赫·得·李忽然低聲說道，『我們應該在三個月以後結婚。向我發誓說你除了我從沒有愛過別的女人。』

『我向你發誓，漂亮的天使！』法比回答道，他的熱狂的目光同着重的聲音使佛勒赫·得·李相信了他的話。這會兒甚至連他自己也相信着呢。

被這對未婚夫婦如此優美的措辭迷住了的好母親離開屋子，走出去料理一點瑣事。法比看見這個，於是這種寂靜鼓舞了如此富於冒險性的隊長，使他腦子裏起了非常奇怪的念頭。佛勒赫·得·李愛他，他是她的未婚夫，她同他單獨在一起，他從前對她的興趣已經復活，

不僅由於她的新鮮，也由於她的熱情；總之，吃一點她結在麥葉上的麥穗該不是什麼罪過的事。我不知他心裏是否有這些思想掠過，但那是的確的——佛勒赫·得·李忽然被他眼睛裏的表情嚇住了。她向周圍看看，沒有看見她的母親。

『我的天！』她臉紅紅地不安地說道，『我好熱！』

『我想是的，』法比說，『快要中午時份了。只好把幃幔拉攏來。』

『不，不，』那可憐的少女叫道，『我倒需要空氣。』

就像一隻牝鹿聽到了狼的呼息，她站起來，跑向窗前，把窗子開了，走到露台上。

法比很不高興地跟着她。

露台臨着巴赫維方場，場上這時呈出一個悲慘的奇怪的景象，使膽怯的佛勒赫·得·

李驚怕起來。

一個人數極多的羣衆，圍聚在這個方場上，並且向隣近的街道上汎濫。圍繞着巴赫維的低低的牆，要不是一些 Onze-vincts 和火繩槍兵士手裏拿着刀槍密層地排着，便不能保持清潔了。謝謝這刀槍之林，使巴赫維還是空着。進口處被主教的軍隊裏一些執戟士兵把守着，教堂的每道大門都關閉着，廣場上無數的大窗戶，卻相反地一直敞開到屋頂上，看得見成千

的頭顱重疊着，有點像大礮製造廠裏的一排排礮彈。

這羣人臉色都是灰暗的，慌懍的，可怕的。他們等着看的那一幕，顯然有着把平民中最令人作嘔的都召集攏來的權力。再沒有什麼聲音比從那些黃帽子亂頭髮的人發出的喧鬧聲音更可怕的了。這羣人裏笑聲比哭聲多，女人比男人多。

時時有一些尖銳的顫慄的聲音高出那一片鬧聲之上。

「我說，馬也·巴里夫！她是不是要在那兒絞死？」

「笨人！只是穿着襯衫在那兒舉行懺悔！神父要在那兒用拉丁話當面罵她！這就是今天舉行的，在中午，假若你想看執行絞刑的話，到格雷勿方場去吧！」

「過後我要去的。」

「布剛勃西，告訴我，她真的拒絕招認嗎？」

「好像是的，倍歇尼。」

「想想看，異教徒哪！」

「先生，這是習慣如此的。法院執事必得把犯人交出處刑。要是俗人，由巴黎大主教交出，要是一個牧師，就由教區審判官交出。」

「我謝謝你，先生。」

「呵，我的天哪！」佛勒赫·得·李說，「那可憐的人！」

這個思想使她望向羣衆的眼光裏充滿了痛苦。隊長專注着她，而沒有留心那些羣衆，他從後面親愛地抱住她的腰。她回過頭來微笑地哀求着。

「請放了我吧，法比！要是我的母親轉來，她將看見你的手哪！」

這時聖母院的鐘慢慢地敲着十二點。羣衆中爆發出一陣滿意的談話聲。十二下鐘聲的最後一下還沒有完全停住，所有的人頭就像被風吹動了的波浪似的騷動起來，路上，窗子上，和屋頂上的人都大聲喊道：「她來了！」

佛勒赫·得·李用手遮住眼睛不去看。

「可愛勾，尔想進去嗎？」

『不，』她回答道，她的因恐怖而閉上了的眼睛，又因好奇而睜開了。

一輛被諾爾曼栗色馬駕着的馬車，被一些胸前帶着白色十字的武士簇擁着，從聖·比埃爾·呵·伯甫街走進了廣場。衛士們大步地在羣衆間擠開了一條路。車子旁邊是一些騎着馬的法官和警官，從他們的黑色制服和他們坐在馬上的威武姿勢就認得出來。加克·夏赫莫呂耀武揚威地走在行列前頭。

在那不幸的馬車裏面，坐着一個少女，兩手反綁在背後，沒有牧師坐在她旁邊。她穿着襯衫，長長的黑髮（那時的規矩，要到了絞台脚下才把它們剪掉）紛亂地披垂在她的頸子上和半裸的雙肩上。

在這些像波浪樣的，比烏鴉的羽毛還烏亮的頭髮之間，看得見一條灰色的、多結的粗繩子，擦磨着她細膩的皮膚，纏在不幸的少女的頸子上，就像一條蚯蚓纏在一朵花儿上一樣。她的頸子上掛着一個飾有綠玻璃片的小符咒，無疑是人家因爲不好拒絕行將就死的人的要

求而留給了她的。那些站在窗口上的觀衆，還能看見車子裏面的她的裸露的腿，她試着把它們縮藏起來，彷彿是由於女性最後的本能。她的脚下有一隻羊兒縛在那裏。犯人用牙齒咬住那沒有扣好的襯衣。你可以說她在那種悲慘的境況中，還因爲被人看見她幾乎赤身露體的

樣子而覺得難堪嗎。唉，羞恥心並不是爲了這樣的戰慄而有的呀！

『天哪！』佛勒赫·得·李尖聲向隊長說，『你看，漂亮的表哥，這就是那個帶着羊兒的可惡的吉卜西女人呀！』

她，說着向法比回過頭來。他的眼睛正盯住在囚車上。他的臉色蒼白着。

『哪一個帶羊兒的吉卜西女人？』他吃吃地說。

『怎麼！』佛勒赫·得·李又說，『你不記得了嗎？』

法比打斷她說：『我不懂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他向裏面走了一步；但是佛勒赫·得·李的曾經被那同一個吉卜西女孩激動得很厲害的忌妒心，又復醒了，她投給他一個充滿着明瞭一切的不信任的眼光。她這時忽然模糊地記起聽人講過一個隊長和這個女巫的案件有着牽連。

『你怎麼了？』她向法比說，『人家說這個女人擾亂過你。』

法比勉強傻笑了一下。

『我絕對沒有真是的！』

倒霉的隊長被迫站在那兒。他看見犯人從沒有把眼睛離開過她的囚車的頂板，這更證實了他的想法。那一定是拉·愛斯梅哈爾達無疑。在這迫近不幸的最後一步，她依舊漂亮，她的兩隻黑眼睛，因為兩頰瘦下去而顯得更大了，她發青的面容純潔而崇高。她還是像她從前的樣子，就如馬沙西阿所畫的酷似拉斐爾畫的聖母一樣！不過更弱些，更長些，更瘦些。

並且，她除了羞恥心之外，一切都有些震搖，她是如此深深地被呆板與失望所毀了。囚車每一跳動，都把她像一件無生氣的、破碎的東西似的顛簸着。她的眼光悽慘呆滯，還看得見她的眼睛裏閃耀着一顆淚珠，但是木木然的好像凝結了一樣。

現在那悲慘的馬隊穿過了人羣，來在叫着笑着和有好奇的態度的羣衆中間。作爲一個誠實的歷史家，我們還得說明，人們看見犯人如此漂亮和孤伶，好多硬心腸的人都被激起了憐憫心。囚車進入了巴赫維。

在中間的拱門下，囚車停住了，衛兵們分立在兩邊。羣衆靜默着，在這充滿嚴肅和痛苦的靜默中，那雙扇的大門好像自動地打開來，鉸鏈的軋軋聲就像軍笛一樣。於是人們能够一直望進教堂深處，陰暗的，掛着黑幃幔，高高的神壇上有幾隻蠟燭遠遠地閃着微弱的光，就像是陽光明亮的廣場中間的一個洞口。在最深處，在神壇旁邊的陰影裏，看得見一個很大的銀十

字架，掛在從屋頂拖到地上的一幅黑幔上。整個本堂裏都呈着荒涼景象。這時人們看見遠遠的唱詩班更紛亂地撥動着一些牧師的頭，當大門開時，就升起一片莊嚴、尖銳而單調的歌聲，悲涼的詩歌像被一陣疾風吹送着一樣投擲到那罪犯的頭上：

“……Non timedo nihilia populi circumstantis me; exstinguo, Domine; salivam me fac, Deus!

“……Salvum me fac, Deus, quoniam intraverunt aque usque ad animam meam.

“……Infixus sum in limo profundi; et non est substantia.”

同時，在神壇的梯級上，單獨地升起另一個悲哀的獻歌：

“Qui verbum meum audit, et credit ei qui misit me, habet vitam eternam et in iudicium non venit; sed transit a morte in vitam.”

這些老人所唱的的歌曲，落到黑暗裏，遠遠地飄到這個充滿青春與生命的，被春天溫暖的空氣撫愛着，被陽光浸潤着的漂亮人的頭上：這是給死者們作的彌撒。

人們虔誠地聽着。

那受驚的不幸的女郎，好像把她的目光和思想都失落到教堂的黑暗的內部去了。她的蒼白的嘴唇顫動着彷彿在祈禱，當劊子手的助手來扶她下車的時候，他聽見她低低地重覆念着「法比」這個字。

人們解開了她的手，也把羊兒解開讓它伴着她下來，它因為重獲自由而高興地咩咩叫着，人家讓她赤着腳從堅硬的鋪道上走到大門的石級下面。她頸子上綁着的繩子拖在背後，像一條蛇跟着她似的。

於是教堂裏的歌聲中止了。一個大的金十字架和一排蠟燭在幽暗裏移動起來。人們聽得見繪着花紋的瑞士戟的響聲，過了一會兒，一長隊披着袈裟的牧師和穿着禮服的祭司，唱着讚美歌，莊嚴地走向犯人，在她和羣衆的面前排開。但是當她的眼光停在爲首的一個——就在十字架背後——的身上時，她便戰慄地低低說道：「呵！又是他，那個牧師！」

的確是副主教。他的左邊是副歌手，右邊是手持指揮棍的歌手。他昂着頭向她走過來，眼

睛定定地睜開着，高聲唱着：

“De ventis inferri clamavi, et exaudisti vocem meam,

“Et projecisti me in profundum in corde maris, et flumen circumdedit me.”

當他出現在高高的拱門下，穿着一件寬大的銀色的袈裟，胸前繡着一個黑十字，他非常蒼白，羣衆中各種各樣的人，差不多以爲他是那跪在墓園石級上的大理石主教雕像，站起來走到陽光下，把那將死的人迎接到冥界去的。

她也同樣蒼白，同樣像石像似的，人家把一隻發着黃色光焰的大蠟燭放到她手裏，她也沒有覺察到；她也沒有聽見記錄念那要命的句子的尖銳聲音；人家叫她說『阿門，』她就說：『阿門。』當她看見牧師揮手叫她的看守人們走開，而獨自向她走來的時候，她差不多毫無生氣和力量了。

她覺得血液在腦子裏沸騰着，一粒憤怒的火在這已經無力的冰冷的靈魂裏閃耀。

副主教慢慢地走到她身邊。甚至在這個時候，她看見他的眼睛裏還閃着逸樂、妒忌和慾

念。接着他高聲向她說道：『少女，你向上帝要求寬恕你的錯誤和罪惡了嗎？』他湊到她的耳邊（觀衆們以爲他是在聽取她最後的懺悔呢）說：『你願意愛我嗎？我還能救你！』

她盯住他。『滾吧，惡魔！否則我要公佈你的事情！』

他可怕地笑了一下。『人家不會相信你的話的。——那只能在一件罪過上再加一個誹謗的罪名。——快回答我！你願意愛我嗎？』

『你把我的法比怎麼樣了？』

『他死了！』牧師說。

這時那不幸的副主教機械地抬起頭來，看見在廣場的那邊，貢得羅西耶府邸的露台上，隊長正直立在佛勒赫·得·李的身邊。他搖擺了一下，把手放在眼睛上，再看一看，喃喃地咒罵了一聲，整個面部都皺縮起來。

『好吧！死掉吧，你！』他切齒地說，『誰也不會得到你！』

於是他把手放在吉卜西女郎的頭上，用陰慘的聲音念道：『*I nunc, anima anops, et*

sit tibi Deus misericors』

這是通常用以結束這種暗淡的儀式的可怕的句子。這是牧師給與劊子手的暗號。

人們都跪下來。

「Kyrie, eleyson」站在拱門下的牧師們念道。

「Kyrie, eleyson」人們重覆地喃喃念誦着，這片聲浪就像被騷動的大海的波浪一樣升起在他們頭上。

「阿門。」副主教道。

他把背轉向着犯人——她的頭垂在胸前，兩手合十——他走向牧師們的行列裏，一會兒他就和那十字架，那些蠟燭以及那些袈裟，一塊兒在教堂陰暗的穹窿下消失不見了；他的唱着下面這句悲哀的詩的悽慘聲音，也是愈遠愈低：

“Omnes gurgites tui et fluctus tui super me transierunt!”

同時那些有鐵柄的瑞士戟的繼續的響聲，也慢慢地在本堂的柱廊之間消失，她像給那犯人敲着最後的喪鐘。

這時聖母院的各道門依舊開着，讓人看得見那空空的、荒涼的、悲慘的、沒有燭光也沒有

聲音的教堂。

犯人依舊在原處不動，等候着人家處置她。一個執事不得不跑去通知夏赫莫呂——他在這整一段時間，都在研究着大拱門上的浮雕，它們有的刻着亞伯拉罕的犧牲，別一些刻着煉金術的實驗，用天使象徵太陽，柴捆象徵火焰，亞伯拉罕象徵實驗者。

費了好大勁才把他從那專心致意的狀態中喚醒，終於他回轉身來，向劊子手兩個助手——兩個穿黃色衣服的年青人，作了個暗號，要他們把犯人的手重新綁上。

那不幸的女郎，在告別最後一幕而回到車上的時候，心裏或許有了一些生命的不幸的悔恨。她把發紅的乾燥的眼睛望着天空，望着太陽，望着到處把天空切或四邊形和三角形的雲彩，接着又低下眼睛向四周望去，望着大地，望着人羣，望着房屋。……忽然，當那兩個穿黑衣服的人來綁她的手的時候，她發出一聲可怕的叫喊，快樂的叫喊。在廣場的角上，在那邊的露台上，她剛好看到他，她的朋友，他的主上，她的法比，依然活着！法官撒了謊，牧師撒了謊，那是他，她無可置疑，他是在那邊，漂亮，生氣勃勃，穿着他的輝煌的軍服，頭上插着翎毛，腰上佩着劍！

『法比！』她叫喊道，『我的法比！』

她想向他伸出因愛情和歡樂而戰慄的雙手；但它們是被綁住的。

是她看見隊長皺了皺眉頭，一個倚在他身邊的漂亮少女輕藐地撇着嘴唇，眼睛激怒地望着他，接着法比說了幾句她聽不到的話，兩人一起飛快地逃進露台底拉攏了的幃幔後面去了。

「法比！她瘋狂地叫道，「連你也相信那回事嗎？」

一個奇怪的念頭來到她腦中。她記起她曾被視為謀殺了法比·得·夏多倍赫而判了罪。

她到那時一直都撐持着的。但這最後一下打擊太厲害了。她毫無知覺地跌倒在鋪道上。
「來呀，夏赫莫呂說，「把她放進囚車，結束了這件工作吧！」

還沒有人看見那些刻在拱門頂上的尖穹窿上的歷代帝王們雕像之間，有一個奇怪的觀者，他一直都非常鎮靜地觀看着，頸子垂得那麼低，面貌那麼難看，要不是他穿着那半紅半紫的服裝，人家會把他當成那些石頭的怪物之一呢；六百年以來，教堂的簷溜就是從那些怪物的口中滴下來的。這個觀者對於聖母院前從中午起始發生的一切毫不感到慌亂。一開始，沒有誰看見他，他在花樓的小柱頭上繫了一根有結的大粗繩，繩子的末端垂到地上。作好了，

他就坐下來安靜地看着，當一隻烏鴉從他面前飛過的時候，他就吹哨一聲。忽然，當劊子手的助手正要執行夏赫莫呂的漠然的命令的時候，他跨過花樓的欄杆，用雙腳、兩膝和兩手抓住繩子，接着人家看見他滑到了教堂正面，好像沿着玻璃窗滑去的一滴雨水，用一隻從屋頂跳下來的貓兒的迅速姿勢，跑向那兩個行刑助手，用他巨大的拳頭把他們打倒，一手抱起吉卜西女郎，就像一個孩子抱起他的洋囡囡似的，一閃便跳進了教堂，把少女高舉肩頭，用可怕的聲音叫道：『聖地！』

這一切都如此迅速，要是在夜裏，人們將會在一閃電之間看見的。

『聖地！聖地！』人們重覆叫道，成千隻手拍響起來，加西莫多驕傲地閃着他的獨眼。

這些聲音使犯人清醒了。她睜開眼睛，看見加西莫多，便急忙閉上了，好像被他的救命人駭住了似的。

夏赫莫呂呆木地站着，所有的行刑人和警衛們也和他一樣。的確，在聖母院裏，那犯人是不可侵犯的了。那教堂是一個聖地。法院的人們不能跨過它的門限。

加西莫多停留在大拱門下。他的巨大的雙腳站在地上就像那教堂的沉重的羅馬柱子一樣堅硬。他的蓬亂的頭縮在肩膀中間，就像獅子一樣，有鬃毛而沒有鬚子。他把駭得心跳着

的少女抓在他粗糙的手裏，就像抓着一幅白布似的；可是他很當心地抗着她，好像怕把她弄痛了或是驚駭了。你可以說他感覺到她是一個嬌弱的、精緻的、寶貴的，是該別一些手而非他自己的手去抱持的人。有時，他好像不敢碰一碰她的樣子，甚至連呼吸都怕觸到她。接着，他忽然把她緊緊抱在手臂裏，貼近他的多骨的胸前，就像她是他的財產，他的寶物，彷彿他是這孩子的母親；他的怪眼俯向她，投給她溫柔、痛苦和憐憫的眼波，又重新抬起，充滿光輝。於是婦人們又笑又哭，羣衆都被熱情感動了，因為這會兒加西莫多的確是美麗的。他是美麗的，這個孤兒，這個撿來的孩子，這個無賴；他覺得自己威嚴健壯，他面對看着那些羣衆——他曾被他們排斥的，他如此有力地插入他們之中；這個有正義感的人類，他從他們獲得了勝利；所有這些老虎都不得不舉起爪子又放下來，所有這些警官、法官、行刑人，這剛剛破滅了的國王的整個權威，都因了神的權力而向他低頭。

而且這是一件多動人的事：一個如此醜陋的人保護一個如此不幸的女孩——加西莫多救了一個判了死罪的犯人。這是自然界和社會上兩個極端不幸的人互相接觸，互相幫助。過了勝利的幾分鐘之後，加西莫多就背着他的負荷物急忙進了教堂。喜歡一次大膽行為的羣衆，用眼睛在會堂內注子間搜尋也，包歇也那麼決地從歡呼裏退去。忽然人門又看見

他重新出現在有法蘭西歷代帝王雕像的走廊的盡頭，他像一個瘋子似的跑過，雙臂舉着他的寶物，叫着『聖地！』羣衆重新爆發出一陣歡呼。跑過了走廊，他又沒入教堂的內部去了。一會兒之後，他重新出現在最高的平台上，臂上依舊放着那吉卜西女郎，依舊瘋狂地跑着，依舊叫着『聖地！』羣衆又歡呼。最後，他第三次出現在大鐘樓頂上；在這兒他彷彿把他所救的人驕傲地給全城的人看見，他的響亮的聲音——這是人家很少聽見過，而他自己也從未聽見過的一種聲音——直透雲霄地重覆喊了三次：『聖地！聖地！聖地！』

『吁呀！吁呀！』羣衆方面叫喊着，這巨大的歡呼聲傳給了河那邊聚集在格雷勿方場上的羣衆，和依然把眼睛望着絞台等待着的女修士。

第九卷

一 昏熱病

559

克羅德·孚羅諾已經不在聖母院裏，當他的義子突然割斷了那命運的圈套——那不
幸的副主教曾用這種圈套捉住了吉卜西女郎，而同時自己也被捉住了。回到聖器所裏，他去
掉了袈裟、頭巾和披肩，一齊扔給駭呆了的差役，急急忙忙奔到修道院的便門外，吩咐一個兌
罕的船夫把他渡到了塞倫河左岸，在大學區的崎嶇街道上晃蕩，不曉得往哪兒走，每走一步
就碰到成羣的男人和女人，都抱着『還趕得上時候』看絞死女巫的希望，急急地、快樂地向
聖·米歇爾橋走去；他臉色蒼白憔悴，比一隻在白天裏被一羣孩子追逐的夜鳥還煩亂，盲目
和狂野，他不復知道他在哪兒，不復知道他想着什麼，夢着什麼。他走着，行進着，跑着，走過任一
條街都是心不在焉地任其所之，但仍然老是被格雷勿方場——被他覺得就在他背後的可
怕的格雷勿方場迫着他往前走。

他沿着聖·惹雷韋也勿山走去，終於從聖·維克多門走出了市區。他繼續飛逃，他四面繞着走的時候，一直看得見大學區的城牆，和一些稀疏的茅舍；但最後一個坡坎把可怕的巴黎完全給他遮去了，當他自信已在百哩之遙，在鄉野裏，在荒郊裏，他便停下來，好像才覺得又能呼吸了。

一些可怕的念頭來到他的心裏。他清楚地看見了他的靈魂，便戰慄起來。他想起那個捨棄了他，而也被他捨棄了的不幸的女孩，他偶然望望命運使他們倆的定數所循行的那條雙倍曲折的道路，一直到它使他們一個個全毀了的交點上。他想到永恆的誓言之愚昧，貞操、科學、宗教和真理的空虛；上帝的無用。他自願地沉沒到惡念裏，他沉得愈深，便覺得心頭爆出一個撒旦的笑聲。

這樣深入到自己的靈魂裏，他看到自然在那裏給感情準備着一個多麼廣闊的場所，他就更痛苦地怪笑起來。他把他心底的一切仇恨，一切怨毒，全翻出來，用一個醫生察看病人的冷漠眼光，他認出這種仇恨，這種怨毒，都不過是無效的愛情；這種愛情——男人一切真理之泉源——在一個牧師心裏變成了可怕的東西，使得像他那樣一個人竟從牧師變成了魔鬼。所以他可怕地笑着，當他想到他的致命的感情和那腐爛的、惡毒的、可恨的、深仇的愛情——

它一頭繫在絞台上，一頭繫在地獄裏——的最悽慘的一面，他忽然又蒼白起來。

接着，想到法比還活着，他又笑了；在一切之後那隊長還活着，生動而且快樂，穿着從沒有過的漂亮軍服，帶着一個新的情婦去看絞死他的舊情人。他想當他希望他們死去的那些人中，就只有那個吉卜西女郎，那個他唯一不恨的人，獨獨沒有逃過他，他怪笑得更厲害了。

他從隊長又想到一切人，起了一種奇怪的妒嫉。他想起那些人，全體的羣衆，也看見過他所愛的人穿着襯衣，差不多裸袒着。他紐絞着雙手，當他想到這個他在黑暗裏瞥見一下就得無上光榮的女人，曾經在大白天裏，在正午時候，呈現在全體羣衆的眼前，穿着得就像在度過了淫逸的一夜似的。他爲了這些污穢的、不潔的、裸露的、永遠被咒詛的愛情的悲慘，而憤怒地哭起來。他想到多少不潔的眼光曾經對那件沒有扣好的襯衣想過念頭；想到那漂亮的女孩子，那白合花似的處女，他戰慄着不敢接近她嘴唇的純潔優秀的人，剛剛變成了大衆的大杯子，巴黎最低賤的羣衆——偷兒們、乞丐們、小廝們，大家都到那兒啜飲無恥的、不潔的、污穢的歡樂，他憤怒地哭起來。

當他力求形成一個幸福的觀念——要是她並非吉卜西女孩，他不是牧師，法比並不存在；要是她會愛他；當他想像着他也可能有一個莊嚴的愛情的生活；當他想像正在那個時候，

世界上就到處有許多幸福的伴侶在落日殘照裏，或在有星星的夜晚，在橘子林中或在小溪邊作長長的情話；當他想到要是上帝願意，他和她也可以成爲這些幸福的伴侶之一，他的心就就在溫柔 and 失望之中酥融了。

呵，她是她！是這個牢固的念頭老是不停地回復，使他痛苦，吃他的腦髓，咬壞他的肺腑。他不後悔，他不抱愧；所有他作過的一切，他還打算再作；他寧願看見她落到絞刑執行人的手中，而不願看見她落到那隊長的手中，但是他難過；他難過時候用手拔下幾根頭髮看看它們白了沒有。

這中間有一會兒，他忽然想起那也許正是他那天早上看見過的可怕的鏈子，把它的鐵圈套上那麼柔弱那麼美麗的頸子上的時候。這個思想使得他每根毛孔裏都迸出汗來。

又有一會，當他魔鬼般向自己笑着的時候，他一下彷彿看見拉·愛斯梅哈爾達，就像他第一天看見她那樣，活潑，無憂，歡快，穿着衣服，輕逸地、和諧地跳舞着；又彷彿看到他最後一天看見的拉·愛斯梅哈爾達，穿着襯衣，頸子上繫着繩子，用她的赤脚，慢慢走走走上絞台的粗糙的扶梯，他這樣想象着一幅雙重景象，以致迸出了一聲恐怖的叫喊。

當這個失望的暴風雨在他的靈魂裏傾覆了，破滅了，撕裂了，折斷了，拔除了以後，他看看

圍繞着他的自然界的景象。在他的腳前，雞們在灌木林中找尋食物，啄着在陽光裏奔跑的昆蟲；在他的頭頂上，幾堆有灰色斑紋的雲散在藍空裏，在天際，是聖·維克多修道院的鐘樓，把它的石板頂的方尖塔突出在山的彎凹處；戈波山崗上的風磨呼哨着，幾扇翅膀團團轉動。這整個生動的、有機的、安靜的生命，在他的四周扮演成各種形式，使他像生了病一樣。他又開始逃跑。

他就這樣穿過田野一直跑到黃昏。這種從自然，從生命，從他自己，從人類，從上帝，從一切的逃奔，繼續了一整天。有幾回他臉朝地倒下去，用手拔起新生的麥草。有幾次他停留在一條村落裏的荒街上，他的思想如此難耐，他兩手緊抱住頭，試着想把它從肩膀上拔下來在地上摔破。

到太陽快落的時候，他再檢查自己時，發覺自己差不多瘋狂了。從他失掉了拯救那吉卜兩女郎的希望和意願的時候起就開始在他心頭翻騰的暴風雨，沒有在他心頭留下一個清楚的觀念，一個凸出的思想。他的理智凝凍了，差不多完全摧毀了。他的心裏只留着兩個清晰的影象：吉卜西女郎和絞架。其餘是一片漆黑。這兩個影象合攏來變成可怕的一堆，他越盯牢這留在他注意裏和思想裏的事物，他越看見它們用奇幻的進程長大起來，一個是更仁愛，更

嫵媚，更美麗，更光輝，另一個則更可怕；以致到最後拉·愛斯梅哈爾達像一顆星似的出現到他眼前，那綫架卻像一隻枯瘦的大胳膊似的出現在他眼前。

這倒奇怪：他在整個痛苦中卻沒有發生尋死的嚴重念頭。這不幸的人就是這樣。他執着於生命。也許他真的看見地獄就在背後。

這時太陽繼續西落。他身體內存在着的生命模糊地想到要回轉去。他自以為已經離巴黎遠了；但是，看一看周圍的景物，他發現自己不過是繞着大學區的城牆走着。聖·須爾比士教堂的尖閣，和聖·惹赫曼·兌·勃雷教堂的三個高高的尖頂，突出在他右邊的天際。他朝這個方向走去。當他聽到聖·惹赫曼教堂周圍的有武裝的堡壘上，駐防的衛兵們在打着暗號，他便退了回來，由修院的磨房和鄉村瘋病院中間的一條小路走去，不一回就到了俄·格雷克草場的邊上。這個草場是以日夜都有吵鬧聲聞名的，這是聖·惹赫曼教堂裏那些可憐的僧人們的禍害——*quod monachis Sancti-Germani pratensis hydra fuit, clericis nova semper dissidiorum capita suscitantibus* ① 副主教恐怕在那兒碰到什麼人；他害

① 因為對於聖·惹赫曼的僧侶們，這個草場是一個常常在牧師們的喧嘩聲中更復抬起頭來的九頭

怕一切人類的臉孔；他剛剛避開了大學區，聖·惹赫曼村莊，他想在儘可能晚的時候回到街上。他沿着俄·格雷克草場，走在把他和九個繆斯（Dieu-Neuf）隔開的荒僻的小路上，最後到了河邊。在那兒多姆·克羅德找到一個船夫，把最後的幾個錢給了他，便溯塞倫河而上，一直到了城區，把自己安置在那個讀者已經看見甘果瓦在那兒作過夢的荒地的凸出部分，它就在和船夫島平行的皇家花園的外面。

單調的搖船聲和水流聲使不幸的克羅德又復安靜。當船夫去遠了。他還呆呆地直立在格雷勿方場上，向前面望去，但已不復能看見什麼，一切都在跳動，使他覺得像幻影一樣。一個巨大的痛苦所引起的疲倦，常常在心靈上造成這種結果。

太陽已經落到雷斯爾高塔背後去了。這是黃昏時候。天空呈着白色，河水也呈着白色。在這兩片白色之間，他眼睛盯住的塞倫河左岸，它聳着它陰暗的房屋，漸漸在視線裏消失，像一隻黑箭一樣溶入天邊的霧裏。岸上全是房屋，人家看不清它們陰暗的輪廓，在黑暗裏凸出在天和水的明亮的光亮的襯景上。一些窗戶裏隨處有燈光亮起來，就像一些煤坑似的那孤立在天空與河水的白色之間的黑蠅的方尖塔，在這裏顯得很大，對克羅德有着奇特的影響，就像一個人仰面躺在斯坦斯布赫教堂的頂樓下，望着在他頭頂上伸向黃昏的陰影中的頂樓的巨

大的尖頂。不過在這兒克羅德是直立着的而方尖塔是躺倒着的。可是反映着天空的河水，延長了他下面的深淵，那巨大的海岬彷彿也像教堂的尖頂一樣伸向空中；那印象是一樣的。這個印象同樣奇怪，但是更深，這正是斯坦斯布赫的鐘樓，這個鐘樓有兩哩高，巨大無比，高不可測，是人們的眼睛從來沒看過的，是巴倍爾塔。房屋上的煙囪，牆上的堞堞，屋頂上的三角牆，阿古斯丹的尖閣，雷斯爾塔，所有這些使那巨大方尖塔的輪廓呈鋸齒形的凸出部分，奇怪地呈現到眼睛裏一個富麗古怪的雕刻的片斷，更提高了幻覺。克羅德在昏迷狀態中，相信看見了——用他活生生的眼睛看見了地獄的鐘樓，那可怕的塔上自底到頂閃耀着的千種光亮，他都覺得是通到火獄裏面的成千道大門；而那裏面透出來的一切聲音和喧鬧，有時像呼叫，有時又像歎息。他害怕了，把兩手掩着耳朵不再去聽，背過身不再去看，大步地遠離了那可怕的幻景。

但是幻景在他自己身上。

當他回到市街，擁擠在店鋪前面的燈光下的行人，就像是一羣魔鬼在他四周來去。他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一些奇異的幻象騷擾着他的心靈。他也看不見房屋，也看不見路，也

街角上，有一家雜貨店，斜簷周圍是照上古的習慣滿掛着錫圈，錫圈上繫着一圈木頭作的假蠟燭，迎着風像響板一樣發出軋軋的聲音。他相信聽到了蒙特佛貢的骸骨一齊在黑暗裏碰響。

『呵！』他喃喃道，『夜風趕着他們一羣羣地跑，把他們的鐵鏈的聲音和骨頭的聲音攪在一起！她也許就在那兒，在他們中間！』

他迷亂了，不知道往哪兒走。再走了幾步，他發現自己是在聖·米歇爾橋上。一個底層房屋的窗子上閃出一道光亮。穿過那破碎的玻璃窗，他看見一個污穢的廳子，在他心裏喚起了一個模糊的記憶。在這個被微弱的燈光所照耀的廳子裏，有一個面色微褐而新鮮的容貌歡樂的青年，大聲地笑着，擁抱一個打扮得很淫蕩的年青女人。靠近燈，有一個老婦人在紡紗，並且用戰抖的聲音唱着一隻歌。彷彿那青年並不老是在笑，老婦人的歌聲片斷地傳到牧師的耳中。歌聲非常清楚可怕：

格雷勿，叫呀，格雷勿，吠呀！

紡呀，紡呀，我的紡綫竿，

給那絞刑人紡出繩子，

讓它在草場上呼嘯。

格雷勿，叫呀，格雷勿，叫呀！

那漂亮的麻繩！

從易西到房梧

都種苧麻吧，不要種麥子。

偷兒不會來偷竊

那漂亮的麻繩。

格雷勿，吠吧，格雷勿，叫吧！

爲了要看那賣淫的女娃

吊在昏暗的絞架上。

格雷勿，吠吧，格雷勿，吠吧！

那邊那青年笑着，撫摸着那女人。那老婦人就是法洛代爾；那女人是一個妓女；那青年，是他的年青的兄弟惹昂。

他繼續觀看。這個景象完全和另外那個一樣。

他看見惹昂走到廳子盡頭的窗前，把窗子打開，向遠遠閃亮着千萬個有燈火的窗口的碼頭望一望，他聽見他關上窗子時說道：『憑我的靈魂發誓！現在已經夜晚了。市民們燃起燭火，慈悲的上帝燃起星星。』

接着，惹昂回到他的同伴身邊，抓起桌上的一隻瓶子，叫道：

『已經空了！見鬼！我再沒有錢了！依沙波，我的朋友，我不會喜歡周比得的，除非他把他兩隻雪白的乳房變成兩隻黑黑的酒瓶，那我就可以日夜喝波恩酒了。』

這個漂亮的玩笑使那妓女笑了，惹昂走出來。

多姆·克羅德只來得及躺倒在地上，免得被他的兄弟碰到，當面看見而且認了出來。幸好街道黑暗，而那學生又喝醉了。他這時看見躺倒在泥地上的副主教。

「呵呵！」他說，「這兒有一個今天過得很快樂的人。」

他用腳踢踢多姆·克羅德，克羅德忍住呼吸。

「醉得像死去了一樣，」惹昂說，「走吧。他喝飽了。像一條從酒桶上拉下來的水蛭。他的頭是禿的，」他彎下腰說，「這是個老頭兒！返老還童的幸運鬼（Fortunato senex）！」

接着多姆·克羅德聽見他漸漸走遠了，一面還在說：「那是一樣的，理智是件好東西，我的副主教哥哥又有學問又有錢，他很幸福。」

於是副主教立起來，向聖母院跑去，他看見它的巨大的鐘樓在黑暗裏從一些房屋頂上突出來。

當他一口氣跑到了巴赫維方場，他卻退縮地不敢舉眼向那可怕的教堂望去。「呵，」他說，聲音低低地，「這樣一件事可能是在今天發生的嗎？——在今天早晨？」

他還是鼓起勇氣望着教堂。前牆很黑暗，它背後的天空裏星光閃爍。那剛從天邊升起月亮，這時停在最右那座鐘樓的頂上，就像一隻光輝的鳥兒棲止在雕成黑色三葉形的欄杆邊。

教堂的大門關閉着。但是副主教巡視着塔也塔頁口卡羅倫也。也用了了月月也也也

堂。

他發現教堂裏黑暗沉寂得像墳墓一樣。看見那些從各方投下來的大片影子，他知道早上舉行懺悔儀式時候掛的帷幔還沒有撤去，那巨大的銀十字架在黑暗深處閃亮，上面綴着許多光點，就像是這陰森的夜裏的天河。唱詩室的長窗子把尖穹窿的頂端突伸在帷幔上面，月光透過它們的玻璃，映成黑夜的曖昧色調，就像閃映在死人臉孔上的那種紫色、白色、同藍色。副主教看到唱詩室周圍的發青的尖穹窿，以為看到一些墜入了地獄的主教們的帽子。他閉上眼睛，當他重新睜開時，他又相信那是一圈蒼白的臉孔在向他張望。

他急忙穿過教堂逃跑。他覺得教堂也在移動，也在搖擺，也在呼吸，也活起來了；每根大柱頭都變成了粗大的腿子，用巨大的石腳在地上走動；那巨大的教堂只是一種碩大無朋的象，會呼吸，會用石柱子的當腳走路，兩座鐘樓是象的胸體，大黑幃是象的裝飾。

他的熱度或瘋狂到了這樣厲害的地步，他甚至覺得整個外在世界只是一個看得見的、明白的、可怕的地獄景象。

有一會兒他比較覺得安慰。他走到一條甬道裏，他看見一堆柱子背後有一道紅光。他好像朝一顆星星跑去似的朝它跑去。這是在聖母院的公共祈禱書旁邊日夜點着的可憐的燈。

他熱忱地跑向那所禱書，希望在其中找到一點安慰或者一點鼓勵。那本書正翻開在約伯的旅行那一章，他把眼睛盯着讀下去：「一個幽靈在我面前走過，我聽到一聲低微的呼吸，我的毛髮直豎起來。」

讀着這可怕的書，他的感覺就像一個盲人被他撿來的棍子刺痛了似的。他的腿膝發軟，他便倒在地上，想着白天裏死去了的那個人。他覺得腦子裏煨出一縷縷奇怪的煙，彷彿他的頭變成了地獄裏的一個煙囪。

他就在這種姿勢裏過了很久，不復思想，忍從地落到了魔鬼的手裏。最後，他回復了一點力氣，他想到靠近他忠實的加西莫多的鐘樓裏去躲避起來。他站起來，因為害怕，他便把照着祈禱書的燈拿來照着走路。這是一件褻瀆聖物的行爲；但他已不復能注意到這種小事。

他慢慢地爬上鐘樓的梯子，心裏充滿了祕密的恐怖，怕巴林維方場上來去的少數行人，看見他的神祕的燈光在這樣晚的時候在鐘樓上從一個個鎗眼裏透出去。

忽然他覺得一些新鮮空氣撲到他的臉上，發現自己已經到了最高的樓上的走廊。空氣寒冷；天空那有斑斕的雲片，白色的雲堆層層重疊，雲角壓縮着，就像冬天河上的碎冰。新月嵌在雲中，就象一隻天上的船，被一些空中的冰塊圍繞着。

他低下眼睛，看着連接兩座鐘樓的矮柱子，在遠遠的地方，透過一層煙霧，看得見一堆堆靜默的巴黎的屋頂，尖尖的，無數的，又擠又小，就像夏夜裏平靜的海面上的波瀾。

月亮投下淡弱的光，使天空和地上都是一片淺灰色。

這時教堂裏的鐘敲出嚴肅而微弱的聲音。半夜了。牧師想起中午。又是那樣的十二下鐘聲。『呵，』他低聲自言自語道，『她現在一定很冷呢！』

忽然一陣風把他的燈吹滅了，差不多就在這一霎那，他看見鐘樓對面的角落裏出現了一個女人。他發抖了。那女人旁邊有一隻羊兒，牠跟着最後幾下鐘聲一同嘩嘩地叫着。

他鼓起勇氣看她。那真是她。

她是蒼白的，暗淡的。她的頭髮像那天早晨似的披在肩膀上。但是頸子上不復有繩子，兩手不復是綁住的。她自由了，因為她死了。

她穿着白衣服，頭上有一圈白色的星星。

她望天空，慢慢走近他。那非人間的羊兒跟隨着她。他覺得自己變成了太沉重的石頭，無法逃跑。她向前一步，他便退後一步，只能這樣。他就這樣一直退到了樓梯的拱頂下。他想到她也許會跟着進來，周身的血液便冰凍起來了；要是她真的進來，她將會恐怖而死。

她的確走到了樓梯間的門前，停了一會，向黑暗裏望着，好像並沒有看見牧師在那兒，便走過去了。他覺得她比生前高些；他看見月光透過她白色的衣服；他聽到她的呼吸。

當她走過去了，他馬上再走下樓梯，走得像他看見的幽靈一樣慢，他以為自己也是幽靈了，恐怖得頭髮直豎，手裏依舊拿着熄滅了的燈；一面走下那曲折的樓梯，他清楚地聽到一個聲音在他耳邊笑着重複地說：

「……一個幽靈在我面前走過，我聽到一聲低微的呼吸，我的毛髮直豎起來。」

二 駝背，獨眼，跛脚

一直到路易十二時候，所有中世紀的城市，所有法國的城市裏都有聖地。這些聖地，在氾濫於整個城中的可怕的刑法與殘酷的裁判權中間，就像是一些高出於人類審判之上的島嶼。罪犯們避到那兒就算得救。在每個地方，聖地差不多和死刑台一樣多。這是懲罰的弊端帶同着赦免的弊端——兩件努力互相糾正的壞東西。國王的宮庭，王子的府邸，尤其是教堂，都有成爲聖地的權利。有時把一個需要重新殖民的城市整個定爲避難所。路易十一在一四六七年上把整個巴黎作爲聖地。

一踏進了聖地，罪犯就得救了；可是得當心不要出來。走出聖地一步，就重新落到海裏。輪盤，絞架，拷問台，在避難所的周圍佈着警哨，監守着它們的獲掠物，就像鯨鯨徘徊在船隻周圍。人們看見過罪犯們這樣在一個修院裏，在一個宮庭的樓梯間裏，在一個寺院的花園裏，在一

個教堂的拱門下白了頭；這樣一個聖地仍和一個監獄一樣。有時也碰到國會來一道森嚴的命令，違犯了聖地而把罪犯抓到行刑人手中；不過這種事究竟少有。議員們妒嫉主教們，而當這兩種衣冠人物偶然衝突起來，長袍的審判官們總是勝過牧師們的。有的時候，比如暗殺行刑人小讓的案件，和殺害愛默西·盧梭的案件，法院跳過了教堂而舉行了它所判處的絞行；但是除非是被國會的命令所認可，一個人帶了武器進聖地是要倒審的人們知道法蘭西的執行吏，羅倍赫·得·克雷蒙，和相班尼的執行吏讓·得·夏隆是怎麼死的；僅僅爲了一個可憐的兇手——一個兌換商人的兒子伯罕·馬克；可是那兩個執行吏竟敢破了聖·梅西教堂的大門進去捕人，真是罪大惡極！

聖地是那樣被尊崇着，傳說那甚至澤及動物。愛芒敍迷過一隻被達戈倍赫追獵着的牡鹿，曾經逃避到聖·得呂墳墓旁邊，獵狗們便突然停住不再追趕，僅僅向它咬叫幾聲。

教堂裏通常有一間收留這些避難者的小屋子。在一四〇七年，尼古拉·佛拉梅爾給他們在聖·加克·得·拉·布歇西教堂的穹窿下建造了一個房間，花了他四鎊六梭爾零十六個巴黎得里。

在聖母院裏，這個小屋子是在這聖地頂上的飛簷底下，而隨着修院，恰好，在從前給這個

鐘樓的主人底妻子所造的一個花園的地方，它和那些巴比隆的架空花園相比，就像一株葛，莖同一根棕櫚樹相比，一個女門房和塞米哈米（Semiramis）○相比。

加西莫多瘋狂地、勝利地在鐘樓上和樓廊上跑了一陣之後，就把愛斯梅哈爾安置在那裏。他跑的時候，那少女還沒有清醒，只是半醒半睡似的，什麼也感覺不到，要不是她上升到透空氣的地方，她飄飄蕩蕩的，像有什麼帶着她離地而飛。她時時聽到耳邊有加西莫多的大笑和粗魯的聲音；她瞥見他的眼睛；於是她模糊地看到她，下面是巴黎的尖尖的屋頂帶同着它們的石板和磚瓦，就像一些紅的藍的精工鑲嵌；她上面是加西莫多的可怕的快樂的臉。於是她重新合上眼皮；她相信一切都結束了，人們在她昏迷時絞死她，而這個統治她命運的怪人抓着她把她帶走了。她不敢再看她，只聽其自然。

可是當敲鐘人把她安置在那間避難室裏，當她感覺到他粗大的手輕輕地解開擦破了她胳膊的繩子的時候，她便經驗到黑夜中航海的人在岸上醒過來時的那種震動。她的思想也甦醒了，一樣一樣來到她心中。她看見自己是在聖母院裏，她記起自己曾經被絞刑人的手抓住，記起法比還活着，也記起法比不再愛她；這兩個思想，一個給予另一個許多痛苦，同時聚集在可憐的犯人心頭，她轉身向着直立在她前面的加西莫多，他使她害怕起來。她向他說：

「你爲什麼救我！」

他焦愁地看着她。彷彿想猜出她講的是什麼。她又問了一遍。於是他向她投了悲哀的一瞥，便逃開了。

她驚訝不置

幾分鐘後他又回來，放了一包東西在她腳下。那是一些好心的女人給她放在教堂門限上的衣服。她低下眼睛看看自己身上，發現自己差不多完全赤身露體，便臉紅起來。生命完全回轉來了。

加西莫多對於她的貞潔的羞怯好像有點詫異。他用兩隻大手遮住眼睛，又走開了一會，但是走得很慢。

她急忙把衣服穿整齊。這是一件白衣服和一個白面罩。是大醫院的新病人的裝束。她剛剛穿好就看見加西莫多回轉來了。他一隻胳膊上掛着一隻籃子，另一隻胳膊抱着一個褥子。籃子裏有一個瓶，一些麵包，和另一些食物。他把籃子放在地上，說道：「吃吧！」他把褥

○ 傳說中的阿西比城和巴比隆城的統治者，據說他之能作統治者，是因爲建立了巴比隆城和那些架

墊鋪在地上，說道：『睡吧！』敲鐘人拿來給她的是他自己的糧食，他自己的床褥。

吉卜西女郎舉眼向他表示感謝；可是她說不出一句話。那可憐的鬼東西像貌的確可怕。她恐怖地戰慄了一下，低下了頭。

於是他向她說：『我使你害怕。我很醜，不是嗎？決不要向我看。只聽我講話好了。——白天，你留在這兒；晚上，你可以在整個教堂裏散步。但是不管白天黑夜，不要走出教堂。出去就要毀了。人家將殺掉你，而我也會死。』

她被感動了，點點頭作爲回答。他不見了。她獨自待着，記起這個怪人所說的奇怪的話，很驚訝他那種雖然嘶啞卻很溫柔的聲音。

接着，她便察看她的小房間。這是六呎見方的屋子，有一個窗洞和一扇門在那微微傾斜的石板頂上。一些雕着怪獸頭顱的水槽，彷彿在她四周彎着腰伸着頸子，從窗洞裏朝她張望。從她的屋頂邊上，她看見許多高高的煙囪，冒着巴黎所有人家的炊煙。這對於可憐的吉卜西女孩，這掄來的孩子，這判了死刑的可憐人，這沒有祖國，沒有親族，沒有家的愛斯梅哈爾，是一個悲哀的景象。

正當她這樣比向來更厲害地想起自己的孤苦的時候，她覺得一個多毛的有鬍鬚的頭

從她手中滑過，滾到了她的膝蓋上。她噤了一下（現在一切都使她吃驚，）望着。這是那可憐的羊兒，那敏捷的得加里，也在加西莫多分散了夏赫莫呂的隊伍的當兒，跟着她逃了來，它在她脚下厮混了一個鐘頭，卻沒有獲得她一眼。吉卜西女郎連連吻它。『呵，得加里，』她說，『我怎麼把你忘掉了！你卻還惦記着我！呵，你不是忘恩負義的，你！』同時，好像有一隻不可見的手拿去了長久壓住了她眼淚的東西，她哭起來；她的眼淚流着，她覺得她的最辛酸最難受的痛苦也隨着眼淚流了去。

黃昏來了。她覺得黑夜如此美好，月亮如此溫柔，她便在繞着教堂的樓廊上走了一圈。她得到了一些安慰，覺得從這個高處望去，大地顯得這麼溫暖。

第二天早上，她醒來時知道自己好好睡了一覺。這件奇怪的事情使她驚異。她已長久不大習慣睡眠了。一道快樂的朝陽的光輝從窗口射進來，照到她臉上。這道陽光照進來時，她看見窗口有一件東西把她駭住了——加西莫多的不幸的臉貌。她的情願地用手遮住眼睛，可是枉然；她老覺得透過她淺紅色的眼皮看見了那像一個醜陋的假面具似的面孔，獨眼，缺牙齒。她仍舊閉着眼睛，她聽到一個嘶啞的聲音溫柔地向她說：『別害怕。我是你的朋友。我看見你睡着覺。我來看你睡覺，這對你沒有什麼壞處，不是嗎？當你閉着眼睛的時候，我在那兒看你有什麼關係呢？現在我要離開你了。我在牆背後了。你可以張開眼睛了。』

這幾句話裏也有一些悲愁的成分。吉卜西女郎感動地睜開眼睛。他真的已經不在窗口上。她走到這個窗口，看見那可憐的駝子靠在牆角上，帶着愁苦的、忍從的樣子，她努力想克服對

他的嫌惡心。——「來呀，」她溫柔地向他說。看見吉卜西女郎的嘴唇動着，他以爲她在趕他走；於是他站起來，跛着腳，低着頭慢慢走開，甚至不敢抬起他充滿失望的眼睛向那少女看看。

——「來呀！」她喊道。可是他繼續走遠。於是他奔出小房間，向他跑去，抓着他的胳膊。感覺自己被她接觸了，加西莫多渾身顫抖起來。他抬起懇求的眼睛，看見她把自己拉向她身邊，她的整個臉上有快樂溫柔的光輝。她想叫他走進小屋，可是他固執着只留在門限上。——「不，不，」他說，「梟鴟不敢走進雲雀的窠裏去。」

於是她溫雅地坐在她的床上，羊兒睡在她的腳前。兩人好一會沒有說話，沉默地對望着，他看着那麼美好的面孔，她看着那麼醜陋的面孔。每一刻她都發現出加西莫多更多的醜陋。她的目光從他的跛腿看到他的駝背，從他的駝背看到他的獨眼。她不懂聚集了這麼多醜陋的人怎麼能够生存。這時那面孔上佈滿了悲哀和痛苦，使她心軟了。

他首先打破了這個沉默。

「你叫我回來嗎？」

她肯定地點點頭，說：「是的。」

『可憐的人！』那吉卜西女郎帶着一個非常善良的表情叫喊道。

他痛苦地笑起來，『你發現我不只有這個缺點，不是嗎？是的，我是聾子。我就是這樣長大了。這是可怕的，可不是嗎？你這麼美，你！』

這可憐人的音調裏，有着對於自己的不幸的深深感動，她沒力氣講一句話。並且他也不會聽見她講話。他繼續說：

『我從沒有像現在一樣看到自己的醜陋。當我把自己和 you 比較，我就非常憐憫我自己，我是多麼可憐的怪物！我在你看來一定像隻野獸，說真的。——你，你是一道陽光，一顆露珠，一隻鳥兒的歌聲！——我，我是可怕的東西，不像人不像獸，不知是一種什麼比岩石還堅硬、皺縮、和難看的東西！』

於是他笑起來，這是全世界最痛心的笑聲了。他繼續說道：

『是的，我是聾子。但你可以用表情，用手勢和我談話。我有一個主人教了我這個方法。並且，我很快就會從你嘴唇的蠕動和你的眼光裏懂得你的意思。』

『好吧！』她微笑着說，『告訴我你爲什麼救了我。』

當她說話時，他注意地望着她。

『我懂了，』他回答道。『你問我爲什麼救了你。你忘了一個晚上有一個可憐人曾經想把你捨去，就在第二天早上你就在他們罪惡的刑台上帶給這個可憐人一些安慰。一滴水和一點憐憫，我終身不再祈求別的了。你忘了這個可憐人了；而他，他還記得。』

她非常留心聽着他的話。敲鐘人眼睛裏滾着一顆淚珠，可是沒有落下來，他好像極力在把它住肚裏吞。

『聽我說，』他不再就心眼淚掉下來了，『我們那邊有一些很高的鐘樓，一個人如果從那兒掉下去，還不到地面就會跌死；如果你願意我從那兒掉下去，你甚至不須講一個字，只要一霎眼就夠了。』

於是他站起來。這個怪人，甚至那麼不幸的吉卜西女郎也對他有了感情，她作了個手勢叫他留着別走。

『不，不，』他說，『我不該停留得太久。你望着我的時候我覺得不方便。你是因爲憐憫才不對我掉轉眼睛去，我要到你看不見我的地方去。這樣比較好。』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鐵哨。——『拿去，』他說，『你需要我的時候，你要叫我來的時候，你不太怕我的時候，你就把這個吹響起來。我聽得到這種聲音。』

他把帽子放在地上，逃開了。

四 陶罐和水晶瓶

日子一天天過去。

平靜漸漸回到拉·愛斯梅哈爾達的靈魂裏。過度的悲哀是和過度的歡樂一樣，是一種不會持久的太劇烈的東西。人類的心不可能長久滯留在任一極端。那波西米女郎受了太多的痛苦，她除了驚恐之外別無所剩。

有了安寧，她心中便又生出了希望。她隔離了社會，隔離了生活，但她模糊地覺得也並非就不可能再回去。她好像一個死人保留着一把打開她墳墓的鑰匙。

她覺得漸漸遠離了長久留在她心中的那些可怕的影象。一切可怖的幽靈，比也哈·多赫得許，加克·夏赫莫呂，甚至連那個牧師，通通都從她心頭消失。

而且，法比還活着，她敢斷定，因為她看見過他。法比的生命便是一切。在那一連串使她心

灰意懶的致命打擊之後，她在她靈魂裏發現只有一樣東西還屹立不動，那便是她對那隊長
的愛情。因為愛情彷彿一棵樹，它從自身茁長，卻把它的根鬚深深地刺進我們每人的心裏，並
且繼續在一個荒蕪的心上變綠。

這是一件不可解的事：這種情感愈是盲目，也就愈加頑固。越是沒有理智，就越是堅固。

拉·愛斯梅哈爾達想起那隊長來一定不是沒有痛苦的。那當然是可怕的；連他也會弄
錯，也會相信那件事的可能，也會以為那寧肯爲他犧牲千次生命的人會用匕首刺傷他。

可是到底不能太責怪他：不是她自己承認了她的罪名麼？她那麼一個柔弱的女人，不是
順從了酷刑麼？一切錯處都在她。她應該讓人把她的爪甲削掉，也不要招認這種話。而且，只要
她能再看見法比一次，僅僅一分鐘，只要一個字，一個眼色，就會使他醒悟，就會重新得到他。她
覺得毫無疑義。她自思自解地想到許多奇怪事情，想到法比在舉行懺悔式時候的意外出現，
和那同他在一道的年青女人。她想，那一定是他的姊妹。這是一種不合理的解釋，但她因此滿
足了，因為她需要相信法比依舊愛她，而且除了她誰也不愛。他不是曾經這樣發過誓嗎？而且
這件事在體面上不是對他比對她還難堪嗎？於是她等待着。她希望着。

我們得附帶說，那座教堂，那封閉着她的教堂，保護她，救助她，它本身便是最好的止痛劑。

那個建築物的莊嚴的綫條，她周圍的事物的虔敬姿態，那彷彿從那石頭的毛孔裏散發出來的純潔莊嚴的思想，不知不覺地對她發生了作用。教堂裏也有一些幸福尊嚴的聲音，使她帶病的靈魂得到安慰。司祭牧師們單調的歌唱，聽衆對牧師的回答，有時低沉，有時響亮；窗子的諧和的震動；突然像暴風雨樣迸發出來的風琴聲，三座好像大蜜蜂的蜂房似的營營的鐘樓；那上面的整個樂隊響着一個巨大的音階，不停地從一個羣衆到一個鐘樓地上來下去，平息了她的回憶，她的幻想，和她的痛苦。鐘樓尤其能安慰她。就像很強的磁力一樣，那些巨大的機器向她傾出洶湧的波浪。

每天的朝陽都發現她更爲安靜平和，呼吸得更好，更不那麼蒼白。當這些內在的創傷平復了，她的仁愛美麗便又在她臉孔上開放，但更爲鎮靜安祥。她從前的性格也回復了，甚至她的歡快，她的漂亮的撇嘴動作，她對於羊兒的愛，她唱歌的興趣，和她的羞怯。早晨她小心地躲到屋子角落裏去穿衣服，唯恐她旁邊的頂樓裏有什麼人從窗口偷看她。

不想起法比的時候，那吉卜西女郎有幾次便想到加西莫多。這是她和人類，和活人們之間所剩的唯一的連繫，唯一的通路。可憐的少女！她比加西莫多更和世界隔離！對於這位機緣所給與她的陌生朋友，她一點也不了解。她常常責備自己不能有一種遮住眼睛的感激心情，

可是她對那敲鐘人還是決不能習慣。他太醜了。

她沒有拾起他給她放在地上的哨子。可是這仍不能阻止加西莫多在最初幾天時跑來。她盡可能地不在他送食籃和水瓶來的時候表示出太嫌厭的樣子，可是他仍然常常看出了一點這一類的動作，於是悲哀地走開。

有一次，當他撫愛着得加里的時候，他忽然來了。他沉思地望着那羊兒和吉卜西女郎這樣親切地在一起，望了好一會。最後他搖着沉重的難看的頭說：「我的不幸，就在於我還是太像人樣子。我情願完全是一隻野獸，就像這隻羊兒。」

她舉起驚異的眼睛望着他。

他回答這一望說：「呵，我不知道爲什麼。」他走開了。

另一次，他來到他從沒有跨進來過的門上，拉·愛斯梅哈爾達正在唱一隻西班牙古歌，歌謠裏的句子她是不懂的，但因為波西米人們把這隻歌當作她小孩時的搖籃，所以一直還留在她的耳中。看見那可惡的形象忽然在她唱到半中央時候出現，那少女突然帶着不情願的樣子停住了。那不幸的敲鐘人跪在門限上，帶着懇求的表情，合着兩隻難看的大手。「呵，」他痛苦地說：「我請求你繼續唱下去，不要把我趕開吧。」她不願窘辱他，便顫抖地繼續唱着

她的謠曲。她的驚異漸漸消失，完全聽任自己沉迷到對她所唱的歌曲的悲哀聲調的熱情裏。他依舊跪着，合着雙手，像在新禱似的，注意地屏息傾聽，眼光盯牢在波西米女郎的明亮的眼睛上。你可以說他在從她的眼睛裏傾聽她的歌聲呢。

又有一次，他帶着又害怕又胆怯的樣子到她那兒來。『聽我說，』他努力說出來，『我有些話對你講。』她做了個手勢表示願意聽。於是他歎息起來，半張着嘴唇，有一會好像準備說了，接着又望望她，搖搖頭，把面孔埋在手裏，慢慢地走開，使那吉卜西少女驚呆了。

在那些牆上的巨大雕像之中，有一個他特別愛好，他好像時常同它交換着手足似的眼光。有一次吉卜西女郎聽見他向它說：『呵，我爲什麼不是像你一樣的石頭人呢！』

終於有一天早晨，拉·愛斯梅哈爾達到屋頂外，越過圓形聖·讓（*Saint-Jean le Rond*）的尖頂望向廣場。加西莫多在她背後。他這樣安置自己，是爲了儘可能免得那少女看見他而不高興。那波西米女郎忽然戰慄起來，一滴眼淚和一道快樂的光同時出現在她的眼中，她跪在屋頂邊上，把胳膊痛苦地伸向廣場，叫着：『法比，來呀！法比，來呀！』一個字，只說一個字，看上帝面上！法比，法比！——她的聲音，她的臉貌，她的姿勢，他整個的人都有着一個覆舟者向遠遠天際陽光下一隻快樂的船兒呼救的痛苦表情。

加西莫多俯身朝廣場望去，看見這溫柔熱狂的招呼的目標，是一個年青漂亮的騎士，全身閃耀着輝煌的兵器和服裝，勒着馬馳過廣場，向一個在露台上向他微笑的漂亮女人行着禮。那軍官沒有聽到不幸的少女呼喚他。他離得太遠了。

可是那可憐的聾子卻懂得她的意思。他胸間迸出一個深深的歎息。他轉身退回來。他心裏脹滿着他所吞下的眼淚，他用兩隻癱瘓的手敲着腦袋，他放下手時，每隻手裏都有一束紅色的頭髮。

吉卜西女郎完全沒有注意到他。他咬着牙齒低聲說道：『見鬼！就得像那個樣子！只要表面漂亮！』

這時她依舊跪着，異常激動地叫喊道：『呵，他下馬了！——他要進那個房子裏去！——法比！——他聽不見我叫！——法比！——那個和我同時向他說話的女人多麼可惡！——法比！法比！』

聾子望着她。他懂得這種啞劇。可憐的敲鐘人眼睛裏佈滿了淚水，但他一滴也不讓它掉下來。忽然他溫柔地拉拉她的衣袖。她回過身來。他裝着平靜的樣子，向她說：『你願意我去找他來嗎？』

她快樂地叫了一聲，「呵！去走吧！跑吧！快些！那個隊長！那個隊長！把他給我帶來！我會愛你的！」她抱着他的膝蓋。他禁不住悲哀地搖搖頭。——「我要把他給你帶來。」他聲音微弱地說。於是他掉轉頭大踏步走下樓梯，抑制住哭泣。

當他到達廣場時，再也看不見什麼，除了那隻漂亮的馬拴在貢得羅西耶府邸的大門上。隊長剛剛走進去了。

他舉眼望着教堂頂上。拉·愛斯梅哈爾依舊在原来的地方，依舊是同樣姿勢。他用頭向她作了一個悲哀的記號。於是他把背靠在貢得羅西耶府邸拱門的一根柱子上，等候隊長出來。

在那個府邸裏，正過着結婚前的慶祝日。加西莫多看見好些人進去，卻沒有人出來。他時時向教堂頂望望。那吉卜西女郎也像他一樣不動。一個馬夫走來把馬解下，牽進屋裏去了。

一整天就這樣過去，加西莫多靠着柱子，拉·愛斯梅哈爾在屋頂上，法比呢，當然是在佛勒赫·得·李的脚下。

最後夜來了，一個沒有月亮的夜，一個昏暗的夜。加西莫多茫然地把眼睛盯着愛斯梅哈

是黑暗。

加西莫多看見貢得羅西耶府邸上上下下的窗戶裏全都燃起了燈火。他看見廣場裏別人家的窗子也一個個上了燈火；他也看見它們一個個熄滅——直到最後一個。因為他整一晚都待在那柱子上。當最後的過路人走回家去了，當別一些房屋所有窗戶裏最後一個燈火熄滅了，加西莫多還獨自待着，獨自在黑暗裏。聖母院前的巴林維方場上再沒有亮光了。

這時貢得羅西耶府邸的那些窗戶依舊明亮，甚至在半夜以後還亮着。凝神不動的加西莫多看見玻璃窗上來去着萬紫千紅的活躍的、跳舞着的人。要不是他耳朵聾，那麼在這熟睡的巴黎一切聲浪都已靜止的時候，他會漸漸清楚地聽到貢得羅西耶府邸之內，有一陣節日的喧嘩，一片笑聲和音樂。

快到早上一點鐘，賓客們才開始告退。藏在黑暗裏的加西莫多，看着他們全都經過那燭火輝耀着的拱門。沒有一個是那個隊長。

他心裏充滿了悲哀的念頭。有時他望着天空，好像等得疲倦了。大片的烏黑、沉重、凌亂的烏雲，就像一些綢紗的搖床，掛在綴滿星光的夜幕下面。你會說那是掛在天頂上的蜘蛛網呢。就在這時，他忽然看見露台上的小門神祕地打開了，露台的欄杆正在他頭頂上。兩扇小

小的玻璃門中，走出來兩個人，門就在他們後面關上了。那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加西莫多不無痛苦地認出那男的就是那漂亮的隊長，女的就是他早上看見就在這同一個露台上向那軍官表示歡迎的少女。廣場上非常黑暗，門關上以後垂下來的雙幅深紅色幃幔，使房間內的燈光一點也透不到露台上來。

那個年青人同那個少女，我們的聾子雖然聽不到他們任一句話，卻能够斷定他們是沉浸在一片溫柔的情話裏。那少女彷彿允許那年青人用胳膊抱着她的腰肢，卻微微抗拒他的親吻。

加西莫多從下面看到了這個情景，因為那是不打算被人看見的，所以特別出色。他痛苦地注視着那種快樂，那種美。到底，那可憐鬼的天性並不是啞默的，他的背脊雖然那麼駝着，卻也和別人一樣會得戰慄。他想到上蒼給與他的可憐的身世，想到女人、愛情和逸樂永遠在他眼睛底下溜過，他永遠只能看着別人的幸福。可是最使他痛心的，最引起他嫌惡而且憤怒的，還是想到如果那吉卜西女郎看到了這幅景象不知如何。夜的確相當黑暗，即使拉·愛斯梅哈爾達還停留在原來的地方（而且他斷定如此），但那是很遠的，頂多只有他一個人看得

這時那兩人的談話愈來愈親密了。那少女彷彿在請求軍官不要再向她要求什麼。加西莫多只能從那少女合十的美麗的手，帶着眼淚的微笑，和舉向星空的眼睛，和那隊長熱情地俯向她的眼睛，明白了那種情形。

幸好，當那少女開始只能微微掙扎的時候，露台的門忽然開了，出現了一位老太太，那漂亮少女彷彿很窘，軍官現出惱怒的樣子，三個人一道進裏面去了。

過了一會，一匹馬在拱門下跳躍着，那金碧輝煌的軍官，披着一件夜間穿的斗篷，從加西莫多面前迅速地走過。

敲鐘人等他轉過了兩個街角，才跟着用他猴子似的敏捷跑到他後面叫着：「喂，隊長！隊長停下來。」

「你這個惡漢想對我怎麼樣？」他說，在黑暗裏偵察着向他跳過去的難看的人。

加西莫多這時已到達他面前，粗魯地抓住了他的馬韁。——「跟我來，隊長，有人想同你

講話。」

「見你的鬼！」法比咆哮道，「我好像在哪兒見過這個卑鄙的貓頭鷹。——喂！先生，你願意放下我的馬韁麼？」

「隊長，」聾子回答道，「你是不是問我是誰？」

「我叫你放手別抓住我的馬。」法比不耐煩地又說。「你這傢伙這樣吊着我的馬韉幹嗎？你要使我的馬受驚嗎？」

加西莫多不但不放掉馬韉，並且相反地預備使馬掉頭往回走。不可能懂得那隊長的拒絕，他只得急忙向他說：「來吧，隊長，是一個女人在等着你。」他又用力加上一句：「一個愛你的女人。」

「真是個少見的奴才！」隊長說，「他以為我非得到所有愛我的女人那兒去不可哪！要是他也像你一樣，一張臉像貓頭鷹似的呢？」——去告訴那打發你來的人說我快要結婚了，叫她見鬼去吧！」

「聽我說，」加西莫多說道，他以為只要一句話就可以克服他的遲疑不決，「來呀，老爺！是你知道的那個吉卜西女郎呀！」

這句話的確對法比產生了極大的效果，可是並不是那聾子所等候的效果。讀者一定記得，在加西莫多把罪犯夏赫莫呂手中救了去之前一會兒，我們漂亮的軍官曾經同着佛勒赫·得·李退到露台裏邊去。從此，他每次造訪貢得羅西耶府邸的時候，他就清楚地記起這

個女人，他對她的記憶到底是痛苦的；在佛勒赫·得·李方面，又以為如果告訴他那吉卜西女郎還活著的話，是很不得計的。於是法比相信那可憐的西米娜已經死了，並且已經死了兩個月了。好一會兒，那除非想到夜晚的深深的黑暗，想到那非人的醜陋，想到那陌生的送信人的如像來自墳墓的聲音，想到那是已過了半夜的時份，想到那條街正像他碰到妖僧那晚一樣僻靜，想到他的馬看着加西莫多便喘息起來……

『吉卜西女人！』於是他差不多恐怖地叫起來，『那末，你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麼？』
於是他用手抓着匕首的柄端。

『快，快！』豐子說着，一面拉着馬，『打這邊走！』

法比抽出胸前的鞭子給了他着實的一下。

加西莫多眼睛閃出怒火。他作了一個想向那隊長撲過去的動作。接着他抑制住自己，說道：『你多麼幸運——有人愛你哪！』

他在『有人』二字上加重語氣，一面放鬆了馬韁說：『滾你的吧！』

法比咒罵着用兩脚的踢馬刺踢着馬。加西莫多看着他消失在街上的霧靄裏。『呵！』可憐的豐子低低地說，『拒絕這種事情！』

但他能保住它的樹葉，在寒冷的冬季。

唉！爲什麼要說起這個？

不美的人生來就錯；

美只愛美，

四月對一月背過臉去。

美是完整的，

美是全能，

美是唯一不能半生存的東西。

烏鴉只在白天裏飛，

鸚鵡只在黑夜裏飛。

而天鵝白天黑夜都能飛起。

一個早上她醒來的時候，看見窗上有兩隻插滿着花的瓶。一隻瓶是水晶的，很美很光亮，但是有裂口。裝在裏面的水流了出來，插在裏面的花是枯萎的。另一個是一隻陶土的罐子，粗糙而平凡，但它保存着滿滿的水，罐子裏的花依然清鮮芬芳。

我不知那是否有意，但拉·愛斯梅哈爾達拿了那束枯萎的花，並且一整天把它抱在胸前。

那天，她沒有聽見塔裏的歌聲。

她對於這件事不大記掛。她把時間消磨在撫愛得加里，去觀望貢得羅西耶府邸，去低聲向自己講着法比，去把麵包喂給燕子。

她並且完全停止了去看和去聽加西莫多。那可憐的敲鐘人好像在教堂裏消失了。可是有一個夜晚，當她想着她漂亮的隊長而輾轉無眠的時候，她聽到她的小屋附近有歎息的聲音。她恐怖了，便立起來，在月光下看見一堆難看的東西橫躺在她的門外。那是睡在石頭上的加西莫多。

五 紅門的鑰匙

同時，羣衆的謠傳使副主教知道了吉卜西女郎在奇異的情形下被救了的事。他知道以後，他不知道他對這事怎麼想法。他本已斷定拉·愛斯梅哈爾是死了的。這樣他倒也很安靜，因為他已到達痛苦的可能程度。人類的心（多姆·克羅德曾經深深思慮過這些事）不能繼續一種確定的失望。當海綿浸飽了水時，大海從它上面流過時也不能再給它加一滴水進去了。

拉·愛斯梅哈爾達死了，海綿浸飽了，大地上一切對於多姆·克羅德都是諧和的了。但是知道她還活着，法比也還活着，酷刑重又開始，又有了動搖，變化和生命。但克羅德對於這一切都已疲倦了。

當他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就把自己關閉在他修院的小房間裏。他也不出席牧師會，和日

常的祈禱會。他關着門誰也不讓進來，連主教也不讓。他繼續這樣把自己關閉了幾個禮拜，人家以爲他病了。他的確病了。

他這樣關在屋裏幹些什麼呢？那可惡的副主教在怎樣的思想之下掙扎？他有否找到那種可怕的情感的最後衝突？他有沒有安排一個她最後的死亡和他自己的毀滅的計劃？

他的惹昂，他的親愛的兄弟，他嬌慣的孩子，有一次來到他的門上，敲叩，咒罵，懇求，通名了十次。克羅德還是不開門。

他成天地把臉孔貼着窗上的玻璃。從這個修道院的窗上，他看得見拉·愛斯梅哈爾達的屋子，他常常看見她同着她的羊兒，有的時候同着加西莫多。他注意到那可恨的聾子的小心，順從，和他對那吉卜西女郎的可敬而崇高的態度。他記起來了——他記性是很好的，而記憶正是給妒嫉製造痛苦的東西——他記起那個黃昏裏看到那敲鐘人溫柔地望着那跳舞的少女。他尋思着是什麼動機使得加西莫多去救她的。他看到那波西米女孩同那聾子之間的成千個小節目，他遠遠看見的那些啞劇，又被他的情感再添了些註釋，他覺得它們異乎尋常地溫柔。他懷疑女人的特性。他朦朧地覺得心中生出一種他意想不到的妒嫉，一種使他因羞恥和輕視而臉紅的妒嫉。——對於那個隊長，那還說得過去；可是對於那樣一個傢伙——

這個念頭使他迷惑。

他的夜晚過得可怕極了。可是自從他知道那吉卜西女郎還活着之後，那些佔據他的關於鬼靈和墳墓的念頭一旦就完全消滅，肉體重新將他統治。他蜷臥在他的床上，覺得那棕色皮膚的少女離他那麼近。

每個晚上，他的瘋狂的想像都給他描繪着那吉卜西女郎的最使他血液沸騰的各種姿勢。他看見她伏在受了傷的隊長身上，閉着兩眼，她裸着的美麗頸子上濺滿了法比的血，在昏迷中，副主教在她蒼白的嘴唇上印下了一個吻，那不幸的女孩雖已半死，也感到了那彷彿燒紅了的炭火似的接觸。他看見一些行刑人的粗暴的手脫下她的衣服，使她赤裸着，把她的小腳，小而圓的腿子，柔而白的膝頭，放進鐵靴裏去。他還看見只有那醉人的膝蓋沒有被那刑具遮住。最後他又想像着那少女只穿着襯衫，頭上繫着繩子，兩肩裸露着，赤着腳——差不多就是全身赤裸着，就像他最後看見她的那一天一樣。這些淫逸的影象使他緊捏兩拳，全身發抖。

有一天晚上，這些影象殘酷地使他脈管裏所有童男與牧師的血液全都滾熱得使他咬着枕頭，他跳出了床，在襯衣外披上一件袈裟，手裏拿着燈，幾乎半裸着，瘋狂着，眼裏閃着火似的光。

他知道往哪兒去找尋那從修院通到教堂的那道紅門的鑰匙，人家說他身上經常是帶着一把鐘樓扶梯的鑰匙的。

六 紅門的鑰匙續篇

那天晚上，拉·愛斯梅哈爾達在她的小屋裏熟睡着，充滿着忘記一切的心情，充滿着希望和甜蜜的思想。她已睡着了好一會，像往常一樣夢着法比，她彷彿聽到周圍有些聲響。她的睡眠一向輕微驚覺，就像鳥兒的睡眠一樣。一點點響動就能把她驚醒。她睜開眼睛。夜非常黑暗。這時她看見一個人影在窗口上窺看她。一盞燈照着這張面孔。那人影發覺拉·愛斯梅哈爾達看見了他，便一口把燈吹滅了。可是那少女還趕上瞥見了一眼。她恐怖地閉上眼睛。『呵！』她用微弱的聲音說，『那個牧師！』

所有她的不幸一齊經過她眼前，像在一道閃電裏。她重新倒在床上，恐怖得像凝凍了。過了一會兒，她感到全身有一陣使她戰慄的接觸。她清醒地、狂怒地坐起來。

牧師剛剛溜到了她的身邊。他用兩臂圍繞着她。

她想叫喊，可是叫不出來。

『滾開，怪物！滾開，凶手！』她用因憤怒和驚恐而戰慄着的低低聲音說。

『慈悲吧，慈悲吧！』牧師用嘴唇吻着她的肩膀說。

她用兩手抓着他的禿頭上僅有的一束頭髮，努力使他的親吻遠遠離開，好像那是一些咬噬似的。

『慈悲吧！』那不幸的人重覆道。『假若你知道我對你有着什麼樣的愛情！那是火似的，溶鉛似的，就像一千把短刀插在我心裏！』

他用一種超人的力量抓住她的胳膊。她慌亂了。『放開我，』她向他說，『否則我要抓破你的臉！』

他放了她。『看輕我吧，打我吧，發狠吧！你愛怎麼作便怎麼作！可是發發慈悲，愛我吧！』

於是她就像小孩子似的瘋狂地打他。她彎着美麗的手指預備抓他的臉。『滾吧，魔鬼！』

『愛我吧，愛我吧！可憐可憐我！』牧師捉住她說，一面用親吻回答她的捶打。

忽然，她覺得他力氣大極了。『應該結束這件事了！』他磨着牙齒說。

她敵不過他了，喘息地、力竭地在他的臂抱中，聽他擺佈着。她作了最後一次努力，叫喊道：

「救命呀！救我呀！有個吸血鬼哪！有個吸血鬼哪！」

沒有誰應聲而來。只有羊兒驚醒了，痛苦地咩咩地叫着。

「住口！」牧師喘息着說。

忽然，在掙扎着跌到地上的時候，吉卜西女郎的手接觸到一個冰冷的鐵器東西。那是加西莫多的哨子。她帶着希望的痙攣把它抓住，舉到唇邊，用她僅有的一點力氣拚命吹起來。哨子發出一個清晰尖銳的聲音。

「這是什麼？」牧師說。

差不多就在那一會兒，他覺得被一隻有力的臂膀舉了起來；屋子很黑，他完全看不清那抓住他的是誰；但他聽到憤怒地磨着牙齒的聲音，黑暗中只有一片光使他看見頭頂上有一把短刀閃亮着。

牧師相信看見了加西莫多的形體。他猜到那只能是他。他記起進來時曾在門外踩着一包什麼東西。同時，那新來者一句話也不說，他更斷定了。他抓住那握着短刀的手臂，叫道：「加西莫多，他情急之際，竟忘了加西莫多是個鬚子。」

一霎眼之間，牧師就被擲到了地上，並且覺得一隻給一樣重的腿子踹在他的胸口上。由

於這隻腰的頑強的壓力，他認出了加西莫多，可是怎麼辦呢？怎樣使他認出自己呢？黑夜使聾子成了瞎子。

他慌亂了。那少女像一隻激怒了的雌老虎一樣，毫無慈悲心，沒有打算救他。短刀迫近了他的頭部。那是千鈞一髮的時候。忽然他的敵人彷彿躊躇起來。「別讓血污了她的地板！」他用嘶啞的聲音說。

那的確是加西莫多的聲音。

那牧師於是感到一隻巨大的手抓着他的腳，把他拖出了門外。他得死在那兒。他真僥倖，那時月亮剛好升起了一會。

當他剛跨到了房子的門外，一道蒼白的月光正好落到牧師臉上。加西莫多看到了他的臉孔，發起抖來，便放開了牧師，退縮了。

吉卜西女郎剛走到屋子的門限上，驚異地看到兩個角色改換了。現在是牧師在那兒威嚇着，而加西莫多在哀求着了。

牧師用憤怒和譴責的姿態鎮服住聾子，揮手叫他回去。

聾子低着頭，接着就跪在吉卜西女郎門前。「老爺，請先把我殺死，然後隨您怎麼做。」

他說着，把他的短刀獻給牧師。牧師憤怒地伸手取刀，但那吉卜西女郎比他還來得快。她從加西莫多手裏把刀奪過來，瘋狂地大笑。「走過來！」她向牧師說。

她把刀高高舉起。牧師忐忑不定。她的確像要砍下來似的。

「你現在不敢走過來了，無賴！」她向他叫喊道。接着又加上一句殘忍的話，她知道那就像把一千種燒紅的鐵器戳進牧師的心：「啊，我知道法比並沒有死！」

牧師一脚把加西莫多踢倒地上，憤怒地發着抖衝到樓梯的拱頂下面去了。

當他離開後，加西莫多拾起那剛才救了吉卜西女郎的哨子。「它已經在生鏽哪！」他說着把它遞給了她。於是他走了，留下她獨自一人。

那少女被這場凶險的景象弄得疲倦了，倒在床上，大聲哭起來。她的天空重又變得陰慘了。

牧師呢，也摸索着回到了他的小屋子。

結果，多姆·克羅德恨着加西莫多。

他沉思地重覆着那句要命的話：「誰也不會得到她！」

第十卷

一 甘果瓦在倍赫拉赫丹街上的一連串妙計

比埃爾·甘果瓦自從看見那整個事件怎樣轉變之後，斷定結果總是繩子、絞刑和別一些倒霉的事情等着這個滑稽劇裏的重要角色，他不想參加進去。他曾攪在其中的流浪人羣，以為她到底是巴黎最好的伙伴，便繼續干預吉卜西女郎的事件。他認為那是很自然的，那些人也像她一樣，除了夏林莫呂和行刑人之外也就無可指望，他們不能像你一樣在飛馬（Pegasus）[⊖]的翅膀間找尋幻想的地帶。他從他們的談話裏，知道他的碎瓶縮婚的伴侶躲在聖母院裏，而且知道她很喜歡那個地方。但他甚至沒有想到過去那兒看看她。他有幾次想起了那隻小羊，如此而已。並且，他白天裏忙於生活，晚上他就苦苦思想着對付巴黎主教的方法，因為他記得自己曾被他那些風磨潑了一身的水，他對他懷着仇恨。他也忙着註釋洛容和杜赫雷的主教波特西·勒·胡芮的佳作“*De Cupa petrum*”，這在他心中喚起了對於

建築學的強烈興趣。這種興趣是因為他對於化學的感情而來；前一者不過是後者的自然結果，因為在化學和煉金術之間有密切的關聯。甘果瓦從對於一個觀念的愛好進而愛好那個觀念的形式。

有一天，他正坐在聖·惹赫曼·羅克怎何瓦教堂的附近，在名叫福赫·雷維格的大廈的角落上。在這個福赫·雷維格大廈裏有一個可愛的十四世紀的小禮拜堂，它的唱詩室面臨街上。甘果瓦熱心地察看着它內部的雕刻。那是藝術家們在世界上不見別的只見到他的藝術並且只在他的藝術裏看見世界時，那種深入、集中、崇高的享受的瞬間。忽然，他覺得有一隻手沉重地搭在他的肩頭上。他回轉身來。那正是他從前的朋友和從前的老師副主教先

生。

他驚住了。他已長久沒有看見副主教，多姆·克羅德是那種陰沉而熱情的人們之一，一個懷疑派哲學家碰到他也會被他的攪亂了意志的均衡。

副主教保持了一會沉默，這之間甘果瓦偷空察看。他發現多姆·克羅德改變得相當

厲害，像冬天的早晨，那麼蒼白眼睛凹陷，頭髮差不多白了。那牧師終於打破沉默，用一種安靜但是冰冷的聲音說：『你一向好嗎，比埃爾閣下？』

『你是說我的健康嗎？』甘果瓦答道，『哎，哎，還好還好。我對什麼事都不求過度。你知道』

嗎？老師，保持健康的祕密，根據依波克哈特的意見，就是：id est: cibi, potus, somni, venus'

omnia moderata sint ①』

『那末你是沒有憂慮的嗎，比埃爾閣下？』副主教牢牢地盯住甘果瓦，問。

『哎呀，沒有的。』

『你現在在幹嗎？』

『你看見的哪，我的老師。我考察着這些石頭上的雕刻，和這些浮雕作成的方法。』

牧師笑起來了，那是一種只在一隻嘴角上漾起的痛苦的笑。『這些東西使你快樂嗎？』

『這是個樂園！』甘果瓦嚷道。他俯向着那些雕刻，用一種好像發現了什麼奇蹟似的光

輝的神色說：『你不覺得嗎，比如這些浮雕上的變化，是費了許多精細、耐心和巧工作成的嗎？』

看這根小柱子。你在哪個首都裏看見過這些用鑿子仔細刻成的溫柔的簇葉？這裏有三個讓

馬依也凡刻的浮雕像。這還不是這個偉大天才的最好的傑作。可是這面孔的天真、甜蜜、態

度的歡快和那些幃幔，那參混在一切缺點之間的不可見的諧和，使這個面形非常生動雅緻，也許過於生動雅緻。——你不覺得這是有興趣的嗎？」

「是的，我覺得。」

「你看見小禮拜堂的內部沒有？」詩人又熱情地喋喋不休地說，「到處都是雕刻。就像花椰葉似的簇聚着！這唱詩室的式樣很好，很奇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同這一樣的！」

多姆·克羅德打斷他道：「那麼你是快樂的了？」

甘果瓦熱情地回答道：

「是的，我以榮譽擔保！起初我愛一些女人，後來愛一些獸類。現在我愛石頭。這也和女人同獸類一樣有趣，而且沒有他們那麼忘恩負義。」

牧師把手舉到額上，那是他習慣的姿勢。「真的嗎？」

「等一等」甘果瓦說；「你看人們在此也可以得到快樂！」——他握住牧師的胳膊，牧師沒有拒絕，他就把他領到福赫·雷維格大廈的塔樓下面。「那裏有一道樓梯！我每次看見

它都很快樂。這是巴黎最簡單最少見的一個。每一級底下都有雕槽。它的美麗和簡單並存在它的重疊處，它們每級相隔三呎左右地銜接着，連繫着，嵌合着，以一種確定牢固而漂亮的方
式互相吻合着。」

「你什麼也不想望嗎？」

「不。」

「你什麼也不悔恨嗎？」

「也不悔恨也不想望。我已安排好了我的生活。」

「人們所安排的，」克羅德說，「常常有些事物把它攪亂。」

「我是一個懷疑派哲學家，」甘果瓦答道，「我凡事只求落個中庸。」

「你怎樣糊口呢？」

「我間或寫寫史詩和悲劇。但是使我能掙得最多的錢的，還是像你看見過的那樣，把椅子堆成塔，用牙齒含住。」

「那對於一個哲學家是卑鄙的職業。」

「這也是爲了中庸，」甘果瓦說，「當你腦子裏有了一個觀念的時候，你就會把它應用

在每件事物上。」

「我知道。」

停了一會兒牧師又說：

「你還是很窮嗎？」

「窮，是的；不幸麼？不是。」

這時，聽到一陣馬蹄聲，我們的兩位對談者看見街的盡頭處有一隊國王的近侍弓手，高舉戈矛，爲首是一位軍官。那個馬隊是金碧輝煌的，在路上踏得很響。

「你怎麼那樣望着那個軍官？」甘果瓦向副主教說。

「因爲我相信我認得他。」

「你叫他什麼名字？」

「我相信，」克羅德說，「他名叫法比·得·夏多倍赫。」

「法比！一個多奇怪的名字！還有同樣一個法比，法克斯的伯爵。我記得我認識一位少女，只有憑法比的名字才肯發誓。」

自從這個馬隊走過，副主教冰冷的外表下便有了一些騷動。他走着，甘果瓦跟着他，他是對他服從慣了的，就像所有接近過一次這個優越者的人們一樣，他們默默地走到了相當偏僻的倍赫拉赫丹街上。多姆·克羅德在那兒停住了。

『你有什麼話向我說，老師？』甘果瓦問他道。

『你不覺得我們剛才看見的那些騎士們，』副主教深深地沉思地說，『衣服穿得比你我都漂亮嗎？』

甘果瓦搖搖頭。

『什麼！我愛我的半紅半黃的夾克。比那些鋼鐵服裝漂亮得多。每走一步，那些鐵工廠似的衣服就發出地震似的響聲，那才好玩呢！』

『那末，甘果瓦，你從來不羨慕那些穿着戰袍的男兒嗎？』

『羨慕他們！——爲什麼，副主教先生？——爲了他們的力氣，他們的愛情，他們的操練？最好是作一個哲學家，和滿身檻縷的、無牽無掛的人。我寧願作一隻蒼蠅的頭，而不願作一匹獅子的尾巴。』

『這可怪了，』牧師夢幻地說，『一件漂亮軍服究竟是漂亮的呵。』

來。

甘果瓦看見他若有所思的樣子，便離開他，走去瞻望旁邊一座房屋的拱門。他拍着手回

「你要不是那麼一心想着那些戰士們的漂亮服裝，副主教先生，我就會請你去看看那道大門，我常常說，俄倍西先生的房子有一個全世界最優美的進口。」

「比埃爾·甘果瓦，副主教說，『你把那個吉卜西女郎怎麼樣了？』

「拉·愛斯梅哈爾達嗎？你怎麼突然轉換了話題！」

「她不是你的妻子嗎？」

「是的，由碎瓶而締結的婚姻。我們可以作四年夫妻。那末，」甘果瓦望着副主教半帶嘲諷地說，『你常常想着這件事的嗎？』

「你，你就不再想起嗎？」

「很少想起。——我有那麼多事情……天哪，那隻小羊多漂亮喲。」

「那個波西米女郎不是救過你的命嗎？」

「那是千真萬確的。」

「子耶！也該養養了！下馬也下馬十錢？」

『我不能告訴你。我想她一定被絞死了。』

『你相信是嗎？』

『我不能斷定。當我看到人家想絞死人的時候，我就抽身退開。』

『這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嗎？』

『等一等。人家告訴我說她躲在聖母院裏，她在那兒很安全，我聽了非常高興，但我不能知道她的羊兒是不是也一樣被救去了——這就是我關於這件事所知道的一切。』

『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多姆·克羅德一直低沉、緩慢、幾乎嘶啞的聲音，忽然變得響亮起來，叫喊道，『她的確是躲避在聖母院裏的。但是三天之後，法庭仍然要把她抓來絞死在格雷勿方場上。國會已經採取了這個計劃。』

『那真可悲！』

牧師一霎眼之間又回復了冷淡和平靜。

『是哪一個鬼傢伙，』詩人又說，『開玩笑地挑唆起一個重覆的命令的呢？他們爲什麼不能讓國會安靜些？一個可憐的少女躲在聖母院的飛簷下，與燕子窠爲隣，可干犯着他們什麼了？』

「世界上是有撒旦的。」副主教說。

「那是些頑強的鬼東西！」甘果瓦說。

副主教沉默了一會說：「那末，她是救過你命的？」

「就在我那些乞丐好友那兒。只差一點我就被吊死了。他們現在想起來一定要難過的。」

「你不想替她作點什麼嗎？」

「我很想呢，多姆·克羅德。可是也許我自己就得被可惡的繩子綁起來！」

「那有什麼關係！」

「什麼，沒有關係！你是慈悲的，我的老師！可是我正開始兩種偉大作品呢！」

牧師拍着自己額頭。雖然他外表鎮靜，可是有猛烈的動作時時洩露他內部痙攣。「怎樣才能救她呢？」

「老師，」甘果瓦說，「我回答你：Il Padelle，這是土耳其話，意思是「上帝就是我們的希望。」」

「怎麼改也呢？」克羅德夢幻也重覆着。

輪到甘果瓦拍起自己額頭來了。

「聽我說，我的老師，我是有想像力的。我會給你想到些計策。——可不可以請求國王的恩典？」

「向路易十一請求恩典嗎？」

「爲什麼不能？」

「那是去取餓虎口裏的骨頭呵！」

甘果瓦思索着另一些計策。

「好吧，有了！——你願不願意我請求保姆們檢查，說那少女是懷孕了？」

這句話使牧師凹陷的眼睛閃爍起來。

「懷孕了！惡鬼！你是不是知道一些風聲？」

甘果瓦被他的神色駭住了。他趕忙說：「呵，我沒有我們的婚姻是一個真正的 *forismari-tagium*。我總是被關在門外。可是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要求緩刑呵。」

「笨蟲！無恥的傢伙！住口！」

「你發怒可不對呵！」甘果瓦吃吃地道，「我們可以得到緩刑，那對誰也沒有損害，而且

可以使保姆們得到四十得里的酬勞，她們都是窮婦人。」

牧師不聽他說。『無論如何她得出來！命令要在三天後執行的！並且，即使沒有那道命令，還有加西莫多！女人們有着墮落的興趣！』他提高聲音，『比埃爾閣下，我考慮過了，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救她。』

『什麼方法？至於我，我看不出還有什麼方法。』

『聽着，比埃爾閣下，記着你該用性命報答她。我要坦白地把我的意思告訴你。教堂日夜都被看守着，他們只讓他們看見走進去的人出來。你能够進去。你來吧，我要把你領到她那兒。你要同她換穿衣服，她穿上你的紅黃衣服，你穿上她的裙子。』

『這一切都很好，』哲學家說，『但是以後呢？』

『以後她將穿着你的衣服出來；你穿着她的衣服留在裏面。你也許會被絞死，但是她就可以得救。』

甘果瓦帶着很嚴肅的態度抓住耳朵。

『得啦！』他說，『這是一個決不會跑到我腦子裏來的念頭！』

出於多姆·克羅德的意外，那詩人開朗愉快的面孔，忽然陰暗起來，就像一片微笑的意

大利風景忽然遭遇到一陣悲哀的風投給太陽一層雲翳

「好吧，甘果瓦，你覺得這個方法怎樣？」

「我說，我的老師，我也許不會被吊死。可是我一定會被吊死的。」

「這對我們沒有關係。」

「真是災禍！」甘果瓦說。

「她救過你的命，你是還債哪。」

「我還有好多債是不償還的！」

「比埃爾閣下，得下決心。」

副主教命令地說。

「聽着，多姆·克羅德，」詩人狼狽地說，「你固執着這個意見，你錯了。我不懂我為什麼

要代替別人去被絞死。」

「你為什麼這麼戀戀於生命？」

「啊？有一千種理由！」

「哪些理由？願意告訴我嗎？」

「哪些理由？空氣，天空，晨朝，黃昏，月光，我的乞丐好友們，和好女孩子們的嬉戲，有巴黎的漂亮建築物得研究，有三部巨著得寫出，其中一部是反對大主教和他的風磨的……我怎麼知道，我安拉克加哥哈說他生在世界上是爲了瞻望太陽。並且，我從早至晚同一個天才——我自己——度日，那是很舒服的。」

「一個可以當小鐘來敲的頭腦！」副主教埋怨道，「嗯，誰使你的生命如此可愛，誰替你保留了這個生命的？誰使你能呼吸空氣，仰望天空，還能享有你那雲雀似的充沛和瘋狂的心靈的？要不是她，哪兒還會有你？而你願意讓她死掉，讓你得以生存的她死掉？願意讓她——那美麗、甜蜜、可敬的人，那需要世界的光明的人，那比上天還神聖的人死掉！而你這樣一個半聰明半瘋癲的傢伙，一種粗糙的東西，就像一種你以爲能走動能思想的草木，你卻要用你從她那兒偷來的生命繼續活下去，像一隻正午的蠟燭一樣沒有用場地活下去？發一點善心吧；甘果瓦總之應該輪到你爲她犧牲了。她已經先開了例了。」

牧師說得很熱心。甘果瓦先用毫無決心的態度聽着；接着他被說得心軟了，結果他作出一個悲劇的怪樣子，使他的臉子就像一個初生的嬰兒肚子痛的時候那樣。

——總之，」他靜默了一會接着說，「誰知道？也許人家不會絞死我。訂了婚的人往往不能結婚。當他們在那個屋子裏找到我，看見我那麼拙劣地穿着裙子戴着帽子，他們也許會大笑起來。——要是他們處我絞刑，好吧！繩子呵，那不過是同別一人一樣的死，或是說得好聽點，那並不是同別一人一樣的死。那是一個震動過全部生命的智者的死，可是一個非肉非魚的人，一個像可敬的懷疑論者的靈魂的死；是一個深受懷疑派和躊躇派影響的人——那兩種學說介乎天地之間，使你吊在半空——那是一個哲學家的死，而我或許已經註定如此。生活過才死是很堂皇的。」

牧師打斷他道：「那麼這件事說定了？」

「說到終了，死亡是什麼？」甘果瓦激動地繼續道。「是一個不愉快的時刻，是從「少有」到「全無」的一種買路錢。假若有人問那美加拿波里人塞赫西達會不會心甘情願地死去，他會答道：「爲什麼不會？我死後就能看見那些大人物：哲學家中的皮達戈赫，史學家中的埃加德，詩人中的荷馬，音樂家中的阿蘭伯。」」

副主教握着他的手。

「那末說定了你明天來。」

他說話時的態度使甘果瓦從沉思裏驚醒。

「啊，絕對不！」他像一個剛睡醒的人樣說道，「被絞死！那是一定的，我不願意！」

「那末別了！」副主教切齒道，「我還會找到你的！」

「我可不願這個鬼傢伙再找到我，」甘果瓦想道；他跑到多姆·克羅德背後。等等，副主教先生！老朋友中間用不着懷惡意！你對那個少女——我的妻子——發生興趣，我願意說，那很好。你夢想了一個把她救出聖母院的計劃，可是你的方法對我太不適合。我碰巧想到一個好主意。假若我有一個方法，可以不用把自己的頸子放到那活結裏去而解救她的災難呢？你怎麼說呢？那對你絕對不夠嗎？是不是必需我被絞死才能使你高興呢？」

牧師不耐煩地扯着衣服上的鈕扣。「真是口若懸河！——你的方法究竟是怎麼回事？」

「是呀，」甘果瓦自語道，並且把一個食指沉思地按在鼻尖上，「對了！那羣流浪人是一些好人。——那埃及公爵疼愛她。——只要一句話就能激起他們。——再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了。——突然一下子。——正當混亂的時候，把她帶走！——明天晚上……——他們再願意不過了。」

「用什麼方法呢，你說？」牧師搖着他說。

甘果瓦莊嚴地轉身向着他。

「別打斷我！你看我正在計劃着呀。」他又想了一會，拍手稱讚他的想法，叫着：「好極了！一定成功！」

「用什麼方法？」克羅德又惱怒地問。

甘果瓦滿面光輝。

「過來，讓我悄悄告訴你。這是一個勇敢的反攻計，它將使我們全體解除困難。天知道得承認我並不是一個笨蛋呵！」

他忽然頓了一下：「啊！那隻羊兒是同那少女在一道嗎？」

「是的，讓魔鬼把它帶去吧！」

「他們也要把它絞死的，不是嗎？」

「這同我有什麼相干？」

「是的，他們要絞死它。上個月裏他們就絞死過一隻母豬。絞刑人高興那樣做。他隨後便可以吃那動物的肉。絞死我那美麗的得加里！可憐的小羔羊！」

「我咒詛你！」克羅德叫道。「你自己就是絞刑人。你有什麼好方法救她，呆子？非得用鉗」

子才能逼出你的念頭來嗎？」

「好得很，老師；我告訴你。」

甘果瓦附在副主教的耳邊低聲向他說，一面不斷用眼光從街的這一頭望到那一頭，雖然街上一個人也沒有。當他說完了，多姆·克羅德握着他的手冷冷地說道：「好的。明天見。」

「明天見。」甘果瓦重覆道。當副主教在街的一端遠去了，他便從另一端走去，一面低聲自言自語道：「一件少有的事，比埃爾·甘果瓦先生沒有關係，人家不會說，因為他還小，他被一個龐大的計劃駭住了。比多（Biron）^①曾經放了一隻大牡牛在肩頭上；鵲鴿們，夜鶯們，燕子們，都能飛過海洋。」

二 做流浪人去

副主教回到修院，發現他的兄弟惹昂·居·木爾在他小屋門前等着他，並且爲了排遣等待他的不耐煩，用一片木炭在牆上畫了一個他哥哥的側面像，鼻子畫得很大。

多姆·克羅德幾乎沒有看他的兄弟。他想着別一些事情。那胡鬧的、快樂的面孔上的滿面光輝，往常好多次使得牧師的陰沉面色恢復明朗，現在卻不能消溶這不潔的、有毒的、停滯的靈魂上，逐日加厚的濃霧。

「我的哥哥，」惹昂怯怯地說，「我來看你呢。」

副主教連眼睛也不向他抬一抬。『還有呢？』

「我的哥哥，」那年青的僞君子說道，「你對我這麼仁慈，你給我這麼多好的勸導，所以我時常會跑到你跟前來。」

『之外呢？』

『唉！我的哥哥，你是有道理的，當你常常向我說：「惹昂！惹昂！cessat doctorum doctrina, disciplinam disciplina。惹昂，要聰明，惹昂，要用功！沒有正當理由或是不得老師許可，不要在學校外面過夜。不要打那些畢加爾人。不要像一隻目不識丁的驢似的，在學校的草料上衰惹昂，要順從老師謹嚴的責罰。惹昂，要每晚到禮拜堂去，帶着默想和祈禱，向光榮的聖母瑪麗亞唱一隻讚美歌。」啊，這是些多麼卓絕的勸導！』

『還有呢？』

『我的哥哥，你看我是一個該打的人，一個該罰的人，一個惡人，一個罪人，一個十惡不赦的人。我親愛的哥哥，惹昂把你的那些仁慈的勸告像糞草似的踏到腳下了。我受了嚴重的懲罰哪，好天爺是非常公正的。當我有錢的時候，我就享樂，狂飲，過着快活日子。呵，酒色起初是多麼可愛，過後卻又多麼醜惡！現在我一個小錢也沒有了，我賣掉了我的帽子，我的襯衫，我的夾克，再沒有快樂生活了！那漂亮的蠟燭熄滅了，我只還有一點聞起來惡臭的蠟燭油。孩子們嘲笑我。我喝白水過日子。我被悔恨和債主們苦惱着。』

「唉！最親愛的哥哥，我很想安排一個較好的生活。我到你這兒來，充滿着悔恨的心情。我是懺悔者。我承認。我用拳頭重重地捶打自己胸膛。我有很多理由希望有一天成爲杜赫西學院的學士和副學監。此刻我更覺得我適於作那種職業。可是我再沒有墨水了，我得重買；我再沒有鋼筆了，我得重買；我再沒有紙張了，我得重買；我再沒有書籍了，我得重買。爲了這些，我需
要一點錢。我到你這裏來，心中充滿愧悔。」

「這就是你的全部要求嗎？」

「是的，」那學生說，「一點兒錢。」

「我沒有。」

於是那學生帶着又嚴重又堅決的態度說：「好吧，我的哥哥，我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訴你別方面已經給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議和計劃。你不願給我錢嗎？——不願嗎？——那末我將做流浪人去。」

說出這個奇怪的決定的時候，他裝出阿加克斯 (Agassiz) 的樣子，等待着雷霆降落到他頭上。

副主教冷冷地對他說道：「作你的流浪人去吧。」

惹昂深深地朝他鞠了一躬，吹着口哨下樓去了。

當他經過修院的前庭，走到了他哥哥的密室窗下的時候，他聽見窗子開了，抬頭看見副主教莊嚴的頭伸出在窗口上。——『滾到魔鬼那兒去吧！』多姆·克羅德說；『這將是你從我這兒拿去的最後的錢了。』

同時牧師扔給惹昂一個錢袋，把他額上打出一塊疙瘩來，惹昂又惱怒又高興地拿着走了，就像一隻狗被人用一塊髓骨打了一記似的。

三 快樂萬歲！

讀者也許沒有忘記怪廳有一部分是被城垣的古老牆壁圍繞住的，城垣的好多城樓從那時就已開始傾圮。這些城樓中有一座被流浪人們改作了俱樂部。下面的廳子作成了個酒店，而上面一層派作了其他用場。這座城樓是那些流浪人們聚集的場所之中最活躍的，因之也就最可怕的一處。那是一個日夜鬧嚷噲喻不停的蜂房。晚上，當那乞丐社會裏其餘的人都睡覺了，當那可怕的地方再沒有一個窗戶裏還有亮光，當人家再也聽不到那些無數房屋裏，那些賊窠子裏，那些偷來的或私生的男女小孩之間有一聲叫喊的時候，人們還能從那城樓裏的聲音，從那同時在火爐上、窗子上、牆縫裏，和一切縫穴裏透出來的深紅的火光，知道那快樂的城樓裏面在幹些什麼。

地窖於是成了酒店。要下到地窖得經由一道低低的門，和一道同古典的亞歷山大式

樣粗糙的樓梯。門上有一塊有着奇怪圖畫的招牌，畫着幾個新的梭爾和一些殺死了的鷄子，下面寫着這樣的雙關語：『死者來此按鈴』（Aux sonneurs Pour les trépassés）。^①

有一晚，當巴黎每座鐘樓上都敲着熄燈鐘的時候，那些巡夜軍警們如果被准許走進那可疑的怪廳，就會看到流浪人們的酒店裏擁擠着比往常更多的人，比往常更喝得多，更咒罵得厲害。在外面，廣場上有大羣的人在低聲談話，好像在安排着什麼重要計劃；這裏那裏地有一個傢伙蹲伏着，在石地上磨着一把生鏽的鐵劍之類。

在酒店裏，酒和賭博對於那晚盤据在流浪人們心中的念頭，成了有力的消遣，要從他們談話裏猜出他們的計劃是很不容易的。只是他們的樣子顯得比往常興奮，可以看到他們每人腿上都閃耀着一種兵器，一把鈎刀，一柄斧頭，一根大木棍，或是一隻老火繩槍的槍托。

那廳子是圓形的，很大，可是桌子擺得很擠，喝酒的人又那麼多，以致酒店內部的男人，女人，凳子，啤酒瓶，喝着酒的人，打着盹的人，玩着的人，健全的人，殘廢的人，都好像雜亂地投在一起，就像一堆牡蠣壳似的。桌子上燃着一些脂油燭；但那酒店裏真正的光亮，那把酒店照耀得

像個歌劇場似的，則是那爐火。這地下室很潮濕，即使在大熱天裏人家也從來不讓爐火滅掉；一個有雕刻的大壁爐，聳起粗陋的柴架和別一些廚房用具，裏面燃着木柴和煤炭和熊熊火焰，在夜晚的鄉村街道裏，把影子照到對面通紅的牆上，就像鐵廠的窗戶似的一隻很大的狗，一本正經地坐在中央，轉動着火爐前面一根放滿食物的烤肉用的鐵杆。

雖然很雜亂，但是一眼就能看清楚這一大羣人分成三個主要集團，圍繞着讀者已經認識的三個人物。這三人中有一個穿着破成片片的奇怪的東方舊衣服的，便是馬紀亞·韓加底·斯波加底，埃及和波西米的公爵。這惡漢坐在一張桌子上，架起雙腿，伸着一個指頭，用很大的聲音在給那圍繞着他的許多目瞪口呆的面孔，上着役使鬼怪的幻術和不用鬼怪的幻術的課程。另一羣人圍繞着我們的老朋友，勇敢的居恆國王，全身武裝。克羅班·徒意福，態度嚴肅，聲音低微，在整理一個掠獲來的裝滿武器的火桶，那火桶開了蓋，巍然立在他的面前，大堆的斧頭，劍，小盆，鎧甲，獵刀，槍頭，鏢子，鑽子，都好像大量的蘋果同葡萄似的從裏面湧出來。每人任憑高興自取一件——有的人取一個頭盔，有的人取一隻長劍，有的人取一把有藍柄的匕首。連孩子們也武裝起來，還有些帶着護心鏡和武裝着的小頑童，在那些大丑角似的狂飲者的腿膝間跑來跑去。

最後是那第三組人，頂鬧嚷，頂快活，人類也頂多，佔據着凳子和桌子，在他們中間有一些尖銳的咒罵聲，從那些從頭到脚的武裝下迸出來。一個也像這樣全身披掛的人，差不多全身都看不見了，只看見一個大而無當的、紅紅的、鼻孔朝天的鼻子，一束棕色的頭髮，一張淺紅的嘴，和兩隻大胆的眼睛。他胸前藏滿了匕首和矮刀，腰上掛着一把長劍，左邊有一把粗糙的弓弩，面前放着一大瓶酒，他時時喝一大口。圍繞着他的人們都在笑着，罵着，喝着。

在二十個次要的小草之外，還有一些頭上頂着大罐子走來走去的男女僮僕，俯身玩着彈子戲，骰子戲，和熱狂的 *timewit* 遊戲，一個角落裏在吵架，另一個角落裏在接吻；從這些景象，你便可以對全體有了一個印象了；熊熊的火光照耀着他們，使他們成千的巨大怪異的影子在那酒店的四壁上舞蹈。

至於那裏的喧鬧聲，那就像是連續敲響着的鐘裏面的轟鳴。

炙肉時承油滴用的鍋，油滴翻着泡沫，用它連續的叫聲填滿那從廳子這端到那端時時增加的話聲之間的空隙。

在這些喧鬧聲中，有一個哲學家坐在酒店底端火爐角上一張凳子上面沉思着，他雙腳

「來，快趕緊，武裝起來！一點鐘以後就出發！」克羅班·徒意福向他的隊員們說。
一個女孩子顫聲唱着：

晚安，我的父親和母親！

最後的人們要把火遮掉。

兩個鬪牌的人吵嘴起來：「無賴！」兩人中臉孔頂紅的那個叫道，同時向另一個伸出拳頭，「我要把你指給俱樂部的人看。你可以有在國王陛下的鬪牌會裏填補米斯蒂格西一角的資格呢。」

「蠢貨！」一個諾爾曼人叫道，從他的用鼻音說話的聲調就很容易認出他，「我們是像加約維爾的聖人們一樣在這兒脹飽了！」

「我的兒子，」埃及公爵用他的尖聲向他的聽者說，「法國的巫士們不帶着掃帚或別的東西去參加安息日會，也不用油膩，也不用牲畜，只用一些符咒；意大利女巫士們往往弄一隻羊在門口等他們。他們全都必得從煙囪裏走出屋子。」

一個全身披掛的青年的聲音高過衆人：「呀呀呀呀！」他叫喊道：「我今天第一次武裝流浪人！我是流浪人了！百一滴酒給我！朋友們，我名叫惹昂·孚羅諾·居·木蘭，我是一個紳士。我以為假若上帝是憲兵。他一定是個掠奪者。弟兄們，我們將會非常順利。我們都是一些有價值的人。把教堂圍住，從所有的門衝進去，把那漂亮的女郎拉出來，把她從法官們那兒救出來，從牧師們那兒救出來，搗毀修院，把大主教燒死在他的府邸裏，我們會在一個荷蘭市長還沒有喝完一盆湯的時候就把一切作好。我們的理由是正當的，我們要搶劫聖母院，那是一定的。我們要絞死加西莫多。你們認得加西莫多嗎，女士們！你們看見過他在降靈節星期日那天在那口大鐘上喘氣嗎？天知道，那真是漂亮呀！你會說那是一個魔鬼跨在一個食屍鬼身上呢。

——朋友們，聽我說。我從心底是一個流浪人，我從靈魂裏是一個乞兒，我生來就是一個叫化子。我曾經很發財，我把我的財產都吃光了，我的母親希望我作軍官，我的父親希望我作副主教，我的伯母希望我作檢查顧問，我的祖母希望我作國王的首席書記，我的伯祖母希望我作短袍保存人，我自己作了流浪人。我把這件事告訴父親，他就當面咒罵我，告訴我母親——可憐的老婦人——她就哭起來，並且像那火上的炙肉一樣噓着氣。快樂萬歲！我是一個真正

倫 (Sassus) 酒了，噲囉囉的。我很喜歡——嚇！有一籃酒給我潤喉！』

這時羣衆大笑喝彩，看見衆人圍住他，那學生便叫喊道：『呵！漂亮的聲音！Populi debac-
chantis populosa debacchatio！』於是他唱起歌來，眼睛好像興奮地狂熱，用一種就像晚
禱樂曲的聲音唱着：『*Qvae cantical quae organa! quae cantilenae! quae melodie hic
sine fine decantantur! sonant melliflua hymnorum organa, suavissima angelorum
melodia, cantica cantivorum mira……*』¹ 他忽然又停住了：『見鬼的酒家，給我晚飯吃
吧！』

於是比較靜了一會，這時輪到埃及公爵用尖銳聲音命令波西米人們道：『……俗黠取
名安君，狐狸取名藍足或叫林中奔跑者，狼取名灰足或金足，熊取名老人或祖父。——扮地靈
的人要使自己被人看不出來，自己卻要能看見一切看不見的東西。——每隻受過洗禮的癩
蝦蟆都得穿上紫紅色或是黑色的衣服，頸子上繫一隻鈴子，腳上繫一隻鈴子。老祖父帶頭，老
祖母斷後。——這是能够使女孩子們裸體起舞的魔鬼西特亞加沙呵！』

『憑彌撒發誓！惹昂插言道，『我願意作魔鬼西特亞加沙。』
這時流浪人們還在酒店的另一頭一面談話一面繼續武裝着。

「可憐的愛斯梅哈爾達！一個波西米人說，『她是我們的姊妹，我們一定要把她從那兒救出來。』」

「她還在聖母院裏嗎？」一個猶太人樣子的小販說。

「是呵，天知道！」

「好吧，同伴們，」小販叫道，「到聖母院去！並且在那裏面的費埃阿爾和費須熊的小禮拜堂裏有兩座雕像，一個是聖·讓·巴甫狄斯特，另一座是聖·安東尼，通通是金的，一共要值十七個金馬克另十五個埃斯泰，那一對白銀鍍金的座脚也要值十七馬克另五盎司。我知道，我是一個金匠呵。」

這時惹昂的晚飯拿來了，他俯向身邊的女郎的頸子，叫道：

『憑聖·弗爾特·得·呂格 (Saint Voult-le-Lucques) —— 人們叫他聖·果格呂』

① 法國一村鎮名。

② 「什麼歌聲！什麼樂器！這兒唱着什麼樣的歌曲！同節拍呵！流麗的風笛吹奏着讚美詩，這是天使的曲。」

——發誓！我是十分快樂的！我的面前有一個呆子帶着大公爵的狡猾樣子看着我，左邊有一個牙齒長得遮住了下巴的傢伙。我好像是紀埃（Tré）^①元帥坐在彭多瓦斯（Pontoise）的座位上，我右邊靠着一個乳房。——穆罕默德的身體呵！同伴！你的樣子很像骨器商人，你卻跑來坐在我旁邊！我是貴族，商人和貴族是不相投的。滾到那邊去吧，——呵，你們那邊的人！別打架！怎麼，巴甫蒂斯·克俄格·瓦絨，你有那麼一個漂亮的鼻子，怎麼冒險去嘗那傻瓜的拳頭呵！蠢貨！Non cuiquam datum est habere nasum ^②——你真神聖，紅耳朵的加格林！可惜你沒有頭髮。——呵啦！我名叫惹昂·孚羅諾，我的哥哥是副主教。讓魔鬼把他抓去吧！我說的都是實話。作了流浪人，我心甘情願地放棄了我的哥哥，允許我分居一半的天堂裏的住宅。Dimidium domum in paradiso。我認清了目標。我有一條值得驕傲的蒂赫夏浦街，所有的女人都愛我，這件事就像聖·埃洛綺是個金匠一樣真確，就像巴黎這個好城市裏的五種職業就是皮匠、製皮商、皮帶商、錢袋商和苦力一樣真確，就像聖·洛昂被人用些鷄蛋壳燒烤一樣真確。我向你們保證，同伴們。

要是我說謊，

我一年前就不喝胡椒湯！

可愛的人，月光亮極了，從氣窗裏向那邊望，看風亂捲着那些雲片！我也把你的衣服弄皺得就像那個樣子。——女孩子們把燭心剪一剪——男孩子們也剪——回教徒的基督呀！我吃的是什麼，周比得呵！呵！我在你們這些無賴的頭上沒發現頭髮，卻在煎蛋上發現了頭髮！老婦人！我喜歡沒有頭髮的煎蛋。讓魔鬼把你作成個胖鼻子——倍爾雷比特的漂亮女店主，無賴們在你的店裏用叉子梳頭髮呢！

這樣說着，他把他的凳子摔破在石地上，用頂尖的嗓音唱道：

我沒有我自己，

我發誓，憑上帝的血！

也沒有信仰，也沒有法律，

也沒有火爐，也沒有宅邸，

也沒有國王，

也沒有上帝！

這時，克羅班·徒意福已結束了分配武裝的工作。他走近甘果瓦，後者正彷彿沉入了一個深深的夢幻，雙腳放在柴架上。『比埃爾朋友，』居恆國王說，『你想着什麼鬼事情呵？』

甘果瓦帶着一個悲哀的微笑轉身向着他：『我喜歡火，親愛的先生，並不僅僅是因為它能够烤暖我們的腳，或是燒我們的晚飯，而是因為它有着火星。有時我消磨幾個鐘頭望着這些火星。我在這黑色的火爐背上的星星裏發現了成千的東西。那些星星也是一些世界哪。』

『我要是懂得你的話，讓雷劈了我！』居恆國王說，『你知道幾點鐘了嗎？』

『我不知道，』甘果瓦答道。

克羅班於是走向埃及公爵。

『馬紀亞同志，』他說，『這一刻鐘不妙。聽說國王路易十一正在巴黎？』

「那我們更有理由把我們的姊妹從他們掌握裏救出來。」那老波西米人回答說。

「你說這話很有丈夫氣，馬紀亞。」居恆國王說。「不過我們要從容地作，不必害怕教堂會有什麼抵抗。那些大敵只是些野兔，而我們是強壯有力的。那些國會裏的人們明天去尋找她的時候，正好陷入牢籠！教皇慈悲！我們可不願意人家絞死那美麗的女孩子！」

克羅班走出酒店。

這時，惹昂正用沙啞的聲音嚷道：「我喝呵，吃呵，我醉了，我是周比得——哎，凶手比埃爾，要是你再像那個樣子望着我，我要用指頭彈你的鼻子了。」

甘果瓦呢，他才從他的沉思裏驚醒，看着他周圍的狂亂鬧嚷的景象，在牙齒縫裏嚼咕道：「Luxuriosa res vinum et inmultuosa ebrietas。」^① 唉，我不喝酒是很有道理的，聖·伯洛瓦說得好：「Vinum apostatare facit etiam sapiente。」^②

這時克羅班回來了，用打雷一樣的聲音喊道：「半夜了！」

① 酒是淫樂的東西，使人酩酊。——英譯者註。

② 「或西也走八月望。」——英譯者註。

一聽到這個字，人們就像正在奔馳着的馬隊受了一踢似的，所有的流浪人，男人們，女人們，小孩們，結隊走出了酒店，響起一片武裝和兵器的聲音。

月亮隱到雲幕裏去了。

怪廳頓時幽暗起來。沒有一綫光亮，但是它並不荒涼。可以看得清一羣男女在那兒低聲說話。可以聽得到一些嗡嗡的低語，看得見各種武器在黑暗裏發亮。克羅班站到一塊大石頭上。『排隊，乞丐們！』他喊道，『排隊，埃及人！排隊，加里雷！』黑暗裏有一陣騷動。大羣人彷彿排成了一個行列了，過了一會兒，居恆國王又高聲說：『現在，靜悄悄地穿過巴黎街道！通行口！』令是：小匕首在刀鞘裏！要到了聖母院！才准點火開步走！』

十分鐘之後，巡夜騎士們在那悄悄走下俄向惹橋的黑壓壓一隊人面前逃跑了，這隊人是沿着那些從各方面穿過稠密的阿爾區的彎彎曲曲的街道走去的。

四 一個惡作劇的朋友

當天晚上，加西莫多還沒有睡覺。他剛剛最後一次巡視了教堂。當他關門的時候，他沒有注意到副主教走過他身邊，也沒有注意到他做出譏諷的樣子看着他留心地拴上和鎖上那大鐵門——它使得那巨大的雙扇門牢固得像一道牆一樣。多姆·克羅德比往常有心事的樣子。此外，自從那一次黑夜遇險之後，他待加西莫多非常殘酷；雖然他常常威嚇他，有時甚至打他，可是什麼也不能動搖那忠實的敲鐘人底決心、耐心和虔誠的忍從。他從副主教方面感到了一切，一些咒罵，一些恫嚇，一些拳腳，他不責備一句，也不嘆息一聲，只有當副主教爬到塔樓的樓梯時，他使用不安的眼睛跟隨着，可是副主教自己也當心着不再在吉卜西女郎面前出現。

那天晚上，加西莫多對那些被忽略了鐘——加斯克林、瑪麗、蒂波得——看了一眼之

後，便爬上了靠北那座塔頂上把他的關得好好的燈籠放在鉛皮上，開始向巴黎瞭望。我們已經說過，那晚是很黑暗的，巴黎在那時可說是完全沒有光亮，呈現到眼中的是一堆雜亂的黑黑的房屋，被微白色的塞倫河到處截斷。加西莫多再也看不到一綫亮光，除了遠處一所教堂的窗子上還有一道光亮，那教堂的模糊幽暗的輪廓在聖·安東尼門那個方向清楚地突出在一切屋頂之上。那裏也有人沒睡覺呢。

敲鐘人讓他的獨眼在夜晚有霧的天際浮盪着，他感覺內心有一種不可解釋的騷動。好多時日以來，他都防衛着。他看見教堂周圍不斷地徘徊着一些面色陰暗的人羣，眼睛不離開那少女避居的屋子。他想着他們大概安排着什麼不利於那不幸的避難者的計劃。他猜想他們大家都對她懷着一種仇恨，就像他們曾經對他懷着的一樣，他猜想馬上會發生什麼事情。他也就防護地站在塔上，『重復觀看，』像哈布雷所說，輪流地望着小屋和巴黎市，像一隻狗似的，滿腹猜疑地守護着。

忽然，當加西莫多用那隻大自然爲了補償他而使之銳敏到幾乎能代替他其他器官的獨眼仔細審視這座大城的時候，他彷彿看見老倍雷特西碼頭上有些奇怪的東西，在那方面有些騷動，那伸出在白色河流上的欄杆的黑色輪廓，不像其他碼頭的欄杆那麼挺直和安靜，

它看來彷彿一條河流的波動的浪頭，或一大羣行進着的人們的頭顱。

這使他覺得奇怪。他加倍留神看。那動着的人羣彷彿向城區移近來。此外沒有一綫光亮。這個動着的人羣彷彿在碼頭上停了一會，接着漸漸遠了，好像是穿行在小島之內，接着完全停住不動，而碼頭的輪廓也重新恢復挺直不動。

當加西莫多想盡方法猜尋的時候，那動着的人羣彷彿進入了巴赫維街，這條街是從聖母院前面伸展到城區裏的。最後，在層層黑暗之中，他看見一隊人穿過街道而來，一會兒之後，便佈滿在整個巴赫維方場，黑暗裏什麼也看不清，只能看出那是一大羣人。

這個景象是可怕的。可能是因為這個奇怪的行列，彷彿儘量避免着給人看見，小心保持着靜寂。這時卻不可避免地有了一點聲音，雖然只是一些腳步聲。可是這個聲音到不了我們這位聾子的耳朵裏，而這個他看不清也聽不清他們一點什麼的大羣人，在他附近騷動着，行進着，對於他卻只像是一羣死寂的、啞默的、空虛的人，懸吊在霧靄裏。他覺得彷彿看到一層充滿了人的霧氣向他瀰漫過來，看到影子在影子裏面移動。於是他的恐怖又回復了，要留心守護那吉卜西女郎的意念又回到了他的心裏。他模糊地覺得臨近了一個暴動。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用一種人家想不到他那麼簡單的頭腦裏會有的很好很敏銳的理智，擇選他應取的

行動。他應該來喚醒那吉卜西女孩嗎？該讓她逃避開嗎？從哪兒逃呢？每條街都被包圍了，教堂背後又臨着河。沒有一隻船！沒有一條出路！——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自己在聖母院的門限上抗拒而死，至少可以抵抗到有救援到來的時候，而不用驚擾拉·愛斯梅哈爾達的睡眠；那不幸的人還可以有足夠的時間醒來就死。一下了這個決心之後，他便開始更安靜地察看着「敵人」。

巴赫維方場上的羣衆越來越增多。他只猜到他們大概只弄出了極少的聲響。因為那方場周圍的街道裏的窗戶通通都還好好地關閉着。忽然一道光照射亮起來，一會兒就有七八隻火炬在人頭上燃起，把火光散播在黑暗裏。於是加西莫多清楚地看到巴赫維方場上騷動着可怕的一大羣衣服破爛的男人和女人，帶着鎌刀、鎗矛、尖鋤，和尖戟，千萬隻尖頭閃閃發亮。到處有一些鐵叉像角一樣伸出在面目可怕的頭上。他模糊地記得這一羣人，好像就是曾經在幾個月之前參加過愚人之王的選舉的。一個一手持火炬一手持短棍的人，爬到一個木樁上，像在演講，同時那奇怪的隊伍變動了一下，彷彿都站到各自的位置上把教堂圍困起來。加西莫多拾起燈籠，下到兩塔之間的平台上去，更近地觀看並且安排抵抗的計劃。

克羅班·徒意福到達了聖母院高高的大門前，的確已經把他的隊伍排成陣勢。雖然他

不希望會有什麼抵抗，但他還是像一個謹慎的將領似的，決心保持秩序，以便在必要時抵抗從看守人或從 *one-vingts* 方面而來的任何突然的襲擊。他把他的隊伍排成梯形，從高處和遠處看去，你會以為那是埃克羅姆戰爭中的羅馬三角陣，或亞歷山大的豬頭陣，或居斯達夫·阿多爾夫著名的楔角陣。這個三角形的基部在廣場最遠的一端，堵住巴赫維街；它的這一邊正對着聖母院，另一邊對着聖·比埃爾·俄·伯夫街。徒意福站在頂上，同着埃及公爵，我們的老朋友惹昂，和幾個最勇敢的流浪人。

在中世紀的城市裏，流浪人們在這個時候作這種冒險，並不算什麼稀罕的事。我們今日的所謂『警察』那時是沒有的。在所有各城市裏，甚至在最奇特的都會裏，都沒有任何單獨的集中的、有規律的武裝力量。封建制度用一種奇怪的方式組織這種社會。一個城市裏蒼翠着成千的領地，把它劃分成各種形式和大小。於是有成千的互相磨擦的警察，也就等於一個警政都沒有。比如在巴黎，有一百四十一個各自獨立的領主，要求着道德上的權利，有二十五個領主要求着裁判權和免役權，從屬領着一百五十條街時的巴黎大主教，到屬領着四條街的鄉村聖母院的牧師。封建時代所有的法院推事們，只認得國王的無上威權。他們對於一切都**有權柄**。一切都在他們手裏。路易十一這個不倦的工作者，他開始大大地毀滅了封建大廈，赫

西里同路易十四爲着王室的利益繼續下去，米拉波爲着人民的利益而將這個工作完成，路易十一曾經努力打破這佈滿巴黎的領地網，胡亂地到處設制兩三個普通警察。於是在一四六五年，居民們奉命天一黑就在窗子上燃起蠟燭，把狗關在家裏，違者處絞刑；同一年裏，居民們又奉命每晚用鐵門把門門上，禁止在黑夜裏帶着匕首或別的武器出門，可是，才過了不久，所有這些市政法規又被忽略了。市民們儘風把窗子上的蠟燭吹滅，儘他們的狗在外面遊蕩；鐵門除非在遭遇到攻擊時才被門上。禁止懷着兵器在街上走的命令，沒有引起什麼改變，除了使斷頸街的名字變成了斷頸街，這就算是一個顯明的進步了。古老的封建管轄制度仍然存在。無數的執行吏和領主把城市劃分成無數區域，一個個互相擁擠，推碰，糾纏，穿插；守衛、副守衛和近衛，都沒有用處，帶着武器的盜竊、搶劫、騷動等等事情，從他們之下溜過。在這種混亂狀態之中，一羣強盜在最稠密的地帶襲擊宮廷、府邸、民房之類的事情，是很普遍的。通常，鄰人們是不來干與這類事情的，除非搶到了他們自己家裏。他們對於失火的事充耳不聞，關上他們的窗板，封住他們的門扉，聽任人家同着守衛們（或是沒有守衛）鬧鬧嚷嚷。第二天早晨，巴黎城裏就到處傳說着：『昨天晚上埃第恩·巴赫倍特家裏被搶了。』或是：『馬赫夏爾·克雷蒙被捉住了。』等等。所以，不僅在皇家宮室，盧浮宮，皇宮，巴士的，杜赫雷，各自的牆上都有

雉堞，大門上都有鐵閘，就是在小布朋宮，桑斯飯店，安古羅姆客棧等地方也有那些設備。教堂則以他們的神聖爲自衛。它們中也有的有着防衛設備，但聖母院不是那樣。聖·惹赫曼·勃雷的修院有着爵堡似的雉堞，它用以製成大砲的銅遠比製成鐘的還多。在一六一〇年還看得見它的砲台，現在則教堂也幾乎看不見了。

還是來談聖母院吧。

當最初的安排停妥之後——爲了表示流浪人們的紀律，我們必須說明，克羅班的命令是靜靜地，帶着可敬的謹慎執行的——最前面的一排人爬到巴赫維的欄杆上，用嘶啞的、乾燥的聲音呼叫着，轉向着聖母院，揮動着他們的火炬，火光被風吹散着，又被它自己的煙霧所遮蔽，使教堂的前牆一會兒看得見，一會兒又看不見了。

「路易·得·波蒙——巴黎的大主教，國會的議員，我克羅班——徒意福——居恆國王，大克瓦斯，乞丐王子，愚民們的主教，我向你說：有我們的被錯判了巫術罪的姊妹，躲避在你的教堂裏；你應該是她的隱蔽者和救助者。但是現在國會又想重新把她逮捕，而你卻同意了；要是沒有上帝和流浪人們，她明天就要被絞死在格雷勿方場。所以我們到你這兒來，大主教。如果你的教堂是神聖不可犯的，我們的姊妹也是；如果我們的姊妹不是神聖不可犯的，你的教

堂也不是。所以我們勸你把那個少女還給我們，假如你想救你的教室的話：不然我們就要把她帶走而且還要搶劫教堂。這樣也好。我爲此發誓，樹起我的旗幟；上帝保佑你，巴黎主教！」

不幸加西莫多聽不見這些用陰沉粗魯的莊嚴態度說出來的話，一個流浪人把旗遞了給克羅班，他便把它嚴肅地插在兩個石板之間。那是一把叉子，叉着一塊滴着血的肉。

之後，這位居恆國王回轉身來，用眼睛巡視他的隊伍，那是一個龐大的集羣，他們的眼光都像他們的刀鋤之類一樣亮閃閃的。停了一會兒他叫喊道：『向前衝，孩子們！盡你們的責任，猛漢們！』

三十個強壯的傢伙，腿脛粗壯，臉色像黑鐵一般，從行列裏跳出來，肩膀上帶着大鎚、鋤頭和鐵桿。他們走到教堂的大門前，升到階梯上，一會兒就看見他們已經伏在尖穹窿下面，用他們的鋤頭和鐵桿在敲打大門。一羣流浪人跟上去幫忙或是觀看。門前的十一級階梯上全站滿了人。

門關得很緊。『見鬼，它又緊又牢！』一個說道。——『它很舊了，但它的關節很硬！』另一個說——『勇敢些，同志們！』克羅班回答道。『我敢用我的頭去碰拖鞋打賭，你們一定會不驚醒一個聽差就把門打開，把那女孩救出來，把最高的神壇搶空。再來！我相信鎖已經被搖鬆

了。」

克羅班忽然感到背後有一個可怕的破裂聲，便停住了。他回轉身去。從空中掉下來了一根巨大的樑柱，把教堂石階上的流浪人壓碎了十二個，落到石地上發出大砲一樣的響聲，還把幾個流浪人們的腿打傷了，他們都驚恐地呼號着四處逃開。一霎眼之間，巴赫維方場上便逃之一空。那些黑漢，雖然藏在穹窿之下，也棄門而逃，克羅班自己也退到離教堂很遠的地方。

『我剛剛躲過它！』惹昂叫道。『我感覺到了它激起的一陣風，我敢發誓！可是屠夫比埃爾被打死了。』

很難描繪什麼樣的恐怖同着那根樑柱一齊落到了這羣強盜之中，他們好一會把眼睛盯在空中，他們害怕那根木頭，遠甚於國王的兩萬弓箭手。『撒旦！』埃及公爵咆哮道，『這看來不像是玩兒的！』——『這是從月球上掉下來的一塊木頭，』安得尼·勒·虎惹說。

『那末，』法郎梭·相得勃勻說，『人家就要說月亮同聖母是好朋友了！』——『一千個教皇！』克羅班叫道，『你們都是一羣笨蛋！』可是他仍然不知道怎樣解釋那掉下來的樑柱。

這時人們一點也看不清教堂的前牆，火炬照不到它的頂上。那可怖的樑柱躺在巴赫維方場中間，只聽到那些可憐的人們在它掉下時挨了一記或是胸腹被打傷了的呻吟聲。

居恆國王在第一陣驚惶過去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個使他的同伴們信以為真的解釋。

「天罰的！是不是他們用大砲自衛了呢？那末，殺呀！殺呀！」

「撕殺呀！」羣衆慌亂地重覆着。於是一些弓箭和火繩鎗向着教堂的前牆上射去。

在這陣驚人的喊聲中，四周的住戶人家也都驚醒了，一些窗子打開了，一些戴着睡帽的頭和拿着蠟燭的手出現在窗戶上。「向那些窗子射擊！」克羅班喊道，……這些可憐的市民，還來不及向這暴怒的擁擠的一羣人投去匆忙的胆怯的一瞥，便嚇得汗流滿面地回到他們的妻子身邊，大家互相詢問說是不是聖母院前的巴赫維方場上在舉行巫士們的安息日會，或者又是一次布爾貢第人的襲擊，好像一八六四年一樣。於是男人們害怕着搶劫，女人們害怕着暴行，大家駭得發抖。

「殺呀！乞丐們重覆地喊着。可是他們不敢近前。他們望望教堂，又望望那根樑柱。那樑柱動也不動。教堂仍保持着平靜荒涼的樣子，可是總有點什麼使得流浪人們喪膽。

「工作呀，猛漢們！」徒意福喊道，「衝開大門！」

沒有誰走一步。

「天雷打的！」克羅班說，「都是些連一根木頭都怕的傢伙！」

一個年老的猛漢對他說

「頭目，並不是那根木頭使我們害怕；可是那大門完全用鐵門闩上了呀。鋤頭把它沒可奈何。」

「那末你們要用什麼才能把它打開呢？」

「呵！我們得用一隻破城鎗。」

居恆國王勇敢地跑到那可怖的樑柱跟前，把腳踏在上面。——「這裏有一個，」他叫喊道，「這是那些大砲送給你們的，」於是他向教堂那邊行了一個滑稽的禮說：「謝謝，大砲們！」這個勇敢的行為發生了效果，樑柱的魔力被打破了。浪人們重新鼓起勇氣；一會兒那沉重的柱子，像一根羽毛似的被兩百隻有力的胳膊抬着，猛烈地向他們曾經徒然想打開的大門掃去。在燃照在方場裏的一些火炬的微弱的光裏，那根柱頭同抬着它的人們，看起來就像一隻百足巨獸低着頭在攻擊一個石頭的巨人。

那柱頭撞過去，那半金屬的大門就像一面大鼓似的響起來；它沒有被打開，但那教堂整個兒動搖起來了，人們聽到教堂深深的內部像在嘆息。同時，一陣石子就像雨一樣從前牆頂上落到那些攻擊它的人身上。——「見鬼！」惹昂叫道，「是不是那兩座塔把那些欄杆柱子

扔到我們頭上來了！』可是他們已經有了推動力，居恆國王說得對，是大主教在自衛了，於是人們更勇猛地攻打大門，不顧石子從左右打到他們頭上。可驚的是那些石子一個接一個地打下來；而且很快地接連不斷。乞丐們時時一下子挨到兩個，一個打在腿上，一個打在頭上，很少不打中的。攻打的人們腳下已經有一大堆人被打死了或打出了血，於是他們更狂怒起來，不斷地重新振作精神。他們繼續用那大柱子一下一下平均地撞着大門，石塊像雨一樣落下來，門呻吟着。

讀者一定能猜到這種出於流浪人們意料之外的抵抗，是來自加西莫多。機會不幸地被這個勇敢的聾子利用了。

當他走下了兩塔之間的平台，他腦子裏的念頭非常雜亂。他沿着長廊跑了一陣，跑過來又跑過去，像瘋子似的，從高處看着流浪人的隊伍預備衝進教堂，他向上帝（或是向魔鬼）請示着援救那吉卜西女郎的方法。他曾經想過爬到南邊的鐘樓上敲響那驚人的大鐘，可是他想當他能夠把瑪麗敲響一下之前，恐怕教堂已經被衝破十次以上了。正在這時鐵匠們搭着凳子爬到了大門上。該怎樣辦呢？

忽然，他記起匠人們成天在修補南邊那座塔的牆壁、柱架和屋頂。這是一綫光明。牆是石

頭的，屋頂是鉛的，柱架是木頭的。（那個柱架又大又密，人家稱它爲「森林」）

加西莫多跑到這座塔上。那下面的屋子實際上是裝滿着建築材料的。那裏有石柱，鉛頂，一捆捆已經鋸好的木條，一堆堆的灰砂。整個兒就是一座工廠。

時候已經很迫切了。鋤頭和鐵錘在下面敲打着。用着迫近危急時的那種巨大力氣，他在那些柱頭中抬起一根最重最長的，把它從窗口伸出去，接着又在塔外把它抓住，把它從圍繞着平台的欄杆角上滑出去，使它從空處射下去。那巨大的木頭，從六百呎的高處，擦過牆壁，弄破了一些雕刻，穿過空間時獨自旋轉了幾下，就像風磨的輪翼一樣。最後它接觸到地面，便引起了可怕的叫聲，那黑黑的柱子在地上彈動，就像一根蛇在跳躍似的。

加西莫多看見流浪人們一見柱子掉下便驚惶地逃散，好像灰塵被孩子們吹動四散開來一樣。他慶幸着他們的驚逃，當他們用迷信的眼光望着那從天上掉下來的木頭，並且用他們的箭和火繩槍把大門上的石刻聖像們的眼睛射出來的時候，加西莫多正靜悄悄地搬動着石塊、瓦片、碎石子，甚至搬動石匠們的一袋袋器具，一齊堆到他扔下過那條木柱的欄杆邊上。

當他們開始攻打大門的時候，石塊便像雨一樣拋下去，流浪人們以爲教堂在他們頭頂

上倒塌了。

誰要是看見了這時候的加西莫多，真要駭一跳。除了他堆在欄杆的拋射物之外，他又堆了一堆石頭在平台上。當前一堆用完之後，他便可以用後一堆來補充。於是他俯下去又站起來，又俯下去又站起來，靈活得難以相信。他的像地鬼一樣的大頭，好多次伸出欄杆外面，接着就扔下去一大塊石頭，接着又是一塊，接着又是另一塊。他的眼睛不停地望着石塊，當它完成了使命，他便說道：『喲！』

流浪人們也不氣餒。他們攻打着的厚厚的大門，已在成百的人用大橡木條使勁錘打之下震動了二十多次。嵌板破裂了，雕刻四散迸飛，每一擊，那些鉸鏈就從樞軸上跳起來，門板震動起來，木頭在鐵柱中間被擊成了碎屑。門上鐵的部分比木頭部分多，這對於加西莫多可算是幸運。

可是他仍然感覺到大門在動搖了。雖然他聽不見，可是木柱每一擊在教堂裏面的回響同時也響進了他的心裏。他從高處看着流浪人們，心中充滿了勝利與憤怒，爲了他自己和那吉卜西女郎，他羨慕地望着在他頭頂上展翅而飛的一些烏鴉。

雨一樣落下去的石頭，還不足以打退那些進攻的人們。

在這焦急的時候，他注意到在他用木柱壓死流浪人的欄杆下面一點兒。有兩個長的石頭水槽，剛好端端正正在大門頂上。這兩個水槽的朝裏的口子，正好和平台在一個水平綫上。他想起了一個主意。他跑到他的敲鐘的屋子裏找來了一把柴，在它上面放了幾塊木板和幾捲鉛皮——這是他還沒有用過的一種兵器——把這一切安排好之後，他使用燈籠裏的火把那捆柴點燃起來。

這時石頭不再往下掉了，流浪人們停止向天空裏望了。好像一羣向着躲在洞裏的野豬狂吠的狗，他們密密地擠在教堂的大門上，大門已被大木柱打得不成樣子，但還是屹立未動。他們不耐煩地戰慄地預備給它重重的一擊，使它完全粉碎。每個人都想站得最近，以便當大門被打開之後，首先衝進教堂，那是一個埋藏着三個世紀的寶物的大寶庫呵。他們帶着無限的快樂和慾望，記起了那些美麗的銀十字架，那些富麗的織錦，那些漂亮的銀邊石碑，那宏麗的唱詩室，那些光輝的節日，燭光燦爛的聖誕節，日光輝耀的復活節，所有那些莊嚴的燦爛景象，那時燈架、聖體盒、聖龕，和聖骨匣，都用金子或寶石的頂飾裝飾着神壇。在那個美麗的時辰，乞兒們，叫化子們，跛子們，手顫的人，腳顫的人，一定都只想著搶劫聖母院，而不怎麼想起拯救吉卜西女郎的事情了。我們甚至相信他們中有好些人不過是把拯救吉卜西女郎作為一個

藉口……如果搶劫也需要藉口的話。

當他們圍着大木鏈最後努力，每個人都屏息住，鼓起全身的筋肉，把一切力量都集中起來作最後的決定性的一擊時，忽然他們中間發出一片比木柱掉下來時更可怕的叫聲。那些沒有叫喊的，還活着的人則張目四顧。兩道鉛的溶液，從教堂頂上傾到最稠密的羣衆中間來了。人們在這滾沸的溶鉛下從人海裏逃開，溶鉛滴下的兩個地方成了兩個大大的黑洞，就像滾水傾在雪上一樣。一些半燒成了灰的快死的人在動着，發出痛苦的叫號。在這兩道溶鉛的周圍，還有一陣可怕的小滴，散落到進攻的人們中間，就像燒紅的鑽子一樣刺進他們的頭裏。這是一個沉重的火，它把成千的石塊向那些可憐的流浪人篩下來。

呼叫聲可怕極了。流浪人們，不論膽大膽小，把樑柱丟到屍首上，便胡亂逃竄，巴赫維方場又第二次空了。

所有的眼睛一齊望着教堂頂上。他們看見了一種異乎尋常的事情，在最高一層的樓廊上，比中間的窗口更高的地方，有一個巨大的火焰在兩座鐘樓之間升騰着，帶同着無數火花，那是一個猛烈的瘋狂的火焰，風一陣陣把它燒着的碎片同濃煙一齊捲刮起來。在這個火焰之上，在那有三葉形的木邊的陰暗的欄杆下面，有兩個石槽，就像怪物的爪子似的，不斷地吐

出兩道滾沸的溶液，把它銀色的液流傾注到下面黑暗的前牆上。當它們到達了地面，那兩道透明的鉛液就四面迸散，好像從成千個洞口噴出來的水一樣。在那個火焰上面，那兩座巨塔，人們看見它們各有兩個相反的面，一面全是黑的，一面全是紅的，連帶着它們聳向天空的高大的影子，顯得更加高大。它們上面無數的鬼怪龍蛇的雕刻，顯出陰森的樣子。火焰的搖搖不定的光輝，使它們看來像在動着。有些女夜叉好像在笑，水槽像在叫喊，好像有些火神在吹火，好像有些怪獸在打噴嚏。在這些被火光和聲響從石頭的睡眠中驚起了的怪物之中，有一個在走動着，人們時時看見他在火光前面，就像一隻蝙蝠在燭光之下一樣。

這個奇怪的燈塔一定會驚醒遠在比塞特山上的樵夫們，驚恐地看着聖母院兩座巨塔的龐大的影子在常青灌木林上搖曳。

流浪人中間起了一陣可怕的寂靜，在這之間人們只聽到關在修院裏的大砲的驚叫聲，就像拴在廐裏的馬被火燒着了似的；還有窗子打開來又迅速地關上的聲音，一些房舍裏和大醫院裏的忙亂的聲音，風吹煽着火的聲音，快死的人們的臨終的痰喘聲，和鉛的溶液不斷地像陣雨樣落到地上的聲音。

一根柱子上，帶着宗教的恐怖望着在兩百呎以上的高空裏的燦爛的火光。克羅班·徒意福憤怒地咬着自己的大拳頭。——『不可能攻進去了！』他咬牙切齒地嘀咕道。

『一個老妖女似的教堂！』那老波西米人馬紀亞·韓加底·斯波加底咆哮道。

『憑大主教的鬍子發誓！』一個作過兵士的灰頭髮的乞丐說，『這些從教堂上滴下來的溶鉛打在你身上，比從雷克杜赫的凸堞上打下來的子彈還厲害！』

『你們看見那個在火光前面來去去的怪物嗎？』埃及公爵嚷道。

『的確，』克羅班說，『那是那可惡的敲鐘人，加西莫多。』

那波西米人搖搖頭。——『我告訴你，那是城堡裏的大侯爵，大魔鬼沙布拉斯的幽靈。他的身體像武裝兵士，頭像獅子。有時他騎在一匹可怕的馬上。他把人變成石頭，拿去建造他的塔。他統帥着五十個隊伍。那一定是他。我是認得他的。有時他穿着漂亮的金色袍子，扮作土耳其人的樣子。』

『倍雷偉尼·得·雷多瓦爾在哪裏？』克羅班問。

『他死了。』一個流浪人回答道。

安得尼·勒·虎惹傻笑道：『聖母給大醫院找事作呢。』

『再沒有法子衝進門去了嗎？』居恆國王頓着腳嘆道。

埃及公爵悲愁地指給他看那兩道不停地傾到黑黑的前牆上來的溶鉛，就像兩條燐質的長桿。——『我們看見一些教堂這樣自衛起來了，』他嘆息地說，『不需一個人幫助，四十年前聖·索非亞曾經在貢斯坦、羅泊爾接連三次把回教的新月旗擲下去，把寺院的屋頂都震動了，那些屋頂都是他的頭顱。建造那些寺院的是巴黎的居約姆，他是一個巫士。』

『我們應該像大街上的懦夫一樣，可恥地放棄了這個工作嗎？』克羅班說。『儘我們的姊妹留在那裏，儘她明天被那些豺狼抓了去絞死嗎？』

『而且那聖器裏所有大量的金子呵！』一個流浪人說。可惜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

『憑穆罕默德的鬍子發誓！』徒意福叫喊道。

『再試一次吧。』先前那個流浪人說。

馬紀亞·韓加底搖頭。『我們衝不進門去。我們應該找到那武裝的老妖女（指教堂）的弱點。一個洞穴，一個側門，或是一個關節什麼的。』

『誰同我去？』克羅班說，『我還要回來的。——可是，那個鐵一樣堅硬的小學生惹昂哪？』

「他一定死了，再也聽不到他的笑聲。」

居恆國王皺皺眉頭。

「糟透了。在那鐵一樣的身體中有一顆勇敢的心——還有比埃爾·甘果瓦先生呢？」

「克羅班隊長，安得尼·勒·虎惹說，他在我們剛到達俄向惹橋的時候就溜跑了。」

克羅班頓足道：「該死的是他要求我們作這件事的，他卻悄悄溜跑了！——無恥的懦夫！

把拖鞋當頭盔的傢伙！」

「克羅班隊長，安得尼·勒·虎惹望着巴赫維街叫道：『那小學生在那邊！』

「謝謝勃呂多！」克羅班說，「可是他背後拖着的又是什裏鬼東西呢？」

那真是惹昂，他穿着戰袍樣的衣服，把一架長長的扶梯在地上拖着走，走得儘可能地快，比一隻螞蟻拖着一根比它自身長二十倍的草葉還氣喘不及。

「勝利了！To Deum！」那學生叫道。『這是聖·安得西門上的碼頭卸貨梯！』

克羅班向他走去。

「孩子！鬼知道，你要這梯子作什麼？」

「我得到它了。」惹昂喘息地回答，「我知道它在哪兒。——在海軍上尉的屋簷下，——

那裏有一個我認識的女郎，她以為我是一個十足的邱比得。[⊖]她幫着我拿梯子，我便得到了這個梯子！呵哈，那個可憐的女郎差不多只穿着襯衣來替我開門的。」

「是哪，克羅班說，『可是你想拿這架梯子作什麼用呢？』

惹昂帶着不在乎的傲慢的樣子望着他，把手指捏得像響板一樣響。這一會兒他的確很崇高。他頭上一頂十五世紀用的可以把他們的敵人嚇退的大頭盔。他的這一頂上有十個鐵嘴，所以惹昂可以同荷馬時代的雷斯多赫船軍論 *ῥεσθη Βοχλος* 這個可怕的形容詞了。

「我用它來作什麼嗎，尊嚴的居恆國王！你看見了三道拱門上那一排呆子似的雕像嗎？」

「看見了，怎麼樣？」

「那是陳列法蘭西國王們的雕像的走廊。」

「那和我有什麼相干？」克羅班說。

「聽着吧！在那個走廊的盡頭有一道門，經常只用一根鐵門閂着。我要從這根梯子上

去，那我就到了教堂裏了。」

「孩子，讓我第一個上去。」

「不，同志，梯子是我的。來吧，你可以第二個上去。」

「讓倍爾惹特吊死你吧！」克羅班抱怨道，「我不願落在任何人的後頭。」

「那麼，克羅班，你自己去找一架梯子來。」

惹昂開始滿場跑着，拖着他的梯子叫喊道：「孩子們，跟我來！」

一會兒，梯子就靠在側面頂上比較低一層的走廊的欄杆上。大羣流浪人大聲歡呼着忙着跑過去想往上爬，可是惹昂有權利第一步踏上梯級。那距離相當長。陳列法蘭西國王們的雕像的走廊如今離地面約有六十呎以上，那挨近大門的十一級階梯更使它增加了高度。惹昂慢慢往上爬，相當被他沉重的武裝所累，他一隻手扶住梯子，另一隻手握着他的弓。當他上升到中間的時候，他向那些死者投了憐憫的一瞥，它們躺滿在階梯上。——「唉，」他說，「這些死屍足能寫十五本伊利亞特了！」於是他繼續往上爬。流浪人們跟着他。梯子的每一級上都有一個人。看見這一切波動着的穿着鎧甲的背影，你會以為是一條有鐵鱗的大蛇在向教堂上爬呢。

那學生終於接觸到了走廊的露台，在流浪人們的喝彩聲中敏捷地踏上去。高臨在城堡上了，他歡呼一聲，忽然又驚呆地停步，他剛剛看到在一座國王的雕像背後，加西莫多躲在黑暗裏，一隻眼睛閃閃發光。

在第二個攻擊者還沒有踏到樓廊上之前，那可怕的駝子就跳到了梯子頂上，一言不發地，用他兩隻大手抓住兩邊，把它舉起來望牆外一推。一刻兒，在痛苦的呼喊聲中，就把那站滿了流浪人的大梯子推開了，由於那超人的猛力，把廣場上的人們都摔開了，在那一會兒，連最鎮定的人也心跳起來。梯子被推在半空，還直挺挺地立了一會，像要倒下又不倒下的樣子，接着就震動一下，忽然割了一條八十呎長的弧線，帶同着它所負載着的流浪人們一下倒了下來，比一座斷了鏈子的吊橋還倒得快，大家咒罵着，接着一切都靜下來，四處有些不幸的傷殘者爬過死者的屍體往後退。

在那第一陣勝利的歡呼之後，流浪人們中間起了一片痛苦和憤怒的喧聲。加西莫多把兩肘撐在欄杆上，安靜地瞧着。他的樣子很像一個亂髮蓬蓬的國王站在窗前。

惹昂·孚羅諾自己處在一個要命的地位。他發現自己是獨自一人同那可怕的敲鐘人

扶梯的時候，那學生便朝那道他以為一定開着的側門跑去。門卻不是開着的。那聾子走進走廊時把它順手關上了。惹昂於是躲在一個國王的石像背後，氣也不敢透，用駭呆了的樣子盯住那奇怪的鴛子，就像一個結識了野獸看守者的妻子的人，有一晚去赴她的約會，錯爬到了另一道牆上，立刻發現自己面對着一匹大白熊。

最初那聾子沒有注意他；可是終於他回過頭突然直立起來。他剛才看見了那個學生。

惹昂準備一次猛烈的交戰，可是那聾子動也不動；僅僅轉身盯住學生。

「嗚！嗚！」惹昂說，「你用那隻悲哀的獨眼看着我幹什麼？」

這樣說着，那年青的傢伙狡猾地整頓着他的弓箭。

「加西莫多！」他喊道，「我要把你的綽號改過。人家要叫你瞎子。」

一箭發出來了。那羽箭嘯叫着剛剛射到敲鐘人的左臂上。加西莫多毫不在意，就像法哈蒙王的雕像受了一點抓傷似的。他用手抓住箭，把它從臂上拔下來，平靜地把它在巨大的膝頭上折斷。他不把那兩截折斷的箭扔到地上，而讓它們自己落下。可是惹昂已來不及再發第二個了。加西莫多把箭折斷之後，便粗暴地喘息着，像一隻蚱蜢似的向那學生跳過來，那學生的鎧甲在牆上碰響着。

於是在那些火把的半明半暗的光裏，人們看見了一個可怕的景象。

加西莫多用左手抓住了惹昂的兩隻胳膊——惹昂知道自己完了，也不掙扎。那鬻子靜靜地慢慢地解除他身上所有的武裝：劍、匕首、頭盔、鎧甲、臂鎧。就像一隻猴子剝着胡桃似的。加西莫多把那學生的鐵甲一片片地扔到腳邊。

當那學生發現自己被解除了武裝，脫掉了衣服，怯弱地赤裸地在那兩隻可怕的手裏，他也不試着向那鬻子說話，只是當着他可怕的面前笑着，用他十六歲少年的勇敢的聲音唱起一支那時流行的歌曲來：

那座剛布埃城，

裝備得很好。

馬哈番把它搶了……

他沒有唱完。人們看見加西莫多直立在樓廊的欄杆上，用一隻手倒提着學生的雙腳，把他像隻鈎鏈似的在空中掙來掙去。接着人們聽到一種彷彿椰子被擲在牆上破裂了的聲響，

又看見一個東西掉落下來，在掉下三分之一的地方，停留在那教堂的突出部分。那是一個屍，蜷縮着，背脊是破的，頭蓋是空的。

流浪人們之中起了一片恐怖的叫聲。『報仇！克羅班喊道。』『殺呀！』衆人回答道。『進攻！』這混雜着各種語言，各種方言，各種聲調的宏大的叫聲。可憐的惹昂的死在羣衆中激起了瘋狂的憤怒。他們充滿着羞恥，並且因爲長久在教堂前面被一個駝子擊敗而惱怒。憤怒給他們找來了一些梯子，增加了一些火炬，幾分鐘之後，加西莫多驚惶地看見那大羣人從四面八方向聖母院進攻。那些沒有梯子的人，就用一些繩子打成結踏着往上爬，沒有繩子的人就沿着一些浮雕往上爬。他們一個拉着一個的衣服，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擋住這些臉孔惱怒的可怕的人潮的上升；他們可怕的前額上流滿着汗；他們的眼睛閃閃有光。所有這些怪物，所有這些醜臉，現在都逼近加西莫多跟前了。你可以說是別的教堂送了一些夜叉、魔鬼，和最奇怪的雕像到攻打聖母院的人羣裏面，這就好像是一些活的怪物在那些石頭的怪物上面。

這時，廣場上燃起了千萬隻火把。那一直隱避在黑暗裏的混亂的景象，這時全被亮光照見了。巴赫維方場上的火光燃照着，把天空都照亮了。高高的平台上的柴火依舊燃着。並且遠

遠地照到了城區裏。遠遠地伸展在巴黎的許多房屋頂上的兩座塔的巨大的輪廓，在這個亮光裏投下一大堆影子，這個城市彷彿在忙碌着。遠處的鐘聲在報警。流浪人們叫號着、喘息着、咒罵着往上爬，加西莫多抵擋不住這麼多的敵人，爲着吉卜西女郎戰顫起來，看着那些憤怒的面孔愈來愈接近樓廊，只能失望地扭着雙手，祈求上帝見憐。

五 法王路易先生的祈禱室

讀者也許還記得，當加西莫多看見那一羣流浪人之前，在高高的鐘樓上眺望巴黎的時候，只看見一點亮光，從聖·安東尼門旁邊的幽暗房屋的最高一層樓的窗戶裏透出來。那個建築物便是巴士的監獄。那一星燈火，便是路易十一點的蠟燭。

國王路易十一的確來到巴黎兩天了，他後天得動身到他的蒙第·萊·杜城堡去。他很少來到他的漂亮的巴黎城，來時也只作短暫的停留，因為他覺得他周圍的暗門、絞架和蘇格蘭射擊手，都還不够多。

那天晚上他到巴士的監獄去安息。他不大喜歡他盧浮宮裏的三十呎見方的寢室，同雕刻着十二隻巨獸和三十位預言家的小火爐，和他的一張十二呎長十一呎寬的大床。他在它的漫無邊際的寬大裏覺得迷失。這個有平民習氣的國王比較喜歡巴士的監獄，同一間小屋，

一張小床並且，巴士的又比盧浮宮堅固。

國王在那著名的國家監獄裏所住的一間屋子。仍然是相當大的，佔據着尖閣最高的一層。那是一個圓形房間，地板上鋪着光亮的草蓆，天花板上的椽桷裝飾着鍍金的百合花，中間的空處漆成彩色，富麗的板壁上綴滿白錫的薔薇花，畫着靛藍和紫堇合成的生動的綠色。

房間裏只有一個長長的尖穹窿形的窗子，有銅絲格子和鐵的柵欄，而且那每一片值二十個梭爾的窗玻璃上畫着國王和王后的王徽，顯得有些黑暗。

那房間只有一個進口，一道有橢圓形穹窿頂的時髦的門，裏面掛着布帘，外面有一個伊赫郎得木料的拱頂，是用奇怪的手藝精工作成的，我們在那些一百五十年前的建築物上常常看到。梭瓦爾(Samal)抱怨說：『雖然它們是損害美觀的，我是我們的老人們還是不願把它們拆毀，不顧一切地讓它們保存着。』

在這個房間裏，找不出任何普通房間裏的用具；沒有一個板凳、台桌、架子，沒有普通的箱子形狀的方凳，沒有每個只值四梭爾的柱脚上的美麗的凳子。只有一張很偉麗的圈手椅，紅漆的木料上面繪着許多玫瑰花，椅座是紅色的西班牙皮革製的，上面鑲着絲邊，釘着無數的金的釘子。這把孤獨的椅子規定只有一個人有權利坐在那房間裏的。在椅子邊旁靠窗的地

方，是一張百鳥鋪着織錦的台布的桌子，桌上放着一個濺了好些墨水的文件夾，幾張羊皮紙，幾支鋼筆，和一個鏤花的大銀杯，離遠一點有一個火盆，一個祈禱台。鋪着繡金花紅絨台毯。最遠處有一張掛着紅黃色緞子的簡樸的床榻，沒有什麼鑲邊或別種裝飾，祇有一些樸素的條紋。這就是兩百年前還可以在內閣大臣的府邸內參觀到的，路易十一曾在上面安睡過或是失眠過的有名的床，用阿西塞底和活道德的筆名寫西須士那本書的老皮魯夫人（*madame Pilon*）就看見過。

這就是人們稱爲『法王路易先生的祈禱室』的房間。

我們把讀者介紹到這個祈禱室來的時候，它是很黑暗的，滅燈鐘在一個鐘頭之前就響過了，已經天黑了，只有一個微弱的蠟光搖搖的在桌子上，照亮着房間裏五個不同的面孔。

第一個被蠟光照見的人，穿着華麗的長襪，和深紅色有閃亮銀色條紋的緊身背心，和一件金色布料繡着黑色肩章的大衣。這件燦爛的衣服被蠟光照着，好像所有的褶痕都在發光。這個人胸前繡着一個顏色鮮豔的徽章；一個人字形，下面是一隻正在跑着的鹿子，這個徽章左邊是一枝橄欖樹枝，右旁是一隻鹿角。這個人腰邊掛着一把富麗的匕首，鑲銀的刀柄上雕着一個獸頭，頭上戴着子爵的冠冕。他有一副討厭的樣子，面容兇狠，身材高大。第一眼看去，只

看到他一臉的驕傲神氣，再看一眼就會看出他的奸猾。

他光着頭，手裏拿着一大捲紙頭，直直地立在圈手椅背後，椅上坐着一個人，穿着很壞的，身子變成兩折，一條腿架在另一條腿上，手肘靠着桌子。請想像在西班牙皮製的椅子上，那兩條細長的腿和兩隻瘦小的套着黑毛織物的腳脛，和一個裹在一件裝皮領斜紋布外套裏的身體，那皮領顯得皮多於毛；最後，在这一切之上，是一頂舊而髒的帽子，用最壞的黑布製成，帽邊上綴着一串鉛鑄的肖像，此外還有一幅連一根頭髮也不讓露出來的肮髒的頭巾。這就是你從那坐着的人身上所能看到的一切。他把頭低低地俯在胸前，人家將會完全看不見他的被陰影遮住的臉孔，要不是還有一道亮光照在他鼻尖上的話，那個鼻子一定是長長的。從他多皺紋的雙手，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老人。這人就是路易十一。

在他們後面不遠，有兩個佛蘭德裝束的人在低聲談話，他們沒有完全被陰影遮住，如果在甘果瓦的戲劇演出時到場的人們中間有一個來到了這裏，一定會認得他們是佛蘭德大使中間的兩位，一個是居約姆·韓，剛城的聰明的市尹，一個是加克·戈勃洛爾，那衆人喜歡的機店商人。你會記得這兩個人是參加了路易十一的祕密政治的。

最後，在最遠的靠近房門的地方，在黑暗裏不動地像一尊石像似的站着一個矮胖結實

的人，穿着軍服，和胸前繡着徽章的外套，他方方的臉上長着一雙凸出的眼睛，裂着一張大嘴，兩隻耳朵被直垂下來的頭髮遮住，看不見額頭，樣子又像狗又像老虎。

除了國王，其餘的人都看清楚。

國王身邊的貴人在向他讀一個長長的賬目，國王好像在留心地聽着。那兩個佛蘭德人低語着。

『憑十字架發誓！』戈勃洛爾嘀咕道，『我站够了。這裏沒有椅子嗎？』

韓帶着不安的微笑搖搖頭。

『憑十字架發誓！』戈勃洛爾不得不放低聲音，又說，『我情願坐在地上，架着腿，像我在我的店舖裏作我的襪子商人時候一樣。』

『請別這樣，加克閣下。』

『怎麼！居約姆閣下！人們在這裏只能雙腳站着嗎？』

『要不然就雙膝跪着。』韓說。

這時國王發言了，他們便住了口。

『我們侍從們的衣服要花去五十個梭爾，皇家教師的外衣要花十二鎊！就是這樣呀，把

金子整頓整頓地往外倒呀！你瘋了嗎，阿里維！

這麼說着，那老人抬起頭來。可以看見他頸子上的聖·米歇爾項圈上的金珠子。燭光完全照亮了他的瘦削陰沉的側面。他從那個人手裏把紙頭拿過來。

『你要使我們破產嗎！』他把深陷的眼睛在那賬單上來回看着，叫喊道，『這都是些什麼？我們爲什麼要這麼大的房子？兩個附屬牧師，每人要支十鎊一月，一個禮拜堂書記要一百鎊一月！一個寢室侍者要九十鎊一年！四個廚房裏的僕人，每個要一百二十鎊一年！一個管烤肉的人，一個管菜蔬的人，一個管作料的人，一個大廚師，一個司膳人，兩個助手，都是每人十鎊一月！兩個廚役，每人八鎊一月，一個馬夫和兩個助手，每人二十四鎊一月！一個門房，一個糕餅師，一個麵包師，兩個車夫，每人六十鎊一年！還有鐵廠的掌管人，一百二十鎊一年！還有我們王室收支管理局局長，一千二百鎊一年，審計員五百鎊一年！——我知道還有些什麼，我這是發瘋嗎！爲了支付我們這些侍從們的薪工，就會把法國搶空了！盧浮宮裏的金銀都會被這樣一個奢侈的火焰給熔化了！我們將要因此賣掉我們的碗碟！到了明年，假若上帝和聖母（說到這裏他舉起帽子）還允許我們生存的話，我們只好用錫罐子喝飲料了！』

這樣說着，他向桌上的大銀杯看了一眼。他咳嗽了一聲，接着說道：

『阿里維閣下，統御大地的主子們如國王和皇帝之類，不應該使他們自己家裏有奢侈的現象；因為起於宮中的火災必會蔓延各地的。——阿里維閣下，記住我說的話。我們的費用一年年地增加。這種事情我不喜歡。怎麼，天知道！一直到七十九年（按卽一四七九年）還沒有超過三萬六千鎊；到八十年就是四萬三千六百十九鎊。——我腦子裏記得這個數目——在八十一年，是六萬六千六百八十鎊；今年呢，憑我的信心作證，它一定少不了八萬鎊！四年工夫就增加了一倍！真是駭人！』

他喘息地停住了，接着又發怒道：『我看見我周圍都是些利用我的瘦弱好使自家肥胖的人！你們要從我所有的毛孔裏吸出錢去！』

大家都不作聲。這是那種大家只好聽其自然的憤怒，他又接着說：

『這就像那些法國貴族們的拉丁文請願書一樣，要我們重建他們所謂大規模的皇室呢，的確是大規模！可以壓碎人的規模！你們說我不像個國王，沒有總管，沒有侍臣便統治國家！我要讓你們看看，天知道！我究竟是不是國王！』

說到這裏他感覺到自己的威權，微笑起來，他的脾氣緩和了些，轉身朝着兩個佛蘭德人：「你看見嗎，居約姆好友？大麵包師，大總管，大房間侍役，大執事，還不如一個下等僕人。

——記着這句話，戈勃洛爾好友；——他們毫無用處。他們就那麼站在國王的周圍，叫我想起來。他們好像圍繞在法院的那個大鐘面上的四個福音宣傳使一樣，非利甫·伯西耶最近才把他們裝修過。他們都是鍍金的，可是他們不能指示時辰，時針用不着他們。」

他沉思地默了一會，搖着他老邁的頭顱說：「噤！噤！聖母在上，我不是非利甫·伯西耶，我不去裝修那些大臣僕了。我同意愛德華王的意見：「拯救平民，殺掉貴族！」——讀下去，阿里維埃！」

他所呼喚的那個人雙手捧着文件，高聲讀起來：

「付亞當·德隆，巴黎市長之圖章保管人爲該圖章之鍍銀與雕刻之費用——該圖章係最近新製者，因前一圖章已做舊不能能用——十二巴黎鎊。」

「付居約姆·弗埃赫，總數爲四巴黎鎊另四校爾，作爲彼飼養杜赫雷爾旅邸中兩個鴿舍裏的鴿子之報酬，在今年的正月二月和三月；又爲此給予彼七季之大麥。」

「付犯人懺悔時用之僧帽一頂，四巴黎校爾。」

國王靜靜地聽着，不時咳嗽一聲，於是把銀杯舉到嘴邊，做着怪像呷了一口。

『爲了尋找和發掘據云埋藏在巴黎和別處的銀錢，但沒有找到，付四十五巴黎鎊。』
 『埋藏一個小錢，都要花一梭爾去發掘！國王說。

『……爲了在杜赫雷爾旅邸的大鐵籠的地方，安置六片白玻璃，付十三梭爾。

『奉國王旨意，於怪人節日 (*Je Four des monstres*) 作四副鎧甲，周圍綴以玫瑰花的頭盔，付六鎊。

『付添製國王舊上衣的兩隻袖子，二十梭爾。

『付給國王擦靴子的靴油一瓶，十五得里。

『付新製安置國王之黑豬的豬欄一個，三十巴黎鎊。

『付作關閉聖·波爾的獅子們的牆壁、地板、門窗等費用，二十二鎊。』

『好貴的野獸！路易十一說，『沒關係！那是國王的一種富麗氣派。有一隻紅獅子，我很喜歡它的漂亮。——你看見了嗎，居約姆閣下？——王子們應該有些珍奇的動物。我們這些國

王，應該有獅子似的狗，老虎似的貓。大的將要加冕。在周比得的邪教時代，當人民向教皇貢獻一百頭牛和一百隻羊的時候，皇帝們就貢獻一百隻獅子和一百隻老鷹。那是壯麗而值得驕傲的。法國的國王們，往往有一羣咆哮的野獸繞着王座。否則，人民就要說我在這方面比我的

祖先們少花了錢，說我在獅子們、大熊們、大象們、豹子們方面的費用過於節省。——讀下去，阿里維，我願意把這些情形告訴我們的佛蘭德朋友們。」

「付六個月來關在屠宰房裏聽候處置的一個惡漢的膳食費，六鎊另四梭爾。」

「那是怎麼回事？」國王打岔道，「餵養將處絞刑的人天哪！我決不再為這種餵養費付出一個梭爾。——阿里維，同代斯杜特維依去解決這件事，今天晚上就準備把那該處絞刑的人同絞架結婚！——再念下去！」

阿里維用大拇指在最後一條上作了個記號，繼續念下去：

「付巴黎法庭總劊子手安西也·古然，總數六巴黎梭爾，係巴黎市長大人判定，為遵照市長大人之命令，購一闊鋒之刀，為法律下判定死刑的人處斬時之用，備有刀鞘及各附屬零件；並付修理處斬路易·得·呂克桑布先生時折損之刀，以便再用……等費……」

國王打岔道：「够了。我決定認可這筆費用。這種花費我是不在乎的。用這種錢我從不後悔，——讀下去。」

「為製造一嶄新之大籠……」

「啊！國王兩手靠在圈手椅的扶手上說，『我知道我到這個巴士的來是有點事情的。』

——等一等再讀，阿里埃閣下。我想親自去看看那個籠子。你可以在我觀察它的時候再把它價錢念給我聽。——佛蘭德的先生們，來看看這個，這是很少見的。」

於是他立起身來，索在同他講話的那個人胳膊上，做了個手勢叫站在門前的那個啞子似的人走在前頭，叫那兩個佛蘭德人在後面跟着，走出那個房間。

房門口的那些帶着笨重兵器的衛士們就聚攏來，還有那些手裏拿着火把的瘦小的僮僕。他們在黑暗的堡壘中巡邏了一陣，那裏所有的樓梯和通道多深入牆內。巴士的的獄長走在前頭，把那些便門一道道，在病弱僵僵的老國王前面打開，國王一面走一面咳嗽。

走過每一道門，除了那因年老而僵僵的老人以外，大家都不得不把頭低下來。——「噫！」他從牙齦中（因為他已沒有牙齒）說道，「我已經離墳墓的門不遠了，低矮的門，只有彎腰駝背的人可以走近。」

最後，到了一道鎖着好多把鎖的門，費了一刻鐘工夫才把它打開了，大家走進了一個尖穹窿頂的大廳，順着火把的光望去，可以看見廳子中間有一個用磚石、鐵和木料作成的立方形大東西，那立方形裏面是凹陷的。這就是那叫作「國王的女兒們」的著名關犯人的囚籠之一。它旁邊有兩三個小窗，都密密地安着好些條鐵欄，看不見窗上的玻璃。門是一片大石板

做的，像墳墓上的門一樣，這種門是只用來走進去而不會走出來的，不過，在這裏面的不是個死人，而是一個活人呵。

國王慢慢地繞着這個小房子似的東西走着，細細地審視着，而阿里維閣下就跟在後面，大聲地讀着那篇賬目。

『新作大木籠一個，裝有粗柵欄、樑木和底板，八呎寬，九呎長，從頂板到底板七呎高，以鐵夾板夾住，置於巴士第得·聖·安東尼的一個塔裏面的一間房裏，奉國王陛下之旨諭，即將居於另一破舊囚籠中的犯人關進該籠。——該籠共用去九十六根柵欄，五十二根支柱，十根十八呎長的樑木；共聘來十九個木匠，在巴士的的院子砍削那些木料，工作了二十天……』

『刮刮叫的橡木！』國王敲敲木籠說。

那人繼續讀道：『爲這個籠子用去二百個九呎長八呎寬的厚鐵夾板，其餘是中等長度，該鐵夾板附帶螺旋、紐帶等物，該鐵板共用去三千七百三十五磅；再加八個釘於該木籠上之大鐵鈎，連同釘子，共用去二百十八磅鐵，還不算放置該籠之室內窗上之鐵格子，該室之鐵門及其他什物……』

……一共用去三百七十五磅五梭爾七得里。」

『天知道！』國王嚷着。

路易十一最喜歡說的這句咒罵的話，似乎把籠子裏的人驚醒了，大家聽見鐵鏈在地上拖響的聲音，並且聽到一個彷彿來自墳墓的微弱聲音說道：『陛下，陛下開恩呀！……人們看不見那說話的人。』

『三百七十五磅五梭爾七得里！』路易十一又說。

籠子裏發出的悲慘的語音，使所有的人都心冷了，連阿里維自己也是。只有國王一個人彷彿沒有聽見似的。阿里維又遵照他的命令讀下去，國王陛下繼續冷冷地審視那個籠子。

『……此外，付泥水匠二十八磅十四巴黎梭爾，安置窗內之鐵條和籠底的地板，因該籠太重，原有之地板不能適用。』

籠中重又有了呻吟聲：

『開恩呀，陛下！我賭咒說那謀反的人是安惹斯的主教先生，不是我呀！』

『泥水匠好心狠！往下讀，阿里維！』

阿里維繼續讀道：

『製造窗戶、床架、椅凳及其他物件，付木匠二十鎊二巴黎梭爾……』

那聲音也繼續着：

『唉！陛下！您不聽我講話麼？我向您保證，寫那件東西給居耶恩大人的並不是我，而是巴呂主教先生呀！』

『木匠也很貴。』國王說，『通通讀全了麼？』

『沒有，陛下，——裝置該房間的玻璃窗，付玻璃匠四十六梭爾八巴黎得里。』

『開恩呀，陛下！人家爲我的官司拿去了我全部財產，把我的碗碟給了杜赫西先生，把我的書房給了比埃爾·杜西荷瓦閣下，把我的地毯給了胡西約的長官，這還不夠麼？我是無辜的呀！我一個鐵籠裏關了十四年了！開恩吧，陛下！你會在天堂裏得到好報償的！』

『阿里維閣下，』國王說，『總數呢？』

『三百六十七鎊八梭爾三巴黎得里。』

『聖母呀！』國王嚷道，『好一個駭人聽聞的籠子！』

這時人們又聽到犯人的嘆息，那聲音在黑暗裏非常陰慘，大家都面色蒼白地互相望着。

「十四年了，陛下！已經十四年了！從一四六九年四月就關起，憑聖母的名義，陛下，請聽我說呀！您一直都在陽光的溫暖下行樂。我呢，可憐的我，我將不能再見天日了麼？開恩呀，陛下！慈悲慈悲呀。寬仁是一個國君的美德，可以平息憤怒的潮浪。陛下也相信在升天的時候沒有任何未處罰的罪犯，對於一個國王是件快意的事吧？而且，陛下。我絕沒有反叛您，那是安瑟赫先生幹的。我腳上繫着一根大鐵鏈，鐵鏈末端墜着一個大鐵球，沉重得不近情理。哎！陛下，請可憐我吧！」

「阿里維，」國王搖着頭說，「我查出這上面石灰開二十梭爾一桶，但實價不過十二梭爾。你得把這篇賬重造過。」

他轉身背着那個囚犯，往房外走去，那可憐的犯人看着火把遠了，聲音靜了，知道國王已經離開。——「陛下！陛下！」他失望地叫着。房門關上了。他再也看不見什麼，只聽到獄卒的粗戛的聲音，在他耳邊唱着：

他的主教職

已經丟掉了；

維赫丹的先生

也再沒有一個了；

全都消滅了。

國王靜靜地走向他的祈禱室，他的侍衛們跟在後面，聽見那犯人最後的悲慘聲音，都駭怕起來。忽然，國王陛下轉身朝着巴士的獄的管理人。

『可怕，』他說，『籠子裏有個什麼人吧？』

『是哪，陛下！』被這個問題驚呆了的管理人回答道。

『那末是誰呢？』

『維赫丹的主教。』

國王對這件事比誰都知道得清楚。但這是他的一種手段。

『啊！』他用一種坦白的態度，說好像第一次想起了這回事，『是居約姆·得·阿韓古

赫，巴呂大主教的朋友。好一個鬼主教！」

一會兒之後，祈禱室的門重新打開又重新關上了，走進來的是讀者在這章開始時看見過的那五個人，他們各自回復到先前的位置，先前的低語和姿勢。

當國王離開祈禱室的時候，有人放了幾件緊急公文在桌子上，國王親自拆開封口。於是他急忙一件一件地看去。他向阿里維閣下——他在近旁彷彿是國王的內閣大臣——做了個手勢，叫他拿起一支筆，也不告訴他那幾件公文的内容，便低聲把覆文說給他聽，他便怪不舒服地跪在那桌子前面寫着。

居約姆·韓當心聽着。

國王說得很低聲，佛蘭德人一點也聽不到覆文裏說些什麼，僅僅掠到了幾句，如此：『用商業扶持那些富足的地方，用工業扶持那些荒蕪的地方……』——叫英國貴族們看到我們的四隻砲艦：隆特雷、布阿班、布赫、昂、伯雷士、聖、阿梅……——大砲使現在的戰爭進行得更爲賢明了……——致我們的朋友勃萊須赫先生……——軍隊沒有稅收是不能維持的……』等等。

有一次他提高了聲音：『天知道！西西里的國王先生竟用黃蠟封他的信，就像個法

國王一樣。我們答應這件裏也許是不對的。我的表兄布爾果尼是不把軍隊排開的。房屋的寬大是由於他們完滿的特權。在這裏簽名，阿里維好友。」

又有一次他說道：「呵！呵！重要消息！我的皇兄又要求什麼啦？」他把眼睛在一堆公文上看了一片，用叫嚷聲打斷了他的閱讀：「真的，德國人是又大又強的，很難信任他們。——但我們不會忘記這句老話：『最漂亮的郡國是佛蘭德；最漂亮的公國是米蘭；最漂亮的王國是法蘭西。』——可不是嗎，佛蘭德朋友們？」

這次戈勃洛爾躬身行禮行得同居約姆·韓一樣好。他的愛國心被觸動了。

最後一件公文使路易十一皺起眉頭。——「這是什麼？」他嚷道，「控告我們派在皮加得的駐防軍麼？阿里維，趕快寫封信給盧阿特元帥先生——說，軍紀破壞了——憲兵隊，褫奪公權的貴族們，弓箭衛隊，瑞士人們，加害於我的臣下。——說，士兵不喜歡他在農夫家裏找到的人們，使用殘忍的棍棒把他們趕出屋子，趕到城市裏去邀賞美酒、魚肉、各種食物和其他奢侈品。——說國王陛下知道這件事情，說——我準備保護我的人民，把他們從困苦、搶劫、傷害之下拯救出來。——說聖母在上，這是我的志願！——並且說任何號手、軍醫，或士兵都像王子

榮的。——說我這個紳士，還喜歡穿六個梭爾一巴黎吹的布作的上衣呢。——說士兵也可以降低到用這種價值的布料。——吩咐並且命令你們這樣做。——致我的朋友盧阿特先生好了。」

他高聲念誦着這封信，念念又停停。當他剛念完之後，房門開了，走進來另一個人，一面駭怕地向房間裏跑，一面嚷道：「陛下！陛下！巴黎的人民造反了！」

路易十一嚴肅的面貌變了；可是這種激動一閃就過去了。他自己把持住，用平靜的威嚴的態度說：「加克朋友，你進來得太鹵莽了！」

「陛下！陛下！鬧革命哪！」加克氣喘地說。

國王立起身來，用力抓住他的胳膊，斜眼望着那兩個佛蘭德人，抑止住怒氣，爲了不使別人聽見，便湊着他的耳朵說：「別響！要不就低聲點兒！」

進來的人明白了他的意思，便低聲向國王報告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國王靜心地聽着。這個居約姆·韓就指給戈勃洛爾看那新來的人的面孔和服裝，他的短披肩和黑絨袍，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審計院長。

那個人才同國王講上幾句話，路易十一就放聲大笑起來：「真的麼？說得大聲些呀，果瓦

克紀埃朋友！你爲什麼說得這麼低聲？聖母知道我們並沒有什麼事情要瞞住我們的佛蘭德朋友們呀！

「可是，陛下！……」

「儘管大聲講！」

那「果瓦克紀埃朋友」驚訝地沒有作聲。

「那麼，國王說，『講吧，先生——在我們的巴黎這座好城市裏有許多百姓騷擾起來了，是吧？』」

「是的，陛下。」

「你說他們攻擊法院的執事，是嗎？」

「好像是的，『那個『朋友』仍然吃吃地回答，對於國王思想的突然的難解的轉變很覺吃驚。』」

路易十一又說：「那夜巡隊在哪兒碰到那些羣衆的呢？」

「在他們從大特於央得里向俄向惹橋走去的路上。我來這裏聽取陛下的旨意，路上也碰到他們。我聽到有幾個人喊着：『打到去完執事！——』」

「他們和法院執事有什麼怨恨呢？」

「啊！」那朋友加克說，「他是他們的上司大人呵。」

「真的！」

「是的，陛下。那是怪德裏那些歹徒。他們好久以來就對法院執事不滿意，他們是他的臣民。他們卻不願承認他是刑事審判官，也不願承認你是民事審判官。」

「嚇——呀！」國王露出一個抑止不住的滿意的微笑說。

「所有他們呈給國會的請願書內。」朋友加克又說，「他們裝裝說他們只有兩個主子，就是您陛下和上帝，他們的上帝，我想就是魔鬼吧。」

「哎！哎！」國王說。

他搓着雙手，心裏的歡喜流露出來，使他臉色光輝。雖然他時時抑制自己，總還是遮掩不住他的高興。誰也不懂這是怎麼回事，連「阿里維閣下」也不懂。他靜靜地停了一會，帶着若有所思的，但是很快樂的樣子。

「他們人很多麼？」他忽然問道。

「當然是的，陛下。」朋友加克回答。

『有多少人？』

『不到六千。』

國王禁不住說道：『好！』又問：『他們有兵器麼？』

『他們拿着鑿子、鑽子、矛子、斧頭、各種凶猛的兵器。』

國王對於這段可怕的話一點也不表示驚惶。那朋友加克以爲應該這樣再加上說：『如果陛下不趕快送救兵給那法院執事，他一定完了。』

『我們要送救兵去，』國王假裝着一副嚴重的樣子說，『好吧，我一定要送救兵去。執事先生是我的朋友。六千都是些惡棍。他們十分大膽，連我也詫異得很。可是今晚我身邊沒有什麼人得——等到明朝哪。』

朋友加克嚷道：『陛下，得馬上！要不然執事的家裏就得被搶上二十次了，那執事也要被吊死了。看上帝的面子，陛下，明朝以前就派救兵去吧！』

那國王看住他的臉。『我告訴你得明天早上。』

他的眼光使人不敢回望。

靜默了好一會兒之後，路易十一重又發言道：『我的好朋友加克，你應該知道。』他頓了

一頓，『那法院執事的管轄區是什麼地帶吧？』

『陛下，那法院執事領有從加朗得街到萊赫倍里街，聖·米歇爾方場和鄉村聖母院（這兒國王掀起他的帽沿）旁邊那些統稱為米荷的地帶，那裏有三十個旅館，外加上怪廳，再加起於馬拉·得西而終聖·加克門的砌道。在這些地區上他是統治者，掌着高級政權，中級和低級裁判權。』

『怎麼！國王用右手抓着左耳朵說，『這是我城市裏的一塊好地方呀！執事先生在這些地方上稱王呀！』』

這次他不再問什麼。他繼續恍惚若夢地自言自語道：『很好，執事先生！你咬着巴黎最好的一塊地方呢！』』

忽然他突地說道，『天曉得，那些在這裏作統治者、法官、和主人的人們是什麼意思，誰叫他們在每個邊界上設關卡，誰叫他們把刑台和絞架放在每個公共場所，在我的人民中間？就像希臘人們看見許多狗就相信有那麼多泉水一樣，就像倍赫散人看見星星就相信有那麼多泉水一樣，法國的人民將會因為看見那麼多刑台而相信有那麼多國王了！這件事很可怕，我不喜歡這種騷擾，爲了上帝的仁慈，我很願意知道是不是除了國王之外還有另一個統治』

者，除了國會之外還有另一個法院，除了我自己之外這個帝國裏還有另一個皇帝！憑我的靈魂發誓！應該讓有一天法國只有一個國王，一個君主，一個法院，一個斬首人，就像天堂裏只有一個上帝一樣！

他又舉起他的帽子，依舊恍惚若夢地接着說，樣子和聲音彷彿一個激動的去掉了行囊的獵人：『好，我的百姓們，作得好！打倒這些假冒的君上！進行你們的工作！打倒他們！打倒他們！殺他們，絞他們，推翻他們！……啊，你們想作國王嗎，大人們？再來，百姓們，再來！』

這兒他忽然中止了，咬着自己的嘴唇，好像他捉住了已半逃走了的思想，不斷地用銳利的眼睛盯住他周圍五個人的每一個，忽然兩手捧着帽子，呆呆地望着它，叫喊道：『要是你知道我腦子裏想着些什麼，我就要把你燒掉！』

接着，他重新把眼睛環顧周圍，眼光銳利得好像一隻剛剛溜回了洞穴的狐狸：——『沒有關係！我們要給執事先生送救兵去，不幸我們此地現在只有很少的軍隊，不足以抵擋那麼多人，得等到明天。將要傳令城中，要重重絞殺那些俘到的人。』

『呵，陛下！』朋友果瓦克紀埃說，『我一慌亂就忘了這個，衛士們抓住了那叛亂隊伍中的兩個人。段如坐下想看看那兩個人，也門先王下面。』

「假如我願意看他們！」國王喊道，「天曉得他怎麼會忘記這種事！快些跑去，阿里維，把他們帶上來！」

阿里維闖了出去了，一會兒帶着兩個犯人進來，近衛們圍住他們。第一個有一張呆笨的胖臉，駭得昏昏的。他穿着破布衣服，走路時拐着腿，抱着脚。第二個有一張讀者所認識的蒼白的微笑的面孔。

國王一言不發地審視了他們一會，接着忽然向那第一個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惹弗荷瓦·般斯布得。」

「作什麼的？」

「流浪人。」

「你想在那該死的叛亂裏作什麼？」

那個流浪人望着國王，昏迷地搖着雙手。他的頭腦是一種很糟糕的頭腦，智慧在那兒就像燈光在滅火器下面一樣地熄滅着。

「我不知道。人家去，我也跟着去。」

「他們不是要去猛烈攻擊和搶劫你們的統治者法院執事嗎？」

「我知道他們是到誰家裏去拿一些東西。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一個兵士把從那流浪人身上搜出來的一把鋤頭呈給國王看。」

「你認得這件凶器嗎？」國王問。

「是的，這是我的鋤頭。我是一個葡萄園丁。」

「你認得這個作你同伴的人嗎？」路易十一指着另一個犯人問。

「不，我不認得他。」

「够了。」國王說。他向那個站在門邊的靜默的不動的人說：

「特里斯丹朋友。這裏有一個人交給你。」

特里斯丹·雷赫米特鞠了一躬。他低身吩咐兩個弓箭手把那可憐的流浪人帶走了。

這時國王走到第二個犯人身邊，那個犯人正淌着大顆的汗珠。

「你叫什麼名字？」

「陛下，我叫比埃爾·甘果瓦。」

？

「哲學家，陛下。」

「歹徒，你怎麼跟他們去圍攻我的朋友法院執事先生呢？你對於這個百姓的叛亂事件有什麼話說？」

「陛下，我沒有參加這件事。」

「呵呀！歹徒！你不是被巡夜兵士在那隊歹人裏提到的麼？」

「不是，陛下，他們捉錯了。那是我命該如此。我是寫悲劇的，陛下，我請求你聽我說。我是詩人。我這類行業的人是喜歡晚上在街上走的，今晚我從那兒走過。這是大大的不幸，他們錯逮了我。我對於那民衆起事的事情是無辜的。陛下你看那流浪人並不認得我。我對陛下發誓……」

「住口吧！」國王正在喝兩口飲料，「你把我頭都脹痛了。」

特里斯丹·雷赫米特走向前來，用手指着甘果瓦說：「陛下，我們也可以把這個人吊死嗎？」

這是他首先想到要說的話。

「怎麼！」國王不在意地說道，「我看這樣並沒有什麼不合適。」

「我看很不合適，我！」

我們的哲學家這時的臉色比橄欖還青。他看見國王那副冷冷的不高興的樣子，你想除了裝出十分可憐的樣子以外沒有別的辦法，於是他急忙跪到路易十一的脚下，做着失望的姿勢，叫喊道：

「陛下，你垂聽我呀，陛下，不要對我這樣一個卑不足道的東西大發雷霆。上帝的雷電不擊高崙。陛下，你是一位極有權力的威嚴的君王，請你憐憫一個誠實的苦人，就像冰塊裏發不出火星一樣，我是不会謀反的！最仁慈的陛下，寬厚是獅子同國王的美德。唉！嚴厲只會激怒人們的心，北風的凜冽吹不掉行人的外衣，太陽的光射到行人身上，都能使他漸漸暖熱，自動把襯衣也脫掉。陛下，你就是太陽。我向你分辯，我的尊貴的主人和君上，我不是偷竊胡爲的流浪人一類人物。謀叛和搶劫都不是亞坡羅的行爲。我不是那種混到叛亂的雲霧中的人。我是陛下的一個忠實僕人。做丈夫的爲他妻子的光榮而起的妒忌心，作兒子的爲他父親的愛而起的孝敬心，一個奴僕應該拿這兩種心腸愛護你國王的威名，他應該爲王室鞠躬盡瘁，發揚國王的偉業。他如果熱中於別的情感，那簡直是瘋狂。陛下，這就是我的政治信條。那末，請不要因爲我的衣服被得連手肘都遮蔽不住，就當我是謀反行劫的人吧。假若您對我開恩，陛下，我要

每天早晚爲您向上帝祈禱！哦！是的，我不很有錢，的確我相當窮苦，但這些並不是惡行。這不是我的過錯。誰都知道大財富不是能够用文字獲得的；就是最有學問的人，在冬天也生不起最旺的爐火。只有律師能拿去所有的穀子，卻把乾草留給別種職業的人。我可以背給你聽四十個關於哲學家的有破洞的外衣的最好的笑話。呵，陛下！只有寬仁能够洞燭一個善良的靈魂。寬仁在一切德性之前高舉火把。如果沒有它，我們只是些盲人在黑暗裏尋找上帝。慈悲也是和寬仁一樣的，使您愛您的臣民，而那是一個王子的最有力的護衛。陛下的光威炫震萬物，大地上多有我這麼一個可憐人——一個空着肚囊空着錢袋在黑暗裏輾轉於苦難中的可憐無辜的哲學家，對於您能有什麼損害呢？而且，陛下，我是一個文人。偉大的帝王們因爲保護文化，在王冠上有了一顆珍珠。埃赫居爾不辱沒米沙惹特的稱號，馬紀亞·果赫凡加恩於名數學家孟華亞爾。可是，現在用吊死文人的壞方法來代替保護文人了。要是亞歷山大吊死了亞里士多德，那會是怎樣一個污點！那就不是個使他名聲更美的斑點，而是一個使它變醜的爛瘡了。陛下，我爲佛蘭德的小姐同最尊敬的太子殿下作了一篇很適當的賀婚詞，那可不是一個謀叛的招牌。陛下看得出我不是一個無知的流氓，我有精深的研究，我有很多天才。對我開恩吧，陛下。這樣您就是對我們的聖母作了一件功德，而且我向您發誓說我非常害怕被吊

死！

孤悽的甘果瓦這樣說着，便去親吻國王的拖鞋，居約姆·韓低聲向戈勃洛爾說：『爬在地上是很對的。國王們都像克萊特的周比得一樣，耳朵長在腳上。——』那襪子商人並不注意克萊特的周比得，眼睛盯住甘果瓦，微笑着答道：『呵！這多好！我相信我是聽到大臣子果萊在求我開恩呢！』

甘果瓦喘息地說完那篇話以後，戰慄着抬起眼睛望國王，國王正在用指甲刮着他膝蓋上的一個斑點。接着國王陛下啜了一口飲料，此外，他一言不發。這種沉默使甘果瓦痛苦。國王終於望着他了。——『真是個可怕的饒舌鬼！』接着他轉身向特里斯丹·雷赫米特說：『吓！忘掉他！』

甘果瓦快樂得向後昏倒了。

『忘掉他！』特里斯丹埋怨道，『陛下不願意把他在籠子裏關一陣嗎？』

『朋友，』路易十一說，『你以為我們那些值三百六十七鎊八梭爾三得里一個的籠子是用來關這種鳥兒的麼？——儘管把這傢伙（路易十一喜歡用這個字，這個字同「天曉得」

『啊！甘果瓦叫喊道，『一個多麼偉大的國王！』

而且爲了恐怕國王又下一道反面的命令，甘果瓦急忙向房門奔去，特里斯丹很不高興地替他開了門，兵士們同他一道出來，拳足交加地把他往前面推，甘果瓦用堅忍的哲學家的態度忍受着。

自從人家向他報告了反叛法院執事的事情之後，國王的好脾氣表現到一切事情上。這種罕有的寬仁就是一個大大的標記。特里斯丹·雷赫米特依舊纏着臉孔站在那個角落裏，好像一條狗撿到什麼又被人搶去了似的。

這時國王快樂地用手指頭在椅臂上打着彭·俄得梅的進行曲的拍子。這位王子是個僞君子，但他能够掩飾他的煩惱比歡樂掩飾得好。這種顯明的外表上的快樂，在有些好消息到來時往往持續很久；此如當勇敢的查理死的時候，他甚至立誓送給杜爾的聖·馬赫丹教堂一道銀欄杆；當他即位的時候，他甚至忘了吩咐辦他父親的喪事。

『噫，陛下！』加克·果瓦克忽然嚷道，『陛下命我醫治的那個厲害的病症變得怎麼樣了？』

『呵！』國王說，『我當真很痛苦，我的朋友。我的耳朵轟鳴着，胸中好像有好多燒紅的鐵

把在把着。」

果瓦克紀埃握住國王的手，開始帶着很自信的樣子替他把脈。

「看呀，戈勃洛爾，」居約姆·韓低聲說。「他是在果瓦克紀埃同特里斯丹之間。這就是他的整個朝廷。一個醫生是爲他自己的，一個絞刑人是爲其餘的人的。」

把着國王的脈，果瓦克紀埃裝出愈來愈驚恐的樣子。路易十一帶着幾分憂愁的樣子看着他。果瓦克紀埃臉色裝得愈來愈黯淡。這個可憐人沒有旁的職業，只靠國王的病痛過日子。他在這方面沒有研究。

「呵呵！」他終於喃喃道，「這很嚴重的確。」

「可不是嗎？」國王不安地說。

「脈搏很快，不規則，間歇地跳……」醫生繼續道。

「天曉得！」

「不出三天就要人性命。」

「聖母呵！」國王叫喊道，「怎樣治療呢，朋友？」

他希望國王咋舌，搖頭，作出一副苦像，而當他作苦像的時候：「請寬恕我，陛下，」他忽然說道，「我應該告訴你有一個空缺；而且我有一個姪兒。」

「我把空缺給你的姪兒，」國王回答道，「但是把我胸中的熱度醫好。」

「陛下如此寬宏，」醫生又說，「決不會拒絕幫助我在聖·安得烈·兌·阿克街上的房屋的建築費。」

「噫！國王說。」

「我的財產快光了，」醫生接着說，「那房子沒有屋頂真正可惜。並不是爲了房子，那是很簡陋的民房，是爲了讓佛赫布爾的繪畫，有了它們屋子裏生色不少。有一個在空中飛着的狄安娜，那麼卓越，那麼精美，姿態那麼自然，頭飾那麼修潔，戴着一頂新月形的帽子，她皮膚那麼潔白，使人想走得更近一點去觀看她。還有一個塞萊——另一個美麗非常的女神。她坐在一束束的麥草上，載着一頂麥穗編成的花冠，雜着婆羅門參和別種花朵。再沒有比她的眼睛更可愛的，再沒有比她的腿更圓的，再沒有比她的儀態更高貴的，再沒有比她的衣褶的質料更好的了。她是筆墨所不能形容的最純潔完好的美人中的一個。」

「吸血鬼！」路易十一咆哮道，「你究竟想要什麼？」

「我缺少一個屋頂放在這些漂亮的繪畫之上，陛下；雖然這也算不了什麼，但我沒有錢了。」

「那得多少錢——你的屋頂？」

「那……一個銅的屋頂，帶着鍍金裝飾；得兩千多鎊。」

「呵，凶手，國王叫起來了，『連一顆牙齒也沒有替我拔掉，就想要一顆寶石了。』」

「我會有我的屋頂嗎？」果瓦克紀埃說。

「是哪！滾到魔鬼那兒去吧，但是得醫好我呀。」

加克·果瓦克紀埃深深鞠了一躬，說：

「陛下，只有一劑發散藥能够救你。你要用一種很好的特效藥擦你的腰部，用蠟膏，亞赫梅里的黏土、蛋清、油和醋調製。你必須繼續喝你的飲劑，我們會報答陛下的。」

一隻燃着的燭不只吸引一個飛蛾。阿里維閣下看見國王隨隨便便的樣子，以為機會到了，也走向前來，說：「陛下……」

「又是什麼？」路易十一說。

「王上陛下知道西蒙·哈丹死去了嗎？」

「怎麼樣？」

「他是國王的法院財產的顧問。」

「又怎麼樣？」

「陛下，他的位置現在空着。」

這樣說着的時候，阿里維閣下的傲慢的像貌，失掉了驕氣而變得卑微。這是唯一可以看到廷臣們的本來面目的時機，國王直望着他的臉，「我明白了。」他乾脆地說。

他接着又說道：

「阿里維閣下，布西剛元帥說過：「除了國王那兒便沒有賞賜，除了海裏便沒有魚。」我看你同布西剛元帥的意思正是一樣。現在聽着，我的記性很好。在六十八年，我叫你作了我的室內侍從；在六十九年，叫你作了聖·克魯橋的堡壘的管理人，年俸一百杜爾鎊（你希望那是巴黎鎊）；在七十三年十一月裏，因為送一些信件到惹赫若爾功勞，我叫你作凡新森林的管理人，代替補人紀爾倍·阿克爾的位置；在七十五年，又命你作胡渥里·萊·聖·克魯的監守人，代替加克·勒·梅赫的位置；在七十八年，由於送交一些用雙重綠蠟封口的信件，使你和妻子在聖·惹赫曼學校的馬赫相廣場每年收用十巴黎鎊的款子；在七十九

年，我命你作塞拉赫森林的監守人，代替那可憐的讓·兒的位置；後來又命你作洛俠堡壘的隊長；後來又是聖·剛丹的防守人，接而又作麥浪橋的隊長，你叫人稱呼你爲伯爵。每個理髮師在休假日所繳納的五梭爾款項中，有三梭爾是歸你的，剩下的才歸我。我很想把你的名字改成「壞蛋」，那對你的面目太適合了。在七十四年，雖然我很不高興，還是答應穿千種彩色的制服，那使得你的胸前就像孔雀般漂亮。天曉得！你還不愜意嗎？你的釣竿還不够神妙嗎？你不怕另一隻鮭魚會把你的船翻沉嗎？驕傲會使你失敗的，我的朋友，驕傲後面常常緊跟着毀滅和羞辱。想想這個，別再多話了。」

這些嚴厲地說出來的話，使阿里維閣下的面容重新恢復了先前的冷峻。「這是顯然的，」他大聲囁咕道，「國王今天是病了。他把一切都給醫生。」

路易十一並沒有被這種無禮的話激怒，反而溫和地說：「看，我還忘記了我使你在瑪麗夫人身邊作了剛城的使臣。——是的，先生們，」國王又轉身向着佛蘭德人們，「這個人是我的使臣。現在，朋友，」他繼續向阿里維閣下說，「我們不會鬧翻的，我們是老朋友，時候很不早了。我的事情已經完畢，給我刮鬍子吧。」

我們的讀者大概一直沒有打算要在這一位阿里維閣下身上認出那個可怕的費嘉樂

(Figaro) ①來吧，天意 (la providence) 這個偉大的劇作家，會把他放到路易十一的一個長長的流血的滑稽劇裏。我們不是想在這裏描寫那張奇怪的臉孔。這個國王的理髮師有三個名字。在宮中他是被人稱呼他的官名為阿里維·勒·兌姆；百姓叫他作阿里維魔鬼。而他自己的真名字是阿里維壞蛋。

阿里維壞蛋於是不動地站着，愠怒地看着國王，又斜眼望望加克·果瓦克紀埃，——
『唯，唯，大夫！』他從牙齒縫裏喃喃着。

『唯，唯，大夫，』路易十一異常溫和地說，『大夫的影響比你大得多。這是很自然的，他抓住了我整個身體，而你只不過用下巴觸到我。來，親愛的理髮師，儘它去吧。你會怎麼說呢，你的事情會變成什麼樣兒呢，假若我是像西爾倍里格 (Chilperic) 一樣的一個國王，老喜歡把鬍子握在手裏？——來吧，我的朋友，專心作你的事——給我刮鬍子。去把你需用的工具找來。』

阿里維看見國王笑起來了，沒有理由再同他生氣，便瞠咕着走出來執行他的吩咐。

國王站起來，走到窗前，忽然異常激動地把窗子打開。『呵！是哪！』他拍着手喊道：『城區上空有一片紅光。那是執事衙門燒起來了。一定是的，啊！我的好百姓們！你們終於幫助我消滅那些領主了！』

於是他轉身向着那兩個佛蘭德人：「先生們，到這兒來看。不是一片火燒得紅紅的麼？」
那兩個剛城裏的人走過來。

「一片大火。」居約姆·韓說。

「呵！」戈勃洛爾的眼睛忽然亮起來，說：「這使我想起焚燒楊倍古大人的府第的情形來。那邊一定發生了一次大搶案。」

「你以爲是這樣嗎，戈勃洛爾閣下？」國王的眼光差不多也和那襪子商人同樣快樂。
「那不是很難抵禦的嗎？」

「憑十字架發誓！陛下，那得費你好幾團戰士呢！」

「啊，我嗎！這就不同了。要是我願意……！」

那襪子商人大膽地回答道：「要是這次叛亂和我猜想的一樣，你願意也是枉然的，陛下！」
「朋友，」路易十一說道，「拿我的兩團近衛軍和一尊大砲，就足以把那些烏合之衆趕

① 法國劇作家 Jeanmarchai (1782—1789) 所創造之人物，爲其所作塞維納的理髮師及費嘉樂的結婚二劇之主角。

走了。」

襪子商不管居約姆·韓向他作的暗示，顯然決心要同國王抗辯。

「陛下，那些瑞士人也是烏合之衆。布爾果尼公爵先生是一位大紳士，沒有把那些民衆放在眼睛。在剛松之戰，陛下，他喊道：『砲手們！向那些歹徒射去！』而且他用聖·喬治的名義發誓。但是那復仇者夏拉達爾帶着他的百姓和戈矛向那好公爵衝過來的時候，那輝煌的布赫居隆的軍隊一遭遇到那些皮膚像牛一樣的鄉下人，就像一塊玻璃碰到了石頭上一樣地潰散了。那次好多騎士都被暴民們殺死了；布爾果尼最大的貴族夏多·居容，同他的高大的灰色馬死在一塊小泥沼裏。」

『朋友，』國王說，『他講的是一次戰爭。但這是一次叛亂，只要我高興皺一皺眉頭就可以解決的。』

那一個不在意地答道：

『也許可能，陛下，要是這樣，那就是平民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居約姆·韓相信自己應該插嘴了。『戈勃洛爾閣下，你是在同一個有權能的國王講話呢。』

「我知道。」襪子商人嚴厲地答道。

「讓他說吧，我的朋友韓先生，」國王說，「我喜歡這個說老實話的人。我的父親查理第七常說真理生病了。我呢，我相信它是死了，但它還沒有找到一個向它懺悔的人。」戈勃洛爾閣下使我知道自己的錯誤。」

於是他親密地把手搭在戈勃洛爾的肩膀上：

「加克閣下，你說……」

「陛下，我說你也許有道理，在你這兒人民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路易十一把銳利的眼光望着他。

「那麼這種時候多會兒會到來呢，陛下？」

「你就快聽到它的鐘聲了。」

「什麼鐘呢，請問？」

戈勃洛爾鎮靜而鹵莽地叫國王走近窗子。「聽我說，陛下！這兒有一個堡壘，一個鐘樓，許多大砲，許多平民，許多士兵。當鐘樓上敲出鐘聲，當大砲轟鳴起來，當堡壘在喧嘩聲中倒塌，當平民和士兵明白他們的末日所及，那時候那間寺院的鐘聲響了。」

國王的面孔變得陰暗，夢沉沉的。他靜默了一會。接着他用手輕輕地拍着那堡壘的厚牆，像拍着一匹戰馬似的。「呵！」他說。「你不是那樣容易倒坍的吧，我的好巴士的？」

又帶着粗魯的姿勢轉身向着那個大膽的佛蘭德人。「你看見過一次叛亂嗎，加克閣下，」

「我造過反的。」

「你怎麼樣造反的呢？」國王說。

「啊！」戈勃洛爾回答道，「那不是很難辦的。有成百種方法。第一要那城裏的人不滿意。這種事情是常有的。再就要看那些居民的氣質如何。剛城的居民是很宜於造反的。你們永遠愛他們的王子，王子可從不愛他們。好哪！我想是一天早上吧，人們走到我的店舖裏來，向我說：

「戈勃洛爾伯伯，這樣——那樣——那佛蘭德的小姐要救她的臣僕們，那大警察長要把捐

稅加一倍。」諸如此類的事情。那正好。我呢，我就丟下我的工作，我走出我的襪子舖，我走到了街上，我叫喊起來：「殺呀！」那裏經常有些空着的木桶。我站到桶上，我就大聲說出最先跑到我嘴邊來的話句，它們都是早就在我心裏的；當你是平民的時候，陛下，你心裏總會有些話的。於是我們就聚集起來，我們叫喊，我們把警鐘敲響，我們讓暴民都拿着從兵士們搶過來的兵器，市場上的人們也參加進來了，於是大家動起手來！那總是這樣的，只要封邑裏有貴族，市鎮

上有市民，鄉村裏有農人。」

「你們反叛誰呢？」國王問道，「反叛你們的執行吏呢？反叛你們的貴族嗎？」

「有時是反叛他們。有時也反叛大公爵。」

路易十一走過去坐下，微笑了一下說：

「呵！在這兒，他們還只是反叛執行吏呵！」

這時，阿里維進來了。他後面跟着兩個僮僕，捧着國王的梳洗用具。但是使國王驚訝的是和他同來的還有巴黎市長和夜巡隊長，兩個人都顯得很驚恐的樣子。那含着怨恨的理髮師也顯得同樣驚恐，但心裏卻是快樂的。是他先開口說：「陛下我求你寬恕我報告你一個不幸的消息。」

國王急忙回轉身來，使椅腳把地板都擦響了：「它怎講？」

「陛下，」阿里維·兌姆帶着一個準備狠狠一擊的人的惡毒樣子說，「這次的叛亂並不是反叛法院執事。」

「那麼反叛誰呢？」

「反叛，陛下。」

那年老的國王像一個年青人似的直挺挺地站了起來：『講清楚，阿里維！講清楚！好好保住你的腦袋，我的朋友；我憑聖·洛的十字架發誓，假若你在這個時候向我說謊，那把砍斷過呂克布桑先生的額子的刀，還不至壞到鏽不下你的腦袋來！』

這時誓言真駭人，路易十一一生只拿聖·洛的十字架發誓過兩回。

阿里維張開嘴回答道：『陛下……』

『跪下來！』國王狂怒地打斷他說，『特里斯丹，守住這個人！』

阿里維跪下來，冷冷地說：『陛下，您的國會把一個女巫判了死刑。她躲避在聖母院裏。民衆要用武力把她找出來。市長先生和巡夜隊長是從叛亂的地點來的，他們就在那邊，可以證明我講的是不是實話。民衆圍困的就是聖母院。』

『果然！』國王面色發白，氣得全身發抖，低聲說道：『聖母院！他們圍困的就是我的善良的女主人的教堂呀！——起來，阿里維。你說得有理，——他們是攻擊我哪。那女巫受着那教堂的保護，那教堂受着我的保護。而我還以為那是對執行吏而發呢！原來是對我而發的呀！』

他被憤怒弄得更像年輕了似的，大步地走來走去。他再不笑了，樣子很可怕，他走過來又走過去。狐狸變成一隻狼了。他好像窒息得說不出話來，他嘴唇蠕動着，緊握着瘦骨嶙嶙的拳

頭。他深陷的眼睛裏好像充滿了光輝，聲音同喇叭一樣響亮。『砍碎他們，特里斯丹！把那些歹徒砍成碎塊去，我的朋友特里斯丹！殺，殺！』

發作了這陣之後，他又坐下來，忍住怒氣冷冷地說：『在我身邊，在巴士的，有里夫子爵的五十支長槍，一共三百匹馬，你帶去。還有夏多倍赫隊長的一隊近衛軍射手，你帶去。你是刑庭長，你有你的警衛，你帶了去。在聖·波爾旅店裏，你還可以找到太子的新衛隊弓箭手四十名，你帶了去。帶領着所有這些人馬，跑到聖母院去。……啊，巴黎的暴民先生們，你們要侮辱法國的國王，聖母院的聖地和這時共和國和平麼！——斬盡殺絕，特里斯丹，斬盡殺絕！不要讓一個逃掉，除非是逃到蒙特佛貢！』

特里斯丹鞠躬。『好的，陛下！』

默了一會他又說道：『我把那個女巫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使國王沉吟起來。

『啊，』他說，『那女巫麼！代斯特維依先生，民衆想把她怎麼樣？』

『陛下，』那巴黎市長答道：『我想，民衆想把她拖出聖母院的聖地，就是她的不潔使他

國王彷彿深深考慮了一下，接着便向特里斯丹·雷赫米特說：『好吧！我的朋友！把平民殺盡把女巫絞死！』

『妙呀！』居約姆向戈勃洛爾耳語道，『爲了民衆的願望而懲罰他們，卻又去實現你們的願望！』

『够了，陛下，』特里斯丹答道，『假若那女巫還在聖母院裏，是不是不顧那聖地而把她帶出來呢？』

『天曉得！聖地嗎！』國王抓着耳朵說，『總之這個女人必得絞死。』

說到這裏，他彷彿忽然想起了一個主意，他在他的椅子前而跪下來，把帽子脫下來放在座位上，虔誠地望着它上面的一個鉛像。『呵！』他雙手合十地說，『巴黎的聖母，崇高的女性呵，寬恕我吧！我只作這一次。應該懲罰那個女犯人。我向你擔保，聖處女，我善良的女主人呵，她是一個不值得你憐憫的女巫，聖母呵，你知道許多很虔誠的王子曾經爲了上帝的光榮和國家的需要而違犯了教堂的特權。英國的大主教聖·兩居斯，曾經允許國王愛德華到他的教堂裏逮捕一個術士，法國的聖·路易——我的老師，曾經爲了同樣的目的違犯聖·波爾先生的教堂。耶路撒冷國王的兒子亞爾封士先生，甚至違犯過聖·塞比爾克教堂。請寬恕我這

一次吧，巴黎的聖母呵。我決不再犯，我要獻給你一個美麗的銀造像，就同我去年獻給聖·代枯依教堂的一樣。阿門！」

他劃了一個十字，站起來，戴上帽子，向特里斯丹說：『奮勇些，我的朋友。叫夏多倍赫先生同你一道去。你們要把警鐘敲響。你們要把羣衆擊潰，你們要把女巫絞死，說定了。我等著聽你奏功。你要向我報告一切。來，阿里維；我今晚不睡覺了。給我剃頭。』

特里斯丹鞠躬而退。國王於是揮手叫居約姆·韓同戈勃洛爾退去。『上帝保佑他們，我的好佛蘭德朋友們。請去休息一會。黑夜快完結了，我們離天明比離黃昏近了。』

兩個人告退了，當他們被巴士的的獄長送到了他們的房門口，戈勃洛爾向居約姆·韓說道：『嚇！我對這位咳嗽的國王可就夠了！我看見過喝醉酒的查理·得·布爾果尼，他還沒有生病的路易十一可惡呢。』

『加克閣下，』韓回答道，『國王們都有還不及清涼劑厲害的酒呢。』

六 「小匕首在刀鞘裏」

甘果瓦從巴士的出來，就像一匹脫韁的馬似的，飛快地走下聖·安東尼街。到了波多瓦耶門，一直向那地方中央豎立着的一個石頭十字架走去，彷彿他在黑暗裏已看清了坐在十字架的石級上那個黑衣黑帽的人形。甘果瓦說：『是你嗎，老師？』

那全身穿黑的人立了起來。——『死亡和感情呵！甘果瓦，你叫我血液沸騰。聖·惹赫維塔上的人剛才報過早上一點半鐘了。』

『呵！』甘果瓦答道，『這不是我的錯，是夜巡隊和國王的過錯。我剛剛才逃過了他們！我總是差一點沒被吊死！這是我命中註定的哪。』

『什麼你都只差一點，』那一個說，『還是趕快去罷。你有通行口令麼？』

『你想，老師，我看見國王了，我剛從他那兒來，他穿着一條粗斜紋布的短外衣，這真是件

奇事。」

「呵，饒舌鬼！你的奇事跟我有什麼關係？你有流浪人隊伍的通行口令沒有？」

「我有，別發脾氣吧。口令是「小匕首在刀鞘裏。」」

「好的，否則我們是擠不到教堂去的，流浪人們把守住一切街道。幸好，他們彷彿碰到了抵禦，我們也許還能趕得上時候。」

「是的，老師，可是我們怎麼樣進到聖母院裏面去呢？」

「我有那個塔的鑰匙。」

「我們又怎麼出來呢？」

「在修院背後有一道小門通到兌罕，從那兒可以到河邊。我已拿了它的鑰匙，今天早上我還繫了一隻船在那地方。」

「我真幸好差一點沒被人吊死！」甘果瓦又說。

「趕快走吧！那一個說。」

兩個人一同大踏步向城區走去。

七 夏多倍赫來搭救你了

讀者也許還記得加西莫多的危急情況。那勇敢的聾子，被人四面圍攻，雖然沒有失掉勇氣，至少也失掉所有搭救那埃及女子的希望了，自己的危險他倒沒有想到。他瘋狂地在樓廊上跑着，聖母院看看就快要被流浪人們攻破了。忽然鄰近的街道上響起了一片馬蹄聲，同着一長列火把，密密的一隊騎兵拿着長槍，瘋狂的喊聲像一陣颶風似的擁進方場裏來：『法蘭西！法蘭西！砍死這些暴民！夏多倍赫來搭救你了！典獄長！典獄長！』

驚惶的流浪人們面面相覷。

加西莫多聽不見這些喊聲，卻看得見那些雪亮的刀，那些火把，那些槍尖，和那整個馬隊，他認出帶頭的人正是法比隊長；他看見流浪人們慌亂起來，有的驚呆了，比較大膽的也不知所措；這個意外的救援使他恢復了許多力氣，他把首先踏到樓廊上來的幾個進攻者抓住。

扔出了教堂。

真的是那國王的軍隊到了。

流浪人們勇敢地抵抗。他們毫不失望，以聖·比埃爾·俄·伯夫街上的隊伍作側翼，以巴赫維的作後應，背着巴黎聖母院——那兒他們依然在攻打，加西莫多依然在抵抗，——他們同時作了進攻者和被攻者，處於一個奇特的地位，就像一六四〇年的著名的「居罕之圍」那一役裏，亨利·達里果伯爵處於他所攻擊的多瑪·得·所瓦王子和攻擊他的勒加萊侯爵之間的情形一樣，正如他的墓誌銘上所說：『Taurinum obsessor ilem et obsessus』^①

這場混戰真可怕。正如P·馬紀所說：『狼的肉要狗的牙齒去咬。』法比·得·夏多倍赫立在中間勇武地指揮着的皇家軍隊，一點也不放鬆，那些才逃過了他們的前鋒的，又被他們的側翼所擊倒。拿着劣等兵器的流浪人們，流着泡沫，咬着嘴唇。男人，女人和孩子們，都撲到馬匹的腰部和腹部，像貓一樣用牙齒咬着，用爪甲抓着馬的四肢。有些人把火把向弓箭手們的臉上丟去；另一些人就把鐵鈎向騎者們的頸子上刺去，而且把他們鈎到跟前。他們把那些

落馬的人砍成碎塊。

只見一個人拿着雪亮的大刀，不斷地砍那些馬腿，他的樣子很可怕。他哼着一隻鼻音的歌曲，把他的刀砍出去又收回來。每砍一刀，他四周的地上就落下一大堆馬腳。他就這樣殺進那馬隊中間，不慌不忙，他的頭一俯一仰，呼吸平勻，就像割麥子的農人一樣。這是克羅班·徒意福。一聲火繩槍響把他打倒了。

這時十字窗都被打開了。隣人們聽到皇家軍隊的叫聲，便也參加進來，炮彈從每一層樓上像雨一樣落到流浪人們中間。巴赫維方場上瀰漫着一陣小槍射擊發出的濃煙。可以模糊地看見聖母院的前牆，和衰朽的大醫院，許多面色蒼白的病人，從它的滿是臥室窗戶的屋頂上探出頭來。

最後流浪人們屈服了，疲倦，缺乏良好武器，驚惶的恐怖，窗口上的火繩槍，皇家軍隊的猛烈進攻，都使他們挫敗。他們衝出攻擊他們的隊伍，開始向四面逃跑，在巴赫維方場裏留下一大堆死屍。

一刻不停地抵抗着的加西莫多，看見了這個潰敗，便雙膝跪下，向天上舉起雙手，然後，爲快樂沉醉着，他跑起來了，他用烏兒般的迅速跑上了他一直如此英勇地保護而不使人接近

的小房間。他現在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去跪在他剛才第二次搭救了的女郎的面前。當他走進了那小房間的時候，發現裏面空無一人。

第十一卷

一小鞋

當流浪人們攻打教堂的時候，拉·愛斯梅哈爾達正在熟睡着。

不一會教堂四周繼續增長的喧嘩聲同受驚的羊兒的咩咩聲就把她從睡夢中吵醒了。她坐起來聽着，看着，於是她被火光和喊聲駭住了，便奔出房外去看個究竟。那廣場上的光景，那騷動的情形，那沒有秩序的黑夜攻打，那醜陋的羣衆，像一羣青蛙似的跳來跳去，黑暗裏只能依稀看見，那粗暴的羣衆的嘶嘎的怪叫聲，那些像在湖面的霧靄中閃射的流星似的紅紅的火把，整個景象看起來好像是安息日會中的魔鬼們和教堂上的石頭怪物們交戰起來了。她從小就習染了吉卜西人們的迷信，第一個念頭就是以爲真是受了那些怪物的魔法。她駭怕地跌跌碰碰跑回那小房間，求告她的臥榻給她一個比較不那麼可怕的夢。

第一陣恐怖煙雲漸漸消散了；聽到不斷增長的喧鬧聲，和別一些真實事物，她才覺得

圍困她的並不是魔鬼，而是人類。於是她的恐怖沒有增長，卻變了樣。她覺得那可能是一個要把她從聖地裏拖出去的暴動。她會再一次丟掉她的生命，她的希望，和她在想像裏常常看見的法比，以及她自己的柔弱無力，她的無法逃遁，她的一無依靠，她的孤立，她的無助——這些思想和別的許多思想佔據在她心頭。她跪下來，雙手抱着頭靠在床上，充滿着焦急和戰慄；雖然她是一個崇拜偶像和異教的吉卜西人，她也啼哭着請求好上帝的保佑，也禱告她的女房東——聖母。因爲一個人不論是什麼宗教信仰，到了性命危急的時候，也還是會相信那最靠近的寺院的宗教的。

她就這樣跪在那裏好一陣子，實際上她戰慄得比祈禱還多，聽到羣衆的呼喊聲迫近了，她愈來愈慌得透不過氣，她不明白這陣騷亂的性質，不知道這片喧鬧的原因，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想幹什麼，可是她覺得一定會有什麼可怕的結局。

正當她這樣痛苦着的時候，她覺得有人向她身邊走來。她回轉身去。兩個人剛剛走進她的小房間，其中有一人拿着一個燈籠。她迸出一聲微弱的叫喊。

『別害怕，』一個她聽來並不陌生的聲音說，『是我。』

『比埃爾·甘果瓦。』

這個名字使她放心了。她抬起眼睛，看見的確是那個詩人。但是他旁邊還有一個從頭到腳都蒙住的黑衣人，這又叫她吓得說不出話來。

『啊！』甘果瓦帶着責備的口氣說，『得加里倒比你先認出是我。』

那小羊兒的確沒有等到甘果瓦通名就已認出他了。他剛一跨進門，它就跑到他身邊，溫柔地在他膝上揩擦，把那詩人身上擦了一身白毛，原來它正在換毛呢。甘果瓦也撫拍着它。

『同你一道的是誰？』那吉卜西女孩低聲問道。

『你放心，』甘果瓦答道，『那是我的一個朋友。』

於是這位哲學家把燈籠放在地上，蹲下來把得加里抱在臂中，真摯地喊道：『呵，這是一個溫雅的畜牲，無疑的，它的清潔比它的壯大更為可觀，但是它很聰明，機警，像一個文法學家一般博學呢！我的得加里，你有沒有忘記你的戲法？』加克·夏赫莫呂是怎麼作的呢……

黑衣人不讓他說完。他走到甘果瓦跟前，粗暴地推着他的肩膀。甘果瓦站起來。——『真的，』他說，『我忘記了我們得趕快啦。』可是，老師，那也用不着像這樣向人家發脾氣呀。——我親愛的美麗的孩子，你的生命又有了危險呢，連得加里也是。我們想救你出去，我們是

你的朋友，我們是來救你的，跟我們來。」

「真的嗎？」她慌亂地叫喊道。

「是的，真得很。趕快來吧！」

「我很願意跟你們去，」她吃吃地說，「但是你的朋友爲什麼不說話呀？」

「啊！」甘果瓦說，「因爲他的父母都是幻想家，使他有了沉默的脾氣。」

她聽到這個解釋也只好滿意了。甘果瓦挽着她的手，他的同伴拾起燈籠走在前頭。恐怖使那少女昏頭昏腦，聽他們帶着她走。那羊兒跳跳蹦蹦地跟着他們，它因爲重又看見了甘果瓦，高興得只把兩角在甘果瓦兩腿間擦來擦去，使他時時跌碰。「這就是生活呵，」那哲學家說，「使我們摔交的往往是我們的好朋友呢！」

他們急忙走下塔上的樓梯，穿過那黑暗，荒涼，但是卻被喧嚷聲震動着——這作成了一個可怕的對照——的教堂，從紅門走出教堂，到了修院的庭院裏。修院是荒僻的；教師們都逃到了大主教的府邸裏，在那兒一同禱告；庭院裏空空的，只有幾個駭怕着的差役，蹲伏在暗角裏。他們走向這庭院開向兌罕的門。黑衣人拿身上帶着的鑰匙把門開了。讀者們知道，兌罕在城區旁邊，是一個四面有圍牆的狹長地帶，屬於聖母院牧師會，它立置在教堂背後的小島的

東頭，他們發現那片地方完全沒有人，在那裏，空氣裏已沒有那麼多的鬧聲。進攻的流浪人們的各種喊聲傳到他們那兒已經比較模糊，比較低沉。已經可以聽得見水上的風把兌岸邊那棵枯樹的樹葉吹響的聲音。這時他們離危險還是很近。離他們最近的房屋就是教堂的大主教的府邸。主教府邸裏顯然有一陣很大的騷亂。那黑暗的房子裏不斷地透出火光，從一個窗子亮到一個窗子，就像剛剛燒掉了一些紙頭，留下一堆灰燼，但成千的火星還在灰上跳躍似的。再旁邊是聖母院的兩座巨塔，同着支持它們的長長的本堂，在充滿巴赫維的紅紅的火光中突現出來，就像巨人的火爐裏的兩個大柴架一樣。

這樣就看到半明半暗的巴黎全景。昂布昂的畫常常有這種背景。

那提着燈籠的人一直向兌岸邊走去。那兒在臨水的地方，有一截朽壞的圍牆，上面蓋着一些木條，一棵矮葡萄樹在那兒伸出一些像張開的手指一樣的枒枝。後面，在葡萄架的陰影裏，藏着一隻小艇。那個人作手勢叫甘果瓦和他的女伴上船去。羊兒跟着上去。那個人最後一個上船。於是他砍斷了繫船的繩子，用一根長長的篙竿把船撐離了岸，坐到船頭上去，拿起兩片槳，用力向河心裏划去，塞倫河這一段水流很急，他很容易划開島尖。

甘果瓦上船後第一件要緊事就是把那隻羊兒放到膝頭，他坐在船尾上，因為那個陌生

人而感覺非常不安的少女，走來坐在詩人身邊，緊緊地靠住他。

當我們的哲學家感覺到船已開動的時候，他拍起手來並且吻着得加里兩隻角當中的地方，『呵！』他說，『現在我們四個都得救了。』他又帶着深思的樣子加添道：『凡是大專業要得到好結果，有時要碰運氣，有時要用計策。』

小船慢慢挨近了右岸，那少女用祕密的恐怖心情察看着那個陌生人。他小心地把暗淡的燈光遮住。只見他在黑暗中坐在船頭上，像一個幽靈似的。他的頭巾依然披垂着，給他作成了一個面幕，當他打槳時每次張開寬袖的胳膊，你簡直可以說那是兩隻蝙蝠呢。並且，他依然沒有講一句話，透一口氣，他在船裏毫無聲息，除了一來一往地打槳的聲音，混和着沿着船舷的水波的衝激聲。

『憑我的靈魂發誓！』甘果瓦忽然叫喊道，『我們真像貓頭鷹一樣快樂活潑呢！但我們卻沉默得像皮達戈里桑（Pythagoriciens）^①派的哲學家或是像魚兒一樣！天曉得！我的朋友們，我希望你們有一個同我講講話呵，——真的，低底姆·達力山得里不是一個平庸的哲

① Pythagore 爲第六世紀希臘哲學家兼數學家。

學家呢，——講一句話吧，美麗的孩子，同我講一句話呵，我請求你，——呵，你不是會作一種奇怪的、小小的、撅嘴的遊戲麼？你常常作嗎？我的親愛的朋友，你知道國會有管轄聖地的全權嗎？你知道你在那聖母院的小屋子裏非常危險嗎？唉，那就像小鱷魚[⊖]把巢築在鱷魚的牙床上一樣。——老師，現在月亮上升了。——別讓人家看見我們呵，——爲了救出這位女士，我們在一種有意義的冒險呢，假若他們捉到我們，他們依然可以用國王的名義把我們吊死的，唉！人類的行爲都從兩個起點上出發。在一個人那面被咒詛的東西在另一個人那面卻被尊崇。崇拜凱撒的人卻侮辱加梯里拉。不是嗎，老師？你覺得這種哲學怎麼樣？我呢，我有本能的哲學，自然的哲學，*ut apud geometriam*。——得了，誰也不答理我。你們兩個都呆如木雞！我只好一個人說話。這我們在悲劇裏叫作獨白。——天曉得，——我告訴你們，我剛剛見過路易十一，學來了這句咒罵的話。——天曉得！城區裏依然有一陣叫喊聲。——那是一個可惡的老國王。他對我的賀婚詞很加讚賞，因此他才沒有命令把我吊死——那會叫我苦惱透了的。——他對於人們是吝於慈悲的。他很應該讀一讀沙里凡·得·果洛尼(Salvian de Cologne)那四部著作‘*Adversus avaritiam*’。真的！他待文人們非常苛刻，他的行爲非常殘酷，他是一隻從人民吸取錢財的匙子，他的財產是一隻靠着全國人的瘦弱養肥的肚子。時間的困苦的嘆息，

王子聽起來好像絮語一樣，在這個溫和的、虔誠的老紳士統治之下，絞架因為絞死人而軋軋地響着，斷頭台上染滿鮮血，監獄漲滿得像吃得太飽的肚子。國王一手搶劫一手處人死刑。他是刑台先生和稅務太太的保護人。大人們被奪掉了尊嚴，小人們又不斷地背來了新的燃料。他是一個過分的王子。我不喜歡那個君王。你呢，老師？」

黑衣人儘詩人滔滔不絕地講着話。他繼續和激流掙扎着，這道激流分隔着城區的頭部和聖母院島（如今稱為聖·路易島）的尾部。

「呵，老師！」甘果瓦忽然說，「當我們通過那些密集的流浪人到達巴赫維的時候，你有沒有看見你的髻子從國王們的雕像樓廊上往下去的可憐的小鬼呢？我從下面看見，但是沒有認出來，你知道那是誰嗎？」

陌生人一句話也不回答。可是他忽然停住划船，兩隻胳膊像斷了似的垂下，頭低俯到胸前。拉·愛斯梅哈爾達聽見他沉重地嘆息，她也驚悚起來，這種嘆息聲她是聽過過的。

那小船沒人划着，順水向下游飄流了一會。那黑衣人終於又提起精神，抓住兩片槳，再向上游划去。他划過了聖母院島的島角，就向波·呵·凡埠頭划去。

「啊！」甘果瓦說，「那邊就是巴赫波大廈了，——看呵，老師，你看那一堆屋頂聳着那麼奇怪的角度——那邊，在那一堆又低，又亂，又髒的雪片下面，那月亮又破又散，就像一隻打破了壳的蛋黃。——那是一個好大廈。那裏有一個小禮拜堂，有一個滿是雕刻的穹窿頂。在那上面你可以看見一個很精緻的鐘樓的尖頂。那裏也有一個清爽的花園，包括一個魚池，一個鳥舍，一個山林女神回聲的雕像，一條林蔭路，一條曲徑，一個養野獸的屋子，和許多陰影掩映的，最適宜於維納斯的小路。那裏還有一棵樣子兇惡的稱爲愛人的大樹，因爲它曾經作過一位著名的公主和一個聰明快樂的法國將軍的約會地點。——唉！我們這些可憐的哲學家，和一個將軍相比，不過像一畦椰菜或是蕪菁，同一座盧浮宮的花園相比一樣。可是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那些大人們的生活還不是和我們一樣，滲雜着好運和壞運。痛苦總是在歡樂旁邊，就像楊抑抑格緊挨着抑揚揚格 (*le spondée auprès du dactyle*)。①——我的老師，我該告訴你那個巴赫波大廈的故事。它的結局是悲劇式的。那是在一三一九年，在非立甫第五統治之下，他是法國國王們之中在位最長久的一個。這個故事的寓意是說肉的誘惑是有害的和有毒的。我們不要太喜歡把眼光向隣人的妻子望，即使我們被她的美麗迷住了。姦通是一個很放蕩的念頭。姦淫是別人的慾望的好奇……呵哎！那邊叫喊的聲音又起來了！」

聖母院周圍的羣衆的確增加了。他們傾聽着，他們聽得很清楚有勝利的叫喊聲。忽然，那把武裝的人們身上兵器照得閃亮的成百個火把，出現在教堂上面的各處，塔上，走廊上，飛簷底下。那些帶火把的人好像在尋找什麼；一會兒那些遠遠的喊聲清楚地傳到這幾個逃走的人的耳中：『那吉卜西女子！那個女巫把那吉卜西女子處死！』

那不幸的女孩把頭垂下，用手遮住臉孔，陌生人使用力向岸邊划去。這時我們的哲學家沉思起來了。他把小羊兒抱着，輕輕地離開那吉卜西女孩——她越來越挨緊他，彷彿就只有那兒是唯一的聖地了。

的確，甘果瓦心中有點兩面爲難。他想，依照『現行法律』那羊兒如果被捉了去，也是要絞死的，那多可惜呵，那可憐的得加里！他擔負不了照管兩個犯人的重擔，況且他的同伴又那麼願意擔負照顧那吉卜西女孩的責任。他的思想中間起了一陣猛烈的掙扎，就像伊利亞德裏面的周比得一樣，他輪流衡量着那羊兒同那吉卜西女孩；他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兩眼裏含着眼淚，咬着牙齒說：『可是我不能同時救你們兩個呵！』

一陣震動告知他們船已攏岸了。城區裏還是充滿着喊嚷聲。陌生人立起來，走到吉卜西女郎面前，想握住她的胳膊幫助她上岸。她把他推開，抓住甘果瓦的衣袖，他在她旁邊忙著那隻羊兒，他甚至拒絕她。於是她獨自從船內跳上去。但是她煩惱地不知應該作什麼，或是往哪兒走。她就那樣呆呆地立了一會，看看水流。當她清醒了一點，她發現自己是單獨和那陌生人立在岸上。好像甘果瓦在岸的那一會兒就悄悄同著羊兒攢到河邊格林里耶街那一堆房子裏去了。

那可憐的吉卜西女郎看見自己同陌生人單獨在一起，不禁戰慄。她想說話，想呼喊，想叫喚甘果瓦，但是她的舌頭在口裏釘牢了似的，嘴唇上發不出一點聲音。忽然她覺得陌生人把手放在她的手上。這是一隻冰冷的有力的手。她的牙齒打戰，她變得比那照著她的月光還要蒼白。那個人一言不發，拖著她大步地往格雷勿方場走去。在那一會，她模糊地覺得宿命是一個不可抵抗的力量。她再也沒有力氣，她聽任人拖曳，他走著而她跟在後面跑著。那碼頭在這一帶是往上升的，但她卻覺得好像在走下一個斜坡呢。

她四面觀看。沒有一個行人，碼頭是完全荒涼的。她聽不到一點聲息，除了那火光紅紅的紛擾的城區而外，別處一無人聲，她和城區僅僅由塞倫河一道水流隔開著，她的名字和喊著

處死她的聲音從那邊傳來，巴黎其餘的地方，就像大堆的陰影一樣鋪展在她的四周。

這時那陌生人依舊同樣沉默同樣迅速地拖着她走，她腦子裏記不起她走着的是什麼地方。經過一個有燈光的窗戶的時候，她掙扎了一下，突然叫喊道：『救命呀！』

住在那窗戶裏的小市民就把窗子開了，穿着襯衣，手裏拿着燈出現在窗口上，猶豫不決地望着碼頭，說了幾句話——她沒有聽到，——依舊把窗帘放下了。這是最後一線希望之光熄滅了。

黑衣人還是不發一言，他把她握得更緊，開始走得更快。她也不抵抗了，頹喪地跟着他。

她不時地集中一點力氣，用被崎嶇的路和氣喘截得斷斷續續的聲音問道：『你是誰？你是誰？』他毫不回答。

他們就這樣沿着碼頭走，到了一個相當大的廣場。有一點點月光，那就是格雷勿方場。可以看見廣場的當中有一個黑十字架一類的東西直立着。那就是絞架，她認出了這一切，便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了。

那個人停步了，轉身向着她，把頭巾揭開。——『呵，』她駭呆了，吃吃地說，『我就知道還是他呵！』

他就是那個牧師。他看起來倒像是他的鬼魂。那是因爲月光的關係，在這種月光下，一切事物都好像幽靈。

「聽着，」他向她道，她一聽到她已長久沒有聽到的這種陰慘的聲調就戰慄起來。那人接着說下去，他心裏有着深深的震動，氣喘地用很短的句子，一句一頓地說：「聽着，我們在這裏了。我要和你說話，這裏是格雷勿，這是那盡頭處，定數把我們放在一起。我要決定你的生死，你呢，你要決定我的靈魂。這裏只是一個廣場，一個深夜，此外看不見什麼東西。聽我說吧。我要告訴你……首先不要向我說起你的法比（這樣說着，他走來走去，好像一個不能停留的人一樣，他把她拉到面前，）不要向我說到他。知道嗎？要是你說出了那個名字，我不知道我會作什麼，但一定會作出可怕的事情。」

說完了這些話，他就好像一個尋着了重心的身體，又復站着不動了。但是他的話沒有平息他些微的激動。他的聲音愈來愈低了。

「不要這樣回過頭去。聽我說，這是一樁嚴肅的事情。首先，我要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敢向你發誓，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可笑。——我在說些什麼呵？給我提一提吧，啊！——那國會下了一道依舊要把你處死的命令。我剛剛把你從他們手中救出來了。可是他們還在那兒追

捕你，看吧。」

他指着城區，那裏真的還在繼續搜尋。喊聲漸漸近了。格雷勿正對面的那座陸軍中尉的房屋，的塔上，佈滿了聲音和火光，看得見一些兵士在對岸上跑着，拿着火把，嘴裏喊着：「吉卜西女子！吉卜西女子在哪兒？處死她！處死她！」

「你看得清楚，他們追捕你呢，你知道我沒有說謊。我呢，我愛你——別把口張開，如果你要說你恨我，不如別說，我已決定不再聽這種話了。——我剛才救了你。——先讓我說完呵，——我還可以完全救你。我一切都準備好了。這要看你是否願意。只要你願意，我就能辦到。」

他又暴躁地停住，說道：「不，不是這樣說法。」

於是他又開步跑，也叫她跟着跑，因為他一直沒有放開她；他走到絞架右側，用手指給她看：「在它和我中間任你選擇一個。」他冷冷地說。

她掙脫他的手，跪倒在那絞架下面，抱着那陰慘的柱子。接着她把美麗的頭回過一半來，從肩頭上望着那個牧師。她的樣子真像是一個聖處女跪在十字架下面呢。那牧師還是站着不動，手指依舊指着絞架，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就像一尊塑像。

最後那吉卜西女孩向他說：「它還沒有你使我害怕。」

於是他慢慢地垂下手臂，帶着深深的悲苦望着地上：『要是這些石頭能夠說話，是哪，它們一定會說我是一個不幸的男子呢。』

他又說話了。少女跪在絞台前，臉孔被長長的頭髮遮住，儘他說着不去打斷他。他現在有一種又痛苦又輕柔的聲音，和他倨傲的面容或爲一個辛酸的對比。

『我呢，我愛你。呵，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心內如烈火焚燒，外面卻什麼也沒有露出來麼！唉！少女呵，無論黑夜白天，是的，無論黑夜白天都是這樣，這還不值一點憐憫麼？這是一椿無論黑夜白天都佔據着我的愛情，我告訴你，這是一種苦刑。——呵！我太難過了，我可憐的孩子！——這是一件值得同情的事呵，我向你擔保。你看我溫柔地向你說話。我很希望你不再對我那麼害怕。——究竟，一個男人愛了一個女人，這並不是他的過錯呵！——呵！我的天呀！——怎麼，你永不寬恕我嗎？你還在恨我！那末完了！就是這個使我變壞了的，你看，連我自己也對自己害怕！——你連看都不看我一眼！當我向你說話，而且在我們兩人的最後邊緣上戰慄的時候，你也許在想着別人呢！——無論如何不要向我提起那個軍官！——怎麼！我要向你跪下，怎麼！我要吻你腳下的泥土！——不是吻你的腳，因爲你不願意，——怎麼，我要哭得像個小孩子一樣，我要從胸中掏出——不是話語，而是我的心和肺臟，爲了向你說我愛你——一切全都沒有用！』

處，全都沒有！——而同時你的靈魂裏卻只有慈悲和柔情，你是最美麗的溫存的光輝，你整個兒是崇高，善良，慈悲，可愛的。唉，你獨獨對我一個人這麼冷漠無情！呵！什麼樣的定命呵！」

他把臉孔埋在手裏。少女聽到他哭泣。這是他第一次哭泣。他立着，哭得全身抖動，比跪着還要淒楚可憐，他這樣哭了好一會兒。

「哎呀！」他哭了一陣之後接着說，「我找不出話來說了。我對你說的話是好好想過後才說出來的，現在我又顫又抖，我在該決斷的時候又猶豫起來，我覺得有什麼異乎尋常的東西籠罩住我們，我口吃起來。呵！要是你不憐憫我也不憐憫你自己，我要倒在地上。不要懲罰我們兩個吧。要是你知道我有多麼愛你！要是你知道我的心是怎樣一顆心呵！我荒棄了少德性！我怎樣把自己丟在失望裏！我是個博士，我卻侮辱科學；我是個大丈夫，我卻敗壞我的聲名；我是個牧師，我卻把彌撒書當作淫慾的枕頭，我向上帝吐唾沫！這一切都是爲了你，狐狸精！爲了更能够配得上走進你的地獄！但你卻不願要我這個罪人！呵，讓我通通告訴你還有別的，還有許多可怕的事情，哦，還有更可怕的……」

說到這最後幾句話的時候，他的神態完全變得失魂落魄。他停了一會，又自言自語似的，厲聲說道：「該隱 (Cain) ① 呵，你怎樣對待你的兄弟呀？」

又靜默了一會，他接着說：『我怎樣待他麼，上帝？我曾經護持他，我曾經撫養他，我曾經教他成人，我曾經愛他，我曾經崇拜他，而我卻殺了他！是的，上帝，人家剛剛才在我的面前把他的頭在你的房子的石頭上碰破了，那是因為我，是因為這個女人，是因為她……』

他的眼光狂亂起來。他的聲音漸漸低沉下去，他像一口鐘發出最後的震動似的，機械地每隔好一會就重複說着：『是因為她……是因為她……』說了好幾遍。接着他舌頭再也發不出什麼聲音，嘴唇卻依然掀動着。忽然他好像什麼東西崩坍似的倒了下去，跪在地上不動，把頭埋在兩膝中間。

少女輕輕地把壓在牧師腿下的那隻腳抽回來。他慢慢地用手摸着深陷的兩頰，呆呆地向濡濕了的指頭望了一會。『怎麼！』他喃喃道，『我哭了哪！』

他突然轉身向着那吉卜西女郎，臉上帶着難以描畫的痛苦：

『唉！你冷冷地看着我哭呢！孩子，你知道這些眼淚都是火山的溶液麼？那末這是真的嗎？——人家對於所恨的人毫無感動。你會看着我死而發笑呢。呵！我卻不願看着你死！一個字，只要一個寬恕的字！不必向我說你愛，只要說你願意，這就夠了，我就可以救你，要不然……呵！時間來不及了，我用一切神聖的名義求你，不要等到我依舊變做石頭同那要命的絞架一樣！想

想我掌握着我們兩人的命運，想想我已瘋狂了，這是可怕的呵，想想我可以使一切平靜，想想我們下面有一個無底深淵，不幸的孩子，你墜落下去我也要永遠跟着你！一個好意的字！說一個字呵！只要一個字！

她張開口想回答他。他膝行到他跟前以便虔敬地聽她嘴裏說出的話——他想也許會是同情他的。但她向他說：『你是一個凶手！』

牧師瘋狂地用胳膊把她抱住，可怕地笑着。『好吧，是的，我是凶手！』他說，『我要得到你。你不願把我當做你的奴隸，你就得把我當做你的主人。我要得到你！我有一個洞穴，我要把你拖到那裏去。你要跟着我，你一定得跟着我，否則我要把你交出去！漂亮的孩子，你得死去，或是屬於我！屬於牧師！屬於一個背教者！屬於一個凶手！就從今晚起，聽見了嗎？來吧，快樂吧！來吧，親吻我吧！笨人！你要選擇：墳墓或是我的床！』

他眼睛閃着淫慾的粗暴的光。他的嘴唇火熱地接觸了那少女的頸子。他在他的臂抱中掙扎。他滿嘴口沫地拿親吻蓋滿她一臉。

『別咬我，怪物！』她叫喊道。『呵！可怕的不潔的妖僧！放開我！我要扯掉你可惡的灰頭髮，把它們扔到你的臉上！』

他的臉紅一陣，白一陣，接着他放開了她，用一種陰沉的樣子把她望着。她以為自己勝利了，接着說道：『我告訴你我是屬於我的法比的，愛我的是法比，漂亮的是法比！你，牧師，你是衰老的！你是醜陋的！滾你的吧！』

他迸出一聲猛烈的叫喊，好像一個受着炮烙的罪人，『那末死吧！』他磨響着牙齒說。她看見他眼光凶狠，想逃開。他抓住她，他搖晃她，他把她丟在地上，抓住她兩隻漂亮的胳膊在石路上拖着，快步向荷蘭塔轉角上走去。

到達了那裏，他轉身向她說：『最後一次：你願意屬於我不？』

她用力答道：『不。』

於是他高聲喊：『居第爾！居第爾！那吉卜西女子在這兒來報仇吧！』

那少女覺得手臂忽然被人抓住了。她一看，原來是一隻沒有肉的胳膊從牆上的窗口伸出來，像隻鐵手似的把她抓住。

『抓好她！』牧師說，『這是那逃脫的吉卜西女子。不要放走她。我去把軍警找來，你將要

看見她被絞死。」

一個喉音的笑聲從牆內發出，回答他這幾句可怕的話：『哈哈！哈哈！』吉卜西女郎看見那牧師向聖母橋的方向跑去。那邊有一片馬隊的聲音。

少女認出了那可惡的女修士。她害怕得氣也透不過來，試着想掙脫。她彎着身子，她痛苦失望地跳了幾下，但那一個卻用聽也沒聽說過的大力氣把她牢牢抓住，那瘦骨嶙嶙的手指拳曲在她的肌肉上，緊緊地把她的胳膊箍住。簡直可以說那隻手是釘牢在她的胳膊上了。那比一條鏈子，比一個鐵箍還緊，那簡直是從牆裏伸出的一隻有生命有知覺的鉗子。

她沒有力氣了，倒在那牆上，腦中生出了怕死的念頭。她想到生命的美麗，想到青春，想到天堂的景象，想到各種自然現象，想到愛情，想到法比，想到已在消逝的和快要臨近的許多事情，想到告發她的牧師，想到就要來的行刑人，想到早已在那兒的絞架。於是她覺得恐怖一直上升到她的頭髮根上，她聽到女修士淒厲的笑聲，並且低聲向她說：『哈哈！哈哈！你要被絞死了。』她面色死白地轉向窗口，她從鐵檻中間望見了那女修士的凶狠的樣子，她差不多一無生氣地說道：『我對你作了什麼呵？』

西女兒！吉卜西女兒！

那不幸的愛斯梅哈爾重新垂下頭來，頭髮披了一臉，她知道她不是在和一個有人性的人辦交涉。

那女修士忽然又叫喊起來，好像那吉卜西女郎的話經過了這樣久才到達了她的腦子裏似的：「你對我作了什麼。你說的——啊，你對我作的麼，吉卜西女子！好吧！你聽着——我有一個孩子，我！你知道嗎？我有一個孩子！一個孩子！我告訴你——一個漂亮的小女孩——我的阿涅。」她在黑暗裏吻着一件什麼東西，接着又凶狠地說，「好吧！你知道嗎，吉卜西女兒！人家把我的孩子拿去了，人家把我的孩子偷去了，人家把我的孩子吃掉了。這就是你對我作的。」

那少女像隻可憐的小羔羊一樣回答道：「唉！那時候我也許還沒有出世呢！」

「呵！出世了！」女修士又說，「你一定出世了。你就是她們中間的一個！她就是這個年紀的確！——我在這兒十五年了，我痛苦了十五年，我祈禱了十五年，我把頭向四壁碰了十五年。——我告訴你，就是一些吉卜西女人把她偷去了的！你聽見了嗎？她們用她們的牙齒把她吃掉了。——你有人心沒有想想看，一個嬉戲的孩子，一個吃奶的孩子，一個睡覺的孩子是什麼樣兒。那麼樣天真無知——好，就是這樣一個孩子，她們把她拿了去，她們把她殺了。好上帝

十分知道！——今天，輪到我了，我也要吃吃吉卜西女人，——假如劊子手不阻止我，讓我好好兒咬你吧。我的頭都脹大了。——那可憐的小女兒！正當她睡覺的時候！要是她們帶走她的時候把她驚醒了，她一定要哭得很厲害呢，因為我不在那兒呵！——啊，吉卜西女兒的母親們，你們吃了我的孩子！來看看你們自己的孩子吧！」

於是她笑起來——或是磨起牙齒來；在這張忿怒的面孔上，這兩樣動作簡直分辨不清。天開始破曉了。一綫灰色的微光照耀着這個景象，絞架在廣場上愈來愈看得清楚了。在另一面，在聖母橋的地方，那可憐的犯人相信聽到了一片馬隊的聲音近前來了。

「夫人！」她雙手合十，雙膝跪下，嚇得頭髮蓬亂，慌慌張張地說道：「夫人，可憐我吧。他們來了。我沒有對你作過什麼，你願意我在你的眼前那麼可怕地死去麼？你是有憐憫心的，我不敢保證。那太可怕了。讓我逃命吧。放開我！慈悲呀！我不願意像那樣死去！」

「還我的孩子來！」女修士說。

「開恩呀！開恩呀！」

「還我的孩子來！」

「放開我吧，看上帝份上！」

『還我的孩子來！』

這一次那少女又跌倒下去，神昏力竭，眼睛透明無色，就像墳墓裏的人一樣。『唉！』她吃地說，『你找你的孩子。我呢，我找我的父母。』

『還我的小阿涅來！居第爾接着說。『你不知道她在哪兒嗎？那末，死你的吧！——我要告訴你，我曾經是一個妓女。我有一個孩子，人家把我的孩子拿去了。——是吉卜西女人們幹的。你知道你是該死的了。當你的母親來問你在哪兒，我要向她說：『母親呵，看那絞架吧！』——要不就還我的孩子來。——你知道我的小女兒在哪兒嗎？等着，讓我給你看，這是她的一隻鞋兒，她剩給我的唯一的東西，你知道那同樣的一隻在哪兒嗎？要是你知道，告訴我吧，即使它是在地球的那一頭，我也要膝行着去找尋它。』

說着，她從那小窗洞裏伸出另一隻胳膊來，把一隻繡花的小鞋兒給那吉卜西女郎看。那時天色已亮，看得清那鞋兒的樣式和顏色了。

『把這隻鞋兒給我看，』吉卜西女郎顫抖着說，『天哪，天哪！』同時，她用那隻沒有被抓住的手，急忙打開她戴在頸子上的那個裝有綠玻璃片的小袋子解開。

『來，來！』居第爾咆哮道，『把你的鬼符拿出來！』忽然她自己住口了，全身發着抖，用一

種發自肺腑深處的聲音叫喊道：「我的女兒！」

那吉卜西女郎剛才從她的袋子裏扯出一隻小鞋來，和那另一隻完全一模一樣。這隻鞋上還貼着一張羊皮紙，上面題着這樣的句子：

此鞋若成對，

汝母抱汝臂。

不到一個閃電的工夫，那女修士就把那兩隻鞋比較了一翻，讀了那羊皮紙上的句子，把她充滿快樂和吉祥的光輝的臉孔湊到窗檻上，喊道：「我的女兒！我的女兒！」

「我的母親！」吉卜西女郎回答道。

這裏我們無力描寫了。

牆和鐵窗檻隔在她們中間。「呵，牆呵！」女修士喊道，「呵！看見她都不能擁抱她！手伸過來！手伸過來！」

少女把手伸進窗檻，那女修士撲到這隻手上，把嘴唇貼上去，久久停留着，全神貫注在親

吻裏，除了胸前一起一伏發出一個嘆息聲，別的生氣一點也沒有。這時她在黑暗裏，在寂靜裏，淚如泉湧，彷彿一場夜雨似的。那可憐的母親把十五年來一滴一滴地注滿了的黑而深的淚井的所有的眼淚，一齊大量傾注到這隻手上。

忽然，她又抬起頭來，把額前的灰色頭髮掠開，一句話也不說，開始比一隻牝獅還要兇猛地用雙手搖那窗上的鐵檻。那些鐵條都很牢固。於是她到屋角裏去找來一塊當枕頭用的石頭，使勁向那些鐵條捶去，一根鐵條就迸出無數火星，折斷了。再一下就把那擋在窗口的鐵十字完全捶斷。於是她使用雙手把那些生鏽的鐵條一根根拆掉，有的時候一個女人的手也有超人的力氣呢。

不到一分鐘，就把通路弄清爽了，她把她的女兒攔腰抱住，抱到那小屋裏去。『來，讓我把你救出火坑！』她喃喃道。

當她的女兒到了小屋裏之後，她便把她輕輕放在地上，接着又把她抱起來，把她放在眉頭上，彷彿她還是她的幼小的阿涅，她在那狹小的房間裏來回走着，如癡如醉，非常快樂，走着，唱着，吻着她的女兒，向她講話，快樂地放聲大笑，一會又號啕大哭，一切都熱切地同時迸發了。『我的女兒！我的女兒！』她說。『我愛我的女兒！她在這兒了。好天爺把她還給了我，你們，

你們全都來吧！可有一個人看見我有了我的女兒了嗎？耶穌我主呵，她多麼漂亮！你讓我等候了她十五年，好天爺，但那是爲了使她長漂亮了才還給我。——那末吉卜西女人們並沒有把她吃掉嗎？那是誰說的？我的小女兒，我的小女兒！吻我呀。那是些好心的吉卜西女人！我愛吉卜西女人們。——這的確是你。這就是爲什麼你每次經過都使我心跳的緣故了。我還以爲那是因爲怨恨呢！原諒我吧，我的阿涅，原諒我吧！你發現我很凶狠，是嗎？我愛你。——你頸子上的記號，還在嗎？讓我看。它還在你頸子上。呵，你是漂亮的！是我使你有那麼大的眼睛呢。吻我吧。我愛你，我也和別人的母親們一樣有孩子呢，現在我可以笑她們了，讓她們來吧。這兒是我的孩子。這是她的頸子，她的眼睛，她的頭髮，她的手。哪兒再找得到和這些一樣美的東西呵，她將會有很多愛人的，她！我哭了十五年。我所有的美貌全失掉了，都跑到她身上來了，吻我吧！』

她還向她說着成百種事情，音調都很美，她解開那可憐的女兒的衣服，把她臉都羞紅了。她用手理着她絲一般光滑的頭髮，吻她的腳、膝蓋、額頭、眼睛，對一切都讚不絕口。那少女聽她擺佈，間或用極低的，帶着無限溫柔的聲音叫道：『我的母親！』

『你看，我的小女兒，』女修士又說，她的親吻使每一句話斷斷續續，『你看，我多麼愛你。我們要離開這兒。我們會很幸福的。我在雷姆承繼了一些財產，在我們本鄉。你知道嗎，雷姆？啊，』

你不知道這個，你那時還太小了！要是你知道你在四個月的時候有多美麗！人們從七哩外的埃赫雷來看你的小腳！我們將有一塊田地，一座房子。我要讓你睡在我的床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誰會相信這件事呢？我有了我的女兒了！

「呵，我的母親！」那少女在感動之際終於找到了說話的力氣，「吉卜西女人告訴過我們裏面有一個善良的吉卜西女人——她去年死去了——她常常像奶姆一樣待我。就是她把袋子戴在我頸子上的。她常常向我說：『小乖乖，好好保存着這件寶物。這是一個寶貝。它會使你找到你的母親，你把你的母親戴在頸子上呢。』她早已預言過了，那吉卜西女人！」

那女修士重又用胳膊把她的女兒抱住。——「來，讓我吻你！你講得多好。當我們回到故鄉去的時候，我們要把這雙小鞋拿去給教堂裏的幼小的耶穌像穿上。我們的確欠着善良的聖處女那末多東西呢。我的上帝！你有一個多麼美好的嗓音！當你向我講話的時候，那簡直就是音樂啊，上帝我！我找到我的孩子了！但這可以令人相信嗎，那段歷史人是不會爲了什麼死去的，因爲我竟沒有因快樂而死去呢！」

接着她又拍手又笑又叫喊：「我們會幸福的！」

這會兒那小房間被一陣軍隊和馬蹄聲震動了，那好像是從聖母橋那個方向來的，而且

距碼頭愈來愈近。那吉卜西女郎痛苦地仆倒在女修士的胳膊裏。

『救我呀！救我呀！我的母親！他們來了！』

女修士面色變得慘白。

『呵，天！你說什麼？我忘了！他們在追捕你呢！你作了什麼呵？』

『我不知道。』那不幸的孩子回答，『但我被判了死罪。』

『死罪！』女修士好像挨了一棒似的搖擺起來，『死罪！』她又慢慢地說着，兩眼盯住她的女兒。

『是啊，我的母親，』那慌亂的少女說，『他們想殺死我。他們是來絞死我的。那時絞架就是我要被處死的地方！救我呀！救我呀！他們來了！救我呀！』

那女修士像一尊石像似的好久沒有動彈，接着她懷疑地搖着頭，忽然大笑起來——她先前的可怕的笑聲又回復了：『噓！噓！你不是在一個夢裏同我講話。啊，是的！我失掉她，過了十五年，但是當我重新找到她之後，不過才一分鐘！人家又要把她拿去了！她現在是漂亮的，她長大了，她同我講話，她愛我，而此刻人家又要來吃她了！就在我這個作母親的人的面前呵，不！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好天爺不准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現在馬隊好像停住了，聽得到遠遠地有一個聲音說：『從這兒去，特里斯丹大人！那牧師說我們會在老鼠洞裏找到她的。』馬蹄聲又響起來了。

女修士站起來失望地叫了一聲，——『逃命呀！逃命呀，我的孩子！我現在全記起來了。你說得對。他們是來殺死你的！可怕呀！咒詛他們！逃命呀！』

她把頭伸出窗口，又很快地縮了回來。

『待着，』她用短促而悽慘的聲音說，緊握住那吉卜西女郎死人似的手。『待着！忍住呼吸！到處都是兵士，你不能出去。天已經太亮了。』

她的眼睛乾燥如焚。她有一會沒有說話，她只是在小屋裏大步走着，時時停下來在頭上扯下幾束灰頭髮，把來用牙齒咬住。

忽然她說道：『他們迫近了。我要去同他們講話。你到角落裏躲起來。他們不會看見你。我要告訴他們說你逃跑了，說我把你放走了，一定！』

她把她的女兒放在洞裏的一角——因為他一直抱着他，——從外面是看不見的。她教她蹲下，仔細替她安排，不使她的手腳露在黑影外面，又把她的頭髮打散，給她披在白袍子上作爲掩飾，把她的水甕和石塊——她僅有的傢俱——擺到她面前，滿望這水甕和石塊能把

她女兒遮住。安排好了，她便跪下來祈禱。那時天剛破曉，小屋裏還很黑暗。

正在這時，那牧師的聲音——那厲鬼般的聲音，在離小屋很近的地方叫着：「從這兒去，法比·得·夏多倍赫隊長！」

聽到這個名字，這個聲音，藏在角落裏的拉·愛斯梅哈爾達輕輕動了一下。「別動！」女修士說。

她剛剛說完這句話，一大隊人馬就停在小屋四周了。那母親趕快立起來，走去站在窗口上擋住。她看見一大隊武裝的人有步行的和騎馬的，排列在格雷勿方場上。那領隊人下馬向她走來。——「老婦人，」那面目凶橫的人說，「我們要把一個妖女找出來絞死，有人告訴我們道她在你這兒。」

那可憐的母親盡力裝出冷淡的樣子，回答道：「我不大懂得你的意思。」

那人說：「天罰的！那末那可惡的副主教胡扯些什麼呢？他在哪兒？」

「大人，」一個兵士說，「他不見了。」

「既然這樣，老瘋子，」領隊的人又說，「人家交了一個妖女給你看管，你可把她怎麼了呢？」

那老婦人不打算全部否認，爲了怕引起人家疑心，使用誠實氣憤的聲音說：『如果你說的是那個人家交我看管的大姑娘的話，我告訴你，她把我咬了一口，我只好把她放掉，就是這樣。讓我休息吧。』

那領隊的軍官做了一個失望的鬼臉。

『別打算向我撒謊，老妖怪，』他又說，『我名叫特里斯丹·雷赫米特，我是國王的好朋友，特里斯丹·雷赫米特，你聽見沒有？』他又四面望望格雷勿方場，加上一句：『這個名字在這一帶是很響亮的哪。』

『即使你名叫撒旦·赫雷米特，居第爾重新恢復了希望答道，『我也只能向你說我並不怕你。』

『天罰的！』特里斯丹說，『這倒是一個會說話的傢伙呢！啊！那妖女逃跑了！她從哪兒跑的呢？』

居第爾用坦然的聲音回答道：『從慕東街，我相信。』

特里斯丹回過頭去，向隊伍作了個手勢預備開步走了。女修士這才透了一口氣。

『大人，』忽然一個弓箭手說，『問問那老仙女，她窗口上的鐵檻爲什麼破成那個樣子。』

這個問題重又使那可憐的母親的心痛楚起來，然而她還沒有完全失掉神志。「它們一直是這樣的，」她吃吃地說。

「吓！那個弓箭手又說，『昨天它還是一個使人起敬的好好的黑十字形呢。』」

特里斯丹斜斜地望了女修士一眼。

「我相信你這個會說話的傢伙也要說不清了。」

那不幸的人覺得一切全靠她能够假裝鎮定，她雖然心裏痛苦得很，卻還冷笑起來。母親們往往有這種力量。「吓！」她說，「這個人喝醉了。一年以前，一個裝滿石頭的車子碰在我的窗洞上，把鐵檻碰破了的。我還咒罵了那趕車人一頓呢！」

「真的，」另一個弓箭手說，「那時我親眼看見的。」

往往有些人什麼都像親眼看見的。這個弓箭手的意想不到的見證，又把女修士鼓舞起來，那個盤問，對於她，就好像要她在刀鋒上跨過萬丈深坑。

但她注定又受到意外的一驚。

「假若是一輛車子碰壞的，」前一個弓箭手說，「那這些折斷的鐵條就應該向裏彎，怎麼它們卻是向外彎的呢。」

「噫！噫！特里斯丹向那個兵士說，『你倒有着一個加特雷的審判官的鼻子呢。回答他的話呀，老婦人！』」

『我的天！』她被逼得止不住滿眼含淚地叫嚷道：『大人，我向你發誓，是一輛車子把這些鐵條碰斷的。你聽到那個人說他親眼看見的哪。而且，這對於你們的吉卜西女子有什麼關係呢？』」

『哼！特里斯丹咆哮了一聲。

『見鬼！』第一個兵士受了上司的誇獎，又得意地說，『這些鐵條的斷痕還是嶄新的。』
 特里斯丹搖搖頭，女修士臉色發白。『你說，從那車子碰壞你的窗子，到現在有多久了？』
 『一個月了——兩個禮拜了，也許……大人，我記不清楚了。』

『她先前說是一年以前呢。』那個兵士說。

『這很可疑。』那長官說。

『大人，』她依然緊靠在窗前，發抖着怕他們起了疑心就會把頭伸進窗口朝小屋裏看，
 『大人，我向你發誓說是一輛車子把這鐵檻碰壞了的。我憑天堂裏天使們的名義向你發誓。
 如果不是一輛車子碰壞的，我情願永遠墜入地獄，永遠不信上帝！』

「你發這個誓發得多麼費力！」特里斯丹用審判官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說。

那可憐的婦人覺得漸漸沒有把握了。她心裏難過極了，知道自己錯說了不該說的話。

這時，另一個兵士跑來，一面喊道：「大人，那老仙女說謊。那女妖不是打慕東街逃走的。那條街上的鍊子整夜都是好好的，看守鍊子的人沒有瞧見一個人走過。」

臉色愈來愈陰沉的特里斯丹，轉身向女修士說：「你還有什麼話講？」

她仍然試着對這個新的意外強辯：「我怎麼知道呢，大人，也許我說錯了。我想她許是過河去了啊。」

「那是在相反的的一個方向。」那長官說，「她不見得想回到人家正在追捕她的城區裏去。你說謊，老婦人！」

「並且，」第一個兵士幫腔道，「河的兩岸邊都沒有一隻船呢。」

「她也許是泗水過去的呢。」女修士說，一步一步守護着她的防綫。

「女人們也會泗水嗎？」那兵士說。

「天罰的！老女人，你說謊！你說謊！」特里斯丹大怒道，「我倒很想去管那個妖女，卻把你捉了去呢。只要一刻鐘的刑法就會使你供出全部實情了，來！你跟我們來！」

她急忙抓住這幾句話。「隨你的便，大人，捉我去呀，捉我去呀，刑法呀，我很願試一試，帶我去，快！快！馬上就走。」——她想：「在這當兒，我的女兒就可以逃掉了。」

「天誅的！」長官說，「他想嚼木馬的滋味呀！我真不懂你這個瘋婦人是怎麼回事。」一個頭髮灰白的衛兵從行列裏走出來，向長官說：「大人，她的確是瘋子！如果是她把那吉卜西女子放走了，那不是她的錯，因為她是不喜歡吉卜西女人們的。我在這裏當巡兵已經十五年了，我每夜總聽到她用無限的惡言語咒那些吉卜西女人。如果我們追捕的正是那個帶着山羊兒的跳舞女郎，那更是她特別憎恨的呢。」

居第爾使了一下勁，說：「特別憎恨她。」

那些兵士一致向長官證實了那老兵的話。特里斯丹·雷赫米特沒有從女修士口裏得到一點線索，非常失望，轉身背過她，她帶着不安的眼光看着他向他的馬走去。「走吧！」他咬着牙齒說，「上路！我們再去尋找。那吉卜西女子沒有絞死我是睡不着覺的。」

他在上馬之前又遲疑了一會。看到他向廣場四面探望，就像一隻狗嗅到獵獲的野獸就在近旁而捨不得離開，居第爾在生死關頭禁不住心跳。終於他搖搖頭跳上了馬鞍。居第爾駭怕的心這才放寬了，自從那些人來了之後，她一直沒有敢向她的女兒望，這時才看了她一眼，

低聲說：『你得救了。』

那可憐的孩子一直待在角落裏，不呼吸，也不動，想着死亡就在面前。她母親和特里斯丹之間的那幅情景，她完全知道，她母親的一切痛苦，都傳到了她的心裏。她聽到了那彷彿將她掛在懸崖上的絲綫一根根斷裂的聲音，她相信她已經看見它們斷了二十次，最後才敢呼吸一下，才覺得腳踏在實地上了。這時，她聽到一個聲音向長官說：

『哎呀！典獄長先生，這不是我的事情，絞死妖女不關我們這些軍人的事。隊員都在下面。我讓你獨自幹你的去。你知道我得回我的部隊去了，他們在那兒沒有了隊長帶領呢。』——
這個聲音，是法比·得·夏多倍赫的。她有了一種難以描繪的心情。他在那兒，她的朋友，她的保護人，她的倚靠，她的聖地，她的法比！她站起來，她母親還沒有來得及攔阻她，她已撲到窗口上，叫道：『法比！到我這兒來，我的法比！』

法比不在那兒。他剛剛騎着馬飛跑過古特勒里街的轉角去了。可是特里斯丹卻還沒有離開。

女修士吼了一聲便向她的女兒撲過來。她狠命把她拖回來，用力太猛，指甲都插到她頸子上了。一個雄老虎一樣的母親可沒有預料會有這一下呵。可是已經太遲了，特里斯丹已經

看見了。

「噫！」他笑得牙齒全露了出來，像一隻狼一樣，嚷道，「老鼠洞裏有兩隻老鼠呢！」

「我也疑心着呢。」那個兵士說。

特里斯丹拍着他的肩膀：「你是一隻好貓兒！——來吧。」他又說，「亨利·古然在哪兒？一個沒有穿軍服也沒有兵士樣子的人從行列裏走出來。他穿着一件半灰半褐顏色的衣服，頭髮平梳，皮衣袖，一隻肥大的手裏拿着一捆繩子。這個人常常是跟在特里斯丹身邊的，而特里斯丹又是常常跟在路易十一身邊的。」

「朋友，」特里斯丹·雷赫米特說，「我想那就是我們搜尋的那個妖女。你去給我捉來。你帶了梯子沒有？」

「圓柱房的屋簷下有一架梯子，」那人回答道，「這件事可是由那個「公正人」辦理麼？」他又用手指着那石頭的絞架道。

「是的。」

「呵！」那個人大笑起來，笑得比特里斯丹更殘酷可怕：「我們用不着費多大的事的。」

「趕快！」特里斯丹說，「你過後再笑吧。」

那女修士自從特里斯丹瞧見了她的女兒，她失掉了一切希望，一直還沒有說一句話。她把半死的吉卜西女郎丟在角落裏，又跑去站在窗口，兩手攀住石頭的窗口，就像兩隻爪子一樣。人家看見她就是這個樣子，把變得瘋狂昏亂的眼光向所有的兵士射去。亨利·古然走近她的屋子的時候，她向他做出一副凶野的樣子，使他退縮了。

「大人，」他回轉去向典獄長說，「該捉哪一個呢？」

「那年青的一個。」

「好極了。因為那老的一個好像很凶呢。」

「可憐的耍小山羊的跳舞女子！老巡兵說。」

亨利·古然走向窗口來。那母親的眼光使他低下了眼睛。他很膽怯地說：「夫人……」

她用一個很低的憤怒的聲音問：「你要什麼？」

「我不是捉你，我是捉另外那一個。」

「另外哪一個？」

「那年青的一個。」

她搖着頭嚷道：「這兒沒有人！這兒沒有人！這兒沒有人！」

「有！」劊子手說，「你很知道她在這兒。讓我捉住那年青的一個。我不願傷害你，你。」
 她怪聲冷笑道：「啊，你還不願傷害我哪，我！」

「讓我把那一個捉去吧，夫人；是典獄長先生想捉她的呵。」
 她瘋狂地重覆道：「這兒沒有人。」

「我告訴你有！」劊子手說，「我們全都看見你們是兩個人。」

「再來看看！」女修士冷笑道，「把你的頭伸進窗口來看吧！」

劊子手仔細看看了女修士的爪甲，又不敢了。

「趕快！」特里斯丹叫道。他剛剛把他的隊伍排成圓形把老鼠洞團團圍住，自己挨近絞架騎在馬上。

亨利·古然又向典獄長走回去了一次，非常窘困。他把繩子放在地上，很不自然地把他的帽子在手中轉動着。「大人，」他問道，「從哪兒進去呢？」

「從門上。」

「沒有門。」

「從窗上。」

「它太小了。」

「把它挖得大些，」特里斯丹發怒道，「你沒有帶鋤頭來嗎？」

那母親仍然靠在窗上，從窗洞裏望着他們。她再不希望什麼了，她再不知道自己怎麼樣，但她希望人家不要把她的女兒帶走。

亨利·古然就跑到圓柱房的屋簷去找尋那個裝他用的傢伙的箱子。他也帶回來了那個雙重梯子，立刻把它靠在絞架上。五六個典獄長的侍衛便拿起鋤頭和鐵鈎，特里斯丹同他們一道向窗口走來。

「老婦人，」典獄長用嚴厲的聲音說，「好好把那個女子交給我們。」
她彷彿沒有聽懂似的望着他。

「天罰的！」特里斯丹說，「你有什麼理由阻擋我們遵照國王旨意絞死那個妖女？」
那不幸的人悽慘地笑起來。

「我有什麼理由？她是我的女兒呵。」

他說這句話的聲音教大家聽了都寒戰起來，連特里斯丹自己也止不住冷噤。

「我良包歐，且這是國王的旨意。」

她更可怕地笑着叫喊道：「你的國王，那和我什麼相干？我告訴你說她是我的女兒。」

「把這道牆打穿！」特里斯坦說。

要打開一個相當大的洞，只要把牆腳下的石頭挖掉一層就行了，那母親聽到那些鋤頭鐵鈎攻打她的堡壘，便迸出一聲可怕的叫號，接着她飛快地在她的小屋子裏轉來轉去，這是由於她的彷彿在洞穴裏住久了的野獸的習慣。也不再說什麼，但兩眼閃亮着。兵士們從心底感到冰冷。

忽然她拾起她的石塊，雙手向正在工作的人們拋去。因為她的手發着抖，石塊投得不好，沒有打中一個人，落到了特里斯坦的馬脚下，她氣得咬牙切齒。

這時太陽雖然還沒有升起，卻已經是大天亮了，一片美麗的玫瑰色的光輝染上了圓柱房的古老朽壞的煙囪。這是這個大城裏起得最早的人們的窗子在屋脊上快樂地打開的時候，有幾個居民，幾個騎着驢到霍爾區去的水果販子，穿行過格雷勿方場，他在那一大隊圍住老鼠洞的兵士前面停了一會，驚奇地看着他們，又逕自走過了。

女修士走到她女兒身邊坐下，用身子把她遮住，就在她面前，眼睛牢牢地盯住她，聽着那動也不動的可憐的孩子喃喃地低聲說着：「法比法比！當那些挖牆的人彷彿愈加向前，母

親就更加機械地往後退縮，把那少女愈來愈擠壓得緊靠在牆上。忽然女修士看見（因為她一直注意着，沒有一刻把眼光移開過）那塊石頭轉動起來，她聽見特里斯丹在鼓勵他的工作的兵士們勇猛向前。於是她從她墮了進去好一會的軟弱裏振作起來，叫喊着，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的聲音有時像一把鋸子樣刺耳，有時又吃吃不成語，好像她所有的咒詛都擠到她嘴唇上要同時傾吐出來似的。『噓！噓！這真駭人呀！你們都是強盜！你們真的要把我的女兒搶去嗎？我告訴你這是我的女兒呀！呵！這些惡棍！呵！這些奴性的劊子手！這些下賤的凶手救命呀！救命呀！他們就要這樣把我的孩子帶去嗎？那麼我們稱爲好上帝的是誰呢？』

她這才向特里斯丹說話，嘴角流着泡沫，目光凶野，四肢伏地像隻母豹一樣，頭髮完全蓬亂：

「走近一點來拿我的女兒去吧！你不明白這個婦人在向你說那是她的女兒嗎？你知道一個人有了孩子是怎麼回事嗎？你這狼一樣叫嚷的傢伙，你從來沒有同你的母狼住在洞裏嗎？你從來沒有過一隻小狼嗎？要是你有小狼，當它們叫喊的時候，你的心也不動一動嗎？」

「把那塊石板掀開，特里斯丹說，『它已經鬆了。』」

那些戴頭把那鬼石反掀開了。我們已經說過，這是那母親最後的方製物了。她撲到那塊

石板上，想把它放回原處，她用爪甲抓住那塊石頭，但是那笨重的石塊被六個人掀動着，躲過她，輕輕一下就沿着那幾根鐵槓滑到地上了。

那母親看見進口已經打好，就橫臥在洞口上，拿她的身體把那破口擋住，將頭在地上碰着，扭扭着兩臂，用她的因疲倦而嘶啞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喊道：「救命呀！救火呀！救火呀！」

「現在去捉那女子吧。」特里斯丹依舊無動於衷地說。

那母親用那麼可怕的样子望着兵士們，他們不敢向前，反而想退後了。

「去呀！」典獄長說，「亨利·古然，還是你去！」

沒有誰移動一步。

典獄長咒罵道：「耶穌罰的！還是我的戰士們呢！竟害怕一個婦人！」

「大人，」亨利·古然說，「你喚她做一個婦人麼？」

「她有獅子的鬃毛呢！」另一個說。

「去呀！」典獄長又說，「那破口相當大。三個人並肩走進去，就像攻破彭杜瓦斯的時候一樣，死人把這件事做完呀！誰第一個退後，我就要把他砍成兩段！」

兵士們處在那典獄長和那個母親之間，兩面都受威嚇，他們遲疑了一會，接着，下了決心，

向老鼠洞跑來。

那女修士看見這個情形，忽然兩膝直直跪着，把臉上的頭髮向兩邊分開，把兩隻沒有肉
的瘦瘦的手垂在兩腰下。於是大顆的眼淚一滴一滴從她眼睛裏滾出來，不斷地沿着兩頰流
下，像川流一樣。同時她說起話來，不過聲音是這樣哀懇，柔和，卑順，這樣令人感動，特里斯丹周
圍的那些人本是連人肉都敢吃的，也不止一個在拭着眼淚。

『大人們，軍警先生們，一句話！這是一件我必須告訴你們的事。這是我的女兒，你們知道
嗎？是我從前失掉了的親愛的小女兒！聽着。這是一段故事。想想看我是很認得這些軍警先生
的。當小孩們因為我曾經作過妓女而向我投石子的時候，他們總是待我很好的。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了之後，就會把我的孩子留下了！我是一個可憐的妓女。是一些波西米婦人把她偷
去了的。我把她的一隻小鞋都保存了十五年。看吧，就是這一隻。她曾經有這樣的小腳兒，在雷
姆相得佛勒西佛爾·奔街！你們也許知道這個。那就是我。在你們少年的時候，那是美好的時
光，有多少行樂的事。你們會可憐我的，不是嗎，大人們？那些吉卜西女人把她偷了去，把她藏了
十五年。我以爲她死了。想想吧，好朋友們，我以爲她死了呢。我在這兒過了十五年，在這個洞裏，
冬天也不生火。這是很苦的呵。可憐的親愛的小鞋兒！我哭了那麼多，好天爺一定聽見了。昨天

晚上，他把我的女兒送還了我。這是好天爺的一樁靈蹟，她沒有死。你們不會把她從我拿去的，我相信。而且要是你們要捕捉的是我，我沒有話說；但是她呀，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請留給她一點時間見見天日吧！——她對你們作了什麼？什麼也沒有。我也沒有。要是你們知道我就只有她這一個孩子，我老了，是聖處女慈悲把她送還了我。而且，你們全部都是這麼善良的人！他們起先不知道她就是我的女兒，現在你們知道了。呵，我愛她呀！大典獄先生，我情願我的胸口有一個洞，也不情願她的指頭上有一點傷痕呀！你是儀表高貴的人物！我是向你解釋這件事情，這不是真的嗎？呵，要是你曾經有一個母親呀，大人！你是領隊人，救了我的孩子吧！你看我向你跪着，就像人家向耶穌禱告的時候一樣！我不求人什麼，我是雷姆的人，大人們，我有一小塊從我叔父馬也·勃哈東承繼下來的田地。我不是一個乞丐。我什麼也不想要，但是我要我的孩子！我要看顧我的孩子！那好天爺，他是萬物的主宰，他不是無緣無故把她還給我的！那國王！你說那國王呀！你們要是把我的小女兒殺了也不會怎樣使他高興的！而且國王是仁慈的！她是我的女兒！她是我的女兒，是屬於我的！她不是屬於國王的！她不是屬於你們的！我想走開！我們想走開！兩個女人走過，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女兒，人家到底要放她們過去的！讓我們過去吧！我們是雷姆的人。呵，你們很仁慈，軍警先生們，我愛你們全體。你們不把我的女兒拿去，這是作

得到的！這可不是完全作得到的嗎？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我們不能嘗試描寫出她那個姿勢，她的聲音，她說話時吞了進去的眼淚，她合起來又搓弄着的兩手，那悽苦的笑容，那眩惑的眼光，那些呻吟，那些嘆息，那夾雜在沒有秩序的、不連貫的傻話裏的悲慘尖銳的喊聲，當她說完之後，特里斯丹·雷赫米特皺了皺眉頭；不過這是爲了掩飾他那老虎似的眼睛裏滾出的一滴眼淚。他抑制住了這點軟弱，用簡捷聲調說：『這是國王的旨意。』

接着他便湊在亨利·古然的耳邊，低低地向他說：『快點完結呀！』那狠心的典獄長也許覺得連他自己的心也有點支持不住了。

劊子手同軍警們走進小屋裏去。那母親毫不抵抗，只是向她女兒那裏爬過去，不顧死活地把身子伏到她身上。吉卜西女郎看見軍警們迫近來了，又起了怕死的念頭。『母親！』她用無限悲苦的聲音喊道，『母親！他們來啦！保護我呀！』那母親用微弱的聲音答說：『是的，親愛的，我保護你！』她緊緊地把女兒抱在懷裏，用親吻蓋滿她的臉。兩人都在地上，母親伏在女兒身上，形成一幅動人憐憫的景象。

亨利·古然從那少女的美麗的肩膀底下把地攔腰抱住。她感覺到那隻手的時候，說了

一聲：「呃！」就暈過去了。那劊子手眼淚大顆大顆地往她身上滴着，想把她抱出去。他試着把那母親扯開，但是那母親把兩隻手緊緊地箍在她女兒的腰上，她把她的女兒抱得那樣緊，使他無法把她倆分開。於是亨利·古然便把那少女拖出小屋，那母親拖在後面。那母親也緊緊閉着眼睛。

這時太陽升起來了，廣場上已經有一大堆人，遠遠地看着他這樣拖着兩個女人向絞台走去。因為這是典獄長特里斯丹的規矩，他有禁止觀者近前的脾氣。

那些窗子上沒有一個人。只在遠遠的聖母院的塔頂上有兩個黑黑的人影出現在早晨明亮的天宇下，好像在那兒觀看。

亨利·古然把兩個人拖到那致命的絞架下面便止步了，那景象使他動了憐憫心，他幾乎不能呼吸，他把繩子在那少女的可愛的頸子上繞了一個圈，那不幸的少女感覺到麻繩的可怕的接觸。她張開眼皮，看見石頭絞架的骨骼似的兩臂伸在她的頭頂上。她震動了一下，用令人心碎的高聲叫喊道：「不！不！我不要！」那母親的頭完全埋在她女兒的衣裙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人家只看見她全身發着抖，只聽到她拚命在她孩子身上親吻的聲音。那劊子手趁這個時候趕快把她的兩條胳膊扯開。她也許是因為竭力了，也許是因為絕望了，她聽任那劊子

手做去。於是他就把那少女放到肩頭上，那可愛的人就在他頭上彎成兩折垂下來。於是他就踏上梯子準備上升。

這時那躺在地上的母親忽然睜開眼睛。她也不叫喊一聲，臉上帶着極可怕的神色站起來，接着，就像一隻野獸捕食一樣，她撲到那劊子手的手上，把他咬住。這只是一閃電的工夫。那劊子手痛得直叫。大家跑過來。大家費力地把他流着血的手從那母親的牙齒中間拖出來。她毫不作聲。大家用勁把她一推，看見她的頭沉重地碰到石板地上。人家把她扶起來，她又倒下去了。原來她死了。

那劊子手依舊抗着那個少女，升到梯子上去。

II “La Creatura Bella Bianco Vestita”

——但丁

當加西莫多走進小屋子，看見那兒已經空無一人，那吉卜西女郎不在那兒，知道當他替她防禦的時候，人家把她搶走了，他又吃驚又痛苦地用兩隻手扯着頭髮。接着他便跑遍教堂去找尋他的波西米女郎，從每一道牆角裏迸出奇怪的叫聲，把手中的紅頭髮撒了一地。這正是那些皇家弓箭手勝利地走進聖母院，也去尋找那吉卜西女郎的時候。加西莫多幫着他們找，那可憐的響子，一點不懷疑他們的惡意；他以爲吉卜西女郎的敵人是那些流浪人呢。他親自帶領着特里斯丹·雷赫米特到每個可能藏躲的地方去找，替他開開那些祕密的門，那些祭壇的夾層，那些朝裏的聖器房，如果那不幸的女孩還在那兒，那把她交出來的會正是他呢。當特里斯丹什麼也沒有找到而厭煩起來了的時候（他是難得不厭煩的），加西莫多就獨自個去找。他在教堂裏找了二十遍，一百遍，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從上到下，爬上去，走下來，跑着，

喚着，喊着，叫着，搜尋着，探索着，把頭伸到每一個洞子裏去望一望，把火把伸到每一個穹窿下面去照一照，失望着，瘋狂着。一隻失掉了雌雞的雄雞的吼叫也不會比他的更厲害，目光也不會比他的更凶野。最後，當他確定——十分確定她不復在那兒了，一切都完了，人家把她捉去了，他便慢慢地爬上塔上的樓梯，這道樓梯，他把她救進教堂的那天曾經帶着那樣多的狂熱和勝利的喜悅踏上過的。他重新經過這兒，把頭低着，而不作聲，也不流淚，甚至也不呼吸。教堂重新荒涼起來，重又墜入了它的沉寂。弓箭手們離開它到城區裏去追捕那個妖女去了。加西莫多獨自留在這所一會兒之前還是如此鬧嚷嚷地被攻打着的龐大的教堂裏，重新走上通到那吉卜西女郎在他的保護之下在那兒睡了好幾個禮拜的小屋子的那條路。往那裏走近的時候，他想着也許還能再找到她。他走到教堂旁邊的走廊轉角處的時候，他看見那個狹小的小屋子和它的小窗兒小門兒，在一個大拱柱下面，好像樹枝上的鳥窠一樣，那可憐的人的心便支持不住了，他靠在一根柱子上以免跌倒。他想像她或許又回來了，一位仁慈的天使一定把她帶回來了，這小屋子這麼沉靜，這麼穩固，這麼可愛，不會沒有她在裏面的，他不敢向前再走一步，唯恐他的夢想破滅。他自言自語地說道：『是的，她也許還在睡覺，或者在禱告。不要去驚動她。』

最後他集中所有的勇氣，用脚尖向前走去，他望了一望，他走了進去。空的那小屋子依然是空的。那可憐的聾子在那小屋裏慢慢地走了一圈，把床掀起看看床底下，好像她能夠躲在墊褥和地板之間似的，於是他搖搖頭發起呆來。忽然他氣忿忿地用腳把火把踏滅了，不說一句話，也不嘆一口氣，用力拚命把頭往牆上一碰，便暈倒在地。

當他清醒轉來，他就撲到床上，在那床上打滾，瘋狂地吻着她睡過的尙帶微溫的地方，他一動不動地，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在那兒呆了幾分鐘，接着又站起來，滿臉是汗，氣喘着，昏迷着，敲鐘一樣均勻地把頭向牆上碰去，好像決心要把頭碰破。最後他又力竭地跌倒了一次；他用膝蓋一步一步地走出那小屋子，失望地蹲在門對面。他就這樣毫不動彈地在那兒呆了一個多鐘頭，眼睛盯住那荒涼的小屋子，比一個坐在一只空空的搖籃和一個裝着她孩子的棺木之間的母親的眼睛還要悽慘，還要昏沉。他什麼也不說；久久地才有一個厲害的嗚咽使他全身震動，但那是沒有眼淚的，好像夏天的沒有聲音的閃電。

似乎是當他在他孤寂的想像裏思索到底是什麼意外把那吉卜西女郎帶走了的時候，他想起了副主教。他記起只有多姆·克羅德一個人有通到塔上的樓梯的鑰匙，他記起副主教對那少女的黑夜的偷襲，第一次他幫助過他，第二次他阻止了他。他記起了成千的細節詳

情，對於副主教把那吉卜西女郎搶去了的事便不再置疑。可是他對於那牧師這樣崇敬，他對這人的感恩、崇拜和愛慕，已經深深印到心裏，甚至就在此刻，他還在抵抗着失望和妒忌的爪甲呢。

他想到那是副主教幹的事，他對別人所懷的滿腔憤怒和怨毒，這時便一齊向着克羅德·孚羅諾，使這可憐的聾子愈加痛苦。

當他的思想這樣貫注在那牧師身上的時候，那些穹窿的柱子已經在曙光裏露出白色，他看見聖母院最高的一層，在牧師室外的欄杆的轉角處，有一個人在那兒走着。這個人也是向他這邊走來。他認得他。這就是副主教。克羅德用緩慢滯重的步子走着。他走的時候不朝前面看，他是向着靠北的塔走去，但他的臉却轉向一邊，望着塞倫河的右岸，把頭仰得高高的，好像他要從那些屋脊上面望一件什麼東西。鵝鷹常常有這種歪斜的姿態，它飛向一處，眼睛卻望着別一處。——那牧師就這樣在加西莫多上面一層樓上走過了，沒有瞧見他。

那聾子被這個突然的出現驚呆了，他望着那牧師走進北塔上那個樓門裏去了。讀者知道這座塔上是可以望見市區旅店的。加西莫多立起來跟隨着副主教走去。

加西莫多因為要知道那牧師爲什麼到那塔上去，便也爬上了通到那塔上的樓梯。此外，

那可憐的敲鐘人不知道他要作什麼，他加西莫多要說什麼，他願意怎麼樣。他是滿腔憤怒和恐懼。副主教和吉卜西女郎在他心裏衝突不已。

當他到了塔頂，還沒有走出樓梯的陰影而進入平台之前，他仔細看了看牧師在哪兒。那牧師正背朝着他。鐘樓平台四周有露天的欄杆圍住。牧師眼睛注視着市區那邊，把胸口靠在朝着聖母橋那一面的欄杆上。

加西莫多輕輕走到他背後，去看看他這樣注意地望着的是什麼。那牧師注意力如此貫注，竟致沒有聽到那鬍子走到他的身邊。

這是巴黎的壯麗可愛的景色，尤其這個時候，從聖母院塔上俯看它浴着夏日清晨的新鮮光輝。那一天大概是在七月裏，天色十分晴朗。有幾顆晨星正在東一顆西一顆地逐漸隱去，在東方天色最亮的地方有極明亮的一顆。太陽剛在上升。巴黎開始蠢動了。一道極明淨的光亮，把所有朝東的房屋的面目清楚地送到眼睛裏來。那些鐘樓的巨大的影子，從這個大城市的這一頭到那一頭，在所有的屋頂上一個個移過去。已經有好幾處有說話的聲音和動作的聲音了。這兒是一下鐘聲，那兒是一下錘聲，那邊又是一輛貨車走動的軋軋聲。那些屋脊上面，已經這裏那裏地冒出煙來，好像是從巨大的硫磺礦的縫隙裏冒出來的一樣。那條河呢，它的

水流到那麼多的橋下，流到那麼多的島尖上，都皺成銀色的波紋。在市區的四周，在那些堡壘外面，景物就溶入了一片羊毛似的霧氣裏，通過它可以模糊地看到平原的無定的輪廓和山陵的優美的起伏。各種飄浮的聲音都飄過這半醒的城區，曉風把停在山頂的霧靄中的幾片白雲，向東邊捲去。

在巴赫維方場上，有幾個善心的婦人，手裏拿着牛奶罐，看見聖母院大門上的奇怪的傷痕，和門縫裏凝結着的兩條鉛液，都露出驚詫的樣子。這就是夜間的騷亂所留下的全部痕跡。加西莫多在兩塔之間燃燒的那堆東西已經熄滅了。特里斯丹已經把廣場收拾乾淨，把所有的死屍都扔到塞倫河裏去了。像路易十一這類國王們，每次屠殺之後總是小心地儘快把街石洗刷乾淨的。

在塔上的欄杆外面，正在那牧師停留着的地點下面，有一條雕刻得如此奇怪的水槽口，這就是峨特式建築物的標記，在這條水槽口的一個縫隙裏，有兩朵開得正好的美麗的牆花，被曉風震蕩得栩栩欲生，好像在互相點頭行禮。在塔上，在那高處，在很遠的天空裏，聽得到烏雀的鳴聲。

可是那牧師不聽見也不看見這一切。他是那種不知道有早晨，有飛鳥，有花朵的一類人。

物。在那廣大的地平線上，圍繞着他的景物何止萬千，他的心思卻貫注在單獨的一點上。

加西莫多焦急着要問他把那吉卜西女郎怎麼樣了。但那副主教這會兒彷彿靈魂出了竅似的。他顯然是臨到了那種時候，那種即使地球在他下面崩裂，他也不曾感覺到的時候。他的眼睛不變地盯在一處，不動也不響；這種不動和不響的態度中卻有着某種可怕的东西，使得那粗野的敲鐘人心悸地不敢上前驚動他。只是跟着副主教的視線望去——這也是一種詢問副主教的方法，——於是這不幸的聾子的眼光也落到了格雷勿方場上。

他看見副主教望的是什麼了。那梯子已靠在那永久的絞架上面。那廣場上有幾個平民和很多兵士。一個人在石路上拖着一件白色的東西，後面又帶着一件黑色的東西。那個人在絞架脚下停住了。

這時那兒發生了一些加西莫多沒有看清楚的事情。這並不是因為他的獨眼看不到那麼遠，而是因為一大堆兵擋住了他的視線，使他不能通通看清。並且這時太陽已經升起，那潮水一樣的光綫氾濫在地平線上，所有巴黎城中的尖形物，鐘樓呀，煙囪呀，三角頂呀，都像同時着了火一般緋紅。

這時那個人開始往扶梯上升。他肩頭上抗着一個女人，是一個穿白衣服的少女，這個少

女顎子上有一個活繩結。加西莫多認得她。那正是她。

那個人這樣到了梯子頂上。他把那活繩結整理了一下。這兒那牧師想看得清楚些，就跑到欄杆上去。

這時那個人忽然用腳把梯子一踢，已經好些時候沒有呼吸了的加西莫多，看見那不幸的孩子在繩子頭上搖擺着，離地有兩碼高，那個人兩脚踏在她的肩頭上。那繩子轉了幾轉，加西莫多看見那吉卜西女郎全身起了一陣可怕的抽搐。那牧師這方面呢，他是伸長着顎子，眼睛往外突出，端詳着那個男人和那個女人的可怖的景象，那蜘蛛捕蒼繩的圖畫。

到了那最駭人的一會兒，只見一個魔鬼的笑，一個不復是人類所能有的笑，在那牧師臉上迸發出來。加西莫多聽不到那笑聲，卻看見了那笑容。那敲鐘人在那副主教身後退了幾步，忽然瘋狂地向他撲來，用兩隻大手朝多姆·克羅德的背一推，把他推到他倚靠着的那兒下面的深深的空處。

那牧師喊了一聲：『該死！』就掉下去了。

在他剛才倚靠的地方下面，我們剛才說過，有一條水槽，這條水槽卻擋住了他往下跌落。他用兩隻手拚命把它抓住，他張開口想喊第二聲的時候，他看見在他頭頂上，在欄杆邊上，加

西莫多的又可怕又忿恨的樣子，他就不作聲了。

深淵就在他下面。落下去兩百呎才能着地。處在這可怕的境地，那副主教一句話也不說，也不呻吟一聲。他只是在那水槽上用無限力氣掙扎着想往上攀。但是他的手在那花崗石上毫無抓拿，他的腳踏在那黑色的牆上也站不牢。到過聖母院塔上的人，都知道那欄杆下面的石頭是漸漸朝外凸出去的。那副主教就是在那向裏縮進的角落上用力攀登。他並不是在爬一道徒直的牆，卻是在爬一道下面往裏傾斜的牆呢。

加西莫多只要向他伸出手去就能把他救起的，但他連看也不看他一眼。他望着格雷勿。他望着絞架。他望着那吉卜西女郎。那聾子就靠在前副主教靠着的欄杆上，從那兒目不轉睛地望着他這時所留心的唯一的一件東西，他像一個受了雷擊的人一樣，不動也不響，一長串的眼淚從那隻一直還只淌過一滴眼淚的獨眼裏流了出來。

這時那副主教喘息着。他的禿額上淌着汗，他的爪甲在石頭上流着血，他的兩膝在牆上擦破了皮。他聽到他的袈裟掛在水槽上撕破的聲音，他每掙扎一下，袈裟就更撕破一點。更不幸的是那水槽的末端又只有一條鉛管，在他身體的重量之下彎曲起來。副主教感覺到這條管子慢慢在往下垂了。那愁慘的人自言自語，說當他疲倦得鬆了手的時候，當他的袈裟撕破

光了的時，當這條鉛管垂下去了的時，他就得跌下去了，他驚嚇得五內崩裂。有幾次他昏迷地望着十來呎下面一個狹小的平台似的東西，彷彿是雕刻時候偶然作成的，他在危急之際，從心底禱告上蒼，使他就在這個二呎見方的地方了卻殘生，哪怕是住上一百年也好。有一次，他向下面的廣場上望去，向那深淵裏望去；他再抬起頭來的時候，兩眼緊閉着，頭髮一根根直豎起來。

這兩個人的沉默真是一件可怕的事。當那個副主教在幾步之外，在那麼可怕的情境中痛苦着的時，加西莫多正在望着格雷勿方場哭泣。

那副主教看見他所有的掙扎，只是把他僅存的一個倚靠之處動搖起來，便決心不再移動了。他就在那兒，抱着那個水槽，差不多不呼吸也不動彈，只有胸前還有一陣機械的抽動，就像人們在夢裏以爲自己快要跌倒的時候一樣。他定定的眼睛睜得很大，現出驚慌痛苦的神色。這時他漸漸支持不住了，他的手指慢慢從水槽上滑下，他愈來愈感覺到雙臂的無力和身體的沉重，那支持着他的鉛管時向深淵彎曲下去。他望望他的下面，真駭人，圓形的聖·讓的屋頂小得像一張折做兩半的紙牌。他向着塔上的那些雕像一個一個地望去，它們也像他一樣掛在峭壁上，但它們自己卻沒有一點恐懼，也毫不對他表示憐憫。他四週一切都是石頭

的事物：在他的眼前，是那些張口的怪物；在下面，一直在底下，在廣場上，是石板地；在他的頭頂上，是那哭泣着的加西莫多。

在巴林維方場上有一堆大膽好奇的人，靜靜地在那兒猜測那個用這種奇怪方式尋開心的傻瓜是誰。牧師聽到他們說（因為他們的聲音傳到了他那兒，又清楚又尖銳）：「可是他會把頸子跌斷呢！」

加西莫多哭着。

最後，那副主教又氣又駭，口裏噴着泡沫，明白一切都沒用了。他竭全身僅有的力氣作一次最後的奮鬥。他攀住水槽，用兩膝往牆上一抵，兩手插到一條石頭縫裏，爬上了約有一呎光景；但這個動作把他倚靠着的那個鉛管嘴突然一下折斷了。就在這一下子，袈裟也給撕破了。他這才覺得除了兩隻麻木無力的手還抓住着什麼之外，他腳底下一切全沒有了着落，於是不幸的傢伙閉了雙眼，放棄了那條水槽。他跌了下去。

加西莫多看着他跌下去。

從這樣高的地方跌下去是很難垂直的。被拋到了空中的副主教，起先是頭向下，兩臂伸開，接着在空中旋了幾轉。風把他刮到一個屋脊上，那不幸的人就在那兒一碰。他到達那兒的

時候，還沒有死去。那敲鐘人看見他還用手去抓住那三角頂。可是那側面太傾斜了，他又已毫無力氣。他很快地從那屋頂上滑了下來，像一塊掉下的瓦片一般，彈到了街石上。在那兒，他再也動了。

加西莫多重新抬起眼睛來望着那吉卜西女郎，他看見她的身體吊在絞架上，遠遠地在她的白袍底下作那最後的垂死的顫抖，接着他又低下頭來望着直挺挺躺在塔底下的副主教，他已經跌得不成人形；他從心底發出一聲嗚咽，說道：『呵！所有我曾經愛過的人呵！』

三 法比的結婚

那天傍晚，當主教的司法執事們到巴赫維方場上來收拾副主教的跌壞的屍身的時候，加西莫多就從聖母院失蹤了。

這件事引起許多謠言。大家不復懷疑那是預定的日子到了，加西莫多——就是說這個魔鬼，須得把克羅德·孚羅諾——就是說那個妖僧，馱了回去。大家猜想他曾經把他的身軀撕裂開來取出他的靈魂，好像猴子們剝開果壳吃裏面的果子一樣。

這就是那副主教沒有被葬在聖地裏的緣故。

路易十一在第二年裏也死了，那是一四八三年八月。

至於比埃爾·甘果瓦呢，他倒救出了那隻小山羊，而且編了幾個成功的悲劇。他以後似乎把星相學、哲學、建築學、煉金學，和所有各種瘋傻的學問，都研究了一番之後，依舊回轉來寫

他的悲劇——這更是一切瘋傻之尤了，這就是他所說的『得了一個悲劇的收場。』關於他在悲劇方面的成就，在一四八三年的皇家帳目中有如下的記載：

『付木匠惹昂·馬赫和著作家比埃爾·甘果瓦——彼等曾編著並排演當公使先生蒞臨之時在巴黎加特雷宮中演出之宗教劇，曾置辦該劇人物所需之衣着服飾，並曾築造所需之看台若干，共一百鎊。』

法比·得·夏多倍赫也得到了一個悲劇的收場：他結婚了。

四 加西莫多的結婚

我們剛才說過加西莫多在吉卜西女郎和副主教死去的那天，從教堂裏失蹤了的確人們再沒有看見過他，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愛斯梅哈爾達被處了死刑的那天夜裏，那劊子手的侍從們就把她的身體從絞架上解了下來，依照那時的習慣，把她馱到蒙特佛貢的地窖裏去了。

正像梭瓦爾所說，蒙特佛貢是『王國裏最古老最高的絞架。』在騰白爾村和聖·馬赫丹教堂之間，距巴黎城垣約一百六十呎，距古赫第耶約數箭之地，從那個漂亮精緻的、相當挺直的、在周圍數里都能看見的頂上，可以看見一個形式奇特的建築物，很像塞爾提（celtique）的大石台——也是造成人類犧牲的所在。

請想像在一堆石灰物的頂上，有一個磚石的平行六面體的大廈，十五呎高，三十呎寬，四

十呎長，帶同一道門，一道凸出的欄杆，和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有十六根大石柱，都是又粗又直的，每根三十呎高，排成柱廊圍繞着支撐它們的建築物的三面，每兩根的頂端的粗壯的橫樑聯繫起來，其間每隔不遠掛着些鍊子，每條鍊子末端都有一具屍骨；在它周圍的平地上，有一個石頭的十字架和兩個次等絞架，好像是從那中央的樁子上箭一樣蹦出來的；在这一切之上，在天空裏，烏鴉永遠飛着。——這就是蒙特佛貢。

在十五世紀末，那駭人的絞架——其上記明爲一三二八年所造——已經很衰老了。橫樑朽了，鐵鍊生滿了鏽，柱子上滿是綠色的苔痕。那石頭的路上完全是裂口，青草一直長到沒人踏上去過的平台。這個建築物聳峙在空中的輪廓是可怕的；尤其是在夜晚，當有一點月光照着那些白色的頭骨，當夜風震搖着那些鐵鍊和骨骼，使它們在黑暗裏札札作響的時候。這種絞台的存在，很足以使人相信它周圍一帶常有鬼怪出沒。

這可怕的大廈下面的一層石頭的房屋是中空的。那兒築有一個大地窖，用一道破舊的大鐵門關起來，被拋進這裏面的不僅是蒙特佛貢那些鍊子上解下來的人類的骨頭，而且還有巴黎的一切永久的絞架上處死的不幸者的肢體。在這個深邃的藏屍所裏，多少人類的塵灰和多少罪惡混在一起，好些世界上的人物，好些清白無辜的人們，他們的骸骨不斷地被

符·馬西尼——他是第一個到蒙特佛貢來的，是一個正直的人，下
是最後一個來的，也是一個正直的人。

的神祕的失蹤呢，以下就是我們所能知道的一切。

故事結束了兩年或十八個月之後，有人到蒙特佛貢的地窖裏去找尋阿里
屍首——他是兩天前被絞死的，查理第八又恩賜他葬在聖·洛昂和較好
的時候，大家在那些可怕的屍骨中間，找到了兩具屍骨，一具把另一具抱
這兩具屍骨之中，有一具是個女人，身上還有一些從前一定是白色布料的衣
邊看見她頸子上一條阿特惹阿哈的珠鍊和一個小網袋子，嵌着一小片綠玻
了而且空空的了。這些東西不值錢，一定是劊子手不要而留下了的。那緊抱住
另外那一具，是一具男屍。人家只看見他有一條彎曲的脊骨，腦袋縮在肩骨中
隻腿短。他的頸骨上沒有一點斷痕，可見他並不是被絞死的。這個人一定是自
而且在這兒死去了的。人家想把他和他抱着的那具屍骨分開，他就倒下去化作

